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唐宋诗词中的 武汉

王兆鹏

主编

武汉出版社

版

HAN BOOK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唐宋诗词中 的武汉



王兆鹏

主编

武汉出版社

版

HAN BOOK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中的武汉/王兆鹏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4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ISBN 978-7-5582-1132-4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武汉—地方史—史料

②古典诗歌—诗歌欣赏—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K296.31②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776 号

主 编:王兆鹏

责任编辑:李艳芬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39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唐宋诗词中的武汉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两楼雄风

- 一、黄鹤楼的变迁 / 10
- 二、南楼的兴废 / 31
- 三、书写黄鹤楼的诗词 / 35
- 四、书写南楼的诗词 / 75

第二章 江城雅韵

- 一、武昌、汉阳的历史沿革 / 95
- 二、书写武昌的诗词 / 98
- 三、书写汉阳的诗词 / 143

第三章 文人履迹

- 一、李白、刘长卿、贺铸的武汉情缘 / 169
- 二、唐宋诗人的武汉行踪 / 173

附录一 诗人简介 / 247

附录二 地名、古迹简释 / 269

引言

历史名城大武汉，积淀着厚重的人文底蕴，飘散着浓郁的诗风词韵。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此，歌之咏之，留下了灿若星辰的诗词华章。本书旨在穿越历史的烟云，引领读者回归唐宋，观赏唐风宋调中武汉的翩翩风姿与奕奕神采。

一

唐宋诗词中对武汉的书写，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对黄鹤楼的吟咏。

黄鹤楼诞生于群雄逐鹿、风云争霸的三国时期，最初不过是孙权于公元 223 年在夏口古城（今武昌）西南角黄鹄矶上修建的一座军事瞭望楼，主要用作观察敌情。在以后的漫漫岁月中，黄鹤楼的军事功能逐渐隐退，文化功能则日益凸显。登临黄鹤楼的，不再是手执戈矛肃然而立的将士，而是把酒临风衣袂飘举的文人。

南朝刘宋时期，才秀人微、抑郁不平的鲍照最先在黄鹄矶上留下了诗作《登黄鹄矶》。从诗中“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等句来看，鲍照当时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黄鹄矶下奔流的大江、江上船工渔夫的歌声不但没能舒缓他的心境，反而令他触景伤情、悲从中来。不过，鲍照在诗中并未明确言及黄鹄矶上的黄鹤楼，这多少有些让人疑惑和遗憾。鲍照（约 414—466）之后百余年，南朝陈诗人张正见（526?—575?）来到黄鹤楼，写了一首《临高台》诗：“层台迓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风前朱幌色，霞处绮疏分。此中多怨曲，地远讵能闻。”虽然诗题中没有明确说到是登黄鹤楼，但诗中所写“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显然写的是黄鹤楼，可能是当时“黄鹤楼”的名声不显，或者还没有用黄鹤楼之名来称呼，所以张正见只说“临高台”了。武汉素有“白云黄鹤之乡”的美称，这“白云”“黄鹤”四字，就是张正见的首创。

随着大唐盛世的来临，黄鹤楼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在众多的大唐才子中，风骨凛然、意气风发的崔颢是较早登上黄鹤楼的一位。他在黄鹤楼上远眺对岸汉阳城清晰可辨的树木、鹦鹉洲上繁茂如茵的芳草，遥想驾鹤飞升的仙人、怀念远隔天涯的乡关，吊古伤今，思绪万千，信笔写下神韵超然、气象莽苍的《黄鹤楼》：“昔人已乘

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从此,黄鹤楼就与崔颢结下不解之缘。黄鹤楼因崔颢此诗而开始变成一座诗歌之楼、人文之楼,无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无数的诗词文赋开始遍及黄鹤楼的每一寸檐壁。崔颢也因为此诗此楼而名传千古。

稍后,才情喷薄的李白也登上了黄鹤楼,他面对崔颢的《黄鹤楼》诗,吟咏再三,赞叹不绝,然后研墨运思,准备像在别处登临胜景时那样挥就一首传世佳作;但这一次,他竟然犹豫着难以下笔,尝试再三,他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只留下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搁笔而去。此后,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写下了十几首与黄鹤楼有关的诗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黄鹤楼情结”最深的诗人。在这些诗歌中,除了那首轻快灵动、情深韵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外,还有两首写于李白后期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一首是《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另一首是《江夏赠韦南陵冰》。写前一首诗时,李白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途经江夏时与友人史钦相逢,黄鹤楼上一曲凄凉的《梅花落》,勾起了李白心中的迁谪之悲与去国之情,让他愁绪满怀、伤感不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写后一首诗时,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放还,再次途经江夏,偶遇故人韦冰,惊喜之余,想起“我窜三巴九千里”、“夜郎迁客带霜寒”的不幸遭遇,悲愤交加,慨叹“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甚至直呼“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愤懑之情、狂放之态,跃然纸上。

在李白多次登临黄鹤楼期间,王维、孟浩然等同时代的著名诗人也曾因楼成诗、借楼抒情。王维有“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送康太守》)之句,孟浩然有“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江上别流人》)、“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之句。

随着盛唐的结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黄鹤楼的千古风流,却因为次第登楼的代文人、不绝如缕的首首诗词而得以一直延续。仅就现存诗词作品而言,唐宋两代就有近五十名文人雅士在黄鹤楼上留下了墨痕。他们或凭栏远眺、酹酒临江,或俯仰天地、感怀人生,或置酒送别、酬唱应答,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

由于黄鹤楼踞山临江、八面来风的独特位置,拾级而上的文人一旦登临楼顶,极目四望,则满眼风光、襟怀大开,不由自主就会有一种天地苍茫、岁月无声、人生如寄之感,比如“高槛危檐势若飞,孤云野水共依依。青山万古长如旧,黄鹤何年去不归”(贾岛《黄鹤楼》)、“黄鹤何年去杳冥,高城千载倚江城。碧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卢郢《黄鹤楼》)、“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

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张咏《登黄鹤楼》）、“题诗不见旧时人，惟见青山俯城郭。萋萋芳草鹦鹉洲，江水衮衮来无休。岁月俯仰成春秋，古人今人无限愁”（刘鉴《登黄鹤楼》）。

若是胸怀天下、心系黎民的诗人，往往会在赏楼、登楼之际生出忧国忧民之感。如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谪江州途经鄂州（今武昌），卢侍御、崔评事于黄鹤楼置酒相迎，白居易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七律：“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醒醒堪愁。”（《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罢同望》）虽然当时的黄鹤楼周边秋景怡人，令人迷醉，但白居易在赏爱美景之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仍是挥之不去的忧虑与愁思。三百多年后，抗金名将岳飞也曾登临黄鹤楼，并填写了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全词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豪气干云，既有中原沦丧、敌虏骄纵的沉痛和愤慨，更有请缨杀敌、重整山河的壮志与信心。

另有一些多思善感之士，或因自我心绪不佳，或有感于时事艰难、家人离别，或思乡念远，或悲悼身世，或困于羁旅，登楼所感往往异于常人。如“长天云扫碧龙鳞，黄鹤楼前白玉轮。秋意正随羌笛怨，夜深愁杀倚栏人”（李新《龙笛》）、“城隅黄鹤莫登临，端使悲翁动楚吟。日下长安人共远，天围梦泽岁方阴”（贺铸《答致仕吴朝请潜登黄鹤楼见招》）、“家远为传安稳信，时艰增重别离忧。渚宫此去无他地，怅望自登黄鹤楼”（李纲《次通城送季言弟还锡山二首》其一）、“戚戚登临地，凄凄欲暮天。相看数株柳，不听一声蝉”（周弼《晚登黄鹤楼》）、“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独抚遗踪增慨慕，徘徊不忍下层栏”（罗与之《黄鹤楼》）。此类作品中比较典型的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一首《钗头凤·别武昌》：“临丹壑，凭高阁，闲吹玉笛招黄鹤。空江暮，重回顾。一洲烟草，满川云树。住，住，住。江风作，波涛恶，汀兰寂寞岩花落。长亭路，尘如雾。青山虽好，朱颜难驻。去，去，去。”远离京城，归乡无望，作者内心凄苦，发之为词则语调凄黯、满纸哀音，读之令人心生悲惋。

诗韵缭绕的唐朝、词风笼罩的宋代，都离我们远去了，黄鹤楼几经兴废，依旧巍然屹立，不仅成为今日武汉的地标性建筑，而且成为长江之畔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诗词之楼、文化之楼。

二

武汉山水形胜，两江隔三镇的独特地貌天下无双，两江四岸风景无限。自古人文荟萃，楼阁亭台、市井街衢皆遍布文人雅迹。唐宋时期，武汉已经成为当时的水陆

交通枢纽,商贾汇集,熙来攘往,南宋杰出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描述当时的武汉是“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与此同时,大量诗客词人流连于三楚腹地、放歌于江汉之滨,为武汉这座城市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与人文记忆。

唐宋时期,今武昌名为鄂州,又称鄂渚、江夏、夏口、夏渚。唐宋时期的“武昌”是今湖北鄂州市,但因为唐代于此设置武昌军,所以文人们有时也径以“武昌”称呼江夏、夏口。从“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姜夔《春日书怀四首》其四)、“鹦鹉洲边家十万”(阳枋《鄂渚大雪》)、“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鱼玄机《江行》)等诗句来看,当时武昌是一座人口繁盛的大都市。从李白《江夏行》一诗,可以见出当时的武昌城水路通畅,商业相当发达。诗中所咏女子是一位商人妇,“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她之所以愁苦,是因为商人常年在外经商,无暇顾家,“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商人妇独守空闺,孤独悲凄,不堪其苦,心生悔意,“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武昌湖泊纵横,汀洲遍布,风光秀美,令不少文人为之沉醉。如“杜门聊自适,湖水在窗间。纵得沧洲去,无过白日闲”(李频《鄂渚湖上即事》)、“绿柳阴阴蔽武昌,汀洲如画引帆樯。一江见底自秋色,千里无风正夕阳”(孔武仲《鄂州》)、“烟汀一抹蒹葭渚,风亭两下荷花浦”(刘学箕《菩萨蛮·鄂渚岸下》)、“彩舰驾飞鹢,帆影漾江乡。肥梅天气,一声横玉换新阳。惊起沙汀鸥鹭,点破暮天寒碧,极目楚天长。一抹残霞外,云断水茫茫”(丘密《水调歌头·鄂渚忆浮远》)。

颇有意思的是,武昌的炎热在诗中亦有反映。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曾领略过武昌夏夜的酷热,其《夜热》诗云:“触热行万里,烦促讵可论。泊船鄂州步,终日如炮燔。摇扇腕欲脱,挥汗白雨翻。推枕再三起,散发临前轩。秋近更漏长,天旱星宿繁。甘澍何时来,太息忧元元。”夏日的武昌之夜,令陆游挥汗如雨,摇扇不已亦无法缓解;夜不能寐,烦躁不安,苦盼甘霖。

另外,武昌的螃蟹自古有名,令那些钟爱美食的文人为之折腰。武昌螃蟹个大肚白、肉鲜味美,素有“河蟹上席百味淡”的美誉。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对螃蟹情有独钟,好为咏蟹诗。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二年(1103)十二月,黄庭坚流寓鄂州(今武昌),期间作有七首咏蟹诗。《谢何十三送蟹》:“形模虽入妇女笑,风味可解壮士颜。寒蒲束缚十六辈,已觉酒兴生江山。”《又借答送蟹韵并戏小何》:“草泥本自行郭索,玉人为开桃李颜。恐似曹瞒说鸡肋,不比东阿举肉山。”《代二螯解嘲》:“仙儒昔日卷龟壳,蛤蜊自可洗愁颜。不比二螯风味好,那堪把酒对西山。”《又借前韵见意》:“招潮瘦恶无永味,海镜纤毫只强颜。想见霜脐当大嚼,梦回雪压摩围

山。”这四首诗以何十三(凯)送蟹起意,吟咏螃蟹风味之美。螃蟹虽然形貌丑陋,但风味绝佳,实乃侑酒佳肴,食之令人回味无穷,以至魂牵梦萦。另三首为同题诗,诗名《秋冬之间鄂渚绝市无蟹今日偶得数枚吐沫相濡乃可悯笑戏成小诗三首》,其一曰:“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其二曰:“勃窣蹒跚悉涉波,草泥出没尚横戈。也知鼈觶元无罪,奈此尊前风味何。”其三曰:“解缚华堂一座倾,忍堪支解见姜橙。东归却为鲈鱼鲙,未敢知言许季鹰。”这三首诗把吃蟹的详细流程和欣喜心情写得风趣而生动,咏蟹之外,还蕴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

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历史最悠久,但唐宋诗词中歌咏汉阳的作品远不如歌咏武昌的多,推其原因,应该是汉代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今武昌乃是鄂州州治(江夏郡郡治)所在地,而汉阳不过是鄂州(江夏郡)下属的一个县,二者地位悬殊(虽然唐宋时期汉阳曾为沔州州治、汉阳军军治所在地,但无论沔州,还是汉阳军,地位、影响都远不如鄂州)。刘敞《离鄂州至汉阳》诗云:“小郡缘山腹,孤城阖夕枫。”与鄂州(今武昌)相较,汉阳不过是“小郡”、“孤城”。虽则如此,从“汉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李群玉《汉阳春晚》)、“江上层楼翠霭间,满帘春水满窗山”(李群玉《汉阳太白楼》)、“江水带冰绿,桃花随雨飞”(储光羲《汉阳即事》)、“江含峨岷气,万里正东流”(曾巩《汉阳泊舟》)等诗句来看,汉阳的风光并不亚于武昌。

至于汉口,直到明代才开始成为像武昌、汉阳一样繁荣的城镇。明代以前的典籍所称之为“汉口”,是指汉水入江口,其地属汉阳。由于汉水入江口几经变易,其名也屡经更改,古称夏汭,三国时期称夏口(孙权筑城于江夏山,即今武昌蛇山,因其地正对夏口,故以夏口为城名,此后“夏口”便指今武昌),南北朝时期改称汉口。此外,还有汉皋、汉镇、沔口、鲁口等多种名称。直至明代汉水改道后,方析出今日之汉口,但仍归属于汉阳。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8年首次奏请清政府,将汉阳、汉口分离。因为上述原因,在唐宋诗词中也就难觅汉口的芳踪。

在武昌、汉阳的诸多名胜古迹中,除黄鹤楼外,唐宋文人歌咏最多的是南楼、鹦鹉洲和郎官湖。

南楼又称庾楼、庾公楼,这是为了纪念月夜登南楼、乘兴坐胡床的庾亮。《世说新语》记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宋人歌咏南楼之作屡屡用及此典,如“老子平生殊不浅,诸君少住对胡床”(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其四)、“万里秋声惊客枕,一天凉月浸胡床”(陈谦《鄂州南楼》)、“多情庾亮吟魂远,风泛芦花秋满湖”(白玉蟾《武昌怀古十咏·南楼》)、“酒到忧边总未知,犹认胡床处”(魏了翁《卜算子·李季允埴约登鄂州南楼即席次韵》)。实际上,

庾亮所登南楼在古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并非唐宋时期的鄂州(今武昌)。鄂州黄鹤山(即今武昌蛇山)上的南楼跟庾亮没有关系。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鄂州·景物》对此言之甚明:“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鹤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记文以为庾亮所登故基,非也。亮所登乃武昌县安乐宫之端门也……今州东百八十里武昌县是也。”宋代文人在吟咏武昌南楼时,咏及庾亮,正与苏东坡称黄州赤壁为“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如出一辙。

鹦鹉洲因三国名士祢衡而得名。祢衡曾在洲上写就名作《鹦鹉赋》,后被黄祖所杀,亦葬于洲上。唐宋文人吟咏鹦鹉洲,或悲悼祢衡之被害,或描绘洲上之美景。前者如“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怅望春襟郁未开,重吟鹦鹉益堪哀。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爱才”(崔涂《鹦鹉洲即事》)、“偶吟万里飘流句,独倚沧洲忆祢生”(蒋之奇《鹦鹉洲》),后者如“洲势逶迤还碧流,鸳鸯鸂鶒满滩头。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飏光”(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李白《鹦鹉洲》)、“鹦鹉洲头浪飏沙,青楼春望日将斜”(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四)。

郎官湖原名南湖,在今汉阳,郎官湖之名乃李白所命。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前小序对此有明确载录。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酌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秋,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武汉,故人尚书郎张谓、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在南湖中的画舫上置酒款待李白。酒酣耳热之际,张谓请李白为南湖更名,李白欣然命之曰“郎官湖”。李白诗云:“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因有此段佳话,郎官湖从此名声大噪,唐宋文人郭祥正、贺铸、李壁、李祁等都有吟咏之作,“郎官夜月”也成为古汉阳十景之一。

除南楼、鹦鹉洲和郎官湖外,武昌、汉阳两地的其他众多名胜古迹也有诗词吟咏,如安远楼、招真亭、秋兴亭、压云亭、烟波亭、江汉亭、吞云楼、东湖等,兹不赘述。

三

武汉地处中国内陆中心,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兼有长江、汉水之便利,自古为华中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美称。一千多年来,在武汉的街市、水道、驿路上,南来北往的官员士子、游商过客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迎来送往、交游聚会的同时,往往因

地为诗,或抒怀写意,或馈赠酬酢,留下了大量佳作,墨迹斑斓,情思动人。

在唐宋文人留下的此类作品中,最能感发人心者莫过于行旅、离别之作。正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行旅、离别之人,寄身不定,相见难期,百感交集;发而为诗,往往情真意切、动人肺腑。此类作品,在唐宋诗词的武汉书写中,随处可见,其直抒胸臆者如“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徐凝《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温庭筠《送人东游》)、“莫愁魂逐清江去,空使行人万首诗”(鱼玄机《过鄂州》)、“扁舟又作江湖别,千里长悬梦寐思”(张耒《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不过,事无绝对,在行旅离别之作中,亦偶有振作昂扬之句,如“烦君黄鹤楼头看,天下英雄有几人”(郑起《送友人之鄂》)、“江汉天风日夜清,君游何处濯尘缨。……已羨经筵吴士艳,行看词笔楚人惊”(戴表元《送柯以善自杭游鄂》),在同类作品中颇为少见。

春夏秋冬,寒暑流易,唐宋时代的武昌和汉阳城每天都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因季节变化,景色各异,离别与行旅之人的情怀自不相同。

春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暖,离别之人置身于春光骀荡之中,离愁别绪自然会舒缓几分。如陈陶《送谢山人归江夏》:“黄鹤春风二千里,山人佳期碧江水。携琴一醉杨柳堤,日暮龙沙白云起。”黄鹤春风,春江缥碧,友人将归,于杨柳堤岸置酒抚琴以为别,虽然别意彷徨,然犹不失洒脱。对于那些人生失意、心情郁结者而言,即使春光明媚,他们眼中所见皆如其心中所感一般沉抑。如李颀《送人归沔南》:“梅花今正发,失路复何如。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徐。春饶汉阳梦,日寄武陵书。可即明时老,临川莫羡鱼。”刘长卿《夏口送屈突司直使湖南》:“共悲来夏口,何事更南征。雾露行人少,潇湘春草生。莺啼何处梦,猿啸若为声。风月新年好,悠悠远客情。”诗中所涉虽为春景、新年,但却与漂零之苦、失路之悲相绾合,故而疏冷淡泊,意境荒远,意绪萧索。

秋天,在乐观者看来是秋高气爽、山水怡人,故心境豁达、明朗;在悲观者看来则气冷霜寒、秋意肃杀,故而心情悲伤。前者如“清江月色傍林秋,波上荧荧望一舟。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王昌龄《送窦七》)、“楚城木叶落,夏口青山遍……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见”(李颀《送郝判官》)、“湖上橘方熟,洲边鱼正多。西山旧相识,不厌屡经过”(项安世《王不清归蜀不成复下鄂渚诗》);后者如“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旧游成远道,此去更违乡。草露深山里,朝朝落客裳”(刘长卿《移使鄂州次岷阳馆怀旧居》)、“浩气高情晓,新寒带晚秋。关山方北顾,烟火又南楼。蓬鬓天涯客,萧然一叶舟”(陈岷《舟次鄂州》)、“泛菊囊萸事已休,光阴无脚驶如流。更无出入消磨雨,只有悲凉断送秋……悬知明镜重飞处,昵昵灯前问鄂州”(曹彦约《连雨中买归舟》)。

冬天,万物凋零、天寒地冻,往往让别离之人倍感凄清。如“寒江绿竹楚云深,莫道离忧迁远心。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王昌龄《送人归江夏》)、“云帆淼淼巴陵渡,烟树苍苍故郢城。江上梅花无数落,送君南浦不胜情”(武元衡《鄂渚送友》)、“叹息谋身拙,栖迟簿领间。朔风吹密霰,瘦马踏穷山”(王炎《江夏道中值雪》)。隆冬季节,天地茫茫,愁云惨淡。凄冷的时节,凄迷的景物,凄凉的别离,栖遑的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凄恻与愁苦,读之令人惨然。

夏天,烈日炎炎、暑气逼人,行旅之人置身舟船,更觉酷热难耐,甚至连离情别绪、羁旅愁思也无暇顾及。张孝祥《舟中热甚从鄂守李寿翁乞冰雪樱桃》诗云:“熟颗樱桃和露摘,新冰削玉辟风开。南楼纵作一水隔,不遣小舟冲浪来。”南宋乾道三年(1167)夏,36岁的张孝祥以刘珙荐诏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刑,此诗即作于赴潭州途经鄂州之时。时值盛夏,江面暑气蒸腾,舟行之苦不难想见,故有乞送冰雪樱桃之举。此诗轻快风趣,张孝祥对解暑樱桃的渴盼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他与鄂守李寿翁的交情之深亦不难见出。

另有一些匆匆赶路或久困羁旅之人,途经鄂州,泊舟暂住,所思所感亦因人因时而异,大不相同。如宋末诗人戴复古曾多次往来鄂州,几次赴鄂又几次离鄂,兼与友人数度相别于鄂州。他在鄂州写下了多首行旅、送别之诗,但情感各异,其中豁达如“半夜月明何处笛,长江风送故人舟。十年浪迹游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到鄂渚》),愁苦如“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堪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平静恬淡如“交游天作合,江汉景如何。窗户半天上,南楼好寓居”(《又送行二首》其二),依恋不舍如“日日言归不得归,今朝真是归期。西楼烟水南楼月,别后何人更有诗”(《鄂渚解缆》)。

在唐宋文人所作与武汉相关的送别、行旅诗中,李白的《江夏别宋之悌》、卢纶的《晚次鄂州》独具特色,屡为人称道。

李白诗曰:“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开元二十二年(734),诗人在江夏与因故被贬、即将远赴朱鸢(今属越南)的宋之悌把酒相别。想到宋之悌以老迈之年贬谪天涯,从此人分千里,后会难期,一向豪放乐观、泪不轻弹的诗人因同情宋之悌的不幸遭遇而感伤不已,泪流不止。全诗情调凄婉,尤其是尾联“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极为悲凉,动情之至,与李白一贯的行为表现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卢纶诗曰:“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诗写作者于战乱中离乡背井、流徙不定的愁苦之情,将行旅之中的景况与感受一一道来,伤老之悲、思归之情与忧国之心相糅合,用语平易而涵蕴丰厚深沉。尤其是“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二句,描绘细致入微,造语自然精妙,为世人所称道。

滚滚长江，滔滔汉水，黄鹤巍巍，诗意悠悠。黄鹤虽然已经飞去，但江汉长存，诗篇隽永。透过唐宋诗词中的武汉书写，我们得以和唐宋时代曾经驻足武昌、汉阳的文人墨客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超越时空的情感交流，得以从历史深处传来的街巷人语、驿道车声中想见唐宋时代的江夏风貌与鄂渚风流。“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江山信清丽，人物想风流”（贺铸《送左禹赴江夏尉》）。千年以下，我们静心阅读唐宋文人留下的这些书写武汉的诗词佳作，遥想唐宋时代的文士儒雅、才子风流，会有一种如年份原浆般历久弥新的感动。

第一章 两楼雄风

一、黄鹤楼的变迁

唐宋时期，黄鹤山（今蛇山）上有两座名楼争雄竞胜。这两座楼，一名黄鹤楼，一称南楼。唐代以黄鹤楼最为知名，北宋中后期南楼声名渐著。南宋初中叶黄鹤楼塌毁之后，南楼更名声大振，一度成为武汉新地标。南宋后期黄鹤楼重建之后，鹤楼与南楼并驾媲美。元代之后，南楼逐渐衰歇，至明中叶连楼址都不复可寻，而黄鹤楼则屡废屡兴，一直是人们神往的天下名楼。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跟武汉三镇的武昌城“同龄”。这年孙权在江夏建立城池，同时在城西滨江的黄鹤矶上建起一座用于军事的瞭望哨楼。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就说：“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本是作军用的黄鹤楼，南北朝时期开始跟神仙传说结缘，而蒙上传奇的色彩。祖冲之的《述异记》记载：“荀瑰字叔玮，事母孝，好属文及道术，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烟灭。”有了神仙的光顾，黄鹤楼的名气逐渐走高。

到了盛唐，黄鹤楼成为文人经常登临的名胜。李白就多次登上黄鹤楼，并书写了众多与黄鹤楼相关的名篇佳句，从而使黄鹤楼声名远播。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崔颢让诗仙李白甘拜下风的故事。李白来到黄鹤楼，原想赋诗一首，及见崔颢的《黄鹤楼》，觉得无法超越，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两句就搁笔而去。诗仙李白的谦让故事，使崔颢的《黄鹤楼》诗和黄鹤楼一并被人津津乐道，以致后来的诗人不无艳羡地说：“崔颢题诗在上头，登临何必更冥搜。”如果说，黄鹤楼在盛唐已成为武汉的地标，那么，崔颢的《黄鹤楼》诗就是黄鹤楼的永恒广告！

中唐时期，黄鹤楼更是游宴胜地，被称为“荆吴形胜之最”。代宗永泰元年（765），阎伯瑾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黄鹤楼记》。文中说道：“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崔嵬，

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当时官员文士或“登车送远”，或“逶迤退公”，都必去鹤楼，正所谓“游必于是，宴必于是”。路经江夏的文人官员，也常在黄鹤楼上宴集聚会。如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自长安赴江州（今江西九江）贬所时途经鄂州，友人卢侍御就在黄鹤楼设宴款待。文宗大和四年（830），元稹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时，也登过黄鹤楼。《太平广记》卷二三二载：“唐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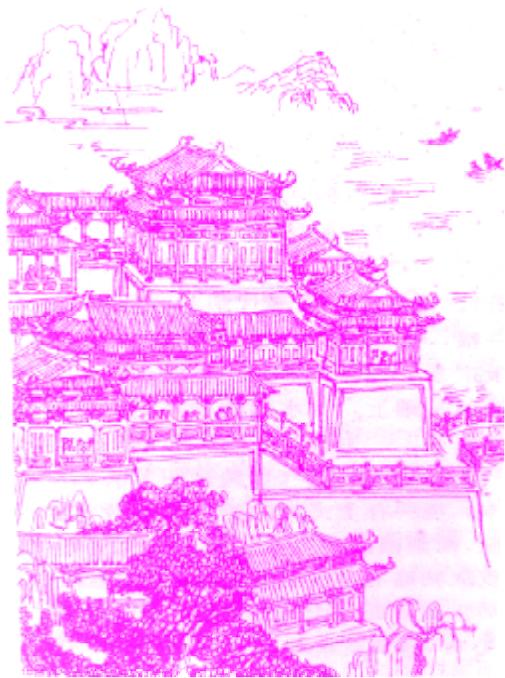


图1 唐代李思训《古黄鹤楼图》（摹本）

晚唐时期，仍有文士在黄鹤楼游宴。《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就记载了晚唐文人皮日休参加黄鹤楼宴集的一则故事。“东都留守”刘允章号称当世“文学之宗”，其人“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懿宗咸通八年（867），皮日休登第后，“将归覲于苏台，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饗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

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崑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大意是黄鹤楼宴集时皮日休因醉酒而迟到，登楼后又口出狂言，对刘允章有不敬之辞。刘以三国时同样因恃才放旷而招惹杀身之祸的祢衡警示之，皮日休次日惧祸远遁。这则故事除了反映皮日休张狂而不拘礼数的个性外，也表明黄鹤楼仍是晚唐官员的常设宴处。



图2 今黄鹤楼陈列的唐代黄鹤楼模型

唐末五代时鹤楼犹在。诗僧齐己有《寄江夏仁公》诗曰：“寺阁高连黄鹤楼，檐前槛底大江流。几因秋霁澄空外，独为诗情到上头。白日有馀闲送客，紫衣何啻贵封侯。别来多少新吟也，不寄南宗老比丘。”齐己生于公元**864**年，卒于**938**年。诗中自称“南宗老比丘”，当作于晚年，时当唐朝灭亡前后。诗人卢郢也有一首《黄鹤楼》诗曰：“黄鹤何年去杳冥，高城千载倚江城。碧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柳暗西州供骋望，草芳南浦遍离情。登临一晌须回首，看却乡心万感生。”卢郢，南唐李后主时人，曾代徐铉为文，为后主所知，鄂州当时为南唐属地。齐己诗称仁公“独为诗情到上头”，卢郢诗亦云“登临一晌须回首”，可见其时黄鹤楼依然屹立城头，可供登临。

五代战乱纷扰，却没有殃及黄鹤楼，鹤楼在北宋一直存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王钦若（**962**—**1025**）诞生于黄鹤楼。《宋史·王钦若传》记载：王钦若的祖父王郁任鄂州通判，钦若之父王仲华侍父居鄂，因江水暴涨，遂从官廨临时搬到地势较

高的黄鹤楼。其时钦若之母即将临盆，次日就在黄鹤楼中诞下王钦若。太宗淳化元年(990—992)，大臣张咏任湖北转运使时，也登过黄鹤楼并写下《登黄鹤楼》诗，有“重重轩楹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之句。仁宗庆历六年(1046)，转运使刘立之在黄鹤楼设宴并小住，以等候其子刘敞应考的消息，果然等到了儿子第二名及第的喜报。王铨《默记》卷中就生动地记下了这段故事：“刘原父(敞)就省试，时父立之为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贾黯榜为仁宗庆历六年(1046)，刘敞及第正在此年。本年及第的还有张颢，他也曾写过一首《黄鹤楼》诗：“崔颢题诗在上头，登临何必更冥搜。楼前黄鹤不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万顷烟云连梦泽，一川风景借西洲。”这又表明在仁宗之世登临鹤楼者不乏其人。

神宗熙宁间，贬为鄂州知州的李常也经常到黄鹤楼登临遣怀。李常，字公择，因不赞同王安石变法，先落职滑州，复官后又知鄂州。居鄂期间他心情郁结，好友苏辙作了一首七古《赋黄鹤楼赠李公择》，劝他“高楼黄鹤慰平生”。元丰六年(1083)，张舜民贬监湖南郴州茶盐酒税，途经黄州见过贬居的苏轼之后，沿江而上来到江夏，在友人陪同下游览了黄鹤山诸多名胜，其中就包括黄鹤楼，赞其为“古今绝景”。他在《郴行录》中写道：“丙子，郡会，登石城，最西临江，即黄鹤白云，最东即头陀寺。寺与楼，下枕大江，对瞰汉阳。江中即鹦鹉洲，黄祖沉祢衡之所。上接湖湘，下临沔汉，乃古今绝景也。白云黄鹤楼者，取费祎上升之地，仙洞尚存。祎始乘白云而去，久之复乘黄鹤而归也。”

哲宗时，黄鹤楼仍是可供居住、登临的所在。元祐六年(1091)，楼中又诞生了一位徐姓小官人，即后来出使过高丽的徐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附录《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云：“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瓯宁县人。自光禄始徙居和州之历阳。秘阁为鄂州法曹，……大水冒城郭，官府悉迁避，秘阁寓居黄鹤楼上，是夜实生公。”徐兢的父母也是为避水灾，临时住进黄鹤楼并生下徐兢，这跟宋初王钦若的诞生很相似。当时黄鹤楼既可住人，自然完好无损。绍圣三年(1096)五月，贺铸到江夏任宝泉监，九月首登鹤楼，后来又多次与友人登楼赋诗。其中《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幽老昆仲》，表明其时鹤楼仍是江夏登览胜地。从北宋初到北宋末年，文人不断在黄鹤楼登览、题咏、集会，黄鹤楼声名日著。王得臣《江汉辨疑》一书就将黄鹤楼和岳阳楼、江州庾楼并称为“著称于江湖之间”的三座名楼。

经历了“靖康之难”的战火洗礼，南宋初黄鹤楼依然矗立，李纲和岳飞都曾在此登临抒怀。高宗建炎元年(1127)十月，南宋首任宰相李纲罢相后谪贬鄂州居住，次

年(1128)八月动身,李纲之弟李季言一直送他到通城。分别时,李纲作《次通城送季言弟还锡山二首》,想象自己将去渚宫“怅望自登黄鹤楼”。到达鄂州后,他又作长诗《怀季言弟并简仲辅叔易》,诗中明确说自己“独上黄鹤楼”,可见鹤楼并未在建炎战火中遭毁。绍兴四年至六年(1134—1136),岳飞任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屯驻鄂州,也曾“登黄鹤楼有感”而赋《满江红》词(遥望中原)。绍兴七年(1137),黄鹤楼仍可供游览。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八记载了与鹤楼有关的一则轶事:“饶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进士,豪杰有气节。绍兴七年以事过武昌。有所遇,自是不迹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诗纪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游黄鹤楼,忽遇异人,授以秘诀,所恨尚牵世故。未能从事于斯也。因作诗以识之。’”丁巳即绍兴七年。《夷坚志》虽是一部志怪笔记小说集,饶廷直“遇异人”事虽可疑,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当不致杜撰。

大约在绍兴年中后期,黄鹤楼被毁,具体是何年何月因何被毁,尚难考知。绍兴三十一年(1161)冯时行(1101—1163)出峡赴召路过鄂州时,黄鹤楼只存故基。他独登南楼,写下《鄂州南楼其下为黄鹤楼故基》一诗,可见当时黄鹤楼已毁数年,只有故基仍在。

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一直未见黄鹤楼重建的记载。孝宗乾道六年(1170),陆游赴四川任夔州通判,途中写有《入蜀记》,其中卷五记载,路经武昌登黄鹤山时,黄鹤楼“故址亦不复存”。他“问老吏”,才知其址大约“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犹可想见其地”。淳熙六年(1179)到十三年(1186)之间,无论是任湖北转运副使的辛弃疾,还是江湖清客姜夔、刘过,他们在武昌期间的诗词作品中也未有鹤楼踪迹。光宗、宁宗两朝,鄂州曾两修南楼、兼修北榭,仍没有鹤楼重建的记载。嘉定十四年(1221),李埴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临行前,他的门生程公许写了一篇《南楼赋》为之送行,文中铺陈武昌形势、历数鄂州古迹,都未提到黄鹤楼。嘉定十七年(1224),鄂州重修北榭。李埴在《鄂州重修北榭记》开篇便云“鄂渚之胜,以南楼北榭并称”。以黄鹤楼在唐代和北宋的名声,如果已经复建,决不致无闻如此。可知毁于高宗中后期的黄鹤楼,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一直未经重修。

南宋后期,黄鹤楼终获重建,巍峨高耸,楼中题诗题词者不乏其人。周弼就有《晚登黄鹤楼》、《春登黄鹤楼》和《黄鹤楼歌》三诗纪游。其中《黄鹤楼歌》有“城上危楼高缥缈,城下澄江复相绕”之句。周弼生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宝祐五年丁巳(1257)以前卒,所登应为重建后的黄鹤楼。新楼上还有一首题于宝祐四年(1256)的无名氏词作。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引“外舅制渠辜公”之言曰:“武昌濒江有吕公矶,上有黄鹤楼。一日有题《汉宫春》于其上,云:‘横吹声沈,倚危楼红日,江转天斜。黄尘边火,何处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风、玄露丹霞。先生笑,飞空一剑,东风犹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罽含隐,瑶草新芽。青溪故人信

断,梦逐飙车。乾坤星火,归来兮、煮石煎砂。回首处、幅巾蒲帐,云边独笑桃花。’不知为何人作,或言洞宾語也。后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己未为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这年元兵在黄州、鄂州一带渡江。盛氏所云有人在黄鹤楼题《汉宫春》词,应是宝祐四年(1256)之事。与此同时,理宗、度宗两朝宰相江万里(1198—1276)也有一首七律《题黄鹤楼》。诗云:“黄鹤楼高倚半天,楼中黄鹤去千年。簷楹自是留真境,几席何妨得老仙。云护山光秋驻马,日笼江影昼停船。良工改写归图画,俯仰令人一慨然。”这首诗虽不知具体作于何年,然经“良工改写”的黄鹤楼,重新矗立江边、“高倚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结合这些诗词作品,推断南宋黄鹤楼之复建大约在理宗前期已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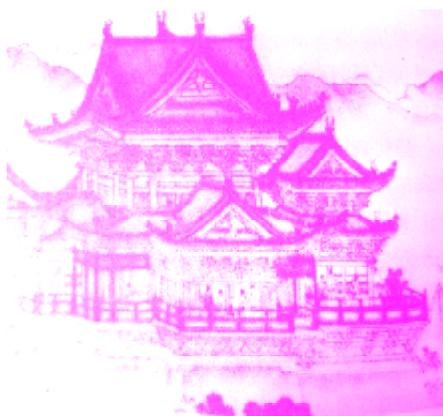


图3 宋代界画《黄鹤楼图》(藏华南理工大学)



图4 今黄鹤楼陈列的宋代黄鹤楼模型

元代鹤楼仍为登览之胜，文人题诗作画层出不穷。南宋后期重建的黄鹤楼，在元兵灭宋时并未毁于战火。郝经和陈孚这两位元代中前期诗坛巨匠，都有黄鹤楼诗篇传世。元宪宗蒙哥汗九年，即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元兵九月从黄州、鄂州一带渡江，宋元两军隔江对峙时，江、淮、湖南、湖北等路宣抚副使郝经在军旅中写下五古《黄鹤楼》，诗云“石城涌高楼”，又说“我方溷戎马，对面兵尘隔。焉能载酒上，云间觅仙客”，说明其时黄鹤楼仍临江而立、坐落于武昌城头。郝经从大江北岸远观鹤楼，为自己暂时不能载酒登楼、云间觅仙感到遗憾。陈孚的《登黄鹤楼》诗云：“黄鹤楼前木叶黄，白云飞尽雁茫茫。橹声摇月归巫峡，灯影随潮过汉阳。庾令有尘污汉简，祢生无土盖文章。阑干空有当年柳，留与行人说武昌。”描绘了他身处楼中，前可观木叶秋黄、顶上有大雁白云、俯可听江中柔橹、远可眺汉阳灯影的登楼感受。此诗收录在陈孚诗集《交州稿》中，该稿是至元三十年（1293）作者出使安南沿途往返的诗作。从郝经和陈孚诗可知，南宋末重建的黄鹤楼不仅延续入元，且在元世祖忽必烈一朝始终安然无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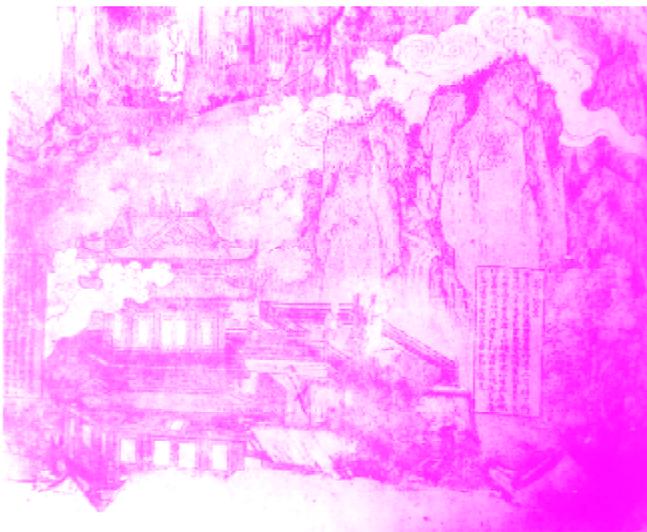


图5 元代永乐宫混成殿壁画《武昌货墨》中的黄鹤楼

元代鹤楼一直坚挺到元末，最终毁于元明之交的战火中。元末进士汪广洋（？—1379）有首七律，诗题作《癸卯秋，大军围武昌，予极欲一登黄鹤楼，不复日还建业，莫遂所怀，乃赋七言以寄予兴》，癸卯是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三，本年陈友谅和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死于流矢，太尉张定边挟友谅之子陈理逃回武昌，立帝改元。九月朱元璋班师回朝，命徐达率诸将往征陈理，十月徐达率兵至武昌。这与汪诗题所言“癸卯秋大军围武昌”相符。当时汪广洋在朱元

璋军中,于紧张的交兵之际犹“极欲一登黄鹤楼”,未及遂愿便“不数日复命还建业”,而倍感遗憾,作诗寄怀,首句云“武昌城头黄鹤楼”,知当时鹤楼仍然耸立。鹤楼之遭毁是在这年年底到次年年初。《明史·夏煜传》载:“太祖伐陈友谅,儒臣惟刘基与煜侍左右,鄱阳战胜,太祖与煜等草檄赋诗,意气弥壮,竟毙友谅。其年冬,太祖在武昌,煜家人有越境贩盐者,太祖恕其犯令,与检校陈养吾、照磨陈子初等俱执至军前,褫衣置小舟中,系黄鹤楼下,三日风涛震撼,诸人多死,煜得全,太祖终爱其才。”朱元璋将触犯禁令的夏煜家人关押在小舟中,系于黄鹤楼下,剥去其衣,因遇风涛,导致数人冻死,表明黄鹤楼在至正二十三年冬天仍存世。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在武昌接受陈理请降时,鹤楼已毁。明初方孝孺《书黄鹤楼卷后》对此有所暗示。



图 6 元代夏永《黄鹤楼图》(上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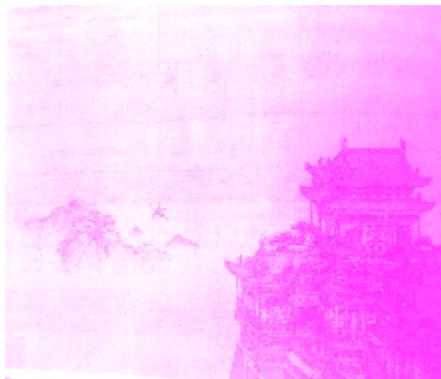


图 7 元代夏永《黄鹤楼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 8 今黄鹤楼陈列的元代黄鹤楼模型

入明以后，黄鹤楼不仅有重建记文传世，还有明刻《黄鹤楼集》问世，这使明代黄鹤楼的修葺兴废和文人文事较之前朝更为清晰。经考订，明代鹤楼至少重建过四次，修葺过两次。洪武初（四年至六年之间）建起明代第一座鹤楼，于永乐年间和成化年间（六年到十年之间）两经修葺，弘治间（八年到十二年之间）重建，后因火灾在隆庆间和万历后期又重建两次，最后一座鹤楼毁于崇祯十六年八月的兵乱中。

洪武重建开启了明代黄鹤楼的辉煌历史，也昭示帝王对鹤楼象征“时之治乱”的基本认识。朱元璋平定武昌时，恰逢六子朱桢诞生，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封朱桢为楚王，并下命营造楚王府。遭毁的黄鹤楼随之得以重建，是为明代第一座鹤楼。方孝孺《书黄鹤楼卷后》开篇就将“楼之兴废”系于“时之治乱”，并以鹤楼在元末和明初的不同遭际为证：“奇伟绝特之观，固无与于人事，然于其废兴，可以知时之治乱焉。黄鹤楼以壮丽称江、湘间，当天下盛时，舟车旌盖之来游，考钟鼓，肆管弦，燕会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诸侯之相持，武昌盗为莽区，屠伤杀戮至于鸡犬，求尺木寸垣于颓城败垒间而不可得，天下之乱极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内，建亲王镇楚，以其地为国都，旄头属车往来乎其上者，四时不绝，盛世之美，殆将稍稍复睹，余恨不获见之。”方孝孺虽未亲登黄鹤楼，但已许下“他日苟或一登，为之赋咏，以追踪于古之作者”的愿望，可见鹤楼魅力不减前代。

明初鹤楼的身影可从刘琏、丁鹤年等诗人笔下寻得。刘琏（1348—1379）的七律《登黄鹤楼识兴》描绘了黄鹤楼巍峨耸立、气势凌空、江涵千顷、霞照八窗、山色如画、鲸音扣钟的壮观景象。诗云：“绕槛江涵千顷绿，入帘霞衬八窗红。云移山色晴开画，风送鲸音夜扣钟。仙弄数声无孔笛，梅花吹落月明中。”诗意洋溢着一种开国气象，是刘琏入明后为新落成的鹤楼所作。丁鹤年（1335—1424）的七律《黄鹤楼》则写出鹤楼金碧辉煌、雕栏画栋的一面。前半首曰：“半空金碧何代楼，仙人驾鹤曾一游。雕槛看云楚山晓，珠帘卷月湘江秋。”

洪武鹤楼在永乐年间小修过一次。《（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陈务本，字立卿，桐城人，永乐间官武昌同知，除五蠹，创十利，又捐资修黄鹤楼，禄入为尽泊也。”武昌同知陈务本捐俸修葺鹤楼，不劳民，尽官职。大概因为只是小修，所以文献少有记载。宣德年间的黄鹤楼还留下一位重要人物的足迹，他就是建文皇帝朱允炆。《明书·忠节传》载宣德七年（1432）“五月，（朱允炆）至武昌，登黄鹤楼、仙枣亭，有‘何年化鹤归’之句”。自被叔叔朱棣夺去皇位后，建文帝便开始了流亡生涯，至此已三十余年。当他漂泊至武昌登上黄鹤楼时，不禁吟出“何年化鹤归”之句，五字背后的情感就不单是文人墨客式的附庸风雅，而是浸透了这位废帝内心无限疲倦、凄凉之感。

成化年间，黄鹤楼又经历了一次大修。经历半个世纪的风剥雨侵后，黄鹤楼到成化年间已露出衰颓之象。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记载，黄鹤楼“年久倾圮，本朝成化间，楚府宗室来复轩捐资倡郡人创建，都御史吴琛修葺”。此次修葺工程由楚府宗

室捐资倡建,主持者是都御史吴琛。吴琛,景泰二年(1451)登进士第,成化五年(1469)为湖广巡抚。吴琛修葺后不到三十年,黄鹤楼又露出“摧剥就压之势”,到弘治时不得不再次重修。沈钟《重修黄鹤楼记》称,当时“古燕杜公以大中贵适奉玺书莅镇鄂州”,见鹤楼“风雨摧剥,势将就压”,仰而叹曰:“兹藩借兹楼以壮观,今而萎薶陈迹,如壮观何?”于是与群公捐资倡建,“两匝月而告成”,新楼“光彩炫耀,荡摩天日”,比之旧楼改观数倍,“壮观”之名方副其实。新楼修成后,主持者请当时致仕居住在江夏的沈钟作了这篇记文。

弘治鹤楼屹立六十余年,在正德、嘉靖年间,由于文坛泰斗赋诗、官员宴集、乡试题名等事件而名声再振。正德九年(1504),秦金升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时已致仕的前内阁首辅大臣、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作七古《寄题黄鹤楼简秦开府》,回忆了他早年游访黄鹤楼时的见闻,感慨“前日少年今老翁”,又以“炎天不改冰霜面”赞扬了秦金铁面严铮的品格。秦金非常看重李东阳的寄诗,不仅作《次李西涯阁老韵见寄》,还在黄鹤楼宴集同僚,请众人鉴赏东阳原诗,一时和者甚众,未能赴宴者也和诗以寄。之后数年间登鹤楼而步东阳原韵者屡有其人,可见当日东阳诗歌和秦金宴集影响之久远。这在当时是一桩文坛盛事,黄鹤楼又得以文名远播。今《明刻黄鹤楼集校注》中除李东阳原唱外,次韵者尚有 26 首。

弘治鹤楼嘉靖末遭遇雷火之灾,隆庆间再获重建。据《黄鹤楼杂记》,嘉靖四十二年(1563)秋,“大雷火入楼中,残其脊,云有妖,故击之”,三年后丙寅(1566)春,“忽毁于火”。昔日危耸华丽的鹤楼变成一抔焦土,郡人萧溥作《招黄鹤楼赋》,盼望重建鹤楼,本阜士民亦殷切寄望于执政官员。隆庆五年(1571),都御史刘恂“来振是邦,楚父老请治黄鹤楼”。刘恂以其时非允不敢议游观之事婉拒,父老复以“观谣俗以察人和”为由恳请。次年恰逢大木“浮沅湘而下”,堪为楼材,刘恂顺从民意重建鹤楼。时湖广僉事徐中行亦参与其事,并请鄖阳汪道昆作文纪事。汪先是辞让,数年后徙官鄂州时刘恂已仙逝,汪慨然执笔补作《黄鹤楼记》,详细记载了刘恂当年重建鹤楼的经过,还道出鹤楼在明中叶之所以备受重视,与嘉靖皇帝出身楚地有关,所谓“爰及世宗,楚居首善,当世三公四辅,递登楚材”是也。王格《闻黄鹤楼再建》和陈柏《闻黄鹤楼重建因寄徐子兴宪使》均为隆庆新楼而作。

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鹤楼再次毁于火灾,不久后重建,但規制稍逊。据傅维鳞《明书》卷八十五“祥异志”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全国多地发生不祥之兆:泰山崩裂、皇极殿灾、京师地震、山西水灾、黄鹤矶发生井怪之事,黄鹤楼“一日无故自火,延烧千家”。这次重建后的黄鹤楼不似先前“壮丽”,袁宏道晚年携友人与稚子登黄鹤楼时,写有《携王章甫陈公弼登黄鹤楼》诗,其中就发出“江流千顷蹙云烟,楼阁虽高不似前。画板朱檐遮取尽,争教容纳好山川”的喟叹。

崇祯十六年(1644)八月,鹤楼在战乱中被张献忠部下张其在烧毁。吴伟业《绥

寇纪略》卷十记载：“楚师渐集，张献忠留张其在、谢凤州等守城，养子四虎驻金沙洲，已率大营为浮巧于金口……将以窥岳州、长沙”，后明军节节克胜，张献忠败走岳州，四虎遁逃，明军在鲇鱼套大败张军，“遂乘以入，张其在焚黄鹤楼及诸宗府第俱尽，率诸敌开保安门西走，断王惠桥以防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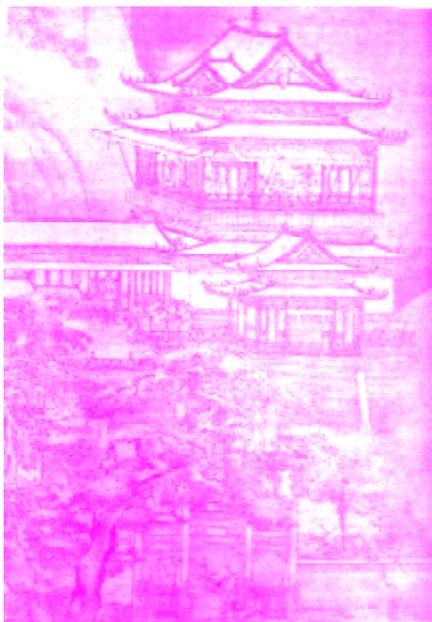


图9 明代安政文《黄鹤楼立轴》(上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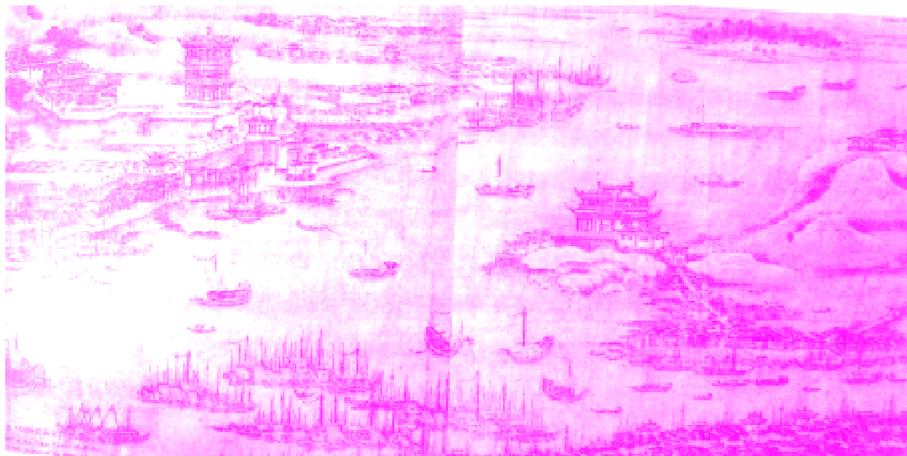


图10 明代仇英《江汉揽胜图》(武汉市博物馆藏)



图 11 今黄鹤楼陈列的明代黄鹤楼模型

经过明代二百七十余年的经营,清代黄鹤楼作为“时之治乱”的象征性更突出,当政者更加重视,建葺也愈加频繁。清末民初湖北学者王葆心在《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一文中将黄鹤楼在清代的兴废概括为“火经三发,工届八兴”。

明末被纵火焚烧的黄鹤楼,顺治中获得重建。康熙《湖广武昌府志》说黄鹤楼“崇祯癸未又毁于贼。国朝顺治中,御史上官铉重建”。上官铉,山西翼城人,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十四年(1657)出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上官铉主持重建的鹤楼比较简陋。清初画家石涛有一幅《李白诗意图》(图 12),取的是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意境,画中的黄鹤楼仅仅是一座两层八面的低矮建筑。虽是一幅写意画,所取之事也出自唐人,但画中的黄鹤楼,多少带有现实生活的影子。



图 12 清代石涛《李白诗意图》

康熙一朝历经六十一年，黄鹤楼之修葺也多达四次，依次是康熙三年的“再修”、十三年“的“补葺”、四十一年“的“新构”和六十一年“的“略修”。康熙三年的“再修”实为“复建”，乃湖广总督张长庚和湖广巡抚刘兆麒“二公之经营也”。《湖广武昌府志》载黄鹤楼“康熙三年(1664)火，巡抚刘公兆麒复建，总督张公长庚记之，而大冶胡梦发为之赋”。胡梦发《黄鹤楼赋序》也称鹤楼遭灾后由湖广巡抚刘兆麒、湖广总督张长庚“奋兴率作，扩而新之”。方都秦《黄鹤楼赋序》称这次火灾发生于本年三月，遭灾原因是“草创于贼燹之后”的顺治鹤楼“规制卑陋，不足以壮皇舆”，故“江山灵异……托之劫灰一烬”。火灾原因说得有点玄虚，但可证明顺治鹤楼的确十分简陋。此次新楼落成后，“金碧辉煌，插青汉间，古凌云台不是过也”，“足使仲宣罢登，岳阳辞记”，“巍巍翼翼，恢旧观矣”。康熙十三年(1674)，黄鹤楼又“楼势倾倚”，湖广总督蔡毓荣主持“补葺”，由“精于攻木”的桂东人黄攀龙承建，“葺整如旧，省费万计，人皆神之”。黄攀龙其人，《光绪湖南通志》卷二百十一《人物志》有记载。一新后的黄鹤楼，依然是往来楚地的官员、漫游江汉的文人们的必登之地。朱彝尊有《闻鹤楼成赋寄楚中一二知己》祝贺。康熙四十一年(1702)，黄鹤楼再遭雷震，倾圮难支，三年后，湖广总督喻成龙、湖广巡抚刘殿衡主持“新构”。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广总督满丕和湖广巡抚张连登主持“略修”黄鹤楼，为黄鹤楼在康熙朝划上了圆满句号。



图 13 《康熙湖广通志》卷首《湖广省城图》中的黄鹤楼



图 14 《康熙湖广通志》卷首《黄鹤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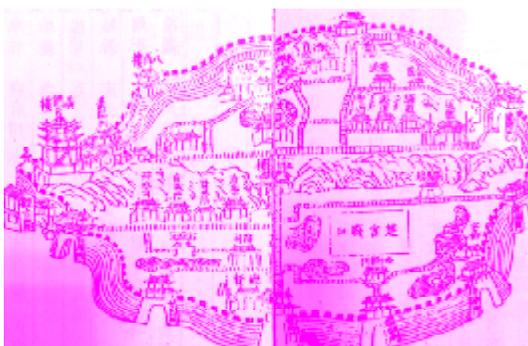


图 15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首《武昌府城图》



图 16 《雍正湖广通志》卷二《武昌府城图》



图 17 《雍正湖广通志》卷二《黄鹤楼图》

黄鹤楼在雍正朝没有重建记录。从《雍正湖广通志》所载黄鹤楼图来看，与《康熙湖广通志》所载《黄鹤楼图》也基本相同。乾隆登基后，湖广总督史貽直即主持重建黄鹤楼。汪中《黄鹤楼铭》说：“乾隆元年(1736)，大学士史文靖公总督湖广，乃更其制”，新楼“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可见乾隆元年的这次重建十分坚固，六十年间能够屹立不倒、坚密如新，应当也离不开时时修缮维护。黄鹤楼在乾隆一朝地位尊贵，与朝廷的“宠幸”有直接关系。十六年(1751)冬，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慈寿而举行大庆，“中外臣僚纷集京师”，庆典上有各省所进献宝物，如广东献翡翠亭，浙省献湖镜，楚省则献了一个“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的“黄鹤楼模型”，参观过庆典的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叹为“天下奇观”。与此同时，乾隆还命令在北京西郊建清漪园，其中望蟾阁即仿黄鹤楼而建，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乾隆初年主持修建鹤楼的史貽直，望蟾阁之仿造或与此有关。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巡游，还亲登武昌黄鹤楼，并御书“江汉遗踪”匾额。这些事件更使黄鹤楼名重宇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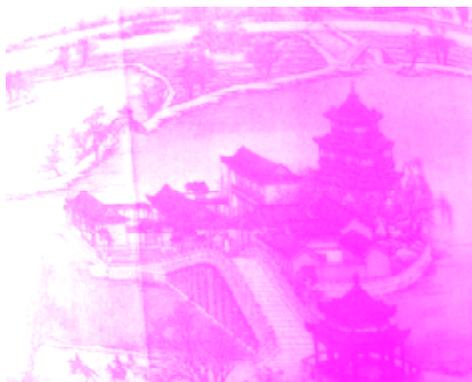


图 18 《乾隆万寿庆典图》中的望蟾阁



图 19 乾隆黄鹤楼全景壶

乾隆末、嘉庆初，黄鹤楼又重修，主持者是湖广总督毕沅。毕沅两度任湖广总督，首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至五十九年(1794)八月，再次是乾隆六十年正月到嘉庆二年(1797)七月，并卒于任上。毕沅开府武昌时，广延宾客，江都文豪汪中在其幕下，时“会重修黄鹤楼成”，毕沅请汪中代作《黄鹤楼铭》，汪序称鹤楼自乾隆元年重建后“历年六十，坚密如新”，表明当时已是乾嘉之交。明清历史上主持建葺鹤楼的大都为总督、巡抚一类官员，这次主持“重修黄鹤楼”的正是总督毕沅。据载，汪文“甫脱稿，好事者争传诵之”，毕沅又请人刻石篆额，在当时传为美谈。此事后来还写入《汪容甫先生行状》：“毕尚书沅总督湖广，招徕文学之士，先生往就之，为撰《黄鹤楼铭》，歙程孝廉方正瑶田书石，嘉定钱通判坵篆额，时人以为三绝。”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曾提及鹤楼于“嘉庆癸酉，增修式廓”一事。癸酉为嘉庆十八年(1813)，其时马慧裕任湖广总督，这次修葺只是增修式廓而已。



图 20 嘉庆年间的黄鹤楼

咸丰六年(1856),鹤楼遭太平天国军兵燹。爆发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的太平军,到咸丰二年(1852)时已将战场由广西经湖南,转移到了湖北。咸丰二年底,汉阳、武昌相继失守。此后数年,太平军和湘军在长江下游持续交兵,武昌城笼罩在战火之中,失而复得,得而再陷。萧盛远《粤匪纪略》载“武昌省城三次失守”甚详:先是咸丰五年初,由于清军作战不当,太平军趁机攻破汉阳,复攻陷省城武昌,清军与太平军激战数月,太平军终“势穷欲遁”。逃走之前,“先将汉口数十里层街叠市焚烧尽净,又将省门黄鹤楼聚薪焚毁,以数千年之古迹,一旦毁为平地,为神人所共愤,天理所不容,即愚夫愚妇,皆知其断难久存者也。十月二十四日夜,贼众开城潜逃,官兵截杀无算,于是日克复省城,余贼尽奔九江而去。”这段历史,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也有回顾:“咸丰壬子,粤逆鸱张,围星沙,犯岳阳,胁数万众,掠大小滕艘蔽江直下,橈枪所至,烈焰灰飞,数年之间,鄂城三陷,武汉辐轴之地,沦为榛芜,至咸丰丙辰,兹楼付之一炬。”丙辰即咸丰六年(1856),此年鹤楼遇火,武昌的象征就此陨落,这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汉阳人叶名澧《薇省集》有一首七绝《十二月十六夜醉后作》,小序为“时闻武昌汉阳失守”,诗曰:“戒饮心情最可哀,今朝忽复事尊垒。江乡回首伤心甚,黄鹤楼高一劫灰。”撰写《平定粤匪纪略》的杜文澜,在《采香词》卷三《哀武昌》诗中也用“临江屋宇皆遭焚”、“黄鹤楼一炬休,鸚鵡洲万尸浮”再现了当时乱军攻城、鹤楼焚毁的情景。



图 21 同治黄鹤楼(1871 年摄)

同治三年(1864),湖广总督官文等募金重建黄鹤楼,一时捐者甚众,从巴蜀衡湘遴选千员采购大木,但未及着手,又逢“逆贼余烬复煽扰黄、德诸郡”,建楼之事被迫暂停。直到同治七年(1868)“海宇肃清,人民复业”后,建楼之事才又重新开展。当时主持重建的是总督李瀚章、巡抚郭柏荫、护巡抚何璟,“九月初八日定礮,十月十二日上梁”,千余工匠参与其事,同治八年(1869)六月大功告成。丁守存作《重建武昌

黄鹤楼碑记》，刻石以传。新楼落成后士人欢庆，湖北学者王柏心有《舟望黄鹤楼(时重建甫落成)》七律两首，游经楚地的浙江人胡凤丹在《重修黄鹤楼落成誌喜柬黄虎卿昌辅都转》一诗中就激动地描绘了鹤楼“八十尺高拔地起，上接云霄去天咫尺”的新貌。光绪三年(1877)叶昌炽与友人于八月初七、九月初九两度登临黄鹤楼，在楼头遥望晴川阁、楼中参拜费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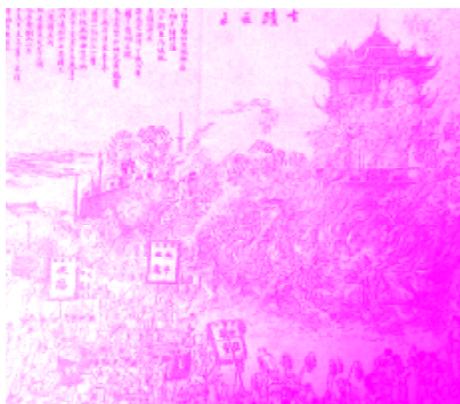


图 22 《点石斋画报》刊载吴嘉猷《古迹云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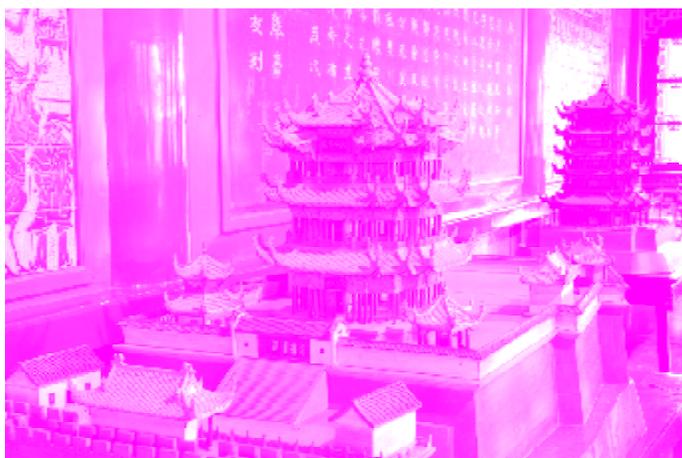


图 23 今黄鹤楼陈列的清代黄鹤楼模型

令人扼腕的是，同治楼十分短命。光绪十年(1884)八月的一个傍晚，汉阳门外一家骨货作坊意外失火，“施救不及，遂至燎原”，风助火威，先延及黄鹤楼第二条护栏，火苗很快窜到黄鹤楼内，“内外夹攻”，全身木构的黄鹤楼仅在半小时后便轰然倒地，化作灰烬，火势继续沿江飞窜，伤及无数。鹤楼遇焚在当时震惊全国，同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于九月第十八号就刊登了写实派画家吴嘉猷描绘的《古迹云亡》图

(图 22),图中观火和救灾的百姓、官兵,奔走呼号,却挡不住黄鹤楼在熊熊烈焰中焚烧殆尽。本是一次意外之火,但发生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清末,朝廷及当局无暇更无力重建古迹,鹤楼的毁灭仿佛一种谶象,楼之兴废与时之治乱之间的象征再次应验。

自同治大火后,百年间黄鹤楼再未重建,这也是继南宋中期毁圮以后,又一次百年“空白”。未建不代表遗忘,光绪十五年康有为《登黄鹤楼》、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上黄鹤楼》皆为登遗址之作。光绪三十年(1904)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遗址附近修建了一座两层西式风格的“警钟楼”(图 24)。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地方乡绅联合学界又在其附近修建了一座高三层的中式传统楼阁,以纪念湖北总督张之洞在鄂功绩,初名“风度楼”,后改“奥略楼”(图 25)。因为建在黄鹤楼遗址附近,两座楼都曾被误认作黄鹤楼,尤其是民国期间居住在汉口租界的外国人,在他们寄回本国的明信片上,就常将二楼标注为“武昌黄鹤楼”。这些“错误”恰恰折射出当时黄鹤楼在中国的闻名程度,连外国人都知其大名。然而这些毕竟都不是千年胜迹黄鹤楼,知情人士、爱国文人不断在黄鹤楼遗址凭吊、倡议重建,胡大华《拟重修黄鹤楼记》、王葆心《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于右任《浪淘沙》(黄鹤楼)、黄侃《登黄鹤楼故址》等都表达士人对黄鹤楼的深沉情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建古迹黄鹤楼的问题曾被提上议事日程,因各种原因直到 1975 年才重新启动,最终于 1984 年破土动工,在蛇山中腰建起一座高五层、仿同治楼式样的新黄鹤楼。楼身为当时新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参图 26),1985 年 6 月正式对外开放。



图 24 警钟楼(1903—1955)



图 25 奥略楼(1907—1955)



图 26 1985 年落成的今黄鹤楼



图 27 今黄鹤楼公园西门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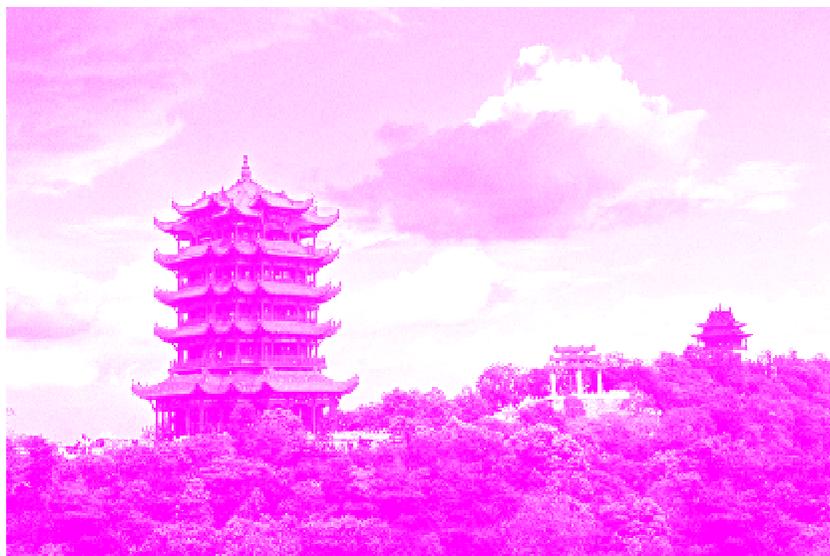


图 28 今黄鹤楼与白云阁

二、南楼的兴废

南楼在宋代鄂州州治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故以州名称作“鄂州南楼”。楼因建于郡治正南的黄鹄山顶,故称“南楼”。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即载:“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鹄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重旧名。”祝穆《方輿胜览》卷二八也说南楼“在郡治南黄鹄山顶上,有登览之胜,旧基不知其处,中间改为白云阁,元祐间守方泽重建,复旧名”。

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南楼,常与“武昌(今湖北鄂州)南楼”混淆而被称为“庾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东晋名臣庾亮曾登武昌南楼,后世遂把武昌南楼称为庾楼。《世说新语·容止篇》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履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所登南楼,本是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的南楼。因为中唐以后,鄂州是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武昌又用来指称鄂州,所以,鄂州南楼也就被附会为庾亮所登之武昌南楼,故而有人直接称鄂州南楼为庾楼,诗人歌咏鄂州南楼时也常常用到庾亮登楼的典故。北宋人已将鄂州南楼与武昌南楼混淆,故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特地予以辨正:“南楼,在(鄂州)郡治正南黄鹄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重旧名。记文以为庾亮所登故基,非也。亮所登乃武昌县安乐宫之端门也。”

大约创建于唐代的鄂州南楼,到北宋前期已“旧基不知其处”。北宋真宗末、仁宗初曾卜址重建,并取崔颢诗意改称“白云阁”。《舆地纪胜》和《方輿胜览》在记述南楼时,都称它“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又说其在元祐重建之前已沦为“白云楼废基、故基”,可见当时“白云阁”又称“白云楼”,楼阁通称。到哲宗元祐年间,白云阁(楼)已倾圮,仅存废基、故基。鄂州知州军方泽加以重建,并复“南楼”旧名。

元祐重建是鄂州南楼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楼之享誉两宋,实自元祐始。方泽,字公悦,北宋新党吕惠卿妻弟,与黄庭坚相识,曾知邵武军。元祐八年(1093),方泽重建白云阁,状元及第的黄裳为之作《鄂州白云阁记》,当时仍以“白云阁”称之。复“南楼”旧名,是稍后不久之事,为此黄裳还补作了一篇记文。

元祐重建后不到十年,鄂州南楼就于徽宗建中靖国(1101)重修一次,元人宋民望《重建南楼记》有过交代。黄庭坚崇宁元年(1102)所作《南楼画阁观方公悦二小诗戏次韵》也写道:“十年华屋网蛛尘,大旆重来一日新。五凤楼中修造手,个中馀刃亦精神。”十年前方泽所建“华屋”已蛛尘满布,经技艺精湛的工匠师傅“重修”后,又焕发光彩。黄庭坚见到的南楼正是重修后第二年的样貌,故云“大旆重来一日新”。

鄂州南楼之所以能迅速在北宋末和南宋获得名楼桂冠,与黄庭坚另外一首七律

有直接关系，即《庭坚以去岁九月至鄂登南楼叹其制作之美成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诗云：“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雪筵披襟夏簟寒，胸吞云梦何足言。庾公风流冷似铁，谁其继之方公悦。”诗人开篇就用“天下无”突出鄂州南楼的出众地位，中间两联用“高明广深”、“表里江山”、“雪襟夏簟”、“胸吞云梦”等具体描写作注脚，最后借东晋名人庾亮来比拟方泽。后人提及鄂州南楼，无不知晓此诗。此外，山谷还有《鄂州南楼书事》四首，是他崇宁二年（1103）夏季经常到南楼纳凉时所作，第一首仿佛一张明信片，撷取了南楼高踞于一片湖田莲叶中的剪影：“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南宋的陆游和明代的袁宏道读此诗后，都萌生踏访南楼之意。第二首和第三首则主要描绘南楼本身的建筑格局和精美雕饰：“画阁传觞容十客，透风透月两明轩。南楼盘礴三百尺，天上云居不足言”、“势压湖南可长雄，胸吞云梦略从容。北船未尝睹巨丽，复阁重楼天际逢。”可知当日南楼是主楼附以明轩的复合式结构。主楼盘礴高耸、巨丽无比，开放的轩廊可以最大限度迎风纳月，画阁之规模可容十人饮酒聚会。楼本身坐落在黄鹤山顶，西南瞭望可势压湖南，西北眺远可胸吞云梦。尽管鄂州南楼在北宋建中靖国时期的重修无记文传世，但借着黄庭坚的诗歌，一座雄峙山顶、精美华丽的鄂州南楼浮现于历史之上，楼下荷叶田田、远处云梦苍茫，诗人在南楼画阁举觞闲吟衣袂飘飘的神韵，亦凸显眼前。黄庭坚生前就身列“苏门四学士”，南宋时被奉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使其诗歌在后世备受推崇，鄂州南楼经他题咏，也好似“点铁成金”。

两宋之交时，南楼以及附近的黄鹤楼都幸未毁于兵火，但黄鹤楼不久以后便毁圮，南楼却在孝宗、宁宗两朝，三经修建，愈加壮观。

鄂州南楼在南宋的第一次重建，是在孝宗乾道初年（1065）。宋民望《重建南楼记》中提及此次重建，孝宗朝涌现的大量南楼诗文，也反映出南楼在当时的盛名。乾道三年（1167），王十朋自夔州出峡赴湖州，途经鄂州，登上南楼吟诵“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须分。银涛遥带岷峨雪，烟渚高连巫峡云”的诗句，把长江西来、江汉朝宗的壮丽景观写进《南楼》诗。乾道六年（1170），陆游自山阴赴夔州上任，八月经过鄂州曾“郡集于南楼”，他在《入蜀记》卷五中说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曰黄鹤山，制度閎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图画，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下瞰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月‘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买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栏十里芰荷香’，谓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当时距黄庭坚写南楼诗已将近七十年，南楼依然“制度閎伟”，南湖荷田也依旧秀丽如前。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途经鄂州，时逢中秋，友人在南楼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席间范成大赋《水调歌头·中秋饮南楼》词一阕。其《吴船录》载：“壬午晚，遂集南楼。楼在州治前黄鹤山上。轮奐高寒，甲于湖外，下临南市，屋

邑鳞差，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东下，天无纤云，月色奇甚，江面如练，空水吞吐，平生所遇中秋佳月，似此夕亦有数，况复修南楼故事，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也。”除即席填词之外，范成大还作了一首七律《鄂州南楼》：“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却问鲈江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从范成大的诗、词、文，依稀可见当日南楼夜饮时觥筹交错的情景和楼下南市夜明如昼的繁华景象。淳熙五年（1178）陆游出蜀再经鄂州，再次登上南楼，但这次已与十年前之心境大不相同。当年孝宗积极备战，有意收复中原，诗人也才四十五岁，正当壮年，登楼想到的多是前人清诗丽句，轻快明朗。此番出蜀他已五十四岁，锐意进取的孝宗在太上皇（高宗）压力下，北伐孤掌难鸣，且年事渐高，朝廷被和议派把持，诗人登楼看到的不再是旖旎壮美的风光，而是往来北朝的议和船只。时局如此萎靡难振，自己也已人生迟暮，因此这次所写的七律《南楼》就充满了深沉的慨叹：“十年不把武昌酒，此日阑边感慨深。舟楫纷纷南复北，山川莽莽古犹今。登临壮士兴怀地，忠义孤臣许国心。倚仗黯然斜照晚，秦吴万里人长吟。”与陆游类似的还有辛弃疾。朝廷为压制北伐苗头，预防将领积久生变，频繁调动武将官职。淳熙六年（1179）暮春，四十岁的辛弃疾由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转运副使，临行之际同僚为他在南楼设宴饯行，稼轩即席填《水调歌头》一词：“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更飞觞。序兰亭，歌赤壁，绣衣香。使君千骑鼓吹，风采汉侯王。莫把高歌频唱，可惜南楼佳处，风月已凄凉。‘在家贫亦好’，此语费平章。”词人才四十出头就已两鬓斑白，席间他借丝竹美酒无奈自嘲，南楼风月虽佳，却充满凄凉之意，词人辛酸调侃背后浸透的也是报国无门、年华虚度的愤慨。这些涌现于孝宗朝的大量南楼文学，不仅可证南楼“乾道初再建”为实，更重要的是呈现出南宋前期来鄂文人必登南楼、登必有赋的“盛况”。南楼不只是墨客骚人登高游赏吟风弄月的所在，也不只是官员们迎来送往的设宴之处，它更是壮士、志士借以抒怀、抒愤的抒情载体，这是时代赋予鄂州南楼的特殊意蕴。

南楼在南宋的第二次重修，时在宁宗庆元元年（1195）。洪迈《容斋四笔》卷十载：“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既而谛观，乃磨崖二碑。”这次重修南楼的主持者，应为鄂州刺史吴琚。吴琚字居父，一字云壑，宋高宗宪圣皇后之侄，历帅荆襄鄂三路。吴琚嗜翰墨，字学米芾，曾为鄂州压云亭题匾额。董更《书录》下篇说吴琚“工扁榜，鄂渚有‘压云’二大字，极工。”

南楼在宋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宁宗后期，宋民望《重建南楼记》说是在“嘉定中”。戴复古有《南楼》诗云：“鄂州州前山顶头，上有缥缈百尺楼。大开窗户纳宇宙，高插阑干侵斗牛。我疑脚踏苍龙背，下瞰八荒无内外。江渚鳞差十万家，淮楚荆湖

一都会。西风吹尽庾公尘，秋英涵空动碧云。欲识古今兴废事，细看文简李公文。”“缥缈百尺”、“大开窗户”、“高插阑干”都是对南楼的直接描写，透露着新楼气象，应是诗人来鄂州时为新修不久的南楼所作。嘉定十四年(1221)李埴出任沿江制置副使时，他的门生程公许作《南楼赋》为之送行。序称：“其在是行，门生程某追送江干，想南楼伟观，恨不能豕鬪而从也。”赋中以想象之笔描绘了南楼新貌：“伟南楼之显敞，压睥睨而连蹇。曲雕楹之缥缈，翼绣藻以回旋。蔽亏日月，吞吐云烟，曼余曩赋于远游，心轸纡以烦迷，想危眺以流豁，企斯楼而神驰。”嘉定十七年(1224)李埴主持重修鄂州北榭，其《鄂州重修北榭记》也说：“鄂渚之胜，以南楼北榭并称。”并以南楼屡经建葺而北榭较为落寞的情况引出重建北榭之意。可知鄂州南楼在南宋中期依然是盛名不衰的“鄂渚之胜”。直到淳祐年间，南楼仍有文人登览留题，郑震就有《鄂州南楼》和《再登南楼》，前诗云：“淳祐六年冬十月，我来独自上南楼。”淳祐六年即1246年，可见直到宋理宗中后期，南楼依然完好无损，可供登临。



图 29 古今一南楼

元世祖灭宋时，鄂州为重要战场，南楼虽遭创伤，但不曾毁圮。元成宗即位后，南楼终因未得及时修缮而日渐凋敝，到元英宗至治年间才获重建。宋民望《重建南楼记》追溯了元季以来鄂州南楼的命运：“我世祖皇帝(忽必烈)己未(1259)南征是邦，衙府台隍，皆在圣图远览之内，及早时内附诸司，潭迁鄂徙靡常，存斯楼成毁于不论。元贞初(1295)，官师甫定，付斯楼修复于不急，日凋月敝，来游者如在荒禅败驿，感慨系之矣！”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公忽刺解，以胜观不能废为由，正式主持重建鄂州南楼。这次重建工程为彰显平章公“政事足以泽物”、“胸次足以容众”的意图，所选“材必良材，工必良工”，所建“唯精是图，两掖视旧增

多，四荣视旧加辟，盖瓴级甃，垣墙三周，藻悦髹楹，青拔辉映”，比宋楼更加“华丽”、“显敞”。

元代以后鄂州南楼逐渐消歇，未见史料有重建记载，到明万历间连楼迹已不复可寻。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自造小舟离家东游，三月十八日“从公安发舟”，二十五日“至武昌，步长街，息于黄鹤楼”。他在《东游日记》中载踏访黄鹤山上历史遗迹时说：“此处旧有南楼，宋朝最盛。所谓‘鄂州南楼天下无’也。下瞰南湖，芰荷弥望，中为桥曰广平，翼以水阁，观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则其秀媚可知。尔时黄鹤楼仅存遗址，近日黄鹤楼称盛，而觅南楼之迹，不可得矣。惟城中有湖，犹种莲花，四围秽浊，宁堪游览？”可见当时南楼荒没已久。一代名楼踪迹杳然，那“大开窗户纳宇宙，高插阑干侵斗牛”的南楼伟观、“四顾闪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的楼外美景、“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的楼下南市，只能去宋人诗句中追忆、回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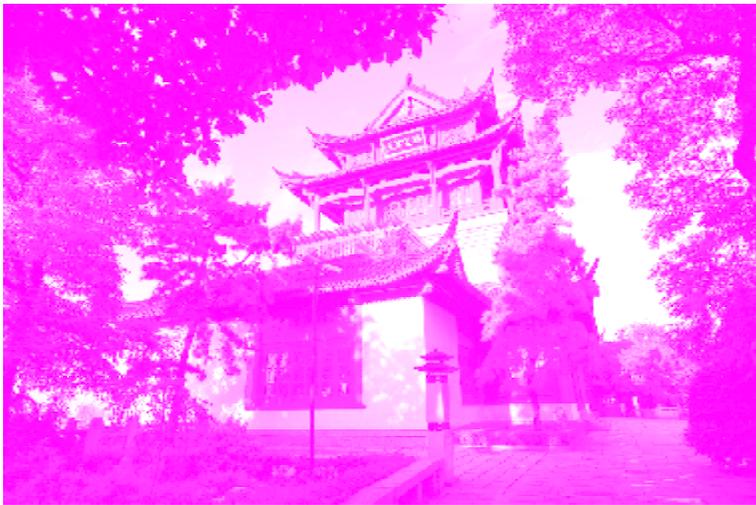


图 30 今白云阁

三、书写黄鹤楼的诗词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①

李 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②，烟花三月下扬州^③。孤帆远影碧空尽^④，唯见长江天际流。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孟浩然：盛唐著名隐逸诗人，李白友。之：往、到达。广陵：即扬州。 ②故人：老朋友，这里指孟浩然。 ③烟花：形容艳丽的春景。下：顺流向下而行。

④空：原作“山”，据别本改。

【评析】

李白对他十多岁的孟浩然极其仰慕，在《赠孟浩然》诗中曾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与孟浩然的离别，是在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城市与繁华的季节，故写来与“自古多情伤离别”不同。在开元盛世里，从热闹的武汉，沿着春光灿烂的长江顺流而下，去那浪漫的扬州，故这次离别是俊逸高畅并且充满着诗意憧憬的。在这首畅想曲中，情意含蓄而深厚。李白一直把孟浩然送上船，直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别之情，俱在言外。

江夏送友人^①

李白

雪点翠云裘^②，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羽^③，西飞帝王州^④。凤无琅玕实^⑤，何以赠远游？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江夏：唐代江夏为鄂州州治，在今武汉市武昌区。 ②翠云裘：以翠羽制作、上有云彩纹饰之裘，为富贵者所服。 ③玉羽：洁白的羽翼。 ④帝王州：指长安。 ⑤琅玕（láng gān）实：为琼瑶树所结的似珠玉的果实，传说为凤凰的食物。琅玕，仙话中的琼瑶之树。 ⑥汉江：此指汉水汇入长江处，在今武汉。

【评析】

此诗乃李白留居安陆（今属湖北）时，漫游江夏所作。时当冬季，李白在黄鹤楼携酒为友人送行。“黄鹤振玉羽”，并不是用仙人驾鹤飞升的典故，而是以振翅的黄鹤比喻平步青云的友人。对于友人的黄鹤振羽，高飞长安，李白充满欣羨。可相对应的是，诗人虽然自诩为凤，却无琅玕可食。两相对比中，可见诗人的落寞与哀伤。连食物都没有的凤凰用什么来赠送展翅高飞的黄鹤呢？只好徘徊顾影，泪满汉江了。从中可见，此时漫游楚地的李白是颇为失意孤寂的。

送储邕之武昌^①

李白

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尔难为别，衔杯惜未倾。湖连张乐地^②，山逐泛舟行。诺谓楚人重^③，诗传谢朓清^④。沧浪吾有曲^⑤，寄入棹歌声^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储邕：李白的朋友。武昌：此指鄂州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汉代江夏属沙羡县，三国吴孙权以沙羡等六县为武昌郡。②张乐地：张乐，奏乐也。《庄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后以张乐地谓洞庭湖。③诺谓楚人重：《史记》载，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为楚地人。④诗传谢朓清：《南齐书》载：谢朓长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⑤沧浪吾有曲：《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⑥棹歌：行船时所唱之歌。

【评析】

从“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的诗句看来，李白对于这座城市是充满向往之情的。因为此地有闻名于世的黄鹤楼，倘若月亮挂在楼上，万里而来的长江水从楼下滔滔而过，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壮景啊！所以李白深深地羡慕这位即将奔赴武昌的好友。李白曾为储邕写过很多诗，这首诗对他的评价最高：“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虽然我们现在不得见储邕的诗作，但从李白认为他是南朝著名诗人谢朓的传人来看，储邕一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

望黄鹤山^①

李白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②。岩峦行穹跨^③，峰嶂亦冥密^④。颇闻列仙人^⑤，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⑥，千载空石室。金灶生烟埃^⑦，玉潭秘清谧。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⑧。寒余羨攀跻^⑨，因欲保闲逸。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⑩。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

①黄鹤山：即武昌蛇山，又名黄鹤山。清裴天锡修《湖广武昌府志·山川》：“黄鹤山自东南蜿蜒亘城中，故俗名蛇山。俯瞰大江，有矶曰黄鹤，在城西。”②中峰：指蛇山中峰高观山。《湖广武昌府志·山川》：“高观山，黄鹤脊。”③穹跨：跨越苍穹。④冥密：深幽茂密。⑤列仙人：相传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从此经过。荀瑰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传说三国蜀费祎登仙后，曾乘黄鹤在此地休息。⑥蓬海：海中的蓬莱仙岛。⑦金灶：指道家炼丹的炉灶。⑧芝术：药草名，道家修行常服用。⑨蹇：文言语助词，无义。攀跻：本谓攀登，此指登仙。⑩客情：此谓客居人世的凡心。

【评析】

此诗当为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李白遇赦后自零陵归至江夏时所作。前五句写黄鹤楼雄伟的身姿在白云婀娜、红日映耀中凌起于半空中，相传有不少仙人于此学

习飞升,东去蓬莱,不可追寻。李白气雄,诗中多有神仙会集事,云行鹤驾,总有飘然之状。这首诗中也有高耸的峰岚、飞天的神仙,但其心境已不同以前。面前的金丹炉灶已灰尘满布,潭水也静静地把一切隐藏。荒凉的庭院中惟有草木生长,即便生长灵芝白术,也无人前来瞻顾。李白笔下有许多个黄鹤楼的身影,但没有哪一个是如此的苍凉落寞。而即便如此,在游遍三山五岳的李白眼中,也还是没有哪里可以与此媲美。暮年的李白已经没有了当年《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烂漫憧憬,没有了当年《江夏送友人》的仕途渴望,此时漫游一生、沧桑历变的他只愿可以与青松永结同心,了却客居人间的凡心。

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①

李 白

一为迁客去长沙^②,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③。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郎中:官名,各部尚书、侍郎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史钦:生平不详,李白的朋友。②迁客去长沙:西汉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而流放夜郎。所以诗人以贾谊自比,引为同调。迁客,指贬谪之人。③江城:即江夏,鄂州治,今武昌。落梅花:即笛曲《梅花落》,为押韵改称“落梅花”。

【评析】

这首诗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以“附逆”罪名流放夜郎经过武昌、游黄鹤楼时所作。诗人开篇即引贾谊为同调,流露出无辜受害的愤懑,当然也含有自我辩白之意。此时的李白是被贬的罪人,西望长安,那里再也没有家了。和友人在黄鹤楼上对饮,忽然听到一阵笛声,那笛子吹的是名曲“梅花落”。笛声是那样的凄凉,是如此地契合诗人的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此时的武汉,正值炎热的仲夏五月,可听到惆怅的笛声,顿感有一股寒意袭来,就像置身于梅花飘落的冬季一般。由曲子名想到真实的梅花,这是由听觉转化成视觉。诗人运用通感手法,成功地在五月的炎热季节描绘出与去国怀乡的冷落心境相契合的苍凉景色。所以,明李攀龙辑、叶羲昂直解《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来”。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武汉因为这句诗而别称“江城”。在中国,沿江的城市何其多,唯有“江城”的名号独属武汉,这是诗人李白的创造,也是李白的赐予。



图 31 黄鹤楼

黄鹤楼^①

崔颢

昔人已乘白云去^②，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③，春草萋萋鹦鹉洲^④。日暮乡关何处是^⑤？烟波江上使人愁^⑥。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唐人选唐诗》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注释】

①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在今武昌，背靠蛇山，前临长江。②昔人：指传说中乘黄鹤经过此地的仙人。《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载，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从此经过。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荀瑰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阎伯瑾《黄鹤楼记》引《图经》说，三国蜀费祎登仙后，曾乘黄鹤在此地休息。白云：清代以来的唐诗选本多作“黄鹤”，而唐人的诗选都作“白云”，兹从之。③历历：清晰可辨。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与长江南岸的黄鹤楼隔江相望。④春草：别本作“芳草”。萋萋：草木繁茂。鹦鹉洲：故址在今武昌西南长江中，正对黄鹤矶。据《后汉书》载，汉黄祖任江夏太守时，曾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名士祢衡作《鹦鹉赋》，故名。祢衡后为黄祖所杀，葬此。明末没于江中。⑤乡关：故乡。⑥烟波：暮霭沉沉的江面。

【评析】

此诗为崔颢进士及第后，宦游大江南北时登临黄鹤楼而作。时空的无涯，令这首诗一开始便气格高雄。前两联写仙人驾鹤而去的故事已经渺不可寻，但高楼伫立江边却是真实的存在，白云之下，天地悠悠，真真假假的人世沧桑就这样横亘在作者与读者的面前。后两联写实黄鹤楼周边的江山胜形，滚滚长江、汉阳人家、萋萋鹦鹉洲，最终引入游子思念乡关的悠悠之“愁”。全诗舒阔流畅，宛若天成。

相传李白游黄鹤楼时读到此诗，不禁感慨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头。”后另作《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诗，欲与之争锋（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连诗仙李白尚且为之搁笔，可见这首诗水平之高。所以南宋严羽就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王兆鹏在其《唐诗排行榜》中用统计数据，证明此诗乃是唐诗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图 32 太平天国时期黄鹤楼

黄鹤楼歌送独孤助^①

顾况

故人西去黄鹤楼，西江之水上天流^②，黄鹤杳杳江悠悠^③。黄鹤徘徊故人别，离壶酒尽清丝绝^④。绿屿没余烟^⑤，白沙连晓月。

（《全唐诗》卷二六五，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黄鹤楼：即黄鹤楼。独孤助：据岑仲勉《姓纂四校记》卷十，独孤助为鄂州刺史独孤问俗之子，曾任太子舍人。②西江：指长江。唐人多称长江中下游为西江。③杳杳：渺茫貌。④清丝：谓丝竹所奏出的清雅音乐。⑤绿屿：青翠的水中小岛。

【评析】

黄鹤楼作为一方名胜，多被选择为送别之地。在滚滚长江东逝水面前，阔大的空间让人的胸怀也随之开阔。在黄鹤驮着仙人飞升的传说面前，人世间的种种情感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在黄鹤楼送别友人的顾况，选择了一首七言与五言搭配的杂体诗来表现送别时的豪迈与阔达。徘徊的黄鹤似乎也在流连人世间的真情，悠悠的江水也似离愁一般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一开篇“西江之水上天流”的豪情，最终也难敌“离壶酒尽清丝绝”的别愁。结尾两句五言纯是写景，在诗法中称作“含思落句势”，也就是以景结情法。诗人将无限的思绪引入面前凄清澄明的景色之中，其中的悠悠情韵，读者自可慢慢品味。



图 33 古黄鹤楼(摄于清代)

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罢同望^①

白居易

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②。白花浪溅头陀寺^③，红叶林笼鹦鹉洲^④。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赏醒堪愁。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五，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注释】

①卢侍御、崔评事：二人未详。 ②商声：五音中的商音，配五行为金，配四时为秋，其调凄怆。 ③头陀寺：蛇山上旧有头陀寺。据《文选·头陀寺碑记》，南朝刘宋大明五年(461)，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为沙门释宗慧建寺。唐时为武昌城东著名的游览胜地。 ④鹦鹉洲：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笼：笼罩、覆盖。

【评析】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被贬江州司马。他自长安出武关，秋经武昌时作此诗。这首诗运用了不少特别的写作手法，例如“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其中的节奏是三一三，这在诗法中被称作“折腰句”。这种节奏安排使得诗句具有散文句式之美。最后一句“醉来堪赏醒堪愁”，又运用了“换字法”，将“堪赏”换成“堪愁”，其实也是一种重复用字法。

头陀寺是武汉最早的寺庙，始建于南朝的刘宋时期。陆游的《入蜀记》载：“头陀寺，在州城之东隅石城山。”石城山即今天长江边上的蛇山。看来头陀寺在城东，所以白居易所写的“白花浪溅头陀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长江在城西，怎么能够“白花浪溅”呢？诗就是诗，不能用实际的规矩去衡量，正如李白所说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是不可能的一样。在唐宋时代，头陀寺与鹦鹉洲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许多

诗词中都有关于头陀寺的胜迹描写。可惜这座古刹已经不复存在了，空留下无尽的美景让人想象。



图 34 晚清时期的黄鹤楼

黄鹤楼

贾 岛

高槛危檐势若飞^①，孤云野水共依依^②。青山万古长如旧，黄鹤何年去不归。岸映西山城半出^③，烟生南浦树将微^④。定知羽客无因见^⑤，空使含情对落晖^⑥。

(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注释】

①危：高。 ②依依：相互依伴貌。 ③西山：当指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龟山。
④南浦：南边的水岸，此指送别之地。《楚辞·九歌》：“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一说古水名，一名新开港，在今武汉市南。《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载：“南浦，在鄂州江夏县南三里。……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 ⑤羽客：指在此驾鹤飞升的仙人。无因：无由、无从。 ⑥落晖：夕阳。

【评析】

本诗大约是作者四十岁左右游历襄、荆时过武昌而作。贾岛为诗清僻苦吟，这首诗也显示出此种风貌。黄鹤楼虽然高耸得引人瞩目，但也在野水孤云之间独自等待着，等待着曾经从这里飞去的黄鹤，而且一等就是千年。从“青山万古长如旧，黄鹤何年去不归”这一精工的对仗来看，诗人在亘古不变的自然面前，仍在为转瞬即逝的人事感到深深的悲哀。自古以来，在诗歌中进行宇宙永恒与人间短暂对比的诗句，很多都能取得良好的审美效果。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首诗的审美内核也在这里。西山古城，烟树茫茫，

这种景致千年不改，只是人生在代代更行。从前仙人在此飞升的故事，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此时站在这里的贾岛，作为沧海中的一粟，只能对着夕照，感受着无限的遗憾与落寞孤寂了。



图 35 武昌之古绩古之黄鹤楼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①

杜 牧

君为珠履三千客^②，我是青衿七十徒^③。礼数全优知隗始^④，讨论常见念回思^⑤。
黄鹤楼前春水阔，一杯还忆故人无？

（冯集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注释】

①王侍御：其人不详。夏口：本指汉水下游入长江处，由于汉水古称夏水，故名。三国时孙权派人在江夏山（一名黄鹤山，今蛇山）近江处筑城，因为隔江面对夏水（即汉水）入江口而取名夏口城，即今武昌。座主：进士对主试官的称谓，此指崔郾。《旧唐书·文宗纪下》：“（大和五年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安黄观察使……（九年七月）辛酉，以鄂岳观察使崔郾充浙西观察使。” ②珠履三千客：鞋子上缀以明珠的门客有三千余人，指豪门的食客。典出《史记·春申君列传》：“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③青衿七十徒：《诗经·郑风·子衿》中有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是周代学子的服装，古指读书人。孔子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贤者，此指儒士。 ④隗始：古代以礼招贤的典故。出自《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

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⑤回愚：谓似颜回大智若愚。典出《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评析】

诗开篇两组对仗句，既用典故，又用数字，一方面恭维了赠诗对象的才能，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为人特点，同时又回顾了彼此的交情，可谓内容多多。末句乃仿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句意，但又不是刻板搬用。如“黄鹤楼前春水阔”句写景，明朗开阔，就十分符合小杜自身的性格特点。正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所云：“牧才高，俊迈不羁，其诗豪而艳，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这首诗本是送别，但写得极其俊爽，又风调盎然，味永趣长。



图 36 武昌古黄鹤楼

寄牛相公^①

杜 牧

汉水横冲蜀浪分^②，危楼点的拂孤云^③。六年仁政讴歌去^④，柳远春堤处处闻。

（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注释】

①牛相公：指牛僧孺（780—848），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任宰相，敬宗宝历元年（825）出为武昌节度使。②汉水：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的米仓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中部，在武汉汇入长江。蜀浪：武汉的长江水自上游四川而来，此处代指滚滚而下的长江。③点的：谓白色小点。南朝宋徐铉《赋得秋江晚照》：“落日照平流，晴空万里秋。轻明动枫叶，点的乱沙鸥。”④六年仁政：《旧唐书·敬宗纪》：“（宝历元年正月）乙卯，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又《文宗纪

下》：“(大和四年正月)辛卯,以武昌节度使……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牛僧孺于武昌恰符诗“六年仁政”之数。讴歌:颂歌。

【评析】

此诗先从描写景物入手。武汉乃是汉水汇入长江处,一句“汉水横冲蜀浪分”,便将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点明,而且又写出了汉水水势之猛、长江水面之阔的特点。“危楼点的拂孤云”,写黄鹤楼之高耸。站在黄鹤楼上,正好可以眺望汉水入江的壮景。这种广阔与高峻的特点是十分契合牛僧孺的心胸与政绩的。最后两句直接点明主题,对牛僧孺六年治鄂的政绩给予肯定与赞扬。“柳远春堤处处闻”一句用借喻手法,写他的仁政清明远扬,贴切而生动。

寄江夏仁公^①

齐 己

寺阁高连黄鹤楼,檐前槛底大江流。几因秋霁澄空外,独为诗情到上头。白日有余闲送客,紫衣何啻贵封侯^②。别来多少新吟也,不寄南宗老比丘^③。

(《全唐诗》卷八四四,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仁公:当时僧人,事迹不详。②紫衣:紫色袈裟。唐武则天赐僧人法朗等九人紫袈裟、银鱼袋,为僧人赐紫之始。封侯:封拜侯爵。③南宗老比丘:南宗为六祖慧能所创,主张“顿悟说”,行于南方。《旧唐书·方伎传·僧神秀》:“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比丘,佛教语,梵语译音,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此乃齐己自称。

【评析】

这是一首僧人送给僧人的诗。一般的诗僧因为生活环境的狭窄,内容不出清邃幽静的山林与枯寂淡薄的青灯隐逸,难免有些“蔬笋气”。但齐己这首诗却写得颇有气势。首句即眼界阔大、雄健有力,将黄鹤楼的威武地势与气势展现了出来。而“仁公”的寺阁也就依傍着这座高楼,占据着这方形胜。所以,读者自然就由寺院的雄伟联想到了“仁公”的开阔胸怀。第二联顺势而下,写“仁公”其人,写他在秋日的高爽天气中,独登高楼吟诗赋情。在齐己看来,“仁公”在江夏的这种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胜过封侯拜相。于是作者好生羡慕,并遥问道:仁公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诗作寄给我这老和尚呢?看来,这又是一封以诗唱和的邀约函了。

题黄鹤楼石照^①

吕 岩

黄鹤楼前吹笛时^②,白蘋红蓼满江湄^③。衷情欲诉谁能会^④,惟有清风明月知。

(《全唐诗》卷八五八,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石照：即石照亭，北宋初年黄鹤楼西下临崖处有巨石，明亮如镜，每逢夕阳斜射，便发光，名曰“石照”。人们在石旁建亭，亭因此而得名。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记载：“石照亭，在黄鹤楼西，临崖有石如镜，石色苍涩，无异凡石，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②吹笛：传说吕洞宾曾吹笛过黄鹤楼，并题诗黄鹤楼，即此诗。③白蘋(pín)红蓼(liǎo)：皆为水草。白蘋即田字草。湄：岸边水和草交接的地方。④会：理解、领悟。

【评析】

这首诗的作者，传说是晚唐五代亦神亦人的吕岩洞宾所作。但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的记载，应是北宋元丰年间吕元圭所作。吴曾说：“世所传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蘋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宾，乃名元圭者也。其诗原题于石照亭窗上，仍记岁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当元丰间。”

李白曾在黄鹤楼听笛，那声音是凄清无限的，正配合了他作为贬谪者的哀伤。而这首诗中的笛声是飘逸洒脱的，在白蘋红蓼的怡人景色中，还有清风明月陪伴左右，诗人只是独来独往地带着满怀的淡泊情绪，游走于人世间。车马的喧嚣与名利的熙熙攘攘，与这位吹笛者无关。诗中自有一种清逸淡泊气在，颇有神仙意蕴，传为吕洞宾所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鹤楼

卢 郢

黄鹤何年去杳冥^①？高楼千载倚江城^②。碧云朝卷四山景^③，流水夜传三峡声^④。
柳暗西州供骋望^⑤，草芳南浦遍离情^⑥。登临一晌须回首^⑦，看却乡心万感生^⑧。

(《全宋诗》卷一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杳冥：高远之天际。②江城：临江的城郭，因李白在武汉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遂特指武汉。③四山：指黄鹤楼周围的众多山峦，具体特指未详。④三峡：指重庆奉节与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三峡。⑤西州：“州”是“洲”的本字，指水中陆地。黄鹤楼西南二里许有鹦鹉洲。⑥南浦：参前贾岛《黄鹤楼》注释④。⑦一晌：片刻、须臾。⑧却：语助词，罢、了。

【评析】

这首律诗写得中规中矩，似可以作为学诗的样板范文了。开篇一个问句，直接引出所咏物事。关于黄鹤楼，最切紧的问题就是那只黄鹤究竟是什么时间离开的。上一首贾岛的《黄鹤楼》也同样是这样的问题：“黄鹤何年去不归？”中间两组对仗四平八稳，一句宏观，关照了黄鹤楼的地理环境，一句微观，点及周遭的柳树与芳草。

最后一联收束全篇,像极了崔颢的经典名篇的末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于是一首工整的律诗就诞生了。这样看来,律诗的写作并不太难。古人写诗讲究诗法,对于律诗,每一步都有一定之规。所以诗法的学习,是开卷有益的。正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言:“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这就是说,即便是身无天资,但可以通过学习相关诗法而成为白居易,也是很不错的结果。

登黄鹤楼

张咏

重重轩槛与云平^①,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②,碧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③,终日空江白浪声。莫道安邦是高致,此身终约到蓬瀛^④。

(《全宋诗》卷四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轩槛(jiàn):高楼上的栏板。②黄鹤信稀:指黄鹤再次归来的音讯渺茫。
③紫陌:指繁华都市的大路。红尘:车马扬起的飞尘。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④蓬瀛:蓬莱和瀛洲。神山名,相传为仙人所居之处。

【评析】

黄鹤楼真乃触发诗情的登临地。前一首卢郢说“看却乡心万感生”,这一首张咏又说“一度登临万想生”,简直有点同曲同工的味道了。但卢郢到底也没说出他的感想为何,其中的滋味只留给读者去细细琢磨。这一首中,张咏可是说得明白:“莫道安邦是高致,此身终约到蓬瀛。”这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性格上又以慷慨气节著称。但在这首诗里,他却否定了自身平日里的事业,对飞仙蓬莱表现出极大的向往之情。不过,我们读者可不要因为这首诗而觉得张咏心口不一。人们总是对另一种生活保持着极大的兴趣,而要将之真正实现时,可能还会有许多延迟的。

楚中作

张俞

渺渺洞庭野^①,萧萧黄鹤楼。水通云梦浦^②,人渡沔阳舟^③。广泽侵吴壤^④,孤城接郢丘^⑤。山分三楚断^⑥,溪入九江流^⑦。寂寞休兵月,纷纭战国秋。吴生来赤壁^⑧,魏武定荆州^⑨。六代凭形势,群雄死寇雠。凄凉帝子宅,浩荡祢衡洲^⑩。万里浮云暮,千年故国愁。武昌宫不见,麋鹿自群游。

(《全宋诗》卷三八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洞庭:即洞庭湖。②云梦:《周礼·夏官·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

衡山,其泽薺曰云梦。”今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③沔阳:此指汉阳。唐代有沔州,州治汉阳。因为汉水又称沔水,而古汉阳皆处汉水之北,故沔阳可指称汉阳。“人渡沔阳舟”是说黄鹤楼对面的汉阳渡口人来人往。汉阳渡在当时颇有名,本书卷中即收有多首咏汉阳渡的诗。④吴: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⑤郢丘:泛指楚地山丘。南朝宋置郢州,治江夏,称郢城,隋改为鄂州。⑥三楚:楚地疆域广阔,秦汉时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合称三楚。见《史记·货殖列传》。⑦九江:泛指楚地的众多江河。⑧吴生:指三国吴军事将领周瑜。⑨魏武:三国著名政治家曹操。荆州:位于江汉平原的腹地,今湖北省中南部荆州市。曹操曾一举攻取荆州,为统一全国的重要战役。⑩秣衡洲:即鹦鹉洲,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

【评析】

此诗是一首排律,故只有尾联不对仗。在对仗的笔法下,诗人进行了景物的描摹、历史的梳理与典故的注入,容量极大。诗将黄鹤楼所在的地理位置远伸到云梦泽甚至东方的吴越,这里的山势连着三楚的广大地区,这里的江水沟通着楚地的众多河流。“寂寞休兵月”三联,主要写黄鹤楼所在楚地的历史风云,从战国的风烟,到三国的争雄,再到六代的更迭,时间的跨度同样巨大。在巨大的空间和时间面前,最后感情的落脚点还是一个“愁”字。为什么生愁呢?还是因为人类个体的渺小与短暂。“武昌宫不见,麋鹿自群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武昌宫代表人世的兴亡与衰落,麋鹿则代表不变的自然。这富有终极的无奈感,是永恒的诗歌主题,而站在饱经沧桑的黄鹤楼上,则更容易引起这种无奈的感触。

黄鹤楼

张 颢

崔颢题诗在上头^①,登临何必更冥搜^②。楼前黄鹤不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③。万顷烟云连梦泽^④,一川风景借西州^⑤。(下缺)

(《全宋诗》卷四一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崔颢”句:相传李白游黄鹤楼时,读到唐崔颢《黄鹤楼》诗时,不禁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②冥搜:尽力寻找、搜集。③“槛外”句:唐王勃《滕王阁诗》:“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④梦泽:即云梦泽。此为湖北省江汉平原上的古湖泊群的总称。⑤西州:“州”是“洲”的本字,指水中陆地。黄鹤楼西南二里许有鹦鹉洲。

【评析】

一首残诗六句,其中却有两句是前人的成句。一是李白题黄鹤楼壁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是王勃《滕王阁诗》:“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至于尾句有无使用前人的句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诗法中,把前人的诗

句直接拿过来使用,叫“使用前人成诗法”,在艺术上可以形成“互文”效果,也就是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值,唤醒人们对前代文本的回忆。作为研究文本间相互关系的专门术语,“互文性”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讨论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但这一方法,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早已使用得极其成熟了。诗歌中大量的拟古、用典、改编、唱和等写法,都有明显的互文性。这首残诗也正是靠着这两句前人成句来添光增色的。用黄庭坚的话说就是:“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①

苏轼

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②。夜闻三人笑语言^③,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铉落门关^④,缥缈入石如飞烟。鸡鸣月落风馭还^⑤,迎拜稽首愿执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黄金乞得重莫肩^⑥。持归包裹蔽席毡,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闾来观已变迁^⑦,似石非石铅非铅。或取而有众愤喧,讼归有司今几年。无功暴得喜欲颠,神人戏汝真可怜。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注释】

①李公择:李常(1027—1090),字公择。江西建昌人,皇祐进士,后官御史中丞。为苏轼至交。时知鄂州。冯当世:冯京(1021—1094),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北宋状元,官至参知政事。谥文简。《宋史》有传。②抱关:守护城门。③“夜闻”句:北宋王巩《闻见近录》:“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一守关老卒,每晨夕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昼,见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啸久之,将复入洞,卒即从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贵。道士曰:‘此洞间石,速抱一块去。’卒持而出,石合,无从而入。明日视石,黄金也。凿而货之,衣食顿富,为队长所察,执之以为盗也。卒以实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则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铅,至今藏于军资库中。”④洞中:指黄鹤楼前的吕公洞。清裴天锡修《湖广武昌府志·古迹》:“吕公洞,大江滨有石,刻吕公洞三字,左右有石勒……今皆亡矣。”铿铉(kēnghóng):象声词,形容开门声。⑤风馭:谓乘风而行。⑥肩:谓承受。⑦里闾:邻居,邻人。

【评析】

从王巩《闻见近录》所引材料来看,诗中所言故事在宋代似传得颇为真实。故事中说,一守关老卒在黄鹤楼前的吕公洞前见到三位道人,乞得黄金一块。但回家之后被邻居发现,却变成了一块似石非石似铅非铅的东西。诗中“羽衣着屐响空山”、“缥缈入石如飞烟”、“鸡鸣月落风馭还”写仙人的虚无缥缈、迷离恍惚,委婉有致,把那个神秘的夜晚写得极其梦幻。苏轼因好友求诗,就叙写了这个故事,既有求实问

真之意,更有对凡夫俗子求财之心的善意讽刺。后来,这则故事在不少黄鹤楼诗歌中都屡被提及,苏轼的这首诗也作为诗典被一再引用。

赋黄鹤楼赠李公择^①

苏 辙

前年见君河之浦,东风吹河沙如雾。北潭杨柳强知春,樽酒相携终日语。君家东南风气清^②,谪官河濡不称情^③。一麾夏口亦何有^④,高楼黄鹤慰平生。荆江洞庭春浪起^⑤,汉沔初来入江水^⑥。岸头南北不相知,惟见风涛涌天地。巫峡潇湘万里船^⑦,中流鼓楫四茫然^⑧。高城枕山望如带,华榱照日光流渊^⑨。楼上骚人多古意,坐忘朝市无穷事。谁道武昌岸下鱼,不如建业城边水^⑩?

(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栞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注释】

①李公择:即李常。参前苏轼《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注释①。诗题下原注:“公择时知鄂州。” ②君家东南:李公择为江西建昌人,故称。③谪官河濡(rú):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时立新法,李常上疏极言反对,坐罢职,被贬通判滑州。四年,复职为鄂州守。河濡:河边地。《史记·河渠书》:“五千顷故尽河濡弃地,民芟牧其中耳。”南朝宋裴骃《集解》引韦昭曰:“谓缘河边地也。”称情:犹称心。④一麾(huī):一面旌麾。旧时作为出为外任官的代称。夏口:指今武昌。参前杜牧《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注释①。⑤荆江:长江自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阳城陵矶段的别称。洞庭:即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纳湘、资、沅、澧四水由东面的岳阳城陵矶注入长江。⑥汉沔:即汉水。汉水的一段流经沔县南,遂称沔水,又东经褒城,纳褒水,始称汉水。⑦巫峡:长江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巴东县官渡口止的峡谷水域。潇湘:湖南境内湘江与潇水的并称。⑧鼓楫:划桨、划船。⑨华榱(cuī):雕画的屋椽。华,雕画。榱,椽。⑩建业:今南京。

【评析】

李公择是苏氏兄弟的至交,彼此之间交往很多。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到七年,李公择为鄂州守,所以苏氏兄弟的黄鹤楼诗就多了起来。苏轼性格外放,喜欢谈神说鬼,往往涉笔成趣,所以写了一则神仙见闻诗寄给李公择,为的是一探究竟。而苏辙与苏轼相比,则显得沉稳朴实,赠诗就是赠诗,不必笔涉浪漫,发言玄远。诗中先写所赠之人的清誉与经历:“君家东南风气清,谪官河濡不称情。”再写所赠之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景物特征。既然鄂州最知名的景致是黄鹤楼,苏辙也就笔注一端,以黄鹤楼为着力点,用其雄壮高伟来开慰鼓励好友:“高楼黄鹤慰平生。”最后二句也是赠予诗的程式,可谓四平八稳。

和经父登黄鹤楼^①

孔平仲

复霭重沙望不穷，坐收千里一樽中。天边江汉波涛阔，地下神仙窟宅通。窗影偷来溢浦白^②，檐光飞入沔城红^③。豁然已尽登临兴，云阁章亭漫在东^④。

（《全宋诗》卷九二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经父：事迹不详。②溢(pén)浦：溢水流入长江之处。溢水，今名龙开河，源出江西瑞昌西南青山，东流经县南至九江市西，北流入长江。③沔城：此处指与黄鹤楼隔江相对的汉阳城。④云阁：蛇山之巔有白云阁。章亭：即奇章亭，在蛇山上，为纪念唐敬宗宝历年间任武昌军节度使的牛僧孺而建。漫：尚且。

【评析】

这首律诗乃是纯粹叙事写景。事是登临饮酒，景是黄鹤楼及其周遭地理环境。“复霭重沙”写出了另一种面貌的武昌城。“坐收千里”是言黄鹤楼之高。三四对仗句较有特色，一句天，一句地，天边的景物是实实在在的长江水，地下的景物是虚虚幻幻的神仙居处，既有空间上的大气阔远，又有实景与虚境的相互变换。至于五六句的对仗则是为了写黄鹤楼的地理位置，对仗虽工整，但无新意。尾联乃是本诗的出彩处。读者本以为诗人已经结束了黄鹤楼的游览，但没想到又提示出还有云阁与章亭的存在，这就达到了意兴不尽、引人向往的艺术效果。

题吕元圭诗后^①

喻陟

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②。世人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空渺漭^③。

（《全宋诗》卷一〇九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吕元圭：北宋年间人。②石亭：即石照亭。参前吕岩《题黄鹤楼石照》注释①。③渺漭(mǐ)：水流旷远貌。

【评析】

诗题中所说的“吕元圭诗”，就是前面选录的吕岩《题黄鹤楼石照》：“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蘋红蓼满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按照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此诗乃是北宋吕元圭所作，而不是道人吕洞宾（吕岩）的作品。时间的久远，文献的匮乏，使得我们无从考证此诗的归属，也无从知晓吕元圭的事迹，只有这首小诗可以让我们细细品味。

北宋诗人喻陟，在黄鹤楼石照亭上再看到吕诗时，也感慨丛生，赋诗一首。前两句追溯吹笛题诗之事，后两句便是喻陟的感受：这位题诗人到底是谁呢？没人知道

他,也没人记得他,他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世间,只留下这首诗刻在岩石上,告诉我们曾有人来过。留下的,还有不变的周围的江水与空山。多少年后,我喻陟也会没人记住地消失在人海,多少年后这首小诗连同我的题诗也会在石头上被风雨磨灭,而江水与空山则渺茫依然。作为读者,即便是我们没有去石照题诗,或者我们连黄鹤楼也没有去过,但“江水云山空渺渺”的景象还是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并默默唤起人们的苍凉心绪。



图 37 《宋代黄鹤楼》画卷

黄鹤楼

贺铸

在鄂州使宅之西南隅。唐阎伯程记云：“《图经》载，费祎登仙，尝驾黄鹤憩于此。遂以名楼焉。”并见于《神仙传》与《述异记》。按《蜀书传》，本江夏鄙人也，为刺客郭循所害，岂道家所谓兵解者欤？丙子九月始登此楼因赋。

登真者谁子，昔有费公祎^①。白日玉书下^②，青天驾鹤飞。此地少留憩，神标怅依依。振裾谢尘浊，与尔方远违。层楼宠陈迹，江山长四围。登临美商素^③，雨气薄西

晖。水落州觜嫩，风豪帆背肥。飘然起遐想，琳馆阒岩扉^④。明月识悠阔，白云疑是非。金桃未遽熟^⑤，薤露虞先晞^⑥。高树两华表，长招羽驾归。灵瓢五色剂，定与遗民挥。自顾乏仙质，延生犹可希。刀圭傥不悛^⑦，如饱首阳饥^⑧。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四，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费公祜(yī):费祜,三国时蜀汉名臣,相传其登仙后,曾乘黄鹤在此地休息。
②玉书:指《黄庭内景经》,后泛指道书。③商素:秋天。④琳馆:宫殿、道院的美称。⑤金桃:《汉武帝内传》:“(侍女)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⑥“薤露”句:晋崔豹《古今注》卷中:“《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薤(xiè):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⑦刀圭:中药的量器名,后代指药物。⑧首阳饥:《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论语》何晏集解引汉马融曰:“首阳山在河东蒲坂,华山之北,河曲之中。”蒲坂故城,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

【评析】

从贺铸题注,可知诗人对古籍是十分熟悉的。《宋史》本传说他“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讎,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所以他同时引出笔记与正史关于费祜的两种不同说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兵解”是道家术语,指被兵器损毁肉身从而飞升。在贺铸看来,古籍中的不同记载其实并不矛盾,但这首诗还是以费祜成仙作为主题。作者对于费祜能够驾鹤登真,辞谢红尘,表示了倾慕,但对于自己能否重复这个故事则给予了否定。作者只希望有贞节地安稳度过这处于俗世的一生。

送左禹赴江夏尉^①

贺铸

汎汎青翰舟^②,亭亭黄鹤楼。江山信清洒,人物想风流。美酒遣归思,新诗题旧游。有鱼知不食,端作置书邮^③。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五,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左禹:贺铸友人,事迹不详。诗题下原注:“左字涂叟,庚午四月乌江赋。”②汎(fàn):同“泛”,浮动的样子。青翰舟:舟名。刻饰鸟形,涂以青色,故称。③“有鱼”二句:意谓明知武昌鱼味道鲜美却并不食用,因为鱼儿正好能够为我们传递书信。端:正好。置书邮:本作“致书邮”。传递信件、文书的驿使。语本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评析】

此诗首句亦对仗，首句中叠字的运用使得音韵和美、句式整齐，“青”和“黄”同时又是颜色对，开篇即显示了一定的语言技巧。中间两联清新直白，饶有趣味。最后一联则提到了武汉的知名特产——武昌鱼。武昌鱼其实就是鳊鱼，又称团头鲂，主要产于鄂州境内的梁子湖。此湖直通长江，江水可倒灌，带来清洁的水质与丰富的饵料，十分便于武昌鱼的生长繁殖，并且肉质鲜美。武昌鱼从何时闻名的呢？三国东吴末帝孙皓欲再度从建业（南京）迁都武昌。左丞相陆凯上疏劝阻，疏中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两句歌谣，于是武昌鱼便始有其名。随后很多诗歌中都提到武昌鱼这一美味。如北周庾信就有诗：“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奉和就丰殿下言志》十首之一）。唐代岑参也有诗：“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送费子归武昌》），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句，更使武昌鱼闻名遐迩。

答致仕吴朝请潜登黄鹤楼见招^①

贺铸

城隅黄鹤莫登临，端使悲翁动楚吟。日下长安人共远^②，天围梦泽岁方阴^③。北风欲雪雁飞急，南渚始冰鱼伏深。谁似草堂安隐客，下帷隐几不求心^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致仕：官员退休。吴：即吴达夫。诗题下原注：“吴字达夫，与吾为忘年之友。兼示慎献玉，故有落句。丁丑十一月赋。”丁丑：哲宗绍圣四年（1097）。慎献玉：贺铸之友，曾任金坛县令。落句：律诗的尾联。②日下：京都。旧时“日”指帝王，故以“日下”指京都。③梦泽：即云梦泽，此指楚地。李白《大猎赋序》：“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④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引申指闭门苦读。隐几：靠着几案冥思。《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成玄英疏：“隐，凭也。子綦凭几坐忘，凝神遐想。”

【评析】

诗首句即劝人莫登黄鹤楼。黄鹤楼为天下名胜，为何勿登？原来作者害怕伤心人（“悲翁”）触动诗情（“楚吟”）。和长安的权力繁华相比，这里是浸染着《离骚》情绪的悲伤楚地，何况现在又是阴冷的暮冬时节呢！“北风欲雪雁飞急，南渚始冰鱼伏深”，写楚地冬景十分贴切，也是一幅少有的黄鹤楼冬景图。最后一联是写给另一位好友慎献玉的，但也在间接地告诉吴达夫，像你我这样多情的人，还是别在这个寂寞的时候登临黄鹤楼吧。如果触动了去国怀乡的悲伤心绪，该如何平复呢？还不如学

学慎献玉在家闭门苦读,隐几坐忘呢。



图 38 明 安正文画黄鹤楼

雪后同吴达夫慎献玉登黄鹤楼^①

贺铸

岁律峥嵘腊尽头^②,风吹朔风到南州^③。三湖簸荡蛟鼉恐^④,七泽迷漫狐兔愁^⑤。
狂客定回青雀舫^⑥,猎儿初试皂貂裘。江楼伏槛迎新霁,群玉峰前练带流。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吴达夫、慎献玉:参前贺铸《答致仕吴朝请潜登黄鹤楼见招》注释①。诗题下原注:“丁丑十二月作。” ②岁律:时令,时节。峥嵘:形容岁月逝去。《文选·鲍照〈舞鹤赋〉》:“岁峥嵘而愁暮,心惆怅而哀离。”李善注:“岁之将尽,犹物之高。” ③南州:泛指南方地区。《楚辞·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姜亮夫校注:“南州犹南土也,此当指楚以南之地言。” ④三湖:泛指楚地湖泊。簸荡:像摇篮一样晃动。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阳春沃若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蛟:海中鲨鱼。鼉(tuó):即扬子鳄,我国特有的一种鳄鱼。 ⑤七泽:相传古时楚有七处沼泽。

汉司马相如《子虚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者耳，名曰云梦。”后以“七泽”泛称楚地诸湖泊。⑥青雀舫：晋郭璞《方言注》：“鹢，鸟名也。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后因泛指华贵游船。

【评析】

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腊月，贺铸曾和友人吴达夫、慎猷玉雪后登黄鹤楼，描绘了这幅黄鹤楼雪景图。贺铸做过武官，为人慷慨激昂，有“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六州歌头》)的词句。这首雪诗，也同样洋溢着雄浑之气。“三湖簸荡蛟鼉恐，七泽迷漫狐兔愁”，非有大手笔不能为；“狂客”、“猎儿”也是写豪勇之士。最后二句收束全诗，由动归静，写雪后万籁俱静、银装素裹、山峰如玉、江水如练的情景，也将全诗的气氛归于沉静。

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幽老昆仲^①

贺铸

汉大将军楚国材^②，平生倦韵浼尘埃^③。徐夫人匕首安在^④，丁令威华表归来^⑤。紫府无踪劳彷彿^⑥，白云有待久裴徊^⑦。楼标空阔天垠露^⑧，川势纵横地纽开^⑨。陇鸟赋成洲共永^⑩，越人歌断櫂先回^⑪。会招物外二三子^⑫，长啸披襟挹快哉^⑬。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潘幽老：即潘大临。潘大临字邠老(又作邠老)，一字君孚。原籍浙江，祖辈迁居黄冈(今属湖北)。江西诗派诗人，与弟潘大观皆以诗名。善诗文，又工书，从苏轼、黄庭坚、张耒、贺铸等人游，雅受推重。为人风度恬适，殊有尘外之韵。著有《柯山集》二卷，已佚。《两宋名贤小集》中存有《潘邠老小集》一卷。据贺铸《题潘大临东轩》诗小序记载，潘大临曾“随亲官汉阳，辟公舍之东轩著书”，期间与贺铸多有唱和。昆仲：称呼别人兄弟的敬词。此诗题下原注：“幽老弟大观，字仲达。戊寅五月赋。”戊寅，为哲宗元符元年(1098)。②汉大将军：指费祎。《三国志·费祎传》：“费祎，字文伟，江夏郢人也……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迁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③浼(měi)：污染。④徐夫人匕首：荆轲刺秦王所用匕首即得自徐夫人。事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徐，姓；夫人，名。谓男子也。费祎死于刺客，故用此典。”⑤“丁令威”句：题晋陶潜《搜神后记·丁令威》：“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华表：宫殿、陵墓等建筑物之前的大石柱。⑥紫府：道教称仙人所居。彷彿：隐约貌。⑦裴徊：彷徨，徘徊。⑧天垠：天边。⑨地纽：地纪、地维，维系大地的绳子。古代认为天圆地方，传说天有九柱支撑，使天不下陷；地有大绳维系四角，使地有定位。此借指大地。⑩陇鸟赋：即祢衡的

《鹦鹉赋》。洲：即鹦鹉洲。⑪越人歌：汉刘向《说苑·善说》：“鄂君子皙，楚王母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越人悦其美，因作《越人歌》而赞之。歌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⑫物外：谓超脱于尘世之外。⑬挹(yì)：舀，盛出液体。

【评析】

这首诗颇有豪气，一如贺铸其人。三、四句“徐夫人匕首安在，丁令威华表归来”用的是折腰句法。此句法主要指诗歌的内部节奏不同于常规的“二二三”式，而是使用了“三二二”式，读之若不律，自是一格。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首次称其为“折句”，曰：“六一居士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俗谓之折句。卢赞元《雪诗》云：‘想行客过梅桥滑，免老农忧麦垆干。’效此格也。余亦尝云：‘鹦鹉杯且酌清浊，麒麟阁懒画丹青。’”胡仔所举的诗例，诗句节奏全是“三二二”式。到元代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上才出现“折腰句”的名称。这种句法可以打破诗歌中凝固的节奏，增加散文的句式之美，值得注意。



图 39 黄鹤晚眺

赠杨念三道孚^①

张耒

黄鹤楼前月，清辉千里寒。娟娟过江北^②，送子别长安。长安百万家，车马无时闲。中天耸观阙，四海会衣冠。怜尔薜萝子^③，豪华骇新观。萧萧囊中句，饥坐奏清弹。漫郎久不悒^④，逸思生风翰^⑤。寄声武昌鱼，欲从侬父餐^⑥。

(《全宋诗》卷一一八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杨念三道乎：杨道乎，字克一，张耒之甥，宣政间画墨竹名手。念三：即“廿三”，指排行。②娟娟：月光明媚貌。③薜萝子：指隐居山林的人。薜萝：薜荔和女萝，皆是攀缘类的植物。《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④漫郎：本指元结。唐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序：“将家灊滨，乃自称浪士，著《浪说》七篇。及为郎，时人以浪者亦漫为官乎，遂见呼为‘漫郎’。”后借指放浪形骸不受世俗检束的文人。⑤风翰：西晋张翰在齐王炯的幕下，因见秋风起而思食江东莼羹，因而归乡。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⑥伧（cāng）父：南北朝时，南人讥北人粗鄙，蔑称之为“伧父”。《晋书·文苑传·左思》：“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后用以泛指粗俗、鄙贱之人，犹言村夫。

【评析】

这首诗中，黄鹤楼上的月亮充当了一次主角，她用她的千里清辉送别杨道乎这位落魄的年轻人离开热闹的长安城。他当年满腔热情地来到这里时，但见车如流水马如龙，于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张耒因势借黄鹤楼上的一轮明月向外甥发出邀请，还是归来楚地吧！这里肥美的武昌鱼会填饱你的辘辘饥肠。其实，这也是在暗示杨道乎，武昌城会有许多机会等着你，何况还有黄鹤楼这一名胜呢！相信这一邀请对于杨道乎来说，正如江东莼羹之于西晋的张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那还等什么呢，就调转马头，一路向南吧！

龙 笛

李 新

长天云扫碧龙鳞^①，黄鹤楼前白玉轮^②。秋意正随羌笛怨^③，夜深愁杀倚栏人。

（《全宋诗》卷一二六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碧龙鳞：如鱼鳞般形状的云彩。②白玉轮：明亮的圆月。③羌笛：古代的管乐器。长二尺四寸，三孔或四孔。因出于羌中，故名。

【评析】

绝句短小，多求滋味于诗外。此诗首句写云，长空之上的龙鳞云；次句写月，黄鹤楼顶上的白玉轮；三句又点明是素秋季节，如此，一种澄明空净的背景底色铺满了整个画面。不知何处又传来羌笛幽怨的声音，再给这幅黄鹤楼秋夜图加入了一层凄恹的水墨色。而且，你的想象力还可以在画面中驰骋：有了黄鹤楼，肯定就有巍峨的

蛇山,肯定其下就是奔涌的大江。但若风景中没有人,那究竟是单调的,于是,四句就有了一位倚栏人:或者是在思念远游情郎的女人,或者是在楚中怀古的男人。画中画外,无论你是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安放在这幅淡淡渺渺的图画中。

怀季言弟并简仲辅叔易^①

李 纲

我昔谪沙溪^②,尔送至虎丘^③。相携观剑池^④,共坐苍崖陬^⑤。霜寒草木衰,肃肃天地秋。慷慨论世故,岂复知离愁。中间谪云安^⑥,尔病家山留。独与仲及叔,分携浙江头^⑦。潮声来海门^⑧,风雨助飏飏。银涛蹙天起,泛此一叶舟。及兹谪武昌^⑨,尔复从我游。同环溪壑间,渺若双沙鸥。长江快清旷,庐阜探奇幽^⑩。行尽江南山,始次湖外州。传闻浙郡兵,盗用官库矛。夜探赤白丸,杀吏起相讎^⑪。怀家动归心,触热遽还辀^⑫。作别今几时,此情浩难收。块处谁共语^⑬,把酒无与酬。凭高欲望远,独上黄鹤楼。吴越天杳杳,风烟晚悠悠。顾嗟弥处士^⑭,坐困鸚鵡洲^⑮。胡虏气方横,盗贼起如蝥^⑯。中原暗锋镝^⑰,江汉屯貔貅^⑱。尔归议迁徙,已有定论不。黄屋尚飘泊^⑲,吾敢怀燕休^⑳。但愿复相见,一解无穷忧。泫然念苍生^㉑,岂为吾身谋!

(《全宋诗》卷一五五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季言、仲辅、叔易:分别指李纲胞弟李纶季言、李维仲辅、李经叔易。简:写信寄送。②沙溪:在福建沙县。北宋仁宗宣和元年(1119),李纲因上疏论事不合时宜,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③虎丘:山名,在今江苏苏州。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阖庐冢在闾门外,名虎丘。”“筑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④剑池:虎丘上有剑池。《元和郡县志》:“秦皇凿山以求珍异,莫知所在;孙权穿之亦无所得,其凿处遂成深涧。”⑤陬(zōu):角落。⑥云安:指夔州路云安军,今重庆市云阳县。⑦浙江:水名,即钱塘江。⑧海门:内河通海之处。⑨“及兹”句: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李纲任宰相仅七十五天,即贬鄂州,即今湖北武汉市武昌。⑩庐阜:指庐山。⑪赤白丸:红色和白色的弹丸。《汉书·尹赏传》:“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颜师古注:“其党与有为吏及它人所杀者,则主其丧事也。”后用为奸猾不法之典实。讎:同“仇”。⑫触热:冒着炎热。汉崔骃《博徒论》:“(博徒)乃谓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辀(zhōu):车辕,泛指车。⑬块处:指胸中郁结的忧愁与愤懑之情,犹言“块垒”。语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块垒,故需酒浇之。’”⑭弥处士:即祢衡。⑮鸚鵡洲: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⑯蝥(máo):吃苗根的害虫,喻坏人。⑰锋镝(dí):泛指兵器。锋,刀刃。镝,箭头。⑱貔貅(pí xiū):古书上说的一种凶猛的野兽,比喻骁勇的部队。⑲黄屋:古代帝王专用的黄缙车盖。《史记·秦始皇本纪》: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裴骃《集解》引蔡邕言曰：“黄屋者，盖以黄为里。”此指帝王权位。 ⑳燕休：闲居，休息。 ㉑泫(xuàn)然：流泪貌。

【评析】

古人常常以诗歌代书信，这首诗就是写给弟弟们的一封信。前半部分追忆了季言弟和自己数年来的交游。这交游是由李纲的三段贬谪生涯构成的：“我昔谪沙溪”、“中间谪云安”、“及兹谪武昌”。苏轼调侃自己的人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正是苏轼的三次贬谪地。李纲这里和苏轼的说法异曲同工。在危难岁月中，兄弟们相携从游，把内心的压抑换成对各地景物的欣赏，以此度过一段段的苦难生涯。如今的黄鹤楼上风景依然壮丽，但却没有了季言弟的身影，作者难免惆怅，故写信致意。后一部分则是李纲这位名臣在南、北宋之交风雨飘摇之际的心声：“黄屋尚飘泊，吾敢怀燕休？”“泫然念苍生，岂为吾身谋。”正是这种正大光明的忠贞品格，才获得了弟弟们的崇敬与追随吧！

夜游黄鹤楼遇道人

饶廷直

丁巳秋，夜半偶游黄鹤楼，忽遇异人授以秘诀。所恨尚牵世故，未能从事于斯也。因作诗以识之。

黄鹤楼前秋月寒，楼前江阔烟漫漫。夜深人散万籁息^①，独对清影凭阑干^②。一声长啸肃天宇，知是餐霞御风侣^③。多生曾结香火缘^④，邂逅相逢竟相语。翛然洗尽朝市忙^⑤，直疑身在无何乡^⑥。回看往事一破甑^⑦，下视举世俱亡羊^⑧。嗟予局促犹轩冕^⑨，知是卢敖游未远^⑩。他年有约愿追随，共看蓬莱水清浅^⑪。

(《全宋诗》卷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万籁：各种声响。籁，从孔穴中发出的声音。 ②阑干：栏杆。 ③餐霞御风侣：餐食日霞，驾驭长风的人。指超尘脱俗，修炼成仙的道人。 ④多生：佛教以众生造善恶之业，受轮回之苦，生死相续，谓之“多生”。此是诗人自称。 ⑤翛(xiāo)然：无拘无束貌。《庄子·大宗师》：“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成玄英疏：“翛然，无系貌也。” ⑥无何乡：“无何有之乡”之省称。《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原指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后指虚幻的境界。 ⑦破甑(zèng)：《后汉书·郭太传》：“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后遂以“破甑”喻不值一顾的事物。甑，一种蒸食器具。 ⑧亡羊：《庄子·骈拇》：“臧与穀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穀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后比喻丧失某物。 ⑨轩冕：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借指官位爵禄。 ⑩卢敖游未远：卢敖，即卢生，本齐国(一说燕国)

方士。曾为秦始皇寻求古仙人羡门、高誓及芝奇长生仙药，秦始皇赏赐甚厚，进为博士。①蓬莱：古代传说中的神山名。亦常泛指仙境。《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评析】

宋洪迈《夷坚志》卷十八记载了作者饶廷直的事迹。书中说：“绍兴七年以事过武昌，有所遇，自是不迹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诗纪其事。”从作者的题注来看，他的确遇到了一位异人。“一声长啸肃天宇，知是餐霞御风侣”，这位异人的话语让饶廷直销蚀了内心的尘垢与世间的忙碌。遨游于无何有之乡的逍遥，本是饶廷直的一大愿望，但还是拘牵于人间的种种情事，而没有与异人一同归去。《夷坚志》又记载说，三年后，饶廷直为邓州通判。金人陷邓城，其以身殉职，自缢而死。家人载其柩还乡，抬棺者觉得棺木甚轻，很多人都怀疑饶廷直其实乃是尸解仙去了。洪迈就认为黄鹤楼之地肯定有仙人出没，饶廷直在黄鹤楼遇到真人，也和苏轼黄鹤楼诗中所记载的老卒遇异的事相类。黄鹤楼名字的来由本来就与仙人有关，究竟这里有没有仙人，便看你的心头飘没飘过御风而行的梦了。至于饶廷直，是先尽人事再游仙的。

黄鹤楼

王十朋

云锁吕公洞^①，月明黄鹤楼。抱关非故卒，谁见羽衣游^②。

（《全宋诗》卷二〇三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吕公洞：黄鹤楼前旧有吕公洞。清裴天锡修《湖广武昌府志·古迹》：“吕公洞，大江滨有石，刻‘吕公洞’三字，左右有石勒……今皆亡矣。”②“抱关”二句：参前苏轼《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注释③。抱关：监门，守城门。羽衣：旧时常称道士或神仙所著衣为羽衣。

【评析】

苏轼的《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影响很大，以致于许多年后，南宋状元诗人王十朋又拿着苏诗故地重游。这首诗和苏诗“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言语，羽衣著屐响空山”之间形成互文。此诗名气的得来，一半就借着苏诗的风。其实，这也是一种诗法。吕公洞和黄鹤楼都没有变，云还是那云，月还是那月，但守关的老兵变了。还有，曾经点石为金的仙人呢？再次归来没？历史和现实、传说与实境在这首小诗中交错变化，让我们在过往的云烟中再一次迷失，在月明云清的现实中，又一次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人与仙之间的遥远距离。

黄鹤楼

陆 游

手把仙人绿玉枝^①，吾行忽及早秋期。苍龙阙角归何晚^②，黄鹤楼中醉不知。江汉交流波渺渺^③，晋唐遗迹草离离^④。平生最喜听长笛，裂石穿云何处吹^⑤？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注释】

①绿玉枝：即绿玉杖，用美玉制成的手杖。典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②苍龙阙：苍龙，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佚名《三辅黄图》卷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汉代宫殿以此命名。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因临安在武昌之东，故云苍龙。 ③江汉：指长江、汉江，二江于武汉交汇。 ④晋唐：晋代、唐代。此泛指往古岁月。离离：草木茂盛貌。 ⑤裂石穿云：形容声音的激昂清冽。

【评析】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陆游得到孝宗的诏令，自成都还都城临安觐见。这对于一直在期盼机遇的陆游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得的，从“手把仙人绿玉枝”句即可看出其欣喜的心情。但岁月不饶人，诗人毕竟已经五十四岁了，许多岁月都在等待中悄悄流失了。所以他又深深叹息道：“归何晚！归何晚！”初夏时节，他自蜀中经过武汉，悲欣交集中难免在黄鹤楼大醉一场，其中除了个人的身世遭际之外，也寄托了历史兴亡的深深感慨。这，就是诗人的情怀。

旅次有赠^①

陆 游

黄鹤楼前逢剑客，青衣江口见诗人^②。天涯莫起漂零感，物外终为自在身^③。卖马求船虽少日，阻风中酒动兼旬^④。中原早晚胡尘静^⑤，缙月嵩云要卜邻^⑥。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注释】

①旅次：旅途中短暂停留。 ②青衣江：发源于邛崃山脉巴朗山与夹金山之间的蜀西营，流经宝兴，在飞仙关处与天全河、荃经河汇合后，始称青衣江。后汇入大渡河。 ③物外：谓超脱于尘世之外。 ④中(zhòng)酒：醉酒。 ⑤胡尘：胡人兵马扬起的沙尘。喻南宋时北方金人对中原的占领。 ⑥缙(gōu)：指缙氏山，在今河南省偃师市。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缙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因以为修道成仙之典。嵩：指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市北，为五

岳之中岳。卜邻：选择邻居。《左传·昭公三年》：“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杜预注：“卜良邻。”

【评析】

陆游是位高寿诗人，去世的前一年以八十五岁高龄还写下名篇《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一生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首诗歌也是一样。“中原早晚胡尘静”，可见陆游对收复北方金人占领区的急切渴望与坚定信心。在这首诗中，陆游既是宽慰与他志同道合的友人，也是激励执着追求的自己。从诗艺上看，这首诗前三联皆对仗，尤其是首句黄鹤楼与青衣江对仗天然工稳，显示了很好的语言技巧。

夏夜对月

陆 游

薄云归欲尽，残雨久犹滴。月入疏林间，庭户粲珠璧。梅天苦蒸郁^①，爽气始此夕。岂无一舴艋^②，放浪江天碧。散发黄鹤楼^③，醉弄白玉笛。真当舞鱼龙，诘止裂金石^④。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注释】

①梅天：黄梅天气。蒸郁：热气上升貌。②舴艋(zé měng)：小船。《广雅·释水》：“舴艋，舟也。”王念孙疏证：“小舟谓之舴艋，小蝗谓之蚱蜢，义相近也。”③散发：披散头发。后喻指弃官隐居，逍遥自在。④诘(jù)：岂，难道。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国语·楚语上》：“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为乐。”韦昭注：“金，钟也；石，磬也。”

【评析】

一个雨后清爽的夏夜，一扫多日来浸透在暑热梅雨中的烦恼，诗人看见月亮明灿灿地照耀林中与庭户，不禁有驾舟出游的冲动。去哪里呢？当然是江畔巍峨的黄鹤楼了！前一首陆游的《黄鹤楼》诗中云“平生最喜听长笛”，于这首诗中也可可见一斑。在黄鹤楼的月明之夜中，弄上几曲长笛，是最妙不过的了。随着笛声起舞的不止是诗人自己，还有江底潜伏的水族们。逍遥散逸的韵味从诗中涓涓流出，宛如一把清凉玉扇，为读者也驱走溽暑，送来如寒冰般的明月，让人心中也不由得清爽起来。

送周元吉显谟左司将漕湖北三首(其一)^①

杨万里

君诗日日说归休，忽解西风一叶舟。黄鹤楼前作重九^②，水精宫里过中秋^③。职亲六阁仍金马^④，喜入千屯看木牛^⑤。绣斧光华谁不羨^⑥，一贤去国欠人留。

（《全宋诗》卷二二九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周元吉显谟：周颉，字元吉，号适庵。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曾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与陆游同僚。淳熙年间曾官左司郎中、荆湖北路转运司判官，提点浙东路刑狱公事。著有《适庵集》。显谟阁，哲宗元符元年（1098）建，藏神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漕：漕运。宋代为转运使的简称。②重九：指农历九月初九日，又称重阳。③水精宫：以水晶装饰的宫殿，此指水光照耀的楼阁。④六阁：宋代宫廷藏书处。《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所记较为具体，有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金马：汉代宫殿中有金马门。《文选·扬雄〈解嘲〉》：“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李善注引孟康曰：“公孙弘对策于金马门。”此指朝廷的重要文化官员。⑤木牛：一种耕具。清李调元《南越笔记·木牛》：“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⑥绣斧：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持节，至各地巡捕群盗（见《汉书·武帝纪》）。后遂以“绣斧”指皇帝特派的执法大员。

【评析】

在这首诗中，黄鹤楼只是一个遥远的背影，在水波漾映中等待着周颉的到来。从中央到地方做官，在古人那里本应该是离职去国的一件悲哀事，但杨万里却认为朋友遇上了一档好差事：重阳佳节，可以在黄鹤楼上登高望远；中秋之际，可以在水光照耀中赏月把酒，这将是一幅多么具有诗情画意的图景！何况，周颉并不是贬谪而来，而是作为皇帝钦点的大员南下重镇湖北，难怪杨万里要为之深深地羡慕了。

上鄂州黄鹤矶^①

项安世

黄鹤矶头水似油，赵陀埽上石如钩^②。舟人上得休夸客，曾过人间百仞流^③。

（《全宋诗》卷二三七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鄂州：今武昌。黄鹤矶：即黄鹤矶。清雍正《湖广通志》载：“黄鹤山蛇行而西吸于江，其首隆然，黄鹤楼枕焉，下有黄鹤矶。”②赵陀埽（sào）：指赵佗石，在武昌江边。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赵佗石，在江夏南浦，长十许丈，高亦半焉，相传昔人沉舟所化。赵陀义未详，恐钩鼉声误耳。”贺铸有《江夏八咏》组诗，其六名《赵佗石》，详见本书卷中。埽：挡水之物。③百仞：形容极深或极高。《列子·汤问》：“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汨流之中。”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评析】

此诗前二句将江水比作油,将岩石比作钩,犹有民歌风味。后两句借事说理,正体现出宋诗的特色:爬上矶头的舟人莫要沾沾自喜,在深流之中沉默的黄鹤矶才是真正的强者。意趣中富含哲理,是此类诗歌成功的关键。倘若只是直白地说莫要在小小的成功面前洋洋自得,那就成死板的教条语录,而难以称其为诗了。

黄鹤谣寄吴季谦侍郎时季谦自德安入城予适以使事在鄂^①

岳珂

庐山白鹤归来双^②,缟衣素袂玄为裳^③。翅如车轮夜横江,风声曾走淮淝羌^④。戛然长鸣下柴桑^⑤,芝田啄粒遥相望^⑥。何人网罗倏高张,上决云汉旁八荒。一随鹏鹕惊远翔^⑦,低头不肯谋稻粱。一罹置弋沮泽旁^⑧,局身筠笼翅摧藏^⑨。鸚鵡洲畔葭苇乡^⑩,水云苍苍江茫茫。九皋欲闻声不扬^⑪,回顾鸥鹭羞颜行^⑫。忽闻缙笙度宫商^⑬,红尘俯视有底忙。矶头刷羽今正黄^⑭,欲搥此楼呼酒狂。

(《全宋诗》卷二九六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吴季谦:其人不详,岳珂集中有多首诗与之唱和交往。德安:今属江西九江市。鄂:即鄂州,今武昌。②庐山白鹤:庐山五老峰前有白鹤观,传为唐代开元年间道士刘混成骑鹤飞升处。庐山:即庐山。③缟衣素袂:白绢衣裳。苏轼《后赤壁赋》有“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之句。④“风声”句:用“风声鹤唳”典故。晋时,前秦主苻坚率众南侵,号称百万,列阵淝水。谢玄等率精兵八千渡水击之,前秦兵大败。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追兵已至。事见《晋书·谢玄传》。⑤柴桑:古县名,因县西南有柴桑山而得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晋以后历为浔阳郡和江州治所。⑥芝田:传说中仙人种灵芝的地方。⑦鹏鹕(kūn):传说中的大鸟名。语本《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鲲,后讹为“鹕”。⑧罹(lí):遭受苦难或不幸。置(jū):用网捕鸟兽。弋:用带绳子的箭射鸟。⑨筠笼:竹篮之类盛器。⑩葭苇:芦苇。⑪九皋:深泽。皋,湖泊,沼泽。鹤鸣于湖泽的深处,声音很远都能听见。典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⑫鸥鹭:指一般的凡鸟。⑬缙(gōu)笙:参前陆游《旅次有赠》注释⑥。⑭矶头:即黄鹤矶。

【评析】

这首诗通篇写一只由庐山飞来的白鹤的故事,其实乃是借写诗人的朋友吴季谦。关于鹤的文艺作品很多,所以岳珂写这首诗并不缺乏素材,庐山白鹤、缟衣素袂、翅如车轮、风声淮淝、九皋闻声、缙笙宫商、矶头刷羽这些都是和鹤有关的典故。作者如串珠玉般将这些故事连缀在一起,既形容了友人吴季谦的高洁品行,也点明

了友人局促困窘的生活,相信友人读后一定会有深深的知音之感。最后,岳珂又借自己所处之地的黄鹤楼与主题呼应,呼唤友人能够来此一聚,饮酒畅谈。真可谓自始至终都是鹤。

武昌怀古十咏·黄鹤楼

白玉蟾

白云黄鹤迹成遗,何独当年丁令威^①。洞里不知朝市改,人间再到子孙非。笛声
吹断秋江黯,月影飞来夜漏稀。大醉倚楼呼费沓^②,蓬莱山下几斜晖。

(《全宋诗》卷三一三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丁令威:参前贺铸《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幽老昆仲》注释④。 ②费沓:当指成仙后骑鹤经过黄鹤楼的费祎。

【评析】

白玉蟾在南宋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以道教宗师的身份曾经得到过皇帝的召见与喜爱。道教是以求仙飞升为修行目的的,但从此诗看,白玉蟾对飞升与永恒似乎并没有抱太多的幻想,当年飞天的丁令威也是遗人遗事。洞中修仙,人间再到,只不过惹来满怀的伤感罢了。如此看来,飞升为仙又能如何?不如在黄鹤楼上大醉一番,远远地看着东方的蓬莱仙境吧。且不必艳羡,因为仙境里也是几多悲伤、几多夕阳。白玉蟾的生平到了他三十六岁时就没有了记载,有人说他归隐了,有人说他死去了,有人说他成仙了,总之是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不可考索了。可考的,只有他诗文书画的遗迹。

晚登黄鹤楼

周 弼

戚戚登临地^①,凄凄欲暮天。相看数株柳,不听一声蝉。山冷云生絮,江空月上
弦^②。无缘舍尘事,闲对白鸥眠。

(《全宋诗》卷三一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戚戚:忧伤貌。 ②上弦:指变成农历初七或初八的月亮。《诗·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唐孔颖达疏:“八日九日,大率月体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张而弦直,谓上弦也。”

【评析】

诗首联使用叠字对仗,而且还是同音叠字,给人一种工整和谐之感。颌联一句写实,一句写虚。一般人写罢“相看数株柳”,接下来或者写再看见了什么,或者写再听见了什么,但周弼却从否定处着笔,写没有听到蝉声,别有一番新意。有柳却无

蝉，正是夜晚情致。登上黄鹤楼，似乎都难免要想到驾鹤飞升的传说，但对诗人来说，这戚戚的人世间尽管凄凄，但还是难以割舍的。如果能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人群中，多出一些时间，多出一份心胸来学习白鸥的淡泊闲适就足够了，又何必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飞升成仙呢！

春暮登黄鹤楼

周 弼

欲尽残春酒，登临事已违。听残怀旧笛，添尽御寒衣。鸟向青山没，人来赤壁稀^①。最怜城侧树，无可作花飞。

（《全宋诗》卷三一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赤壁：山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军大破曹操处。在今湖北武昌西赤矶山，与汉阳南纱帽山隔江相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三》：“江水左迳百人山（今纱帽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又有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山形如壁，有赤色，也称赤壁。

【评析】

周弼此次登临是在暮春的一个白日，但不变的是同样凄凉的心绪。想为即将远去的春天送上一杯酒，但似乎也错过了日子。谁家的笛声在怀旧，就像我怀念春天的模样，鸟儿飞逝，人儿不来，静悄悄中，春天已经走远，连树都没有了落花可飞，一切都在落寞着。诗人默默地登楼，望尽暮春后，再默默地下楼。在黄鹤楼众多诗歌中，此首怀春伤春诗显得别具一格。

黄鹤楼歌

周 弼

城上危楼高缥缈，城下澄江复相绕。有时漾影入中流^①，俯看游鱼仰飞鸟。近楼多少未行舟，满江落花洒汀洲。人同江狎不怕浪，登楼对酒弹箜篌^②。大别山头白云起^③，金口渡边雨如洗^④。半钩新月上孤城，还照高楼与江水。晴江依旧泻浔阳^⑤，黄鹤无由归故乡。一声玉笛起何处，燕扑阑干花影长^⑥。

（《全宋诗》卷三一四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中流：江河中央、水中。②箜篌：古代拨弦乐器名。《旧唐书·音乐志》：“（卧箜篌）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竖箜篌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一作“三”）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③大别山：一名鲁山，即今武汉市汉阳的龟山，与黄鹤楼隔江相对。④金口渡：金水河于武汉入长江，其地名金口，古又名沙羨、涂口。⑤浔阳：长江流经江西省九江市北的一段。⑥阑干：栏杆。

【评析】

此诗一作夏竦诗，见《全宋诗》卷一六〇。的确，这首诗潇洒飘逸的风格和周弼前两首凄凉伤感的诗作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以此证明这首诗不是周弼的作品。因为诗人们往往会喜欢尝试多种风格来写作，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这首歌行体诗紧紧围绕着黄鹤楼来写，周围的景物——澄江、漾影、游鱼与飞鸟，还有行舟与汀洲纷至沓来，画面丰富而多彩。而结末，“晴江依旧泻浔阳，黄鹤无由归故乡”，其声腔最终还是汇入了诗人们永远的哀叹中。

题黄鹤楼

江万里

黄鹤楼高倚半天，楼中黄鹤去千年。檐楹自是留真境^①，几席何妨得老仙^②。云护山光秋驻马，日笼江影昼停船。良工改写归图画，俯仰令人一慨然^③。

（《全宋诗》卷三一七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留真境：道教之地，亦指仙境。②老仙：指和黄鹤楼有关的仙人。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②。③慨然：感慨貌。

【评析】

江万里在宋末是一代名臣，最终殉国而亡。他并不以诗人名世，留下的诗作也不多，但这首《题黄鹤楼》却饶有诗意。首联二句都用“黄鹤”二字，大有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之味。颌联“自是”、“何妨”用虚字对仗，更增加了飘逸与虚幻之感。颈联对仗工整，宛如画图。尾联点明此地此景可入画图，从而收束全篇。

黄鹤楼

罗与之

翠飞栋宇据城端^①，车马尘中得异观^②。双眼莫供淮地阔^③，一江不尽蜀波寒^④。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⑤。独抚遗踪增慨慕^⑥，徘徊不忍下层栏。

（《全宋诗》卷三二九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翠(huī)飞：《诗·小雅·斯干》：“如翠斯飞。”朱熹《集传》：“其檐阿华采而轩翔，如翠之飞而矫其翼也。”后因以形容宫室的高峻壮丽。翠：振翅疾飞。②异观：奇异的景象。汉班固《西都赋》：“殊形诡制，每各异观。”③淮地：南宋时，淮河一线为宋金南北对峙的边界，淮地指北方金国占领区。④蜀波：武汉的长江水自上游四川而来，此代指滚滚而下的长江。⑤骚客：诗人、文人。⑥慨慕：感叹仰慕。

【评析】

南宋时代,长江之北的广大土地都是金人的占领区。作者说:站在黄鹤楼这座高楼之上,还是不要往北方瞭望了吧!滔滔的江水带来无尽的凄凉,似乎也在哀叹难以收复失地的痛楚。修炼的真人可以无忧无虑地横笛吹奏,而多感的诗人却在深深地怀念着故国。登上这座高楼,作者不仅没有放松心情,反而更增添了深重的烦忧。纵观古往今来的众多黄鹤楼诗,写哀情者过其半,开怀之作很少见到。这是因为这座高楼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历经过太多的沧桑。

黄鹤楼

游 仪

长川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万景收。汉水北吞云梦入^①,蜀江西带洞庭流^②。角声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两岸秋。黄鹤楼高人不见,却寻鹦鹉过汀洲^③。

(《全宋诗》卷二九八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汉水: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的米仓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中部,在武汉市汇入长江。云梦:即云梦泽,此指湖北江汉平原上的古湖泊群。②蜀江:指长江。洞庭:即洞庭湖。③汀(tīng)洲:水中小洲。此指鹦鹉洲。

【评析】

作者游仪,《全宋诗》误作“游似”。该诗在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脍炙人口,被誉为“宋诗绝唱”。当时学者游九言曾书之于南楼,后又为之刻石立碑,一时影响很大(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柳溪吕炎近录》)。此诗气势干云,境界阔大,拍天的巨浪、千家之城郭都在作者的大手笔下被收纳进来。再加上汉水与长江的交汇,云梦与洞庭的连接,三楚的气象被雄浑地勾勒出来。在这块交织着历史、纵横着山水的大地上,楚中儿女世世代代地生活着,角声和帆影从无止息,他们祖祖辈辈地书写着历史,又创造着文明。试看这高耸的黄鹤楼与宽阔的鹦鹉洲,它们所代表的楚地文化,更是叫人流连赞叹!

重题黄鹤楼

柴 望

自从崔颢题诗后^①,更有何人吊祢衡^②。芳草不知鹦鹉恨,晴天惟见汉阳城^③。楼头月落酒方醒,岸口风高雁正鸣。五百年前黄鹤去,闲寻鸥鹭订诗盟。

(《全宋诗》卷三三四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崔颢题诗:指唐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②祢衡: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③汉阳城:位于黄鹤楼对岸,与江夏城夹江相对。

【评析】

这首诗首句即遥遥地向唐代诗人崔颢致敬，谁让他的《黄鹤楼》诗那般有名呢！不但李白要妒羡地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诗句，作《鹦鹉赋》的东汉祢衡似乎也心生怨怅：你崔颢抢了我祢衡的风头啦！如今登上黄鹤楼的人都去赞叹你崔颢，都忘记了我的存在了。人间的荣枯纷扰都将随着时日远逝，只有清风明月与江山古城恒存。所以作者自勉也勉人道：凡夫俗子们啊，不要再指望黄鹤会飞来驮你去成仙，还是和淡泊的海鸥、白鹭为伴，自由闲适地过此一生吧！

登黄鹤楼

刘 鉴

西风吹我登黄鹤^①，白云半在阑干角^②。题诗不见旧时人，惟见青山俯城郭。萋萋芳草鹦鹉洲，江水衮衮来无休^③。岁月俯仰成春秋^④，古人今人无限愁。

（《全宋诗》卷三二七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黄鹤：即黄鹤楼。 ②阑干：栏杆。 ③衮衮(gǔn gǔn)：同“滚滚”，奔流貌。

④俯仰：比喻时间短暂。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评析】

登上黄鹤楼，便会习惯性地感叹古往今昔。但这首诗中没有去寻觅那只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却在追寻那些在黄鹤楼上题诗的人们：你们的墨迹还在这里，可你们的人呢？也像那只黄鹤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啊！鹦鹉洲还在那里，青山和江水也不曾改变，只留下了古人和今人面对这种景象生出的无尽哀愁。清赵翼有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之说，此诗也可算一例。

钗头凤·别武昌

秦 观

临丹壑^①，凭高阁，闲吹玉笛招黄鹤。空江暮，重回顾。一洲烟草，满川云树^②。住，住，住。江风作，波涛恶，汀兰寂寞岩花落^③。长亭路^④，尘如雾。青山虽好，朱颜难驻。去，去，去。

（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丹壑：这里指被晚霞映红的江面。 ②“一洲”二句：典出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洲：即指鹦鹉洲。云树：高耸入云的树木。 ③汀(tīng)：水边平地、小洲。 ④长亭：旧时城外大道旁，五里设短亭，十里设长亭，为行人休憩或送行饯别之所。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评析】

此词可能是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秦观从处州(今浙江丽水)被贬郴州(今属湖南),途经武昌时所作。

与秦观前期词常流露出的轻伤淡愁不同,这首词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无奈和难言的悲哀。作法上,此词前扬后抑,对比和映衬非常明显。上片,情由景生。铺满晚霞的江面,仙人乘鹤的传说,满洲满川的烟草、云树,都让词人如入仙境,获得了一份心灵的宁静。“闲吹玉笛”完全是词人情不自禁的举动,留住此地的愿望也完全是自然生出的。而且,“闲吹玉笛”的闲雅和“住,住,住”的迫切,相生相应,相反相成,很有意趣。而到了下片,境况却陡然反跌。坎坷的仕途遭遇和巨大的人生打击,最终还是使作者从短暂的虚浮幻想中醒转过来。江面恶波起,寂寞岩花落,长亭路漫漫,就是词人现实情绪的生动外化;而留驻此地的美好愿望也被“去,去,去”的现实情势强力击碎,无情取代。“去,去,去”所映现出的无奈、无助、无情,也把词人内心的痛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这首词的上、下两片,正像一片叶子的正、背两面。正面,光鲜而美丽;而背面,却苍凉而黯淡。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岳 飞

遥望中原^①,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②。万岁山前珠翠绕^③,蓬壶殿里笙歌作^④。到而今、铁骑满郊畿^⑤,风尘恶^⑥。兵安在?膏锋镞^⑦。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⑧,一鞭直渡清河洛^⑨。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⑩。

(《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注释】

①中原:此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沦陷区。②凤楼龙阁:指当年汴京城内形态各异的皇宫楼阁。③万岁山:又称艮岳,是北宋末年徽宗建于汴京的人工山景。《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载,“山周十余里,运四方奇花异石置其中,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计”。珠翠:形容万岁山上的奇花异石;一说为妇女饰品,代指宫女。④蓬壶殿:指皇城中的宫殿。蓬壶,即蓬莱,古代传说中渤海的三座神山之一。⑤铁骑:此指金国军队。郊畿(jī):指汴京周围区域。畿,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区。⑥风尘:此喻指战乱。⑦“兵安在”二句:写宋兵被金兵残杀。膏(gào):润泽,滋润。锋:刀剑的尖端。镞:刀剑的刃。⑧请缨:指请求交给杀敌任务。缨,绳索。据《汉书·终军传》,汉武帝时,终军出使南越,“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⑨河洛:黄河和洛水。当时都在沦陷区。⑩“却归来”二句:谓消灭金兵、恢复中原后,将功成身退,效法仙人骑鹤重游黄鹤楼,并悠然归隐。

【评析】

此词约作于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时间比《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略早。此时,岳飞刚刚率军收复了被金人傀儡刘豫占领的襄阳、唐、邓、郢、随诸州及信阳军,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一次,词人乘暇登览黄鹤楼,遥望中原,思绪万千,遂挥笔写下此篇。

从“想当年”到“到而今”,再到“何日”、“却归来”,全词层次极为清晰,表意也极为明朗。且充溢全词的郁勃豪壮之气,又被词末“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悠然畅想缓弛下来,使作品获得了非常可贵的文学张力,读来耐人寻味。还须一提的是,作品中表露出的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既立足于作者对和平生活的怀想、对敌人侵略行径的愤慨,又建立在当时已经出现转机的军事情势和已经被证实了的词人卓越的军事才能基础之上,所以读来更给人以坚实感和期待感,不似苏轼“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纯然文士情怀。

这首词原为岳飞的手书墨迹,墨迹碑石现存于黄鹤楼公园南区的古碑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武汉春秋》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封二刊登了词碑的拓片,并附说明如下:“这张拓片,公认是岳飞传世的第三首词。原手书墨迹在收藏家中流传八百年,直到本世纪初才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据称手迹后面尚有文征明等许多文人的题跋。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七年‘九·一八’纪念日,有位爱国人士把它刻石陈列在黄鹤楼旧址,并将拓片分赠抗日战士以励士气。不久日寇入侵武汉,此碑下落不明。解放后在汉阳发现,已断为两截。”

浣溪沙·赠妓徐楚楚^①

刘 过

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②。席间谈笑觉风生。标格胜如张好好^③,情怀浓似薛琼琼^④。半帘花月听弹箏。

(马兴荣《龙洲词校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徐楚楚:号问月,武昌妓。②彩云:对妇女头发的美称。娉婷(pīng tíng):形容女子的姿态美好。③标格:风度。张好好:唐代歌妓。杜牧有《张好好诗》,并序记其事。④薛琼琼:唐开元中官妓。

【评析】

刘过属辛派词人,多雄奇豪壮之作,但也有一些清丽婉媚的游宴、赠妓作品。这首《浣溪沙》,就是其中的一篇。此词写武昌箏妓徐楚楚的容貌、气质、情怀和伎艺,形象生动,如在目前。“半帘花月听弹箏”所显示的意境,更是玲珑剔透,美轮美奂,令人神往。但此词的意趣似乎并不在此,而在让读者可以联想到的两种形象、两种场景的奇特对比。试想,以黄鹤楼为中心点,一楼上,一楼前;一月下,一灯下;一黄

鹤，一美人；一鹤鸣，一箏鸣；一仙人骑鹤、超逸出尘之像，一凡夫狎赏、尽享世乐之态，——楼门开阖之间，两重天地、两样生活、两种观念的影像竟然于咫尺间跃动闪烁、交替映现，此岂不为趣！而说到究竟，是黄鹤不相宜地侵入了人的领地，还是人不经意间沾染了鹤的清名，是恐怕无论谁也说不清楚的。

满江红·龚抚干示闰中秋^①

程 秘

黄鹤楼前，江百尺、波横光溢。问老子、当年高兴，何人知得！最爱洞庭天际水，分明表里玻璃色。恐今宵、未必似前番，天应惜。都莫问，鸿钟勒^②；也休羨，壶天滴^③。忆故人霜下，乱滩横笛。便好骑鲸游汗漫^④，古来蟾影何曾没^⑤。更明年、重约再来时，乘槎客^⑥。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龚抚干：名不详。抚干，此指安抚使属官干办公事。干，干办，亦称干办公事。

②鸿钟勒：在大钟之上镌刻铭文，表示功业成就。勒，雕刻。③壶天滴：指从天上被贬到人间，成为谪仙人。壶天，道家用以代称仙境。传说仙人施存有一壶，中有天地日月，自号“壶天”。④骑鲸：骑鲸鱼漫游海上，喻隐遁或游仙。汗漫：形容水势浩渺，无边无际。⑤蟾影：指月光、月影。⑥乘槎(chá)：旧时传说天河与海通，海边有人见年年八月有浮槎(木筏)去来，不失期，即乘槎浮海至天河，并遇到织女、牵牛(见晋张华《博物志》卷十)。

【评析】

此词是作者于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闰八月十五日，与好友龚抚干的和唱之作。时词人在建康，任建康府教授之职。

中国古代士人向有“入世”和“出世”两种观念，且二者往往相互交缠，发生很大的矛盾。解决的最好方法，当然是所谓的“功成身退”，就像李白所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方式却很少能够实现。常有的情形，往往是士人们功业难成，一方面艰难地在求取功名的路途上跋涉，一方面又怀着解脱功名羁绊的出尘之想，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这种痛苦和挣扎，生活在南宋时期的士人，当有更切身的体验。这首词的作者程秘，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首《满江红》词，写的也正是这种体验。

表达出尘之想，在时间的选择上，当然是中秋夜最好。中秋之夜，天清气朗，月光皎洁，境界飘渺，往往给人以遗世之感；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即如此。而如果眼前有江河湖海，能使水光天色融为一体，则这种出尘之想就能更进一步；张孝祥的“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

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念奴娇·过洞庭》）即是。程秘的这首《满江红》，兼容了中秋水、月妙境，且表意更为洒脱狂放。即不管自身境遇如何，不管境遇的顺逆与穷通——“都莫问，鸿钟勒；也休美，壶天滴”——都要做一个脱离尘世的“乘槎客”。当然，这种洒脱狂放是表面上的，骨子里却是非常的悲哀。因为，那是一个需要仁人志士，而仁人志士都被弃置了的时代。

沁园春·题桃源万寿宫^①

葛长庚

黄鹤楼前，吹笛之时，先生朗吟。想剑光飞过，朝游南岳；墨篮放下，夜醉东邻^②。铛煮山川，粟藏世界^③，有明月清风知此音。呵呵笑，笑酿成白酒，散尽黄金。知音，自有相寻，休踏破葫芦折断琴。唱白蘋红蓼^④，庐山日暮；西风黄叶，渭水秋深。三入岳阳^⑤，再游湓浦^⑥，自一去优游直至今^⑦。桃源路，尽不妨来往，时共登临。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桃源：县名，属湖南省。境内有因陶渊明作《桃花源记》而传颂于世的桃花源。万寿宫：在桃源县境，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建，次年赐“桃源万寿宫”额。②“墨篮”二句：《吕祖志》卷二《武昌卖墨》：“洞宾游武昌，诡为货墨客。墨一笏仅寸余而偿钱三千，连日不售，众咸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价高，得无有意耶？’自以钱三千求一笏。且与客剧饮，醉归昏睡。午夜，俄有叩户者，乃客以钱还之，辞去。比晓，视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寻客，已不复见。”笏：金银的计算单位，铸金银成笏形，一枚为一笏。③“铛煮”二句：指道家生活的清贫与丰富。铛（chēng）：烙饼或做菜用的平底浅锅。④蘋（pín）：多年生水生蕨类植物。蓼（liǎo）：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水边或水中。⑤岳阳：古称巴陵、岳州，在湖南省，位于洞庭湖滨，有著名的岳阳楼景观。⑥湓（pén）浦：参前孔平仲《和经父登黄鹤楼》注释②。⑦优游：指生活得十分闲适。

【评析】

万寿宫为道家宫观，数量众多，历史上曾遍布全国各地。湖南桃源万寿宫即其一。词人漫游至此，挥毫题词，描摹了自己道家生活的闲适与旷放，风格清旷爽朗，人、境融合为一。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本词通篇化用了著名道教人物吕洞宾的典实，显得贴切而自然。其中，化用的诗典有：“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蘋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题黄鹤楼石照》），“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绝句》），“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吕祖全书》卷四），“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过湖州东林沈山，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号回山人》），

“捕碎葫芦踏碎琴，飘然拂袖出儒林”（《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卷一），“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袖手江南去，白蘋红蓼，又寻湓浦庐山”（《促拍满路花》）等。

吕洞宾为“八仙”之一，也是道教全真派北五祖之一。据说，吕洞宾曾游历过桃源仙境，并手植下仙葡萄一架。词中起首的“先生”，当是指吕洞宾；结束的“时共登临”，也当是对吕洞宾而言，词人藉此表达由衷的向往和敬慕之意。借写人而写己，此词可说已入于化境。

四、书写南楼的诗词

晚登庾楼^①

孔武仲

却从江汉望匡庐^②，湓口风波日愈疏^③。满瓮尚留桑落酒^④，登盘今有武昌鱼。斜阳柳色明碛岸^⑤，纤月波光湿太虚^⑥。鸚鵡洲前吊豪士^⑦，重将词赋为君书。

（《全宋诗》卷八八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庾楼：即南楼，此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南楼。因东晋名将庾亮曾登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南楼，故南楼又称庾楼。宋人常常把鄂州南楼跟武昌南楼混为一楼。

②匡庐：即庐山。《后汉书·郡国志四·庐江郡》“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刘昭注引南朝宋慧远《庐山记略》：“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际，隐遁潜居其下，受道于仙人而共岭，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而命焉。” ③湓（pén）口：古城名，以地当湓水入长江口而得名。汉初灌婴始筑此城。故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后改名湓城，唐初又改浔阳。 ④桑落酒：传统名酒之一，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七谈到黍米造酒法时，称“十月桑落，初冻则收水，酿者为上”。 ⑤碛（qí）岸：曲折的河岸。 ⑥太虚：天空，此指江中所映天空。 ⑦吊豪士：吊唁祢衡这样的豪杰之士。

【评析】

这是一首登临写景诗。首联写登临所见，极目远眺，遥想匡庐风物。颌联写身畔诸物，无论是桑落酒，还是武昌鱼，均含闲适之意。颈联写景明快，刻画细致。斜阳之下，金黄色的柳丝垂于曲折蜿蜒的江岸，增添了几分明丽；而江水映照的天空中，一弯纤月，随着粼粼的波光在细微地颤动，似乎也浸湿了水中映出的天空。末二句由景入情，借所见之鸚鵡洲以凭吊前代的豪士，使全诗陡然添上了几许清刚之气。

南楼画阁观方公悦二小诗戏次韵^①

黄庭坚

十年华屋网蛛尘，大旆重来一日新^②。五凤楼中修造手^③，个中余刃亦精神^④。重山复水绕深秋，不见高贤独倚楼。手拂壁间留恨句，凌波微步有人愁^⑤。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方公悦，名泽，福建莆田人，生平不详。次韵：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指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做诗，也叫步韵。②旆(pèi)：古代旗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此处指旌旗。③五凤楼句：《杨文公谈苑》曰：“韩浦、韩洎咸有词学，洎意尝轻浦，谓人曰：‘吾兄为文，譬绳枢草舍；吾之为文，是造五凤楼手。’”④余刃：《庄子·养生主》曰：“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后因以“余刃”喻指处事裕如的能力。⑤凌波微步：语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评析】

此二诗为山谷初至鄂州登南楼时的次韵游戏之作。第一首诗写登南楼画阁见方公悦之诗，赞叹其诗作之精。第二首则写倚楼之际想前贤（可能是与南楼相关的庾亮或题诗于壁的诗人），在抚摸墙壁间所题诗句的同时，不禁心生一缕愁绪。

山谷作诗，喜点化前人成句，也因此带些生硬的特点。此诗中的“五凤楼中修造手”与“凌波微步有人愁”虽增添了全诗的书卷气，但对于读者的理解不得不说有些隔阂，尤其是后句，即使明了其典故出处，亦让人有些费解。

庭坚以去岁九月至鄂，登南楼，叹其制作之美，成长句。

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①

黄庭坚

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雪延披襟夏簟寒^②，胸吞云梦何足言。庾公风流冷似铁^③，谁其继之方公悦。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公悦：即上诗所云方公悦。②延：遍。簟(diàn)：竹席。③庾公：指东晋名将庾亮。

【评析】

黄庭坚至鄂时间在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从诗题来看，此诗即为当年九月登南楼时所作，并于第二年书呈方公悦。前六句写南楼之气势，后二句写与南楼相关之人物。首联写行遍江东湖北，未有见气势如南楼者。颌联写楼外所见景致，无论是楼本身之高、明、广、深，楼上所见表里江山，均表现出南楼之雄伟。颈联写登楼所感，从温度写其高寒，从吞吐云梦的感觉写其阔大。尾联以方公悦比前代名臣庾亮，含奉承之意。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

黄庭坚

其一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①。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②。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芰(jì)荷：指菱叶与荷叶。 ②一味：此处为佛教用语。《法华经·药草喻品》：“如来说法，一相一味。”《涅槃经·如来性品》：“又解脱者，名为一味。”《大集经》亦云：“有三昧，名曰清凉，能断离憎爱故。”黄庭坚于崇宁年间谪鄂州，其间人世沧桑、世态炎凉多有经历，后二句不可仅作景语观。

【评析】

黄庭坚于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抵鄂，此后在鄂一年有余。由此诗“十里芰荷”与第四首“我亦来追六月凉”之语，知这组诗作于崇宁二年六月间。

黄庭坚作诗，素重用典与炼字炼意，惟暮年所作，平淡而山高水深。此诗于炼字、平淡、寓意实兼而有之，为其绝句中的精品。开篇“山光接水光”之语，若于其早年之作寻之，断然不可见，以其用字反复之故。但此处用字虽重，却以一“光”字，传达出月下之景所独有的特点，予人以视觉上的强烈印象。第二句又从“香”字着眼，将月夜之美传达到嗅觉，给人以清香扑鼻之感。第三句所云“清风明月”，实又与一、二句之“光”与“香”的产生有密切关系；“无人管”之语，与东坡《前赤壁赋》所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暗通消息。最末一句，以一“凉”字概括出诗人在月夜体会到的幽静与清冷，也暗含着对于世态炎凉的深刻体认。

清人陈衍曾评价黄庭坚诗曰：“山谷七言绝句皆学杜。少学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者，有之，《岳阳楼》、《鄂州南楼》近之矣。”(《宋诗精华录》)今观此诗，去除了用典的习气，径以直寻出之，确可当得此评。

其二

画阁传觞容十客^①，透风透月两明轩。南楼槃礴三百尺^②，天上云居不足言。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传觞(shāng)：宴饮中通过传递酒杯以劝酒的饮酒方式。觞：古代酒器。 ②槃礴：犹“磅礴”，广大貌。

【评析】

此为组诗的第二首，与前一首脉络相连。在此诗中，随着饮宴的开始，目光先由第一首的“四顾”观景转入室内的“传觞”酒宴，“透风透月”与上首相关联，清光与荷香透入南楼画阁，虽无丝竹管弦佐欢，亦足可乐。末二句恰似天上人语，以层霄之上，观月下南楼中影影绰绰之饮者，又见南楼磅礴之气势，诚“天上云居不足言”也。

其三

势压湖南可长雄^①，胸吞云梦略从容^②。北船未尝睹巨丽，复阁重楼天际逢^③。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湖南：此指洞庭湖以南。②云梦：即云梦泽，先秦时期楚国的一个大湖泊。后由于长江泥沙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分，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即为洞庭湖。③复阁：重叠的楼阁。

【评析】

此诗由上诗之“槃礴三百尺”展开，将南楼之雄伟阔大深入刻画。“势压湖南”、“胸吞云梦”似仍嫌不足，又以重叠之楼阁于天际相逢夸饰其巨丽之貌，显示出山谷诗奇矫的一面。

其四

武昌参佐幕中画^①，我亦来追六月凉。老子平生殊不浅，诸君少住对胡床^②。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参佐：部下，僚佐。画：出谋划策。②“老子”二句：此用庾亮典。据《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胡床：古时可折叠的一种躺椅。参刘过《忆鄂渚》注释⑦。

【评析】

此诗回归到第一首的“凉”字，突出夏季南楼予人的清凉惬意之感。在末二句关于东晋名臣庾亮的典故中收束整组诗歌，既有自比前贤的高傲，又增添了这组诗歌的历史感，寄托深远，令人回味。

南楼歌送武昌慎太守还朝^①

慎名宗杰，吴人，其先钱氏贵戚。戊寅三月江夏赋。^②

贺铸

君不见鄂渚山环少城半，高牙之冲仰飞观^③。裴回华月天一隅^④，缥缈青山江两

岸。题榜南楼非昔时，今人可复识元规^⑤。唯余在得昔时月，与此江山长住持。公堂坐啸无留事，清夜登临谁辨此。流风逸响殆千年，初见东吴贵公子。剗繁健手付方州，迎刃未始逢全牛^⑥。潢池小儿归田畴，田无高下乃多收^⑦。每寻不浅胡床兴，更有歌人行酒筹^⑧。明日云颿望峽阙，镜湖老生愁欲绝^⑨。一钱何敢浼刘公，送行聊以南楼月^⑩。照见金闺待漏时^⑪，结佩正冠勤晓谒^⑫。公乎莫负鲈鱼菰菜期^⑬，衣锦东还使持节。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慎太守：名宗杰。据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知其又曾通判润州（今江苏镇江）。贺铸另有《送金坛慎令》一诗小序云“慎字璫玉”（参前第一节），或为一人。

②钱氏：指吴越王钱鏐（liú）（852—932）。戊寅：指北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③高牙：高耸的山峰。冲：山间平地。飞观（guàn）：檐角飞扬的楼台。④裴回：徘徊。华月：花月。⑤元规：晋人庾亮字。⑥“剗繁”二句：赞誉慎太守善于删繁就简，能像庖丁解牛那样处理州中事务。剗（tuán）：割除，截断。⑦“潢池”二句：指皇族之纨绔子弟亦能归于田亩，田地收成较多。潢（huáng）池：天潢，星名，转义指皇室。

⑧酒筹：又名“酒算”、“酒枚”，古时酒筵饮酒时用以记杯数或行令用的筹码。此句亦用《晋书·庾亮传》典故，参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其四）注释②。⑨颿：同“帆”。峽（yáo）：高耸。阙（què）：宫殿两角的瞭望台。慎氏将还朝，故云“云颿望峽阙”。镜湖老生：作者自称。⑩“一钱”二句：谓自己送行钱财无多，不能很好地款待慎太守，只有以南楼月色相送。浼（měi）：请求。刘公：指汉代刘宠，此处代指慎太守。据《续汉书·刘宠传》记载：“刘宠迁会稽太守，郡中大治。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翁，闻宠迁相，率共送宠人斋百钱。宠谢之，为选一大钱，故会稽号宠‘取一钱太守’。”二句反用典故本意。⑪金闺：汉代金马门的别称，为学士待诏之处。待漏：待漏院，百官上早朝之前的聚集之所。二处皆代指朝廷。⑫结佩、正冠：指朝中群臣。⑬鲈鱼菰菜期：用晋人张翰典。据《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记载，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一年见秋风吹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此指归隐之期。

【评析】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作，作于北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三月（本年六月改号元符），时贺铸在江夏，四十岁。作为赠别之作，此诗结构与柳永《望海潮》词颇为相类。

开篇四句言江夏山水形胜之貌。“鄂渚山环”与“高牙仰冲”，不仅写出了江夏城的山之多，也写出了山之高。紧接二句，则通过月光映照下大江两岸缥缈的青山，更强化了人们对于鄂州南楼所处地理位置的认识。“题榜”以下四句，突出写南楼，在历史名人与山川明月的对比中，体现出诗人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公堂坐啸”以下

至“歌人行酒筹”，主要写诗歌的赠予者——慎太守。面对美好的江山与南楼的风景，何人解得？何人能在公事之余，清夜登临，风流蕴藉呢？千年以来，恐怕只有“东吴贵公子”了。“东吴贵公子”又是何人？也就是诗人要送的慎太守，因他是吴地人，故云。“剡繁健手”以下六句，描写慎太守在任之治绩：不仅治事宽简，而且还让一些纨绔子弟也归于田亩；田地无论好坏，收成均不错；同时，慎太守还能在公事之余，小卧胡床，听歌行酒。正是这么一位贤能的太守要离任还朝了，诗人贺铸在送行离别之际，不禁悲愁欲绝。“明日云颿”以下八句，点明此诗主旨。诗人用汉代刘宠的典故，不但赞颂了慎太守的清廉，也暗示了自己的贫寒。末四句，将金闺、待漏、结佩、正冠的朝中景象与衣锦东还之持节使者结合起来描写，蕴含着贺铸渴望荐引的内在心理。

此诗由景到人再到事，逐层推进；遣词用字，极具匠心，充分体现出诗人贺铸在诗歌结撰方面的高超才华。所叙之事，欲吐还含，内敛而不隐晦，正是他所追求的“气出于言外”（《王直方诗话》）之作。

鄂州南楼^①

冯时行

今日南楼独上时，西风无复片云飞。天连江水去不尽，云傍远山闲自归。鸚鵡巧言终掇祸^②，麒麟高举亦知几^③。诗翁仙子今何在，徙倚栏干送落晖^④。

（《全宋诗》卷一九三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诗题下原注：“其下为黄鹤楼故基。” ②“鸚鵡”句：言祢衡虽能以《鸚鵡赋》成文学之名，但终不免于因恃才逞巧而获罪。掇(duō)：本拾取、摘取之意。 ③麒麟：传说中的神兽，主祥瑞，常用以喻才能杰出之人。几(jī)：预兆。 ④徙倚：徘徊，留连。

【评析】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诗，写得平易流畅。前四句写南楼景致，天连江水、云傍远山，道出鄂州城的地貌。后四句发思古之幽情，反思祢衡因才得祸之事，以贤才能高举而知几来鞭策自己。末二句在感叹与南楼、黄鹤楼有关的诗人、仙人难以再见的叹息中，在因斜阳落晖而徘徊留连的情绪里结束全诗，似有不尽之意。

南楼

王十朋

江汉西来于此会^①，朝宗东去不须分。银涛遥带岷峨雪，烟渚高连巫峡云。鸚鵡洲悲狂处士^②，蛟龙池化故将军^③。登临长愿如今日，尘静元规楚不氛^④。

（《全宋诗》卷二〇三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江汉：长江与汉水。 ②狂处士：指祢衡。 ③蛟龙：传说中的一种神龙，得

到云和雨,就会飞腾上天,终究不会呆在池中。比喻有才能的人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充分施展才华。《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故将军:指刘备。④尘静:尘土不扬,喻国家安定。元规:东晋名将庾亮,字元规。不氛:“氛”本指凶气,此以“不氛”指楚地能享太平。

【评析】

王十朋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状元,其所作诗,大多爱国忧民之作。此诗前四句写江汉景致。颌联因江汉之银涛、烟渚而想起上游的岷峨与巫峡,可称奇想。末联有忧国之思,显其本色。

鄂州南楼

范成大

谁将玉笛弄中秋^①,黄鹤飞来识旧游^②。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③。烛
灭灯火三更市^④,摇月旌旗万里舟。却笑鲈乡垂钓手^⑤,武昌鱼好便淹留^⑥。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注释】

①玉笛:为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或非实指。其出处可参前刘过《忆鄂渚》注释⑥。②黄鹤飞来:此句虽与黄鹤楼典故相关,但又暗言自身东归遇故人之事。

③汉树、蜀江:皆是眼前景致。蜀江实即长江,因其由蜀入汉,故云。渚:水中小块的陆地。④烛:映照。⑤鲈乡:鲈鱼之乡。此用晋张翰故事。《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载,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一年见秋风吹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范成大亦吴中人,鲈乡即其故乡。垂钓手:用姜子牙垂钓典故,自谓为经纶天下之人。⑥淹留:羁留,逗留。

【评析】

此诗作于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时范成大自四川东归,八月中秋前一天抵鄂州。中秋夜,受到好友的款待,并同游南楼,因作此诗。首联点出作诗的时间与背景。颌联写南楼的形胜之貌。颈联写鄂州城陆地与江中的盛景。末联自我开解,并有感谢好友之意。

范成大之诗,以清新浅切为主要特色。此诗意蕴清旷而写景道壮,集中并不多见。全诗又熔裁前人成句及轶事歌谣,浑化无迹,诚为佳作。

次韵鄂州吴少保南楼^①

项安世

武昌城头起高阁,下见二江争一壑^②。滔滔还作一江流,底用相遭苦相恶^③?庾

公当日此登临^④，拊髀北风思远略^⑤。檐开历历汉阳树，多少雄心入开拓。暮年出手竟抢攘^⑥，千丈涛头空寂寞。何如乘月坐胡床^⑦，且共诸人跨鸾鹤。平生枉恨王公弱，要是王公高一着^⑧。古来经济有包荒^⑨，愤愤故应强凿凿^⑩。只今遗址向千年，又见神州□□索^⑪。凭栏堪赏亦堪嗟，长使游人望关洛^⑫。

（《全宋诗》卷二三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吴少保：指吴挺（1138—1193），字仲烈，南宋抗金名将吴璘第五子。孝宗淳熙十年（1183）冬，因功特加检校少保，淳熙十五年知鄂州。②二江：指长江与汉水。③底用：什么原因。④庾公：指庾亮。⑤拊髀（fǔ bì）：以手拍大腿，表示激动、赞赏等心情。⑥“暮年”句：指庾亮晚年欲收复中原，由于准备不足，并且同时北伐李寿与石虎，以致兵败的故事。或暗指韩侂胄开禧北伐事。抢攘（chēng rǎng）：纷乱的样子，指北伐准备不足、仓猝进行的纷乱之貌。⑦乘月坐胡床：亦用庾亮典。《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载：“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⑧“平生”二句：将庾亮与王导对比，认为王导在治国方面棋高一着。王公：指东晋名臣王导。《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载：“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⑨经济：指治理国家的才干。包荒：包含荒秽，谓度量宽大。⑩愤愤：昏庸，糊涂。此处用作名词，指昏庸之人。凿凿：确实。⑪□□：二字阙。⑫关洛：关中和洛阳一带，泛指北方地区。

【评析】

项安世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起知鄂州（《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二二），诗当作于此时。此诗不是与吴总同时唱和之作，而是数年后见吴氏南楼题壁之作而次韵唱和。

此诗名为次韵，实为咏史怀古。开篇四句，虽写二水争流，实则蕴含着对国与国在土地上的争夺、臣与臣在政治上的争斗这些历史现象的揭露。中间十句，围绕与南楼相关的名臣庾亮展开，尤其突出庾亮收复中原的北伐大计，但“拊髀北风”的雄心“开拓”大略，竟然因为缺乏准备的北伐失败而灰飞烟灭，只留下滔滔江水寂寞地拍打着城墙。早知如此，不如就着月色，躺在胡床上，骑鹤遨游。庾亮的严苛与王导的宽仁，由此显出高下。“古来经济有包荒，愤愤故应强凿凿”二句，则是由王导的宽和得众引出的感慨，其中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古往今来，治国之能臣均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度量，而昏聩之人却总是要强制推行一些违背历史规律的法令。末四句，则将东晋与南宋这两朝类似的历史局面加以比拟，在登上南楼凭栏怀古之时，也发出了对开禧北伐失败的一声叹息。

夜半走笔酬寿翁^①(其二)

张孝祥

二年尘土堆中坐,一到南楼眼暂开^②。风静江平留不得,待教黄鹄送诗来^③。

(《全宋诗》卷二四〇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寿翁:李椿(1111—1183)字寿翁,临洺永年(今属河北)人。乾道三年至五年(1167—1169)知鄂州。②“二年”句:写宦游频繁、风尘仆仆,不遑他顾,至南楼而眼界暂开。张孝祥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知潭州,四年知荆南,不久又为荆湖北路安抚使,二年间宦游不断,故云。③黄鹄(hú):即黄鹤。

【评析】

这首诗是诗人宦游途中的遣兴之作。诗中由游历风尘的疲倦写到南楼景物令人眼界开阔的清爽,在难以长久留连的遗憾中,却又突发奇想,期望那只传说中的黄鹤能携诗而来,为江夏南楼之行留下美好的记忆。全诗语言质朴,如“二年尘土堆中坐”、“风静江平留不得”等句,平白如口语。结句“待教黄鹤送诗来”,则又运思奇特,富含神韵,颇具浪漫色彩。

鄂州南楼

陈 谦

折羽沉弦思杳茫^①,南楼依旧倚斜阳。江湖草树不相识,吴蜀舟车只自忙^②。万里秋声惊客枕,一天凉月浸胡床^③。古今多少英雄恨,认取江南旧武昌。

(《全宋诗》卷二六四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折羽沉弦:折箭埋弓。羽、弦分别代指箭与弓。杳茫:渺茫,迷茫。②吴蜀舟车:三国时期,江夏之地为吴蜀两国分界之处,故云。③胡床:一种可折叠的躺椅,由北方胡人所创。另参刘过《忆鄂渚》注释⑦。此联中之“万里秋声”、“浸胡床”等语,虽为景语,实际又暗含金兵压境时的忧虑之感。

【评析】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诗。但与大多数怀古诗不同的是,此诗更侧重于眼前景物的表现。诗中,与楼相伴的夕阳、江中湖边的水草树木、行役的舟车、满布夜空间的月光,这些或阔大、或优美的景物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据《宋史》卷三九六《陈谦传》记载:“金兵深入,陷应城,焚汉川,汉阳空城走,武昌震惧。谦以宝谟阁待制副宣抚,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赵观覆之中流,士马溺死甚众,余兵皆返走。未几,夺职,罢。后复知江州。”开禧二年(1206),宋兵北伐失败,金人率大军南下,攻襄阳受阻,而下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宜城等县,陈谦此诗或作于此危难之际。诗中

对南楼附近景物的描写,充满着对大好河山的留恋,而“古今多少英雄恨,认取江南旧武昌”则包含着对当前形势的担忧。

鄂州南楼

戴复古

鄂州州前山顶头,上有缥缈百尺楼。大开窗户纳宇宙,高插栏干侵斗牛^①。我疑脚踏苍龙背,下瞰八方无内外。江渚鳞差十万家^②,淮楚荆湖一都会。西风吹尽庾公尘^③,秋影涵空动碧云。欲识古今兴废事,细看文简李公文^④。

(《全宋诗》卷二八一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斗(dǒu)牛:本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此借言楼之高耸,侵入云霄。
②鳞差(cī):鳞次,即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 ③庾公:东晋大将庾亮。 ④文简李公:指宋代史学家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今四川眉山)人。李焘于本朝典故致力尤多,曾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卒,谥文简。

【评析】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诗。前四句极写南楼胜景,用缥缈百尺、栏干高插言其高,用开户纳宇宙言其大,起首便气势恢宏。中四句先由登楼时的主观感受入手,以脚踏苍龙、下瞰八方的俯视感暗衬南楼的高耸之状,又以“江渚鳞差十万家”描绘出江城鄂州这一都会的繁盛。末四句则联想到与南楼相关的庾亮,在古今兴废的反思中,引出对历史的关注。由景入手,以怀古咏史结尾,这固然是登临怀古诗的通常作法,但此诗层次分明,结尾又用“细看文简李公文”这样极为奇特的诗句收束,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登武昌南楼

黄 简

十万鳞鳞俯绣甍^①,拂云自旧侈峥嵘^②。江趋座右双流合^③,山入屏间八字横^④。祢史醉魂荒树远^⑤,庾郎尘骨古苔生^⑥。兴来朗拍栏干立^⑦,不必重骑碧海鲸^⑧。

(《全宋诗》卷二八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十万:指十万户人家。鳞鳞: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绣甍(méng):饰有美丽花纹的屋脊。甍,屋脊。此句与戴复古“江渚鳞差十万家”诗意相同。 ②拂云:指能上摩云霄的南楼。侈(chǐ):多。峥嵘:形容楼高峻的样子。 ③“江趋”句:因长江、汉水在蛇山右边汇聚,故云。 ④八字:据《晋书》卷九五《戴洋传》载:“(戴)洋言于(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

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⑤称史:指三国时的祢衡,因其曾被曹操任为鼓吏,故称。史,下级佐吏。⑥庾郎:指东晋名将庾亮。⑦朗拍:爽快地拍打。⑧重骑碧海鲸:用传说中仙人安期生东海骑鲸的典故。陆游《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又传李白死时醉骑鲸鱼而登天。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几岁寄我空中书,若逢李白骑鲸鱼。”

【评析】

同为登临怀古诗,与上首诗相比,此诗显得书卷气重些。中间二联则极为精彩:颌联十四字将江城地貌刻画尽致;颈联则加入典故,使得全诗在写景抒怀中增添了几分典雅。末联对安期生典故的运用又暗含议论,体现出宋诗的特点。

和贾秋壑南楼韵^①

刘子澄

大别矶头江汉合^②,烟波堪咏亦堪图。山标《禹贡》他州有^③,水列《周南》到处无^④。鹤外声来蕲笛远^⑤,鸿边影落楚帆孤。登临此地陪秋壑,收拾乾坤置玉壶。

(《全宋诗》卷三一〇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贾秋壑:即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悦生、秋壑,天台(今属浙江台州)人。南宋理宗时权臣,也是宋代著名的权奸之一。②大别矶:亦称大别山,即今之龟山。矶(jī):突出于江边的岩石或小石山。③《禹贡》:本是《尚书》中的一篇,后人所见《禹贡》是战国时人托名大禹而作的一部地理书。④《周南》:《诗经·周南》中有《汉广》篇,是与汉水有关的诗篇。⑤蕲(qí)笛:用蕲竹制成的笛子。蕲:指今湖北蕲春,此地盛产竹子。宋孔平仲《孔氏谈苑·赵昶婢善吹》:“朝士赵昶有两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遗子瞻,子瞻以蕲笛报之。”

【评析】

这是一首登临唱和之作。第三联句法奇矫,颇堪玩味。“鹤外声来”句既有物象,也暗含鹤唳之声,在鹤鸣之外,更有笛声悠扬远播开去;“鸿边影落”句则纯为视觉形象,江水向远方延伸,江中的白帆与天空的鸿雁似乎并行在天际,形成江上奇特的景致。二句在句法上也因为宾语的前置而突出了“声”与“影”,给予了读者深刻的印象。

武昌怀古十咏·南楼

白玉蟾

凭暖朱栏醉已酥,楼前眼纒望中疏^①。汉阳草树看来短,淮岸渔家淡欲无。薄暮鸦翻千点墨,晴空雁草数行书。多情庾亮吟魂远,风泛芦花秋满湖。

(《全宋诗》卷三一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眼缬(xié):醉眼。宋曾慥《类说·拾遗类总·眼缬》:“醉眼曰眼缬。”

【评析】

此诗最大的特点在写景诗句中的炼字艺术。首句“凭暖朱栏”用一“暖”字写凭栏已久,第二句用“疏”字形容醉眼朦胧时看物的特点,都可谓至妙。二句未见人,但人已如在目前,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后数句中“看来短”、“淡欲无”,以及“鸦”翻墨、“雁”草书的描写,也均体现出诗人在刻画景物方面的匠心。

作者白玉蟾生活于南宋末季,信奉道教,是内丹派南宗的重要人物。可是,从其行事来看,他又绝非不问世事之人。他长期游历于罗浮、武夷、龙虎诸山,时而蓬头赤足,时而青巾野服,“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癫颠”(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反映出对宋代末季王朝日渐濒亡的忧虑。此诗于醉眼迷离之际,缅怀前贤,而“风泛芦花秋满湖”的描写,似乎又勾勒出了一个王朝的背影。

过鄂渚登南楼

李曾伯

壮游几度上南楼,今度重来二十秋。俯仰之间只犹昨,登临何处是无愁。好山常在世青眼,此水如斯人白头。老兴未阑明月上,归欤笠泽有扁舟^①。

(《全宋诗》卷三二五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欤(yú):句末语气助词,表感叹。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

【评析】

此诗借登临南楼的今昔对比写年华流逝之感,但同时又传达出诗人年虽老而对自然佳景兴致未减的热情。末句含归隐之意。

鄂州南楼

郑起

淳祐六年冬十月^①,我来独自上南楼。晓雾江山都不见,雾收日出城东头。照见汉阳树,照见鹦鹉洲。浪涛江汉出岷峡,洞庭云梦天共流。大船如龙卷寒碧,小船如叶飞洪沟。费祗霞佩跨黄鹤^②,洞宾玉笛横清秋^③。沆寥突兀不可状^④,开阖风雨晴烟浮^⑤。空中一一都照见,照见今来古往丝粟无限愁。夜郎逐客心胆大^⑥,醉欲搥碎醒又休^⑦。此山此水长不老,英雄消尽山水留。何当大雪夜明月,摩挲老眼看九州^⑧。春风吹雪变红绿,牛羊被野边无忧^⑨。

(《全宋诗》卷三一八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淳祐六年:即公元 1246 年。淳祐,南宋理宗年号。②费祗:本为三国时蜀

国谋士。据明王世贞所辑《列仙全传》卷九载，费祎（《太平寰宇记》作费文祎）登仙而去时曾驾鹤栖息于蛇山黄鹤楼。③洞宾：据明人笔记《报恩录》载：“辛氏市酒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资。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以侑觞。’遂致富。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相传此道士即吕洞宾。④沈寥（xuè liáo）：亦作“沈寥”，晴朗空旷的样子。⑤开阖（hé）：开启与闭合。⑥夜郎逐客：指李白。⑦醉欲搥碎：李白有《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诗，其诗有云：“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⑧摩挲（suō）：同“摩挲”，抚摸。此处为揉眼睛意。⑨被（pī）野：遍布田野。被，同“披”，覆盖。

【评析】

此篇最大特点在“以文为诗”。开篇先交代登临南楼的具体年月，如编年史书之体。以下之叙述，由眼前所见，娓娓道来。先写雾起难见江山，接写雾收日出后景象。回望长江，似乎可以看到浪涛奔涌于岷峡之间，云梦蒸腾于洞庭之上。远眺江面，大船如龙，小船如叶，熙熙攘攘。同时又穿插了对骑鹤之费祎、吹笛之道士的怀想。在晴朗空旷、突兀高耸的江山之间，在风雨开阖的阴晴变幻中，诗人又非常严肃地审视历史，以拟人手法，用丝粟的无限忧愁来暗示老百姓所承受的沉重压迫。的确，丝粟怎会愁，愁的只能是饱受剥削的百姓，这期间暗含着诗人郑起对于宋代政治的审视。宋代是一个剥削极为严酷的朝代，司马光、朱熹等人对此皆有检视和批评。如朱熹就曾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面对如此江山，诗人又认为以李白之天才，醉酒之后想要捶碎名楼的想法太过胆大，难怪他在醒后会抛弃这种荒唐的想法。末四句所表达的则是对九州统一的渴望，对天下大同的向往。“牛羊被野边无忧”所传达出的和平思想，更展现出诗人迥异于感慨个人得失沉浮的阔大胸襟。

全诗雄肆豪放，句式多变，虽以七言为主，但又糅进了五言乃至十一言的句式。且在句法上也不受拘束，如“照见汉阳树，照见鹦鹉洲”、“照见今来古往丝粟无限愁”之不避重复，“大船如龙卷寒碧，小船如叶飞洪沟”之充满奇趣，皆大刀阔斧，排奁无比，体现出诗人重情志、反雕琢的诗歌创作倾向。

再登南楼

郑起

客中重上倚层台，天阔云收八面开。雁带岳阳秋晓过，浪涵巴峡影西来^①。诸营种柳今何在^②，老子登楼得几回^③。自是江山雄壮处，兴亡不必问寒灰^④。

（《全宋诗》卷三一八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巴峡：重庆以东长江上的石洞峡、铜锣峡、明月峡统称巴峡。②诸营种柳：用陶侃典。见李至《小子祇自夜来风气又作》其三注释①。③老子登楼：用庾亮

典。参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其四②。④寒灰：死灰，物质燃烧后已经冷却的灰烬。

【评析】

此诗前四句写南楼周边景致。五、六句借典巧妙，不露痕迹。末联所反映的历史观，与一般的一朝一代之忠迥异，可见出作者的兴亡、大同等观念是着眼于和平与民生的。

武昌南楼怀古

章采

青虬修士去迢迢^①，黄鹤飞仙冉冉游^②。北望日边秦树远，西来雪外蜀江浮。吴时宫殿千年梦，晋国风尘万里愁。今古茫茫无限事，月明倚遍庾公楼^③。

（《全宋诗》卷三三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青虬修士：指吕洞宾。迢迢：急速的样子。②黄鹤飞仙：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②。冉冉：轻飘貌。③庾公楼：即南楼。因与东晋庾亮有关，故又称“庾公楼”、“庾楼”。

【评析】

宋人写南楼之作，往往将与黄鹤楼相关的故事揽入，此诗开篇所写即是。颌联从空间落笔，泛写景致。颈联由时间切入，感怀古事。末句点出庾公楼，始知写南楼。

南楼登高

陈杰

九日阴阴怯远遨，南楼平压骑台豪^①。轻飏吹帽何妨落^②，嚣市登山易得高^③。烽火太平州送酒，檄书余暇客题糕^④。归来不尽良辰意，更折黄花照鬓毛^⑤。

（《全宋诗》卷三四五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骑台：其地不详。②轻飏(sī)：轻疾之风。③嚣市：喧嚣的集市。④檄书：又称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的文书。题糕：典出“刘郎题糕”。据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刘梦得(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祁)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飏风轻霜拂曙袍，糗糒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⑤黄花：菊花。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菊花须插满头归”之句。

【评析】

此亦为登临之作，但能以独特的视角写景，用典也迥出常境，给人以深刻印象。诗开篇由连阴天气写怯于远游的心理，转而写南楼之雄壮，笔调灵活。颌联一写轻

风吹帽，一写山处嚣市，仍为跳跃之法。后二联用“题糕”、“黄花照鬓”之典，皆能切合实境，自然而不生硬。

用同官南楼韵尾联以慰李侔子发^①

陈 杰

年时歌管萦云处^②，闲倚栏干水拍空。万古胡床自明月^③，几行官柳又西风^④。鬅髻那复梳千下^⑤，磊砢聊须酒一中^⑥。更忆翘材人独自^⑦，夜灯寒雁耳偏聪。

（《全宋诗》卷三四五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同官：在同一官署任职的人，即同僚。李子发：其人不详。侔：即通判。州府的副长官。②萦：缭绕。③胡床：一种可折叠的躺椅，参刘过《忆鄂渚》注释⑦。此用庾亮典。据《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④官柳：用陶侃典。详见李至《小子祇自夜来风气又作》其三注⑩。⑤鬅髻(péng sēng)：头发散乱的样子。⑥磊砢(wěi)：众石累积貌，喻胸中不平之气。中：同“盅”。⑦翘(qiáo)材：特出的才能，亦指才能特出之士。

【评析】

此诗从酒宴歌管之声入手，不同寻常。二句“水拍空”之语亦甚奇丽。颌联用典使事仍保持着陈杰不着痕迹的一贯特点。颈联于凌乱之发、不平之心的刻画中，道出诗人的无奈与愁绪。末句写诗人于室内夜灯之下却偏闻天际雁鸣之声，亦非常人所能语。

又登南楼

陈 杰

缥缈层峦出画阑，半空长锁白云闲^①。一弓斜折蜀江水^②，八字平分汉渚山^③。眼入中原鸿去迥^④，手摩华表鹤飞还^⑤。好天谁遣成南北^⑥，遗限悠悠落照间^⑦。

（《全宋诗》卷三四五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画阑：即画栏，装饰有图案的栏杆。阑，同“栏”。②一弓斜折：长江在武汉弯曲呈弓形，故云。蜀江：长江自蜀中流出，故又称之蜀江。③八字：据《晋书》卷九五《戴洋传》载：“（戴）洋言于（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④迥：远。⑤“手摩”句：用丁令威化鹤典故，参前贺铸《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幽老

昆仲》注释④。华表：是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建筑形式。一般由底座、蟠龙柱、承露盘和其上的蹲兽组成。⑥好天：大好的天下，指宋王朝的大好河山。⑦落照：落日余晖，也称“夕照”。

【评析】

此诗前四句写景，出语平实。颌联所用“一弓”、“八字”，则极巧妙。颈联下句将丁令威所化之鹤故意与黄鹤楼之鹤混而为一，亦出人意表。末联合南北难以一统的愤恨之情，尤添刚烈沉雄之气。

《四库全书总目·自堂存稿提要》评价说：“其诗虽源出江西，而风姿峭蒨，颇参以石湖、剑南格调，视宋末江湖一派气含蔬笋者，戛然有殊。”从以上诸诗来看，陈杰之诗确有韩、孟习气，崇好怪奇之语。然陈杰毕竟处于宋亡之际，其诗亦常流露漂泊游离的忧愁苦态，虽与江湖诗人在格调上略有差异，亦未能尽脱时风。

水调歌头

范成大

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①。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山头。老子个中不浅^②，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③。敛秦烟，收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想见姮娥冷眼^④，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⑤。酹酒问蟾兔^⑥，肯去伴沧洲^⑦？

（《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范成大《吴船录》曰：“向在桂林，时默数九年之间，九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不胜漂泊之叹，尝作一赋以自广。及徙成都，两秋皆略见月。十二年间，十处是中秋。”②“老子”句：传东晋庾亮登南楼赏月，其下属皆欲走避之。亮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据胡床与众咏谑。事见《世说新语·容止》。个中：其中。③玉镜：指中秋之月。④姮娥(héng é)：即嫦娥，中国神话人物，因偷食不死药而奔月。⑤“空敝”句：《战国策·秦策》记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⑥酹(shī)酒：滤酒，斟酒。⑦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评析】

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五月，范成大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路东下。八月十四日，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十五日晚赴知州刘邦翰设于黄鹤山南楼上的赏月宴会。是夜，“天无纤云，月争甚奇，江面如练，空水吞吐”(范成大《吴船录》)。其平生所遇中秋月色，此夕最为动人。这首当时已被传诵的《水调歌头》，就是在如此雅兴中作成的。

“老子兴复不浅”，空中的一轮玉盘——明月，是诱发词人诗兴的最重要触媒。

全词以月为线索，上片实写，交代赏月之时间、地点、因缘和月色之奇；下片宕开笔墨，展开联想与想象，抒发家国离合之痛、身世飘泊之感和归隐沧洲之愿，但句句皆与“月”字相关合。全词境界开阔、风格飘逸，语言如弹丸，流利自如，写景抒情，笔端多变化，是一首成功的中秋赏月词。

水调歌头

辛弃疾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①。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鱼鸟江上^②，笑我往来忙。富贵何时休问^③，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且飞觞^④。

序兰亭^⑤，歌赤壁^⑥，绣衣香^⑦。使君千骑鼓吹，风采汉侯王。莫把离歌频唱，可惜南楼佳处^⑧，风月已凄凉。在家贫亦好^⑨，此语试平章^⑩。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注释】

①淳熙己亥：指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周总领：周嗣武，字功甫，建宁府浦城（今属福建）人，尝为湖北总领。王漕：即王正之，稼轩《摸鱼儿》词题曰“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即此人。赵守：指赵善括，淳熙五年至六年知鄂州，其《应斋杂著》有《摸鱼儿·和辛幼安韵》。②“二年”句：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③“富贵”句：西汉杨惲《报孙会宗书》：“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④丝竹陶写：语出《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丝竹，弦乐器与竹管乐器之总称，此泛指音乐。陶写：怡情悦性。急羽且飞觞：形容饮酒急速。羽觞（shāng），古代饮酒的耳杯，如雀形，有头尾羽翼，可在水上流动；一说，插鸟羽于觞，促人速饮。⑤序兰亭：王羲之有《兰亭序》，作于永和九年（353）。

⑥歌赤壁：苏轼有《赤壁赋》二篇，又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词。⑦绣衣：泛指华丽的衣服。又汉武帝时置绣衣直指官，衣绣持斧，分部逐捕盗贼。宋代各路之提点刑狱使即类此官。⑧“可惜”句：用东晋庾亮登南楼典。见范成大《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注释②。⑨“在家”句：唐戎昱《中秋感怀诗》：“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⑩平章：品评，评议。

【评析】

这是一首饯别之作。离情别意之中，又夹杂着一份宦游的疲惫，一份年华老大的伤悲，和一份浓浓的乡思。丝竹声的喧嚣，并不能掩盖词人内心深处的凄凉。词的上片，离中叙悲，悲中寻乐，实则强乐而更悲。下片回味往昔共游的欢乐，又以劝慰的口吻，想象人去楼空、风流不在的凄凉。回环往复式的抒情结构，恰与词人离宴上特定而复杂的心理流程相应。

水调歌头

奉饯冠之之行

赵善括

佳客志淮海，贱子设樽罍^①。楚江昨夜清涨，短棹已安排。休问南楼风月，且念阳台云雨^②，几日却重来。银烛正凝泪，画鼓且休催^③。彩云飞，黄鹤举，两徘徊。林泉归去高卧，回首笑尘埃。我唱更凭君和，君起谁同我舞，莫惜玉山颓^④。他日扬州路，散策愿相陪^⑤。

（《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贱子：自己的谦称。罍（léi）：商周时期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②阳台云雨：宋玉《高唐赋》载，楚怀王尝梦中幸一女子，临别，其人赠言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为借用，非指男女欢爱事。③“画鼓”句：白居易《柘枝妓》：“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晏殊《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画鼓：有彩绘的鼓。④玉山颓：形容醉态。《世说新语·容止》：“（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見，高而徐引。’山公曰：‘稽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⑤散策：扶杖散步。

【评析】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赵善括任鄂州知州。这首送别词，即作于此年。

词为送行之作，别无深意。惜别之情，而全以暗示、象征等手法出之，是其特色。上片，写水涨船备、天气不佳、画鼓相催，以敏感之心，味别离之境。下片写一己之企羡、落寞之情，而以云飞鹤举、孤鸾独舞的形象出之。一片深情厚意，潜转于字里行间，婉而有味。

卜算子

李季允埴约登鄂州南楼即席次韵^①

魏了翁

携月上南楼，月已穿云去。莫照峨眉最上峰，同在峰前住^②。东望极青齐^③，西顾穷商许^④。酒到忧边总未知，犹认胡床处^⑤。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李季允：李埴，字季允，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李焘第七子，嘉定十四年至十六年（1221—1223）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今武昌）。此词即作于此间。②峨眉：为蜀中名山，词人与李季允皆蜀人，故云“同在峰前住”。言“莫照”者，恐引动

乡愁也。③青齐:指青州(治今属山东)与齐州(今山东济南)。④商许:指商州(治今河南商丘)与许州(治今河南许昌)。⑤“胡床”两句:指东晋庾亮坐榻事,见范成大《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注释②。胡床: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

【评析】

上片言乘月登楼,而月惹乡愁;下片言北望神州,不禁忧从中来。一片赤子丹心,不经意间,显露无遗。

齐天乐

庆湖北漕知鄂州李楼峰^①

文天祥

南楼月转银河曙^②,玉箫又吹梅早^③。鸚鵡沙晴,葡萄水暖^④,一缕燕香清袅^⑤。瑶池春透。想桃露霏霞,菊波沁晓。袍锦风流,御仙花带瑞虹绕^⑥。玉关人正未老^⑦。唤矶头黄鹤,岸巾谈笑^⑧。剑拂淮清^⑨,槩横楚黛^⑩,雨洗一川烟草。印黄似斗^⑪。看半砚蔷薇^⑫,满鞍杨柳^⑬。沙路归来,金貂蝉翼小^⑭。

(《全宋词》第五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湖北漕:宋代荆湖北路的转运使。李楼峰:李雷应,字楼峰。《文山先生全集》卷七有《除湖南宪通交代李楼峰》。文天祥除湖南宪,为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正月,见《全集》卷十七。此词作于咸淳九年或稍后。②南楼: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载,南楼在“州治前黄鹤山上,轮奐高寒,甲于湖外”。曙:天亮。③“玉箫”句: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④葡萄水暖:清澈的水变温暖了。佚名《法海遗珠》卷二十一:“葡萄之色,清莹如水。”⑤燕香:古时一种香料。⑥御仙花带:雕有荔枝形花纹的腰带。⑦“玉关”句:《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戍西域,凡三十一年。年老思归,上和帝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⑧岸巾:掀起头巾,露出前额。形容态度洒脱或衣着简率不拘。⑨淮清:淮水清澈。此处喻指收复北方失土。⑩楚黛:北方黛青色的山。

⑪印黄似斗:晋郭澄之《郭子》:“今年杀诸奴,当取一金印斗大系肘。”⑫半砚蔷薇:一半的洗砚池漂着蔷薇花瓣。⑬满鞍杨柳:一丛丛的杨柳树拂过马鞍,暗寓骑马游春之意。宋王铤《春游》:“杨柳锦鞍春富贵,海棠银烛夜精神。”⑭金貂蝉翼:汉制,侍中、中常侍之冠,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

【评析】

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的同年进士李楼峰在知鄂州任上。这年春天,是李氏的生日。文天祥的集子中,《贺前人改湖北兼知鄂州启》、《贺前人生日启》两文,都是寄赠这位同年的。从词中“瑶池春透”、“玉关人正未老”等语来看,这当是一首庆生词。

祝寿庆生之词，不外言神仙、状富贵、论功名。文天祥的这首词，也不例外。词用“瑶池春透”，祝其长寿；用金带围腰、印大如斗，写其富贵；用岸巾谈笑、倚剑横槊，写其功名。但词人言神仙，不流于虚诞；言富贵，不流于俗气；言功名，不流于谄媚。下语的分寸，掌握得很好。

第二章 江城雅韵

一、武昌、汉阳的历史沿革

现在的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而以前,江北的汉口、汉阳与江南的武昌则隔江而治,各有分属。

江南的武昌,原来既无城池,亦非政府所在地,地位并不突出。此地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属南郡;两汉时属江夏郡,为沙羨县地,而沙羨县治在涂口(今武汉江夏金口)。就连“武昌”之名,也是从外地借来的。《三国志·孙权传》载:黄初二年(221),孙权将古鄂县更名为武昌县,并“以下武昌、雒、寻阳、新城、柴桑、沙羨六县为武昌郡(后更名为江夏郡)”。这个“武昌”,是指当今的鄂州市。而用“武昌”之名来指称现在的武昌,是中唐以后的事。

现在的武昌,初名江夏,又称夏口。东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城江夏以安屯戍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修建了夏口城,城依蛇山而建,十分坚固。赤乌二年(239),夏口一度曾为沙羨县治(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五)。吴末县废。“晋武太康元年(280)复立,治夏口”(《宋书》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这是史料中夏口作为县治的首次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因汝南郡民流寓夏口,特立汝南县,复治涂口。“隋开皇九年(589)改为江夏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县治又迁回夏口(今武昌)。此后,江夏县名和县治所在地一直未变,直到清末。

在此期间,夏口还成为州治所在地。东晋义熙六年(410),“自临鄢徙江夏郡于夏口,仍割荆湘江三州之地于此,立为郢州”(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夏口城扩建更名为郢州城,宋、齐、梁、陈因之。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改为鄂州,取鄂渚以为州名”(《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鄂州遂成为唐宋时今武昌的定名。唐代宗永泰(765)后,置鄂岳观察使,以鄂州为治所。元和元年(806),“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新唐书》卷六八表第八),这是今武昌首次用到“武昌”的名号。“自元和置武昌军节度以前,凡曰武昌者即寿昌军(今鄂州市)也。自元和置武昌节度以后,凡曰武昌者属鄂州(今武昌)”(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一)。可见,设

“武昌军节度使”后，“武昌”这一名号渐渐取代了“鄂州”的旧名。

宋代仍置鄂州，属荆湖北路。南宋时两度成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治所在地（《宋史》卷八八志第四一）。绍兴年间，岳飞在此驻防八年，并兴师北伐，声名盛极一时。元代仍称鄂州，至元十八年（1281）将荆湖路行中书省“徙置鄂州”（《元史》卷九一志第四一上），这是今武昌第一次真正成为省一级政府的所在地。元成宗大德五年（1031），“以鄂州首来归附，又世祖亲征之地，改武昌路”（《元史》卷六三志第十五）。从此，“武昌”完全取代了鄂州之名，而原武昌县（今鄂州市）则为其属县（民国二年（1913），原武昌县改为寿昌县，次年又改为鄂城县。1983年，成立鄂州市，鄂州和武昌两个地名完成了最终的互换）。

明代置武昌府，“领州一，县九”（《明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为湖广行省省会。同时，州城也不断得到改造和扩建。晚唐时，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将鄂州城改建为砖城；明初，太祖封第六子为楚昭王，旧城得到进一步扩建。

清代仍设武昌府，先为“湖广布政使司治”，后于康熙三年（1664）为“湖北布政司治”（《清史稿》卷六七志第四二），即先为湖广省会，终为湖北省会。

辛亥革命后，武昌成立了湖北军政府。1926年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汉口、武昌合并为武汉市。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三镇最终合并为武汉市，武昌成为其中的一个区。1950年，武汉市定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改为湖北省省会至今。



图 40 1748 年武汉三镇浮雕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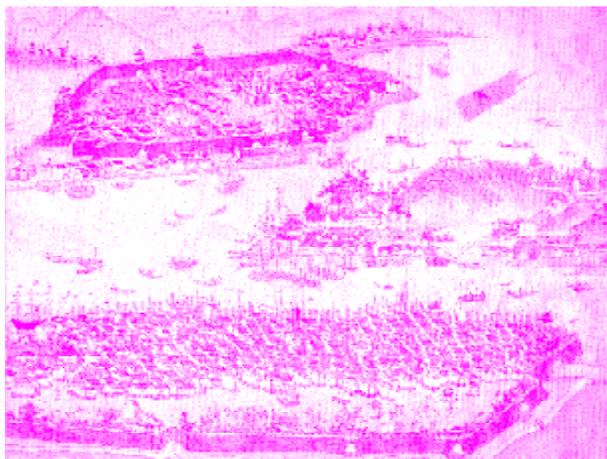


图 41 清武汉三镇合图

古人称山南和水北为阳，古汉阳就因为地处汉水之北和龟山之南而得名。

汉阳在尧舜禹时代属荆州；春秋时属古郢国；战国时属楚；秦并天下，汉阳属南郡；两汉时为安陆县地，属江夏郡。因汉水古称沔水、夏水，而龟山古称翼际山、大别山、鲁山（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二十七），故汉阳又旧称沔口、夏口、鲁口。

汉阳城起源于三国时期。《荆州记》云：“河口北岸临江水有却月城，魏将黄祖所守，吴遣董袭之攻而擒之，其城遂废。”“却月城”在汉水北龟山南，是汉阳的第一座城堡。孙权杀黄祖在汉建安十三年（208）。后来，魏以文聘为江夏太守。文聘据守沔口上石梵，孙权多次派兵攻打而不克。“魏青龙（233—237年）后属吴，始置鲁山县。”（《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但吴置鲁山县并不见其他史籍记载，《宋书》记吴所立为“石阳”县。由此可知，东吴最先在汉阳立县初名鲁山县，或石阳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复立，改为曲陵县（《晋起居注》）。东晋置沌阳县，属江夏郡，入陈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

隋开皇十七年（597），“改置汉津县，属沔阳郡，大业二年改为汉阳县。武德四年分沔阳郡，于汉阳县置沔州及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隋大业二年（606），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始为定名。唐武德四年（621），立沔州，汉阳成为县治和州治所在地。“周显德五年平淮南，……以汉阳县置汉阳军。”（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一）

宋代仍设汉阳军，统汉阳、汉川二县，属荆湖北路（《宋史》卷八八志第四一）。期间，曾一度废军，隶属鄂州（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八）。南渡时，汉阳成为前沿阵地，宋、金在此多有交锋。“绍兴元年（1131），盗曹成陷汉阳。二年，岳飞追成，败之。四年五月，以岳飞兼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七月，岳飞使王贵、

张宪复邓、唐州、信阳军，襄汉悉平。飞移师次德安，军声大振。是时府治在临嶂山，军属府。五年八月，改军为镇，使兼知县事，寻复汉川县。六年三月，以岳飞为京西湖北宣抚副使，屯鄂州。七年闰十月，从岳飞请，复为军。以通判鄂州孔成知军事。”（《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这是两宋时期汉阳最为引人瞩目的一段历史。

元代，汉阳军统县如宋。“至元十四年（1277），升汉阳府”（《元史》卷六三志十），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末徐寿辉红巾军据汉阳而立国，后为陈友谅所据，终为朱元璋所灭。

明朝初年，汉阳仍为府，统县如元。“洪武九年（1376）四月降为州，属武昌府。十三年五月复为府，属湖广布政司，寻属河南。二十四年（1391）六月还湖广。”（《明史》卷四四志第二十）

清代仍为汉阳府。“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属湖北布政司。”（《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光绪十五年（1889），夏口厅从汉阳府分立出来，始成三镇鼎立之势。

二、书写武昌的诗词

江夏行^①

李白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②，作个音书能断绝^③。适来往南浦^④，欲问西江船^⑤。正见当垆女^⑥，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⑦，独自多悲恸^⑧。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⑨？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江夏行：新乐府诗题。 ②行李：行人，指自己的丈夫。 ③作个：咋个，怎么。能：表示指示或程度，相当于“如此”、“这样”。 ④适来：适才，刚才。南浦：参前贾岛《黄鹤楼》注释④。 ⑤西江船：从西江来的船。西江，指长江。唐人多指长江中下游为西江。 ⑥当垆女：卖酒女。当垆：指卖酒。垆，放酒坛的土墩。 ⑦一种：同样，一样。唐宋人俗语。 ⑧恸：同“凄”，悲伤难过。 ⑨容华：青春容颜。

【评析】

这是李白游江夏时模仿南朝《西曲》而写的新乐府诗。南朝《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地区，多写商人妇的相思离别。本篇主题也是如此，写商人妻思念

常年不归的丈夫而产生的哀怨。李白的名篇《长干行》也是这个主题,但《长干行》中的商人是从南京向西到四川去经商,本诗中的商人则是从江夏东下扬州去经商。本篇与《长干行》的表达方式一样,从头到尾都是以女子的口吻,通过与卖酒女、轻薄儿的对比,表达自己作为商人妻的孤独与感伤。

题江夏修静寺^①

李白

我家北海宅^②,作寺南江滨。空庭无玉树^③,高殿坐幽人。书带留青草^④,琴堂暮素尘^⑤。平生种桃李^⑥,寂灭不成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修静寺:故址在今武昌洪山公园内。诗题下原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唐李善之子李邕,为北海太守,以文章名天下,时人称为李北海。李白另有名篇《上李邕》诗。唐玄宗天宝六年(747),七十高龄的李邕被奸相李林甫杖责而死。②我家:我们家,对同为李姓的李邕的亲近称呼。③玉树:美丽的树。④书带:束书的带,又双关“书带草”。书带草叶长而极其坚韧,相传汉郑玄门下取以束书,故名。《后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引晋伏琛《三齐记》:“郑玄教授不其山,山下生草大如薤,叶长一尺馀,坚刃异常,土人名曰康成书带。”⑤暮:覆盖。⑥种桃李:比喻李邕生前爱奖挹后进。

【评析】

本篇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经过江夏时所作。李白和李邕志趣相投,都是傲岸不羁之人。此时李邕遭杖杀已十一年,李白睹宅思人,看到当年友人旧宅而今已成荒凉寺庙,不由得大为感伤。诗人在感伤李邕,同时又是在感伤自己的命运。



图 42 今武汉洪山公园

步登夏口古城作^①

刘长卿

平芜连古堞^②，远客此沾衣。高树朝光上^③，空城秋气归。微明汉水极，摇落楚人稀。但见荒郊外，寒鸦暮暮飞。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夏口古城：故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黄鹤山上。东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在此筑城为守。《三国志·吴主传》：“(黄武)二年春正月……城江夏山。”江夏山即今武昌黄鹤山(俗称蛇山)。②平芜：草木丛生的平旷原野。古堞：古城墙。③朝光：早晨的阳光。

【评析】

本篇为刘长卿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任鄂岳转运判官时登夏口古城而作。从诗意看，当是初到夏口时。诗人秋登古城，并没有怀古，没有想古人、思古事，而是展现出一幅荒凉凄清的图景，以及作为一位“远客”见此情景而产生的感伤。全诗除了第二句点明情感外，全是写景，且都以哀景衬哀情，烘托出一种沉重的气氛。为了烘托气氛情调，前面写早上登城时情景，末尾又延续写到晚上。刘长卿的许多诗都有此种情调，难怪人们称其为“夕阳诗人”。

鄂渚听杜别驾弹胡琴^①

刘长卿

文姬留此曲^②，千载一知音。不解胡人语，空愁楚客心^③。声随边草动，意入陇云深。何事长江上，萧萧《出塞》吟^④？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鄂渚：相传在今武昌黄鹤山上游三百步长江中。隋置鄂州，即因渚得名。此代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杜别驾：名不详，别驾为州府之副职。胡琴：此指琵琶。②文姬：蔡琰，汉末蔡邕之女，字文姬，能诗，懂音律。此曲：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③楚客：此为作者自指。④《出塞》：乐府曲名，此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评析】

本篇也是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或稍后刘长卿任鄂岳转运判官时所作，是一首描绘音乐的诗。诗人在鄂州有幸听到一位杜姓琵琶高手弹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感到自己似乎置身边塞，故于结尾发问：为何在鄂州长江之上听到的却是边塞之音？此问意在凸显琵琶音乐的奇妙动人。

鄂渚湖上即事^①

李 频

杜门聊自适^②，湖水在窗间。纵得沧洲去^③，无过白日闲。多慵空好道，少贱早凋颜。独有东山月^④，依依自往还。

(《全唐诗》卷五八八，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鄂渚湖：指武昌南湖。 ②杜门：闭门。自适：悠然闲适而自得其乐。 ③纵得：纵令，即使。沧洲：指隐士的居处。 ④东山：即今洪山的旧名。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有洪山寺。”“唐大观”，误。唐无“大观”年号，北宋徽宗有“大观”年号(1107—1110)。

【评析】

本篇作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李频寓居鄂渚时。此时李频虽已进士及第，但入幕不得志，于是来此闲居。这里环境很美，窗外即是湖水，晚上还有自来自去的东山月可以欣赏。李频出身寒苦，才四十出头，容颜已显得很苍老。此处正是其修养心性的好所在。



图 43 今武汉南湖



图 44 今武汉南湖

游江夏口^①

罗 隐

醉别江东酒一杯，往年曾此驻尘埃^②。鱼听建业歌声过^③，水看瞿塘雪影来^④。黄祖不能容贱客^⑤，费祎终是负仙才^⑥。平生胆气平生恨，今日江边首懒回。

(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注释】

①江夏口：即夏口，指今武昌。参前杜牧《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注释①。

②驻尘埃：即停留。③建业歌声：指建业（今南京）人所唱童谣。《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④瞿塘雪影：比喻从瞿塘峡飞溅下来的浪花。⑤黄祖（？—208）：汉末在刘表处任江夏太守，性急，才识不高，因青年才子祢衡出言不逊而杀之。此处喻鄂岳观察使。⑥费祎：三国蜀汉江夏人，传说曾乘黄鹤从黄鹤楼登仙。负：具有。仙才：成仙者的资质，暗指自己超越凡俗的才华。

【评析】

本篇当作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罗隐游武昌时。罗隐曾屡经夏口，常有投献干谒的辛酸经历。故此次游夏口回首往事，不由得感慨道：此地景色虽美，但地方长官不能容才。因而，也不愿再回首当年在夏口时的胆气和遗憾。他的《过夏口》诗中名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与本诗主旨相近。

忆夏口

罗 隐

汉阳渡口兰为舟^①，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襟带可怜吞塞雁^②，风烟好是冷江鸥^③。月明更想曾行处，吹笛桥边木叶秋^④。

(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注释】

①兰为舟：木兰木所制的船，常用为船的美称。②襟带：山川屏障环绕，如襟似带，比喻险要的地理形势。可怜：可爱。塞雁：塞外的鸿雁，古人常比作远离家乡的人。③风烟：烟雾、云气。好是：好在、妙在，表示赞美。④吹笛桥：在今武汉东湖落雁岛上。传说春秋时楚庄王曾在岛上小木桥吹笛，后人遂称“吹笛桥”。今东湖仍有“吹笛桥”景点。

【评析】

罗隐于唐僖宗咸通、乾符年间曾四次经游夏口。乾符二年（875）在夏口养病期间，曾与建州刺史李频结伴畅游其地，并作有《游江夏口》等诗。本篇写诗人对夏口美酒、美景梦绕魂牵的怀念，境界开阔，情景交融，令人神往。清代诗评家纪晓岚一

向不喜欢罗隐诗，认为罗诗大多数讽刺过于激烈，不够温柔敦厚，但对此诗甚有好评，认为第七句“着一‘更’字，便令上六句俱有‘忆’字”（《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



图 45 今武汉东湖落雁岛

鄂渚除夜书怀

来 鹏

鸚鵡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难归故国干戈后^①，欲告何人雨雪天。箸拨冷灰书闷字^②，枕陪寒席带愁眠。自嗟落魄无成事，明日春风又一年。

（《全唐诗》卷六四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故国：故乡，家乡。干戈后：指黄巢之乱后。 ②箸：筷子。

【评析】

来鹏出身寒微，为参加科举考试，饱受漂泊之苦。王仙芝、黄巢军洗劫来鹏故乡豫章在僖宗乾符五年（878）。广明元年（880）黄巢攻占长安后，来鹏避难于鄂州。除夕之夜，正是家人团聚之时，而自己却在鸚鵡洲头的船上过夜，形影相吊，有家难归，又逢大雪，孤独寒冷，苦不堪言。不过，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也许有好的兆头吧。

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①

来 鹏

冷酒一杯相劝频，异乡相遇转相亲。落花风里数声笛，芳草烟中无限人^②。都大此时深怅望^③，岂堪高处更逡巡^④。思量费子真仙子^⑤，不作头陀山下尘。

（《全唐诗》卷六四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头陀山：指黄鹤山（今武昌蛇山）。因山上有头陀古寺，故借称。②无限人：指游人很多。③都大：已然，本自。④逡巡：逗留。⑤费子：指费祎。三国蜀汉江夏人，传说曾乘黄鹤从黄鹤楼登仙。费祎一般不称费子，因为此处必须要用仄声字，而“祎”字属平声，故只得改用“子”字，恰好与下一个“子”字构成修辞性叠字。

【评析】

本篇也是唐僖宗广明之乱(880)时来鹏避难鄂州所作。诗人清明日与豫章乡友一起登高饮酒,于苦难中寻找一份快乐。空中飞着柳絮,笛声悠扬,地下芳草萋萋,游人如织。于是感慨系之,悬想那从黄鹤楼登仙的费祎,永远在远处,不会化为他的故乡头陀山下的泥土。而我辈凡庸之人只能心向往之。

咏史诗·江夏

胡曾

黄祖才非长者俦^①,祢衡珠碎此江头^②。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

(《全唐诗》卷六四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黄祖(?—208):汉末在刘表处任江夏太守,性急,才识不高,因青年才子祢衡出言不逊而杀之。俦:辈,同类。②祢衡(173—198):字正平,少有才辩,而性格刚傲狂放,与名士孔融为友。因辱骂曹操,被曹操送给刘表;又因辱慢刘表,被刘表送给江夏太守黄祖,与黄祖之子黄射友善。黄射大宴宾客,有人献鹦鹉,黄射请祢衡现场作赋,祢衡挥笔而就,《鹦鹉赋》遂成名篇。后因辱慢黄祖,被黄祖所杀,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珠碎:比喻年轻早亡。

【评析】

这首咏史诗对才子祢衡之死发表感叹。诗人惋惜祢衡死得冤屈,就如同一颗宝珠被砸碎;感叹历史的无情,就如同这千年奔流的长江水。诗写得虽不够深刻新颖,但通俗明快,所以被《三国演义》引用。

小子祇自夜来风气又作^①,肿连颐颌^②,热发心脾,无以豁其烦襟^③,徒自乐于酣咏。旋书在纸,不觉成篇。又获五章,皆依前韵。达诚而已,何足为诗!而惜经苦心,忍作弃物。入门遽绝^④,既缘知己之获伸;束手终降,尚以疲兵而再战。三思无取,一笑有余。昔汉室大将军有长揖之客^⑤,今我朝大丞相有属和之生^⑥。皆一时之美也,不亦可乎

(其三)

李至

夏口曾游意豁如^⑦,看山寻水二年余。头陀碑字残须补^⑧,崔颢诗牌暗又书^⑨。鹦鹉洲中芳草遍,鹭鸶亭畔野烟疏^⑩。可怜陶侃当时柳^⑪,犹有孙枝绕旧居^⑫。

(《全宋诗》卷五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祇(zhī):适逢,恰值。风气:一种疾病。②颐:指口腔的下部,俗称下巴。

颌:即下巴。此处二字为同义复词。③烦襟:烦闷的胸怀。④遽:遂,就。⑤“汉室”句:指汉代大将军卫青能礼待不拜而揖的贤臣汲黯之事。据《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载:“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⑥大丞相:当指李昉(925—996),字明远,曾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除参知政事,拜平章事。端拱初年罢为右仆射,淳化二年(991)又复相,四年罢。李至与李昉多有唱和。属和之生:指诗人李至自己。⑦夏口:指今武昌。豁如:开阔,旷达。⑧头陀:指头陀寺。参前白居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望同望》注释③。⑨崔颢诗:即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诗。⑩“鹦鹉洲”二句:由崔颢《黄鹤楼》诗中“芳草萋萋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等句化用而出,并暗含江畔景物的今昔对比。鹭鸶亭:应为当时江边亭台,其地今不详。⑪可怜:可喜。陶侃(259—334):东晋名将,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曾担任过荆州刺史,又曾屯兵于夏口。据《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课:督促,核查。⑫孙枝:从树干上长出来的新枝。

【评析】

李至是宋初馆阁名臣,在文学上推崇白居易,属“白体”诗人。此诗平易浅切,由“夏口曾游”二句,可知李至在鄂州通判任二年有余,此诗应为他自鄂州初擢入京之后所作。“意豁如”,用《汉书·高帝纪上》典:“高祖为人……宽仁爱人,意豁如也。”此处语带双关,既写夏口江、汉二水汇流处之阔大,又言自己优游山水间之旷达逸趣。

此诗第二联写寺、楼内景,第三联则转写外部江边景致。内景述碑记、诗牌等旧朝文物,外景描绘洲中芳草、亭边野烟。在芳草蔓生、野烟迷离之中蕴含着历史沧桑之感,笔调疏荡而富含情趣。末二句,以老树出新枝结语,意味深远。陶侃一典的运用,又与二、三联相互呼应,使全诗在眼前之景与历史感兴的结合上,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鄂 州

孔武仲

绿柳阴阴蔽武昌,汀洲如画引帆樯。一江见底自秋色,千里无风正夕阳。暂别胜游浑老大^①,追思前事只凄凉。贤豪况有遗踪在,欲买溪山作漫郎^②。

(《全宋诗》卷八八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老大:年老。②漫郎:本指唐代诗人元结,意思是放浪形骸且又为官之人。唐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序云:“将家灊滨,乃自称

浪士，著《浪说》七篇。及为郎，时人以浪者亦漫为官乎，遂见呼为‘漫郎’。”此处为作者自况。

【评析】

孔武仲未曾有鄂州之任，此诗当为其宦游途经鄂州所作。此诗前四句写江畔、汀洲及长江景致，明快疏朗；后四句却兴尽悲来，生年华流逝、宦游疲惫而欲归田放浪之感。全诗层次分明，结构匀称，对比强烈。

秋冬之间，鄂渚绝市^①，无蟹。今日偶得数枚， 吐沫相濡，乃可悯笑，戏成小诗三首

黄庭坚

其一

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②。虽为天上三辰次^③，未免人间五鼎烹^④。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绝市：停止集市贸易。②寒沙奔火：《文选》卷二十七丘希范《旦发鱼浦潭》诗中有“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之句，此指蟹借秋冬水退沙涨之际出水而趋火，不意却成祸。祸胎：《汉书》卷五一《枚乘传》云：“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基、胎，皆为初始之意。③三辰：本指日、月、星。古阴阳家认为二十八星宿中南方朱雀前二宿井、鬼间为巨蟹宫，故山谷此处言蟹居其次。④五鼎烹：《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云：“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五鼎之礼为诸侯之礼。

【评析】

北宋徽宗崇宁元年至二年(1102—1103)，黄庭坚曾居鄂州(今武昌)。此诗虽为咏蟹之作，却暗含讽喻。崇宁二年，奸臣蔡京进为左仆射，权势煊赫一时。山谷此作及以下二首，均有讥刺蔡京等新党人物之意。

其二

勃窣^①婆娑^②涉波^③，草泥出没尚横戈^④。也知^⑤觳觫^⑥元无罪^⑦，奈此尊前风味何。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勃窣(sū)婆娑(pán)跚：《汉书》卷五十七引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婆娑勃窣上金堤”之语。勃窣，指匍匐而行；婆娑，同“蹒跚”，指走路缓慢摇摆。②涉(zhēng)：众多。此句言螃蟹纷纷爬出水面的样子。③横戈：戈原为一种类似于矛的兵器，此指蟹之螯。④觳觫(hú sù)：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指因恐惧而发抖的样子。元：本来，向来。

【评析】

前二句言螃蟹出水横行不可一世的情形,后二句则言其被烹之际的恐惧之状。此与朝廷中投机之人侥幸得宠而又难逃不测的现实极为相似。

其三

解缚华堂一座倾^①,忍堪支解见姜橙^②。东归却为鲈鱼脍,未敢知言许季鹰^③。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华堂:装饰华美的厅堂。一座倾:指席上之人皆因受螃蟹美味的诱惑而纷纷身体前倾的样子。②支解:即“肢解”。姜橙:指蟹黄,因二者颜色相近而喻。此句言螃蟹被食时情形。③季鹰:指晋人张翰,字季鹰。据《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记载,张翰为官洛阳,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评析】

此诗由螃蟹被食时的狼藉之状,写自己对政坛中勾心斗角的权谋的厌恶之情,认为不如像晋代的张翰那样远离官场,抛开名爵利禄。以上三诗,虽为咏物之作,却蕴含着诗人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

题宝泉官舍壁^①

贺铸

宝泉监,在江夏郡城东三里,黄鹤山之阴。丙子八月到官后赋。^②

偶着强名字^③,非才但镡金^④。不妨称外监^⑤,况复住山阴^⑥。胜日聊披卷^⑦,清风故解衿^⑧。余生偷禄隐^⑨,何等是升沈^⑩。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宝泉:宝泉监,是当时鄂州城里负责铸铜钱的机构。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鄂州”:“监一:宝泉。熙宁七年置,铸铜钱。”贺铸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八月至宝泉监任钱官。②黄鹤山:又名黄鹤山。即今之蛇山。③强名:此指“铸”之名。④镡(jū)金:即“铸”之意。语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⑤外监:因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曾官秘书监,世称“贺监”,而贺铸官宝泉监,也有“贺监”之名,故有此说。另贺铸《答陈传道》诗小序云:“陈以余领宝丰钱官,每有‘贺监’之呼。”可证此。⑥山阴:浙江绍兴,因贺知章早年多居于此,故相关联。此处贺铸巧借“黄鹤山之阴”以与“山阴”相谐,与“贺监”之语用意相同。⑦胜日:美好的日子。披卷:披阅书卷。⑧解衿:解开衣领。衿,古代服装下连到前襟的衣领。⑨禄隐:隐于官禄之中。这是一

种消极的为官态度,是古代仕人在失意之时的自我开解。⑩升沈:即“升沉”。

【评析】

此诗巧妙地由自己的名号生发感慨,以“铸”与“外监”(与盛唐隐逸之士贺知章有关)这一对用世与隐遁的代号作比较,在“不妨称外监”、胜日披卷、清风解衿、“偷禄隐”等语辞间,我们不难窥出诗人滴宦生涯中自我开解的洒脱。而“何等是升沈”的反问,更将功名看淡,在仕途的迷离与人生的感悟间,传达出一种超越现实的颖悟。

秋江晚望

丙子九月江夏赋^①

贺铸

黄芦洲渚赤枫林,林外残阳叠嶂深。记得广陵城里市^②,董源横障卖千金^③。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丙子: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②广陵:即扬州。③董源(?—约 962):字叔达,五代南唐画家,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障:同“幛”,画轴。

【评析】

此诗由眼前景物联想到画家董源笔下的山水,又以画家笔墨山水的千金之价烘托出眼前所见洲渚、枫林、残阳、叠嶂的无价,构思奇特。

江夏八咏^①

贺铸

其一

磨剑池^②

祖龙砺长剑^③,昔道此南巡。徒挟雄铍利^④,湘川奈水神^⑤。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诗题下原注:“丁丑九月,采江夏陈迹未著于时者赋之,以补郡图经之阙焉。”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图经:当指《江夏图经》,今不存。阙(quē):同“缺”。②磨剑池:原诗注:“在头陀峰顶。相传始皇南巡磨剑于此,石亦存焉。”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磨剑池,在头陀寺山顶,相传秦皇磨剑于此。王得臣以为秦宗权之弟宗衡破岳鄂,所至皆称为小秦王,是池盖指宗衡也。”秦宗权,晚唐时叛将。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北宋学者。③祖龙:即指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苏林集解:“祖,始也;龙,

人君象。谓始皇也。” ④雄铍：锐利的宝剑。 ⑤“湘川”句：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

【评析】

贺铸《江夏八咏》诗，皆为五言绝句，一篇咏一景，前五篇一景又系一人。此篇《磨剑池》与秦始皇相关。作者别出心裁地选取这位手持利剑的一代雄主在面对湘水而不得渡时的尴尬场景加以刻画，表现出人生不如意时的无奈，暗含自喻之意。

其二

灵竹寺^①

孟公泣竹地^②，今是布金园^③。不保五亩宅，非无百代孙^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灵竹寺：原诗注：“相传孟宗故居也。”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记载：“灵竹院，在江夏。《寰宇记》云：‘本孟宗泣竹之所。天祚中，孙晟有记。’”天祚：公元 935—937，五代十国时期南吴睿帝杨溥年号。孟宗：孟仁，三国时吴人。据《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吴录》云：“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裴注并引《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 ②孟公：即孟宗。 ③布金园：布施金银的园宅，指佛寺。 ④“不保”二句：意为即使不以五亩之地栽种桑麻五谷以养家传子，百代之后也仍然有人来瞻仰。五亩宅：《孟子·梁惠王上》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评析】

此诗与三国时孟仁相关，颂其至孝之性。



图 46 孟宗泣竹图一



图 47 孟宗泣竹图二

其三

祖贯墓铭^①

祖字子元，开元乙亥年过吾家外监，授丹及诀，后六十年始化去，寿九十五。门人许鼎为其衍理，铭载季真天台升仙事甚详。后为瓦官残子元墓，棺已空矣。此铭今在天庆观中。^②

高岸已为谷^③，斯人如蛻蝉。固应留宝刻^④，信示当家仙^⑤。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祖贯：详本诗诗序。墓铭：即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记叙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多用散文，称为“志”；后一部分是“铭”，为韵文，用于对死者的赞扬、悼念。祖贯墓铭，今不存。②开元乙亥：指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全宋诗》卷一一〇九作“元和乙亥”，时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贺知章曾为秘书监，人称“贺监”，时在开元年间，当从《校注》本。许鼎：其人不详。季真：贺知章字。瓦官：代指寺庙。天庆观：其址不详。③“高岸”句：据《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

④宝刻：即指祖贯墓铭。⑤当家：自家。

【评析】

此诗所咏祖贯系与贺知章相关之人物。贺铸记之并赋诗，意在悼念自己的先祖。

其四

舒元舆榜^①

舒依郝士美^②，侨居江夏，太和二年登朝^③，方尽室去此。将行，题榜留于头陀佛祠之殿梁上。至元祐中^④，郡守王得臣始命李康年序其事而摹刻于石^⑤，榜遂失所在。

（原诗已佚）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舒元舆（791—835）：字升远。据《旧唐书》卷一六九《舒元舆传》：“舒元舆者，江州人。元和八年（813），登进士第，释褐诸府从事。太和初，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元舆以擅文敢谏著称，宰相李宗闵谓其浮躁诞肆不可用。及李训得宠，召为左司郎中，充知杂事侍御史。太和九年（835）七月权御史中丞。文宗省察记录囚徒罪状，因元舆奏辨明审，九月升御史中丞，以本官兼刑、兵两部侍郎，同平章事。时宦官仇士良专权。十一月，李训、舒元舆和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协势，铲除宦官势力。以左金吾卫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往观，谋加诛杀。因所伏兵甲暴露，事败。元舆单骑出走，为仇士良神策军生擒，不日遭腰斩。史称“甘露之

变”。榜：匾额，此指舒元舆所题之匾额。②舒：即舒元舆。郗士美(756—819)：唐代名臣，曾为鄂州观察使。据《旧唐书》卷一五七《郗士美传》：“字和夫，高平金乡人。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③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④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⑤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北宋学者。李康年：字乐道，江夏(今湖北武昌)人，生活于宋代元祐前后，生卒年不详。白首心醉六经古学，晚悟籀篆，而小篆尤精。

【评析】

此诗不存，据题序知咏中唐时参与“甘露之变”的舒元舆。存此诗题注，以观贺方回《江夏八咏》全貌。

其五

奇章亭^①

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②。多惭羊叔子，涕泗岷山碑^③。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①奇章亭：题下原注：“在黄鹤山最高顶。牛僧孺屡登燕于此，后人因榜奇章云。”另《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载：“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②“亭揭”二句：大意思是说奇章亭榜书名“奇章”，此地居民又有谁去考虑它与牛弘、牛僧孺的关系呢？揭：标示。榜：即榜书，是古代题写于亭台楼阁之上的大字。③“多惭”二句：用晋羊祜典。羊叔子：名羊祜(221—278)，西晋开国元勋，曾坐镇襄阳，都督荆州军事。他在当地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一方面缮甲训卒，广为戒备，做好了伐吴的军事和物质准备，对晋国后来平定吴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晋书》卷三四载：“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祜卒)，襄阳百姓于岷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岷(xiàn)山：山名，在今湖北襄阳。

【评析】

此诗以唐相牛僧孺经常宴游的奇章亭与晋代羊祜的岷山碑作对比，通过相关人物德行的高下，比较人文风景背后的历史底蕴，带给人们以深沉的思考。



图 48 奇章亭图一



图 49 奇章亭图二

其六

赵佗石^①

南津赵佗石^②，云是昔人舟。长怀精卫志^③，不碍长江流。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赵佗石：诗题下原注：“在鄂之南浦，长十许丈，高亦半焉，相传昔人沉舟之所化也。”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亦记曰：“赵佗石，在江夏南浦，长十许丈，高亦半焉，相传昔人沉舟所化。赵陀义未详，恐钓鼃声误耳。”按，赵佗：秦代名将，南越国创建者，公元前 203 年至前 137 年在位，号称“南越武王”、“南越武帝”。沉舟，或与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有关。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已杀卿子冠军（楚军统帅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春、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漳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馥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②南津：南边渡口。③精卫：用“精卫填海”典故。《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诰。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评析】

此诗所咏之石或与秦代名将赵佗相关，然何以将传说中沉舟所化之石与赵佗关联起来，尚待考证。诗中所写“长怀精卫志，不碍长江流”，用拟人手法，言赵佗石虽有精卫之志，却并不能阻碍长江之水的东流，与后来辛弃疾所写“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异曲同工，唯辛词更加精工凝练，故成名句。



图 50 赵佗公园内赵佗像

其七

石镜亭^①

西戍夕阳晴^②，东城石镜明。有山名八字^③，供作两眉横。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石镜亭：又名石照亭。参前吕岩《题黄鹤楼石照》注释①。 ②西戍：西边的戍楼。 ③“有山”句：据《晋书》卷九五《戴洋传》载：“（戴）洋言于（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

【评析】

此诗将明莹可鉴的石镜与状似两眉的八字山联系起来加以描写，颇有奇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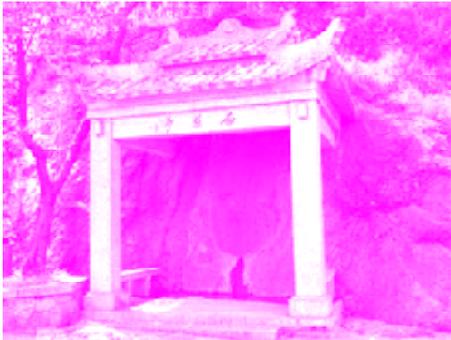


图 51 石镜亭图

其八

龙穴渡^①

应龙昔此去^②，雷雨助腾伸。旧穴潜蛟蜃^③，风波横要津^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龙穴渡：诗题下原注：“相传有龙出于此，今为津步。”龙穴渡又名龙穴洲。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记载：“……龙穴洲，沙阳洲之下尾也。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驾顿此，因以为名。文帝车驾发江陵，至此，黑龙跃出，负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谓长史王昙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龙穴之名焉。”景平：南北朝宋少帝刘义符年号。景平二年，指公元 424 年，少帝于是年被徐羨之、檀道济等人所杀，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津步：码头，渡口。②应龙：王逸注《楚辞·天问》“河海应龙”句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③蛟：即沙(鲨)鱼。蜃：海中一种大贝壳，能吐气为云。④要津：重要的渡口。

【评析】

此诗化用南北朝时期江夏官员在龙穴渡迎接宋文帝的典故，将此故事衍成诗篇，化虚为实，颇有趣味。

江夏秋怀三首

贺铸

其一

陈物纷然眼界中，长年何与偶书空^①。沧浪难为俗子唱^②，络纬漫催贫女工^③。风月少容休吏役^④，烟波长与济途穷^⑤。功成身退非吾事，犹办扁舟东复东^⑥。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书空：用手指在空中虚划字形。典出《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殷浩)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此以暗指自己被贬之事可怪。②沧浪：参前李白《送储邕之武昌》注释⑤。③络纬：虫名，即莎鸡，俗称络丝娘、纺织娘。夏秋夜间振羽作声，声如纺线，故名。漫：随意。④风月：代指眼前的美景。少容：稍容。⑤途穷：喻走投无路或处境困窘。典出《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⑥扁(piān)舟：小舟。

【评析】

这组诗原有题注：“丙子九月赋。”是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九月贺铸官江夏宝泉监时所作。此诗仍然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政治倾轧的不满、自身的孤傲，以及受黜之后的怨愤之情。前三联用三典，分别以殷浩书空、隐者的沧浪之歌、阮籍途穷来抒写自己受到黜落之后的茫然与落寞的心理。末二句将“犹办扁舟”的无奈与“功成身退”的渴望对比，反映出古代士人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冲突的历史现象，带有深刻的寓意。

其二

人物鬢寻迫暮迟^①，秋风万里来如期。幽虫切切竟何道^②，羈燕匆匆将安之^③。洛下微吟聊拥鼻^④，西山爽气为支颐^⑤。肯将翰墨悲流落，寄语三闾彼一时^⑥。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鬢(qīn)寻：渐进貌。②切切：形容小虫的声音细微、凄切，此喻朝中小人的诽谤之言。③羈：漂流在外。将安之：将去向何地。④“洛下”句：据《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⑤“西山”句：据《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徽之)作桓(冲)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支颐：支起下巴。⑥三闾：指三闾大夫屈原。

【评析】

此诗开篇即兴岁月不居、年华流逝之感。颌联以幽虫喻小人，以羈燕喻己，忧谗畏讥的心态与漂泊流离的辛酸交织在一起。颈联则通过谢安与王子猷的典故表达自己如魏晋名流般的洒脱心情，笔锋渐转为旷达。末二句更通过寄语屈原的奇妙构思，表现出诗人不愿仅仅悲叹流落的乐观心态。

其三

此身岂复系西东，流浪江湖伴塞鸿。曲突非图三爵客^①，直钩何羨六鳌翁^②。千年陈迹祇今日^③，万里故园犹个中^④。冗散偶逃人指数^⑤，未应吟啸坐妨公^⑥。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曲突：使烟道弯曲，喻指有先见之明的人。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载：“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

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三爵：古代酒筵之上的三杯酒，即献、酢、酬。《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云：“三爵不识，矧敢多又。”郑笺云：“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又饮而酌宾，谓之酬。”爵：雀形的酒杯。此以三爵客代指富贵之人。②直钩：传说姜太公出仕前钩于渭水之滨，所用钩钩是直的且不设饵。后因以“直钩”借指归隐生活。六鳌：神话中负载五座仙山的六只大龟。据《列子·汤问》记载：“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③祇(zhī)：适值，恰逢。④个中：此中，此地。⑤“冗散”句：指自己这位冗散的小官可以避免受人指责的命运。冗散：冗散官，作者自谦为冗余之人。

⑥“未应”句：指不能因为吟诗作赋而延误、妨碍了公事。坐：因为。

【评析】

《江夏秋怀》三首诗皆为借历史典故以抒发个人怀抱的作品。此诗用典与写怀结合得尤为紧密，表现出一种穿透历史的深沉情思。首二句以居无定所、身伴塞鸿兴起，但颌联并未顺承而下写羁旅行役之苦，而转向对历史上那些淡泊名利的睿智先哲们的感佩。三、四联在陶醉于江夏古迹的同时，又抒写出对于未来政治前景的自信。末二句以“偶逃”写人生挫折之偶然，以“未应吟啸坐妨公”传达出一位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官吏在不如意时的清醒与振作。

晚出江城闻角^①

丙子九月晦江夏作^②

贺铸

古壕沮洳荷叶枯^③，鬢秃秃鹫行且渔^④。山衔日脚水关掩，孤楼引角吹单于^⑤。胡马嘶风兴非浅，壮图旧迹随尘卷。秋尽湖边雁不来，流落方悲去人远。十月之交五夜长^⑥，河横斗直天苍凉^⑦。苏门故里斗杓下，岂无伯仲勤相望^⑧。君不见、剡蓬为矢弧弦桑，男儿落地志四方^⑨。履屐无根着家巷，道梁适楚犹吾乡。鹁鸽不踰济，橘渡淮为枳。吾心况物未应然，随牒官身聊尔耳^⑩。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角：即号角。②丙子：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晦：月末日。按，贺铸这一年四十五岁，授官江夏宝泉监。他于五月抵汉阳，六、七月均在汉阳，八月离汉阳

抵江夏宝泉官舍。③壕：沟渠，此处当指护城河沟。沮洳(jùrù)：《诗经·魏风》中有《汾沮洳》篇，唐代的孔颖达认为“沮洳”是“润泽之处”，此指低湿之处。④矍铄：本形容老人目光炯炯、精神健旺，此用来形容后文中的“秃鹫”。秃鹫(qiū)：一种水鸟名，头项无毛，状如鹤而大，色苍灰。⑤单(chán)于：曲调名。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韦庄《绥州作》诗有：“一曲单于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宋黄庭坚《渔家傲》词亦有：“一见桃花参学了，呈法要，无弦琴上单于调。”⑥五夜：即五更。古时将一夜分为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作五更、五鼓，又称五夜。⑦斗直：九月间，北斗七星斗柄指向南方，为竖立之形，故称“直”。⑧“苏门故里”二句：意指居于苏州的亲人中，总会有在这北斗星辰下思念自己的兄弟。苏门故里：因诗人贺铸晚年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其家人也多在彼，故云。斗杓(biāo)：即斗柄，指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星象斗，第五至第七星象柄。⑨“君不见”二句：《礼记·射义》篇说：“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剡(yǎn)蓬为矢：将蓬草削尖为箭。剡：削。《易·系辞下》有“剡木为矢”。弧弦桑：以桑为弓。⑩“鹁鸽”四句：意思是说诗人不能像八哥、橘子一样始终坚守着自己生长的环境，只能随着官府公文的调动而游宦。鹁鸽(qúyù)：俗称“八哥”，生长于我国南方。踰：同“逾”，越过，经过。济(jǐ)：即济水，古水名。发源于河北省赞皇县南，东流经高邑县南，至宁晋县南，注入泚(zhī)河。淮：即淮水。枳(zhǐ)：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木似橘而小，茎上有刺。《周礼·考工记序》曰：“橘逾淮而北为枳。”况：比。牒：官府公文。聊尔：姑且、暂且。

【评析】

贺铸作词喜隐括前人诗文，他的诗歌也具有这一特点。诗中所用语典，多涉经部，是典型的宋人作诗的习气。此诗为贺铸出官江夏宝泉监后所作。前八句写江城周边暮秋景致，无论是护城河中的枯荷、秃鹫，还是远处山头斜挂的夕阳、城楼上吹响的号角，都引发了诗人的流落之悲。中间四句由晚秋天空中垂直竖立的北斗星，思念起远在苏州的兄弟家人，情感真挚浓郁。“苏门故里斗杓下，岂无伯仲勤相望”，堪与李白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媲美。末八句中，前四句抒发男儿志在四方的慷慨、旷达情怀，后四句却又带些宦游的疲倦、无奈之感，通脱中含哀婉之调。

据宋《王直方诗话》记载，贺铸学诗于前辈，得八句口诀云：“平淡不涉于流俗；奇古不邻于怪癖；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凿；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观贺铸此作，可谓得之矣！

江夏寓兴二首

贺铸

其一

风与檣乌便^①，依先塞雁来^②。山经七泽断^③，潮自九江回^④。渔父犹知隐，骚人枉衒才^⑤。朋游正相远，梅信为谁开^⑥。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檣乌：桅杆上的乌形风向仪，也用以比喻飘忽不定的生活。②依：我。③七泽：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说，“楚有七泽”，此处泛指楚地湖泊。④九江：地名，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以南沿岸，处众水汇集之地，故名“九江”。贺铸此次赴江夏任，由京师南下，过泗州（今江苏临淮），经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沿江而上，道经九江。

⑤渔父：屈原《楚辞》作品有《渔父》篇，此代指隐逸之士。骚人：原指屈原，此处指诗人自己。衒(xuàn)：即“炫”字，炫耀。⑥梅信：梅花开放所报春天将到的信息，亦暗指信函。

【评析】

此诗是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贺铸官江夏宝泉监时所作。一说为詹体仁所作(参《全宋诗》卷二六一三)。前四句有旷达之意。首联“风与檣乌便，依先塞雁来”，堪与山谷名句“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相比。颌联二句，写景亦算宏阔，反映出江城山水的独特面貌。然颈联一转为骚怨，以“犹知隐”、“枉衒才”表现出官场倾轧下忧谗畏讥的心态。末二句更以友朋日益疏远、信函无以为寄来传达世态炎凉之感。全诗由旷达而渐趋迷茫的心理，与起承转合的明晰结构相表里，可为学诗者所法。

其二^①

陂湖蹙坊市^②，江汉复纵横。沮洳莎城陆^③，晴暘竹瓦鸣^④。新文添鹏赋^⑤，异味识鼃羹^⑥。岂复悲流落，官粮寓此生。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题下原注：“后篇丁丑五月赋。”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②陂(bēi)：池塘。蹙(cù)：缩小。坊市：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的城市格局。这一制度在唐代严格执行，宋代以后逐渐被打破，坊中开始有市。③沮洳(jù rù)：低湿之处。参前贺铸《晚出江城闻角》诗注③。莎(suō)城：长有莎草的城池。陆(diàn)：危，此用来形容城池之高。④暘(yáng)：太阳。竹瓦：用竹子做的瓦。

⑤鹏(fú)赋:汉代贾谊有《鹏鸟赋》。鹏鸟,即猫头鹰。⑥鼃(yuán):一种大鳖。

【评析】

此诗与上一首诗创作时间相隔近半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上一诗写于初抵江夏之时,可以说是兴尽悲来。此诗则在仔细体味江城景物之际,感受着游宦生涯中些许美好的事物。湖泊与江水纵横的街市,长满莎草的城市,晴日的阳光在竹瓦上晒过,显得宁静而平和。末四句似乎在写自己的闲适之情,如撰文,如饮羹,但在“岂复悲流落,官粮寓此生”的洒脱背后,实际又暗含壮志难酬的哀怨。

中秋日怀寄潘邠老^①

潘将归黄冈获田,故有落句。丁丑江夏作。^②

贺铸

西戍角声清且哀^③,东城鼓动殷然雷^④。雨阑伏槛月可待^⑤,风横舫舟君不来^⑥。
得酒未容欢独伯^⑦,把书端与睡为媒。雪堂斂谷急还舍^⑧,更约头陀黄菊开^⑨。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潘邠老:即潘大临。参前贺铸《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邠老昆仲》注释①。②黄冈:即今湖北省黄冈市。获:收割庄稼。落句:是结句、末句,此指末联中的“雪堂斂谷”之语。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③西戍角声:指西边戍楼上清晨的号角声。④东城鼓动:指日暮时分东边城楼上的鼓声。殷然:轰鸣震动貌。⑤雨阑:雨残将尽的时刻。阑:残,将尽。⑥舫(yǐ)舟:停泊的船只。⑦“得酒”句:指不愿在得酒之后独自饮酒为欢。伯:同“霸”。⑧雪堂:宋苏轼在黄州时,曾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苏轼《雪堂记》云:“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此代指潘邠老处黄州所在之地。⑨头陀:指头陀寺。见白居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罢同望》注释③。

【评析】

此诗与下首《重寄潘邠老》及另一首《九月十日寄潘邠老》(见卷下)为一组互有关联的诗歌。由贺铸的《九月十日寄潘邠老》诗序所云“潘尝许中秋、重九渡江见过,竟不至”,与本诗题序及诗句“雨阑伏槛月可待”、“更约头陀黄菊开”来看,当为潘大临由江夏至黄冈之际,二人相约中秋、重九相会共饮,但两次节日潘邠老均未至。

此诗写于中秋日,诗中充盈着对友人的怀念之情。首联一句写西边城楼的号角之声,一句写东边城楼上的擂鼓之声,看似不相关联,仔细体会却别有寓意。号角之声当为清晨所吹,而擂鼓之声则为黄昏时分所有,声音的变化显示的是时光的推移,由此而传达出中秋日等待朋友到来时的心情。颌联写中秋之夜,微雨已停,诗人伏槛待月,可朋友仍然未来。颈联极写朋友未至时的孤独落寞:酒杯在手,却难以成

欢；把书以观，而昏然欲眠。末二句，诗人幻想着在黄冈获田的潘邠老急急忙忙收谷的样子，期盼着重阳节菊花开时能与他会相会。全诗以中秋候人的情节展开，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写得异常感人。

重寄潘邠老

丁丑中秋，以少酒，欲致潘来，答云“侍亲、燕甚欢”，翌日再赋此寄。^①

贺铸

轻舸蓦水帆如弓^②，一伸臂顷来江东^③。聊持美酒致吾子，方事彩衣娱汝翁^④。悬榻可容它客坐^⑤？闭关正与无月同^⑥。夙兴行乐竟何有^⑦，醒醉阴晴皆梦中。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少（shǎo）酒：稍饮酒。参上诗“得酒未容欢独伯”句。燕：同“宴”，宴饮。翌日：第二日。②轻舸（dǎo）：轻快的小舟。蓦水：渡水。③一伸臂顷：喻时间甚短。④彩衣：汉刘向《列女传》载：“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着五色彩衣。”此与序中所云“侍亲、燕甚欢”相表里。⑤悬榻：据《后汉书·徐稚传》载：“（陈）蕃在郡不接宾客，惟（徐）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⑥无月：中秋月色虽好，闭关不出，正与无月同。⑦夙（sù）兴：早起。

【评析】

由题序可知，此诗为《中秋日怀寄潘邠老》第二日所作，也就是丁丑年的中秋后一日。此诗亦写朋友之情。与上一首通过白描写景以表现等待时的各种情状，来显示深挚友情的手法不同，此诗通过典故的化用，巧妙地以彩衣娱亲的老莱子比拟严守孝道的潘邠老，又以悬榻不接其他宾客的陈蕃来自比，以凸显潘氏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末二句在行乐无味、醉醒皆梦的喟叹中结束全诗，语尽而意不尽。

送蒲圻陈主簿彦升归越^①

贺铸

好在稽山北，因君访故园^②。风流久衰歇，湖水自清浑。可得千秋观^③，相传百代孙。时闻祖道客，不减汉东门^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题下原注：“陈字登之，丁丑十月江夏赋。”蒲圻：地名，在今湖北东南部。陈彦升：字登之。事迹不详。主簿：古代官名，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越：古地名，指今浙江一带。②稽山：指会稽诸山，在贺铸的祖籍地山阴。因陈氏归越，故云“因君访故园”。③千秋观：唐贺知章旧宅。《新唐书·隐逸传·贺知章传》载：“天宝初……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④“时闻”二句：用

汉代疏广、疏受父子离东都门之典故。据《汉书》卷七一《疏广传》载：“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祖道：也称“祖饯”，古代为出行者祭祀路神或设宴送行的礼仪。

【评析】

此诗虽为送别，实则暗含托付之意。因诗的赠予者陈彦升将去的越地是诗人的故乡，所以对于故园湖水的怀想，还有对于跟贺知章有关的“千秋观”的描述，以及对于贺知章离京时祖饯场面的刻画，既是一种带着自豪感的介绍，也含有一种期待，期待陈登之能带回故乡的新消息，来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

送金坛慎令^①

戊寅三月江夏赋^②。慎字璫玉，年少寡欲，奉佛甚严。

贺铸

清素复多闻，天涯晚得君。相延蒲塞饌，细演贝多文^③。世味淡如水，身谋散胜云。漫为花县约^④，聊慰此临分。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金坛：今属江苏。金坛前身为金山县，于隋大业末年(617)建置。唐垂拱四年(688)，因东阳郡已有金山县，又因茅山华阳洞内有“金坛百丈”，遂更名为金坛县。宋时隶润州(今江苏镇江)。慎令：或即慎宗杰，参后贺铸《南楼歌·送武昌慎太守还朝》注①。②戊寅：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此年六月改年号为“元符”。③“相延”二句：借与佛教相关的语词来表现所送慎县令“奉佛甚严”的特点。延：请。蒲塞：又作“伊蒲塞”，梵语 *Upāsaka* (优婆塞)的异译，指在家受五戒的男性佛教徒。饌(zhùàn)：饮食。贝多：树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其叶可用来写经，故佛经又称贝多文，或贝叶经。④漫(mán)：欺骗，不切实的话语。花县：晋朝潘岳为河阳(今河南孟州)令，满县遍种桃花，人称“河阳一县花”(见《白孔六帖》卷七七)，后遂以“花县”为县治的美称。

【评析】

这也是一首送别诗，诗的赠予者是一位清素寡欲的奉佛之士——慎璫玉。诗歌以闻名已久、今始相遇的套语开篇，表达一种相见恨晚的友朋情怀。颌联二句，以“蒲塞饌”、“贝多文”这种特殊的与佛教相关的语典，突出了慎令好佛的特点。末四句，在淡如水的世态与谋身难的喟叹中，在二人对未来不确定的约定里，来慰藉彼此

分别时的忧伤。

沔 鄂^①

曾 慥

渺渺阳台去^②，茫茫鹦鹉洲。干戈迷大别^③，烟雨暝南楼^④。

(《全宋诗》卷一八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沔鄂：指汉水之畔的鄂州。沔，指沔水，即汉水；鄂，指鄂州（今武昌）。②“渺渺”句：指作者在江夏顺江水回望巫峡，渺远不可寻。阳台：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有《高唐赋》，其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③大别：指大别山，又名鲁山，即今汉阳之龟山。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曰：“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一百步。”④暝(míng)：幽暗，昏暗，此处用作动词，即“使……幽暗”之意。南楼：在蛇山顶上。与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并称为蛇山“四大楼台”。

【评析】

此诗简洁明净，通过渺渺的江水、茫茫的芳洲、烟雨迷离中的楼台等景致，将江城风物刻画殆尽。

夜 热

陆 游

触热行万里，烦促讵可论^①。泊船鄂州步，终日如炮燔^②。摇扇腕欲脱，挥汗白雨翻。推枕再三起，散发临前轩。秋近更漏长，天旱星宿繁^③。甘澍何时来^④，太息忧元元^⑤。

(《全宋诗》卷二二四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烦促：急迫。讵(jù)：岂，怎。②炮燔(páo fán)：烧烤。③星宿(xiù)：指天空的星星与星座。④甘澍(shù)：甘雨，甘霖。澍：及时的雨。⑤太息：叹息。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元元：平民，老百姓。

【评析】

此诗前八句极写酷热之状：扇摇不止，手腕欲脱；挥汗如雨，夜间难眠。而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夏季，诗人还要万里奔行，忍受烈日的炙烤。后四句，写泊船鄂州之际，静听更漏之声，仰观天空繁星，由天旱而心忧黎元。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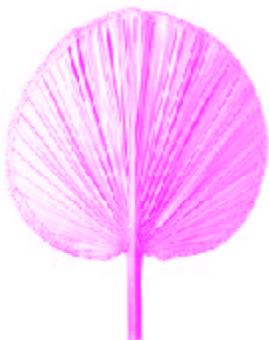


图 52 蒲扇

夏口怀旧

薛季宣

夏口伤前事，毛精泪暗垂^①。白龟生不报，黄鹄去无期^②。岭雪炎云炽，瓜田古岸移。战尘愁满眼，聊付一篇诗。

（《全宋诗》卷二四七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毛精：指眼睫。据明李豫亨《推篷寤语》载：“身有毛发处，俱是精之走漏处。头之有发精，随上越也；眼之有毛精，随视出也；鼻之有毫精，随气行也；颐颊之有髭须精，随口发也；便溺之有毫毛精，随液动也。盖精发于窍，气亦从之。其不及随窍出者，横溢于旁，遂为毛发耳。” ②白龟：传说大禹治水到汉阳，因有水妖作怪，三年未成。幸得一灵龟之助，治水方得成功。后来灵龟化为龟山。白龟当指此。黄鹄（hú）：即黄鹤。

【评析】

薛季宣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此诗是诗人任鄂州武昌令时的作品。从未联“战尘愁满眼”的诗句来看，此诗应作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宋金即将大战之际，是作者在战尘将起的现实忧虑中，感慨前事且愁绪满怀的作品，表达出诗人对于和平的渴望。诗中的“岭雪炎云炽，瓜田古岸移”二句，虽为景语，但不仅有着现实的焦虑感，也暗含历史的沧桑感，将战争之前风雨欲来的态势，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全诗在感伤之中富含哲理，是典型的理学家之诗。

鄂渚春光^①

章甫

黄鹤楼中月白，鹦鹉洲前水流。更有何人吹笛，空余春草关愁^②。

（《全宋诗》卷二五一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渚：即今武昌。 ②关：牵连。

【评析】

六言诗是中国诗歌中较少采用的一种形式。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六言名篇——《渔翁》。此篇《鄂渚春光》在表现上以多种名词意象来渲染、烘托诗人的主观情绪，与柳诗略带情节的描写不太一样，故而别具韵味。诗中前二句紧扣诗题：月华皎洁，何处无月？唯一突出的是黄鹤楼中的月光；江水绵延，未见尽头，可示人的是鹦鹉洲前的流水。再加上月夜的笛声，洲上的芳草，一幅简洁但妥帖的江城月夜春光图即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令人向往。

鄂渚得雨

袁说友

江头一夜水鸣舫^①，江外欢声百万家。已报主人诗满袖，更夸使者雨随车。支离田父烟蓑湿，辟易炎官火伞斜^②。一望阿瞞狼狽地^③，村村刺水透针芽^④。

（《全宋诗》卷二五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舫(chā)：小船。 ②“支离”二句：指及时到来的雨水淋湿了天地间衰弱田夫的蓑衣，使得他们能避开炎炎烈日的灼烤。支离：指衰残瘦弱的样子。陆游《病起书怀》诗：“病骨支离纱帽宽。”辟易：退避，躲避。炎官：传说中的火神。火伞：喻烈日。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③阿瞞：是曹操的小名，曹操曾因赤壁大战败经鄂地。 ④刺水：指田地里的农作物因雨水的到来而生长的样子。

【评析】

此诗由一场夜雨，写田间农民之喜悦，又兴沧海桑田的历史感喟。诗中无一语写自我之情感，却又通过不同的场面与举止，显出了诗人心系百姓的情怀。

忆鄂渚

刘 过

我离鄂渚已十年，吴儿越女空华鲜^①。不如上游古形势，四十余万兵筹边^②。中原地与荆襄近^③，烈士烈兮猛士猛。泽连云梦寒打围^④，城接武昌晓排阵。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⑤。却思仙人白玉笛^⑥，胡床醉倚南楼吹^⑦。貂蝉兜鍪两岑寂^⑧，若耶溪傍还作客^⑨。空余黄鹤旧题诗，醉笔颠狂惊李白^⑩。

（《全宋诗》卷二七〇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华鲜：服饰华美鲜艳。 ②筹边：筹划边境的事务。 ③荆襄：荆州、襄阳一

带。当时中原地区为金人占领,荆襄为南宋与金国的边界之地。④云梦:古代楚国的大湖泊,其址即今江汉平原大部。后因地质变迁而分裂、缩小。⑤阊(hūn):皇宫之门。⑥白玉笛:据《竹书纪年》记载:“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西王母来献白玉器。”沈约《宋书》卷十九《乐志》:“古老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管是也。”

⑦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类似今天可折叠的躺椅。⑧貂蝉:三国时美女。兜鍪(móu):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称兜鍪。⑨若耶溪:今名平水江,绍兴境内的著名溪流,风景秀美。傍(páng):旁。⑩“黄鹤”二句:据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评析】

此诗当为刘过暮年所作,时值南宋宁宗开禧北伐(1206)前夕。诗中前八句将吴越之地的闲适安逸与荆襄之地一直存在的紧张局势作对比,“不如”二句更道出当时剑拔弩张的时代气氛。吴儿越女衣饰华鲜的优游,与前线士兵的勇猛、战场周遭逼人的寒气、清晨时分排开的阵势等形成的鲜明对比,道出了这位主战派诗人的心声。后八句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慨心情,“叩阊击鼓天不知”、“胡床醉倚南楼吹”、“若耶溪傍还作客”,这些诗句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无奈与自责之意,清晰可见。末二句更暗含前代功业难以超越的愤懑之情。

春日书怀四首(其四)

姜夔

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亭亭头陀塔,高处白鸟栖。白鸟忽飞去,春山空四围。南楼有佳人^①,再召且再辞。闭门课文事,撝物深天机^②。斯人不可致,白鸟会来归。

(《全宋诗》卷二七二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佳人:美人。此喻指不为名利所动的清高之士。②“闭门”二句:意思是因闭门潜心文章之事,不为外物所惑,故能通达灵性。课:攻读学习。撝(yīng)物:撝宁于物。“撝宁”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养境界,指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撝:扰乱,纠缠。天机:灵性。《庄子·大宗师》云:“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评析】

姜夔为人,清刚高傲,不汲汲于功名,兼之文采出众,素为当时名流所推重。此诗开篇写景宏阔,从大处着眼,描绘落日映照之下,炊烟处处、人家繁庶的景象。接着刻画头陀寺中高耸的寺塔,塔尖上栖息的白鸟。当白鸟飞去时,周遭的春山变得寂静。若以唐诗的眼光来看,似乎诗至此可以尽矣!然而诗人另有寄托,后六句写

一位屡受征召而屡次婉拒的清高之士：每日闭门读书作文，不为名利诱惑，以彻悟天机为乐，这多少带有夫子自道之意。诗末以白鸟意象收束，呼应前半部分，结构上独具匠心，带有词的上下阕的一些特点，可谓“以词为诗”。这与姜夔擅长作词不无关系。



图 53 白鸟图

鄂渚大雪

阳 枋

横堤疎柳啸寒风，吹起黄云一色同。鸚鵡洲边家十万，晓来都在水晶宫^①。

（《全宋诗》卷三〇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水晶宫：本是传说中龙王居住之地，此处指大雪之后银装素裹、琼玉玲珑的景象。

【评析】

此诗写雪景，生动可喜。由“鸚鵡洲边家十万”句，可想像当时武昌人口的稠密。柳永《望海潮》写北宋时的杭州也不过是“参差十万人家”呢。

鄂州第十一

文天祥

鄂渚分云树，春城带雨长。惜哉形胜地^①，河岳空金汤^②。

（《全宋诗》卷三五九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形胜地：具有战略优势的险要之地。《荀子·强国》篇云：“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②金汤：是金城汤池（金属造的城、沸水流淌的护城河）的省称。形容城池险固、不可接近。

【评析】

此诗由江夏地势的险要而兴忧国之思，非文天祥不能作。“分”、“带”二字运用

巧妙,见炼字之功。

水调歌头

鄂渚忆浮远^①

丘 密

彩舰驾飞鹢^②,帆影漾江乡。肥梅天气^③,一声横玉换新阳^④。惊起沙汀鸥鹭,点破暮天寒碧,极目楚天长。一抹残霞外,云断水茫茫。溯清风^⑤,歌白雪^⑥,和沧浪^⑦。枕流亭馆^⑧,昔年行处半荒凉。我欲骖风游戏^⑨,收拾烟波佳景,一一付词章。闻说洞天好^⑩,何处水中央。

(《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浮远:即浮远堂,在江阴县君山顶上。②飞鹢(yì):快船。鹢,一种水鸟名,形如鹭而大,羽色苍白,善飞。古人画鹢首于船头,故亦称船为鹢或鹢首。③“肥梅”句: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肥梅”之梅,历来解释有争议。钱钟书认为是春景,“梅”指梅花。吴世昌认为是夏景,“梅”,指梅子。此词有“换新阳”、“点破暮天寒碧”云云,疑指春夏。④横玉:横笛。玉,玉笛。⑤溯:逆流而上。⑥白雪:即《阳春白雪》,古乐曲名。⑦沧浪:参前李白《送储邕之武昌》注释⑤。⑧枕流: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⑨骖(cān)风:乘风。骖,同驾一车的三匹马。⑩洞天:洞中别有天地之意。道家以此称仙人所居之地。

【评析】

浮远堂高踞横冈,下瞰大江,得江山之胜。宋代不少文人墨客如孙覿、史隽之、戴复古等皆曾在此盘桓流连过。江阴是丘密的老家,“蜡屐径来堂上,倚杖翛然长啸,万里看云涛”(《水调歌头·秋日登浮远堂作》),依托浮远,他曾度过一段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今宦居鄂渚,山水仿佛,自然唤起他内心深处美好的回忆。

借此言彼,虚实合一,是这首词的特色。词的上片,写彩舰竞飞、帆影荡漾、鸥鹭成翔、云水茫茫,既是眼前之景,又是昔日之景。下片,逐歌踏浪、枕石漱流,写隐居时的适意生活。本是回忆想象之景,却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当下感。一个“忆”意,把鄂渚与浮远,异乡与家乡,彼时与此时,想象与真实,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菩萨蛮

鄂渚岸下

刘学箕

烟汀一抹蒹葭渚^①,风亭两下荷花浦。月色漾波浮,波流月自留。若耶溪上

女^②，两两三三去。眉黛敛羞娥^③，采菱随棹歌^④。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汀：水边的平地，小洲。蒹(jiān)：荻。葭(jiā)：芦苇。渚：水中小块陆地。

②若耶溪：在浙江绍兴东南若耶山下，又名浣纱溪。相传西施曾浣纱于此。③娥：美丽的女子。④棹(zhào)歌：划船时唱的歌。棹：船桨。

【评析】

烟染汀渚，风送荷香，月随波转，菱歌泛夜。水墨的江南月夜，朦胧、静谧而又洋溢着盎然的生机。不知何故，一位脸如莲的采菱少女，微蹙了一下她那细长的黛眉。泊舟岸下的词人，宛如一位高明的特写师，摄下了这幅美丽、生动而又撩人的画面。

酹江月

武昌怀古

葛长庚

汉江北泻，下长淮、洗尽胸中今古。楼橹横波征雁远^①，谁见鱼龙夜舞^②。鹦鹉洲云，凤凰池月，付与沙头鹭。功名何处，年年惟见春絮。非不豪似周瑜，壮如黄祖^③，亦随秋风度。野草闲花无限数，渺在西山南浦。黄鹤楼人，赤乌年事^④，江汉亭前路。浮萍无据，水天几度朝暮。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楼橹：指大船。②鱼龙：古代的杂戏。③黄祖：参前胡曾《咏史诗·江夏》注释①。④赤乌：一指吉祥的神鸟，一为三国吴大帝孙权的年号(238—251)。此指后者。

【评析】

这是一首悲凉雄壮的怀古词，堪与东坡《赤壁怀古》词相表里。全词层次分明，线索清楚。所见之江山，所怀之人物，所思之历史，在词中次第展开，而以人生无常的感慨统摄之。功名不足恃，英雄不足恃，在永恒的宇宙面前，人是何等的渺小。只留下历史的片断，让人细细地回味。情绪固然有点感伤，但气势却是凌厉的。

早春霁后发头陀寺寄院中^①

李涉

红楼金刹倚晴冈^②，雨雪初收望汉阳。草檄可中能有暇^③，迎春一醉也无妨。

(《全唐诗》卷四七七，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霁：雨雪停止，天放晴。院中：指陈许节度使院，在今河南许昌。②金刹：佛

塔,此指头陀寺。③草檄:草拟檄文,泛指撰写官方文书。可中:如果,假使。

【评析】

本篇当为唐宪宗元和六年(811)李涉贬官峡州(今湖北宜昌)途径鄂州时作。李涉寄宿在夏口头陀寺,雨雪停后继续往西(汉阳方向)行进。时值早春,诗人看到头陀寺的红楼矗立在白雪之中,于是想到劝节度使院的同僚们不妨在撰写官方文书的闲暇,迎春一醉。诗人不能和好友共同把酒迎春,却以劝谏的口吻表达了对使院同僚好友的关心和思念。

鄂州头陀寺上方^①

李 频

高寺上方无不见,天涯行客思迢迢。西江帆挂东风急^②,夏口城衔楚塞遥。沙渚渔归多湿网,桑林蚕后尽空条。感时叹物寻僧话,惟向禅心得寂寥。

(《全唐诗》卷五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上方:方丈居住的地方,在山寺最高处。杜甫《山寺》:“上方重阁晚。”仇兆鳌注:“上方,谓僧之方丈,在山顶也。”②西江:指长江。唐人多称长江中下游为西江。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评析】

本篇作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李频闲居鄂渚时。诗人登上黄鹤山头陀寺最高处,看到帆船来去匆匆,夏口城规模宏大,渔业、蚕桑随季而变,于是“感时叹物”,即感叹万物皆因时而变、因时而动,只有寺庙里修炼的“禅心”能使人产生无人无物的宁静和不变。作品反映了诗人想获得内心宁静的愿望。

江行无题

钱 珣

乘舟维夏口^①,烟野独行时^②。不见头陀寺,空怀幼妇碑^③。

(《全唐诗》卷七一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维:拴,系。②烟野:烟雾迷蒙的郊野。③幼妇碑:即曹娥碑。这里指绝妙好辞。曹娥碑背面所题“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即隐含“绝妙好辞”四字。曹娥是东汉时会稽郡上虞县人。相传其父五月五日迎神,溺死江中,尸骸流失。娥年十四,沿江哭号十七昼夜,投江而死。世传为孝女。

【评析】

本篇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六月钱珣被贬抚州司马途经夏口时作。诗人系船夏口,独行游赏。由于烟雾弥漫,看不见头陀寺,空有满腹的绝妙好辞却无处题写。

唐代诗人凡经过人流较多的名寺古楼，往往题诗，可题在墙壁、楹柱或专门的诗板上。



图 54 头陀寺楼

头陀寺

黄庭坚

鄂州节推陈荣绪惠示《沿檄崇阳道中》六诗^①，老懒不能追韵，辄自取韵奉和。^②

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③。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戢戢^④。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⑤。惟有简栖碑^⑥，文字岿然立。

(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注释】

①节推：是“节度推官”的省称。地方任上的推官多为幕僚。沿檄，指官员调任或外出公干。崇阳，县名，今属湖北。陈荣绪：其人不详。②老懒：作者自谦之辞。

③梯空：腾空。韩愈《送惠师》诗云：“发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此用来形容头陀寺宫殿高耸之状。④戢(jí)：收藏、聚拢，此处指僧人聚集。⑤龙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故佛家用来比喻诸阿罗汉中修行勇猛有最大能力者。此处代指寺中高僧。⑥简栖碑：指南朝齐王巾(字简栖)所作《头陀寺碑文》，收入《昭明文选》中。

【评析】

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全诗以头陀寺往日之繁盛与今日之衰败对比，在感慨僧散寺破的同时，又将存留于寺中的《头陀寺碑》拈出以显石碑之不朽。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人间兴亡存废的深刻思考。

登头陀寺峰顶庵

丙子八月江夏赋^①

贺铸

磴道凌虚挂白虹^②，头陀上方黄鹄东^③。沧溟五夜浴新日^④，老木三伏来凄风^⑤。

北梦南云展张阔^⑥，纵江横汉并吞雄^⑦。楚乡绝境此其一^⑧，付与微吟多病翁^⑨。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丙子：指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②磴(dèng)道：登山的石径。③黄鹤(hú)：黄鹤，此指黄鹤楼。④沧溟：“沧”为天，“溟”为海，此指江天之间。五夜：五更，指清晨五点至七点时分。⑤三伏：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在阳历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⑥北梦南云：指云梦大泽。展张阔：指大泽铺展阔大的样子。⑦纵江横汉：指长江与汉水。⑧绝境：指头陀寺这一绝美之境。⑨微吟多病翁：指诗人自己。

【评析】

这是一篇登临写景之作，对于景物的刻画细致入微，尽显头陀寺所在江城的独特地貌特征。首句“磴道凌虚挂白虹”，气势凌厉，将山势之高、石阶之险现于读者的眼前；次句点出头陀寺的地理位置。颌联写景，将清晨江上日出的奇丽、盛夏山林间古木的苍老与由此而带来的清凉以工整的对仗展现出来，意境清远而幽深，准确地写出了江城的特色。颈联更通过云梦泽的阔大与江汉水的雄肆，将楚地绝美之境展现出来。尾联将“楚乡绝境”与“多病翁”对举，亦饶有趣味。

泊头陀寺

苏 洞

世上身名孰是非，维舟日日钓鱼矶^①。长江天阔不知处，夏口青山人夜归^②。

(《全宋诗》卷二八四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维舟：系船停泊。钓鱼矶：指钓鱼时经常坐的岩石。矶，水边石滩或突出的岩石。②夏口：即今武昌。

【评析】

这是一篇登临远眺之作，全诗在登上头陀寺而远眺的景致表现中，流露出勘破功名的归隐思想，但又暗含寄托。那每天维系在钓鱼矶边的小舟、夜晚归来的渔夫，与宽阔的长江，共同构成了全诗闲适的基调。但由于中国古代垂钓的特殊意蕴，尤其是姜子牙垂钓渭水滨所隐含的政治期待，又带给我们理解上的另一层含义。

僧游鄂渚因赠

李 龔

夏口云边有远期，杖藤行李只挥持^①。六朝文物今无几，为看头陀寺里碑^②。

(《全宋诗》卷三一三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挥:原作“军”,据《江湖后集》改。②头陀寺里碑:指王巾《头陀寺碑文》。参李至《小子祇自夜来风气又作》其三注释⑧。

【评析】

这是一篇赠人之作。“有远期”道出此诗所赠僧人奔波行役的路途之遥;“只挥持”则写出僧人随身行李的简陋与单薄。末二句将古寺之荒凉与游行僧之执着结合写出,尤添悲凉之感。

登压云亭赠赵都统^①

王十朋

早将忠义立殊勋,鄂渚登临气压云。异日云台观画像^②,要须压尽汉将军。

(《全宋诗》卷二〇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压云亭: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记载:“压云亭,在黄鹄山椒(疑为“杪”字),隶统制司。又有雅歌堂。”赵都统:其人不详。②云台画像:东汉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跟随其父光武帝刘秀的开国功臣,命绘二十八位功臣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故称“云台二十八将”。南朝人范曄《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评析】

此为赠人之作,极申勉励之意。

压云亭^①

张孝祥

登临多好处,第一压云亭。水作高低白,山分远近青。人家半烟树,客柁满春汀^②。剩欲留连晚,归时更摘星^③。

(《全宋诗》卷二四〇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压云亭:见王十朋《登压云亭赠赵都统》注释①。②柁(duò):即“舵”。汀(tīng):水边平地。③“剩欲”二句:意指还想在压云亭上留连得更久些,在归去时可以摘得天上的星辰。剩欲:颇想、犹欲。

【评析】

张孝祥写景诗往往明快中见工巧。此诗颌联以“白”、“青”二字,将江城水国的色彩作了凝练概括。颈联“半”、“满”的运用也准确而巧妙,本地人家大多隐于烟雾缭绕的丛林间,而不远处却可以看到客船泊满了江边,画面多姿多彩,生动引人。末联更是突发奇想,竟然想在压云亭留连至夜间以便摘取天上的星辰,又以此来暗喻

此亭之高，可谓奇笔。

同鄂州都统制司登压云亭^①

袁说友

一带城头四望全，压云亭上更无边。手攀北斗轻飞肉^②，目盼南楼仅及肩。城郭千年高复下，江湖万里后还先。平生颇负昂霄志，便欲乘风送上天。

（《全宋诗》卷二五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都统制：宋朝官名。北宋出兵作战时，常于诸将中选拔一人为都统制总管诸军，系临时派遣，并非官名，兵罢即省。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置御营司，以大臣为都统制管辖诸将，方为常设官名。后设置渐多，绍兴十一年（1141）收诸大将兵权，以其部将为御前统领官，官品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仍驻原地，军额上加以屯驻州名，权任在安抚使之上。都统制下面有副都统制，再下有统制和统领。压云亭：见王十朋《登压云亭赠赵都统》注释①。②飞肉：飞禽。汉扬雄《太玄·唐》：“明珠弹于飞肉，其得不复。”范望注：“飞肉，禽鸟也。”

【评析】

此诗登临抒怀，颇具气势。诗极写压云亭之高，甚至认为其超过了气势雄伟的南楼，其中暗含超越前贤之意。“城郭千年高复下，江湖万里后还先”，亦客观地分析了不断进步、后来居上的历史发展规律。末二句直抒胸臆，颇有踌躇满志之意。

游武昌东湖^①

袁说友

只说西湖在帝都^②，武昌新又说东湖。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鸥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鸟^③。如何不作钱塘景^④，要与江城作画图^⑤。

（《全宋诗》卷二五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东湖：即今武汉东湖，以风景秀美而著称。②帝都：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③飞鸟：又名金乌、三足乌、踆乌等，指太阳。《淮南子·精神篇》说：“日中有踆乌”，郭璞《山海经注》云：“中有三足乌。”④钱塘：钱塘江，代指杭州。⑤江城：临江之城市、城郭，此处指武昌。

【评析】

此诗为较早吟咏武昌东湖的作品。中间二联写景如画，将东湖之广阔与湖上飞鸟之繁多、丛林之茂密与渔舟之闲适，以对仗形式表现了出来。且该诗又能将东湖与杭州的西湖加以比较，并在末二句暗含誉美东湖之意，手法别致。



图 55 武汉东湖



图 56 武汉东湖



图 57 武汉东湖

鄂州戎治静憩亭^①

戴复古

幽亭何处寻，岩树碧森森。独坐生云石，少安经世心^②。伴人双鹤立，多事一蝉吟。提剑翻然起，中原秋草深。

（《全宋诗》卷二八一—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戎治：指驻军之所。静憩亭：未见史料记载，据诗题知亭在鄂州戎治之所。

②少安：稍安。经世心：指参与世务的机心。

【评析】

此诗因系题咏戎治内园亭的作品，故于写景之余，又有振作之意。前六句写亭之幽森与忘世之意；末二句却突然警醒，大有拔剑而起、恢复久沉中原之气势，格调慷慨。

鄂渚烟波亭^①

戴复古

倚遍南楼更鹤楼^②，小亭潇洒最宜秋。接天烟浪来三峡，隔岸楼台又一州。豪杰不生机事息^③，古今无尽大江流。凭栏日暮怀乡国，崔颢诗中旧日愁^④。

（《全宋诗》卷二八一—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烟波亭：清叶名沔《敦夙好斋诗全集》初编卷三《城南集》三《是日过观音院东园与莲衣上人小坐》诗下小注云：“汉阳旧有烟波亭，在烟波湾上。”烟波湾，即武湖。据明陆应阳《广舆记》载：东汉江夏太守黄祖在此屯兵习武，故名武湖，又名黄汉湖。

②鹤楼：即黄鹤楼。③机事：指机巧之事，或指勾心斗角之事。④崔颢诗：即崔颢《黄鹤楼》诗。诗中有“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句，故云“旧日愁”。

【评析】

戴复古是南宋晚期著名的江湖诗人。其诗多写个人飘泊游离的遭际，却又能在个人的身世之慨中流露出家国之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以上二诗皆有此特点。

此诗本为登临写景之作，但其意并不在景。诗中由南楼而鹤楼，最留意的不在鄂渚之山川，却是隔岸的楼台，同时慨叹豪杰不再、失地难复，其中的乡国之思清晰可见。宋包恢（1182—1268）《石屏集序》评戴诗云：“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予谓真非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果无古书，则有真意，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言戴石屏之诗，有渊明之意，存真意，不造作，可谓知言。

江汉亭百韵^①

郑清之

山川自高深，开辟由邃古。长江泻岷峨，横亘截区宇^②。东流为沔津，疏凿仗神禹。襟带成奥区，都会称鄂渚^③。环城得修冈，雄胜着台府。上有江汉亭，凭高欲鸾举^④。云谿护左方，南楼以为辅。飞甍立嵯峣，才去天尺五^⑤。星辰近梯级，岚霏日吞吐。横陈极苍茫，万象互昂俯^⑥。晴光敞双明，景物恣枚数。炊烟接空翠，下列十万户^⑦。榱栋出棱角，阡阍分脉缕。川途竞走集，水陆跨重阻^⑧。东南引湖湘，西北控淮楚。舟车所交属，人物森萃聚^⑨。歌谣杂谐合，来往纷伛偻。溟蒙尘蔽空，挥霍汗成雨^⑩。游盖惊云飘，联辔识骖舞。驱驰溢阡陌，时节相媚妩^⑪。裾袖翳朝日，光曜烛组组^⑫。憧憧蚁迁穴，纭纭茧抽绪^⑬。亭亭肆遐睎，一一可细睹^⑭。至如城中边，万灶宅貔虎^⑮。春秋谨教阅，什什而伍伍^⑯。红旆罗旌幢，中军立旗鼓^⑰。冰霜贯戈甲，雷霆震弓弩。后先严车徒，坐作中规矩^⑱。被庐犹晋搜，少长悉有序^⑲。礼成既饮至，络绎还所部。俯瞰了不遗，清流数魴鲈^⑳。乃若天空澄，江色入环堵^㉑。云水渺相接，斜阳落晴坞。千艘卧平沙，片帆归远浦^㉒。微茫泛一叶，啍轧响双橹。报译认樯乌，航琛知海贾^㉓。微阴转层峦，轻烟生宿莽。栖鸟绝重澜，归鸿集寒屿^㉔。夜深渔火明，孤洲记鸚鵡。晴阴与朝暮，景色若夸诩^㉕。方春及韶淑，莺燕争鸣乳。桃李出新妆，周张环绣黼^㉖。修眉横柳堤，遗钿错花圃。孟夏熏风来，草木自蕃舞^㉗。翠幄帷清阴，密叶覆幽墅。入林梯空旻，影团修月斧^㉘。露掌逼高寒，金波沃肝腑^㉙。隆冬雪纷飞，琼楼耀江浒^㉚。万花着林端，晃不分细钜^㉛。兹维四时媚，代谢听寒暑。荣枯虽异撰，去来莫追拒^㉜。彼动此静观，群鱼沸鼎釜。纷纶各状态，天械发机杼^㉝。或如怀袖物，俯拾恣所取。或如海陆珍，搜罗寄庭庑^㉞。或如观大驾，旄头先卤簿。或如亲校猎，玉虬挖翠羽^㉟。或富若武库，宝物穷积贮。或丽若上林，鸟兽罗禁籞^㊱。或纾若绮縠，或列若箕茀虞^㊲。或背若相违，或进若相与。或翦若兴云，或林若率旅^㊳。或惊若脱兔，或拱若礼鼠^㊴。或若鸡出埘，或若马奔圉^㊵。或变若龙蛇，或怪若猘猢^㊶。或奋焉若雉，或比焉若侣^㊷。或矫若怒嗔，或偃若戏侮^㊸。或剩若赢余，或匿若贫窶^㊹。或聚散翕忽，或纵横旁午^㊺。或禽声啾嘎，高下参律吕^㊻。或人语叫噪，历落写筐筥^㊼。或以琴置膝，丝音宜搏拊^㊽。或时棋满枰，石韵杂珎瑀^㊾。或欹枕高眠，胡蝶梦栩栩^㊿。或相对啜茶，舌本跃清语^①。或暇日观书，肠腹自撑拄^②。或乘兴飞觞，醉后忘尔汝。或即境挥毫，图画入缣楮^③。造物无尽藏，傥来亦何忤^④。俛仰已陈迹，恍惚失处所。达观萃兹亭，宇宙一柜黍^⑤。斯亭名者谁，儒林得鼻祖。昔贤维南轩，心学绍东鲁^⑥。睠焉西南游，芳洲擷菡萏^⑦。遗墨尚淋漓，隶刻照亭柱^⑧。迩来三十年，轩桷渐颓窳^⑨。堂堂魏国孙，玉节莅兹土^⑩。英声凛荆扬，盛事踵遐武^⑪。曾侯庐陵秀，一笑不龃龉^⑫。风月喜平分，江山藉宗主。兴仆追前修，遗迹浚搜补^⑬。飞翠抗雄梁，石花呈古础^⑭。

荒榛得奇观，幽思发新杼^⑤。公余多胜概，往往压诸庾^⑥。赓酬驾元白，光焰陵李杜^⑦。领客共落成，而我亦同俎。半生嗟缕冰，一字不堪煮^⑧。乐事纪末颠，鸿笔愧燕许^⑨。吾伊补书债，歛乃效渔父^⑩。傥继竹枝词，编入武昌谱^⑪。

(《全宋诗》卷二九〇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江汉亭：当时鄂州的一处景点。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记载：“江汉亭，在倅厅，张南轩作记。又有秀岩堂、半山亭、静春台。张芸叟《南迁录》云：‘鄂倅公宇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倅(cuì)：州府通判的俗称。张南轩：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名乐斋，号南轩。张芸叟：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矜斋，北宋人，生卒年不详。百韵：古诗的一种体例，每二句押一韵，一百韵即二百句。②邃古：远古。岷峨：岷山与峨眉山。区宇：境域，指当时的天下。③沔津：沔水，即汉水。神禹：即大禹。奥区：深奥隐僻之地。修冈：长长的冈峦。着(zhuó)：附着，此指府衙坐落于气势雄伟的冈峦之上。④骞(xiān)举：振翼而飞。⑤云谯(qiáo)：高耸入云的谯楼。谯楼，是古代城门上建的楼，可以瞭望。飞甍(méng)：指顺着屋脊扬起的屋檐。甍，城楼的屋脊。嵯峣(jiāo yáo)：亦作“嵯岺”，峻峭、高耸，此处用作名词，代指高耸之处。去：距离。⑥岚霏：山间云雾。⑦恣：随意地。枚数(shǔ)：与“枚举”义同，一一列举。空翠：指碧空，苍天。

⑧榱(cuī)栋：屋椽及栋梁，此代指各类楼阁。闾闾(huán huì)：街道、店铺等。川途：水路，水道。⑨交属(zhǔ)：交会连缀。⑩伛偻(yǔ lǚ)：腰背弯曲。溟蒙：也作“冥蒙”，模糊不清的样子。挥霍：迅疾貌。⑪游盖：游观车辆上的华盖。辔(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此代指马匹。驂(cān)：驾车时在两边的马。《诗·郑风·大叔于田》云：“两驂如舞。”溢：充满。阡陌：“阡”是指南北走向的道路；“陌”是指东西走向的道路。媚妩：美好可爱。⑫裾(jū)：衣服的前后襟。翳(yì)：遮蔽。烛：照。绡(xiāo)组：丝巾与丝带。⑬憧憧(chōng)：来往不绝的样子。纭纭：繁多而杂乱的样子。绪：丝的头。⑭遐睎(xī)：向远方眺望。⑮貔(pí)虎：本是两种凶猛的野兽，此喻勇士或勇猛的军队。⑯谨教阅：认真地进行训练与检阅。什(shí)、伍：古代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亦泛指军队的基层建制。⑰旆(pèi)：古代旗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旌：用羽毛装饰的旗子。幢(chuáng)：指支撑旌旗的木竿。⑱车徒：乘车而行与徒步而行之人。坐作：坐下休息与行动做事。⑲被：遮覆。庐：古代官员值宿所住的房舍。晋搜：晋见搜查。此指军中守律甚严，虽长官亦不得免于日常的搜查。少长：年少的与年长的。悉：尽，全。⑳魴魈(fáng xiū)：两种鱼名，代指鱼类。㉑乃若：至于。环堵：本是四周环绕的土墙，此指四周围绕的群山。㉒坞(wù)：四面高中间凹下的地方。浦：河流入口处。㉓啞轧(yī yà)：象声词，摇橹的声音。报译：汇报信号之人。樯乌：桅杆上的乌形风向仪。航琛：航船

上的珍宝。海贾(gǔ):奔波于江海之上的商人。②④宿莽:冬天仍不凋谢的野草。绝:飞越。②⑤夸诩(xǔ):夸耀。②⑥韶淑:美好而温和。鸣乳:对着雏鸟啼叫。绣黼(fǔ):绣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②⑦钿:古代装饰有金花的首饰。错:交错。熏风:和暖的南风或东南风。蕃舞:繁衍生长。②⑧翠幄:翠绿色的帐幔。帷,此处用作动词,表示像帷幕一样地张开。空旻(mín):特指秋天的天空。修月斧:古代传说中,有一个叫吴刚的神话人物被天帝惩罚在月宫伐桂树。修月斧,即指吴刚砍桂树所用之斧。②⑨露掌:即承露盘。汉武帝迷信神仙,于长安建章宫筑神明台,立铜仙人舒掌捧铜盘承接甘露,冀饮以延年。此处指江汉亭的高耸之处。金波:秋天金黄色丛林起伏的样子。③⑩江浒:江边。③⑪着:附着,此处指远望万花点缀林端的形态。晃:花朵明丽之状。③⑫撰:指天地阴阳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即节序。③⑬鼎釜:即鼎锅,三足的煮器。纷纶:众多的样子。机杼:本指织布机,此指天地造物。③⑭庭庑:庭院及廊道。③⑮旄: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鹵簿:中国古代帝王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汉蔡邕《独断》卷下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鹵簿。”校猎:围栏打猎。玉虬:饰有玉勒的马。挖:镂空。翠羽:翠绿色的羽毛。“玉虬”句指校猎之马饰以镂空有羽纹的翠绿玉勒。③⑯上林:指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三年(前138)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规模宏伟的宫苑。罗:原指捕鸟的网,引申为搜集、招致、网罗。禁籞(yù):帝王的禁苑。③⑰纾(shū):解开,张开。绮縠(hú):绫绸绉纱之类丝织品的总称。簨簴(sǔn jù):也作“簨虞”,是西周时期用来挂钟磬的架子。簨为横架,簴为竖立的柱子。③⑱蓊(wěng):草木茂盛,此指云蒸霞蔚之状。林:此用为动词,像丛林一样地树立。③⑲礼鼠:黄鼠,也称拱鼠、鼯鼠。宋陆佃《埤雅·释虫》曰:“今一种鼠,见人则交其前足而拱,谓之礼鼠,亦或谓之拱鼠。”④⑰埭(shí):古代称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窝。圉(yǔ):养马的地方。④⑱猯猯(yà yǔ):又称为“窳窳”,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吃人怪兽,像貙(chū),虎爪,奔跑迅速。传说曾是天神,为烛龙的儿子。④⑲奋:振奋而起。讎(chóu):同“仇”。比:并肩。④⑳矫:勇猛。嗔(chēn):生气。偃:倒伏,低下。④㉑赢余:盈余。匱:缺乏。贫窶(jù):贫穷。④㉒翕(xī)忽:犹“倏忽”,急速貌。旁午:亦作“旁迕”,交错、纷繁。④㉓咿嚶(yī yōu):象声词,禽鸟鸣叫之声。参:参照。律吕:是十二律的又称,指有一定音高标准和相应名称的中国音律体系。十二律分别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应钟。④㉔历落:疏疏落落。写:同“泻”。筐筥(jǔ):竹制盛物器,方形为筐,圆形为筥。④㉕搏拊(fǔ):一种类似于鼓的古乐器。④㉖枰:棋盘。珩(héng):佩玉上面的横玉,形状像磬。瑀(yǔ):像玉的石头,白色。④㉗歆(qī)枕:斜靠着枕头。胡蝶:即“蝴蝶”,用庄周梦蝶典故。④㉘舌本:舌根。④㉙撑拄:维持,与上句相连,意指常读诗书,胸中知识丰盈。④㉚缣楮(chǔ):古代用于书写的绢帛与纸张。④㉛藏(zàng):宝藏。恍:尚。忤:抵触。④㉜俛仰:俯仰。达观:

遍览。柜(jù)黍:黑黍。此处所言“宇宙一柜黍”与“沧海一粟”义同。⑤⑥南轩:张栻,见本诗注①。“心学”句:指张栻心性之学继承孔子儒家学说。⑤⑦睠(juàn):同“眷”,留恋。芳洲:长满芳草的小洲。擷:采摘。藜藿(dù):为二香草名。⑤⑧淋浪:淋漓酣畅。隶刻:以隶书刻的字。⑤⑨迩来:从那以来。桷(jué):方形的椽子。颓窳(yǔ):倒塌破败。⑥⑩魏国孙:当指韩侂胄(?—1207),字节夫,南宋主战派重要人物,为北宋初期名将魏国公韩琦(1008—1075)五世孙。玉节:玉制的符节,此指持节赴鄂的官员,即韩侂胄。莅(lì):到。⑥⑪荆扬:荆州与扬州,当时较繁华的都市。踵:追随,继承。遐武:久远的武功事业。⑥⑫曾侯:不详。庐陵:今江西吉安。齟齬(jǔ yǔ):牙齿上下对不上,比喻意见不合。⑥⑬兴仆:兴衰。浚(jiàn):古同“荐”,再,屡次,接连。前修:前贤。⑥⑭飞翬(huī):飞扬,此指飞檐。雄梁:雄伟高耸的梁柱。古础:古朴的础石(柱下的基石)。⑥⑮新杼(zhù):杼本是织布机上的筘,此处指诗中新的构思。⑥⑯公余:公事之余。胜概:美景。压诸庾:压倒庾亮所登之南楼。⑥⑰赓酬:接续唱和。驾:超出。元白:唐代诗人元稹与白居易。陵:陵跨于……之上。李杜:李白与杜甫。⑥⑱领客:主要的客人。俎(zǔ):本是祭祀时放祭品的器物,此指同预盛会。镂冰:雕刻于冰上,喻劳而无功。不堪煮:指诗文不能供以饮食,或为作者自谦自己的诗文不能传之久远。⑥⑲末颠:结尾与开始,此处偏于前义,指文章末尾。燕许:指初盛唐之际的两位文学家,燕国公张说与许国公苏颋。⑦⑩吾伊(wú yī):或作“伊吾”、“咿唔”,读书声。黄庭坚《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戏作竹枝歌三章和之》:“南窗读书声吾伊,北窗见月歌《竹枝》。”欸乃:应作“欸乃”(ǎi nǎi),象声词,划桨之声。柳宗元《渔翁》诗有“欸乃一声山水绿”之句。⑦⑪悦:尚。竹枝词:本是巴蜀之地的民歌,刘禹锡曾改编新词多首。此处泛指南方民歌。

【评析】

此诗运用赋体手法,分别从空间转换、季节变换、周边景致等角度,详尽地描绘了处于鄂州副守厅的江汉亭状貌。结尾处又在俯仰陈迹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追忆为此亭命名作记的理学家张栻,并对持节赴鄂的韩侂胄寄予了厚望。

武昌怀古十咏·江汉亭

白玉蟾

西风黄叶满秋城,水鸟飞无沙碛腥^①。淮浪白如头似白,沔山青与眼俱青^②。何人得见莲花女^③,此地空余江汉亭^④。一自郑生双佩断^⑤,幽情渺在蓼花汀^⑥。

(《全宋诗》卷三一四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沙碛(qì):沙滩。②沔山:指龟山。③莲花女:采莲的女子。④江汉亭:参郑清之《江汉亭百韵》注释①。⑤郑生双佩:郑生指郑交甫,传为周朝人。据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

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塞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⑥蓼(liǎo)花汀：长满蓼花的水边小洲。蓼，一种生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亦称“水蓼”。

【评析】

此诗前四句写登上江汉亭所见景致。因时在秋季，故见黄叶满城；水鸟隐没之际，可闻沙石之腥；东望淮河，可见浪涛奔涌；西观沔山，又见山林青翠。末四句，由水乡泽国想到采莲女，又因之而想到周代郑交甫遇见汉女的故事，可谓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矣。

武昌江汉亭忆南轩^①

章采

亭下双来绿玉虬^②，岷嶓万里会吴头^③。江穿南北天心过，汉接东西地脉流。水上龙争方一梦，山中鹤起已千秋。张刘精爽知何在^④，安得同来赋远游。

(《全宋诗》卷三三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南轩：张栻(1133—1180)，号南轩，宋代著名理学家。②绿玉虬：形状像虬龙一样的绿玉，此指长江与汉水。③岷：岷山。嶓(bō)：嶓山。《汉书·地理志》载：“山在陇西郡氐道县，汉水出焉。”岷嶓二山连用，指长江与汉水的发源地。吴头：此指与汉阳相对的武昌。唐诗僧齐己《潇湘二十韵》诗云：“吴头雄莫遏，汉口壮堪吞。”(汉口，指汉水入江口，其地属汉阳)④张：指张栻。刘：所指不详。精爽：魂魄。

【评析】

此诗描画武汉地貌可谓简切。简者，指其寥寥数语，道尽武汉二江汇合之形势；切者，指其“绿玉虬”、“会吴头”、“江穿南北”、“汉接东西”，以及以“水上龙争”写水势之浩大，以“山中鹤起”写山林之广茂诸般用语之贴切。诗更在写景之外，思忆张栻等前贤，品格亦自不卑。

此诗《全宋诗》卷三七六八题为“章云心”作，诗题为《武昌江汉亭》，文字有几处略异。录如下：“江汉亭前江汉浮，岷嶓万里会吴头。江穿南北天心落，汉接东西地脉流。水上龙争方一梦，山中鹤起已千秋。张刘精爽知何在，安得同来赋远游。”(《全宋诗》)章采与章云心是否为同一人，未敢遽定，兹存疑。

糖多令

刘 过

安远楼小集^①，侑觞歌板之姬黄其姓者^②，乞词于龙洲道人^③，为赋此《唐多令》。同柳阜之、刘去非、石民瞻、周嘉仲、陈孟参、孟容^④。时八月五日也^⑤。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矶头^⑥，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⑦。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

（马兴荣《龙洲词校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安远楼：在宋代武昌城南，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落成。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载：“孟宗宅，在城南一里，今安远楼其故基也，旧为灵竹寺，即泣竹之所也。”祝穆《方輿胜览》卷二八亦云：“灵竹院，本孟宗泣竹之所，天圣中孙晟有记，今安远楼即其故基。”姜夔《翠楼吟》词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或谓安远楼即南楼，非。南楼在蛇山山顶，而安远楼在城南孟宗宅故基。

②侑觞（yòu shāng）：劝酒。侑，劝。觞，古代称酒杯。歌板之姬：即歌妓。③龙洲道人：词人自号。④柳阜之等人：皆词人友。⑤八月五日：其年份尚无确考。

⑥黄鹤断矶：黄鹤矶，又名黄鹄矶，在今湖北省武汉市。矶，水边石滩或突出的大石。⑦浑是：全是。

【评析】

此词豪放宛转，有稼轩之神韵。起两句点景，“二十年”一句点时，极显今昔之感。“柳下”三句，申言时光之速。“犹未”与“又”呼应，尤觉宛转。下片追忆故人不在于，“旧江山、浑是新愁”，从虚处落笔，而含蕴不尽。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一层；愁到了“浑是”之程度，极言分量之重，又是一层。结语，欲自解而不能解，读之有无穷哀感。

《糖多令》即《唐多令》，本为僻调，少有能填者。自刘过此词出，和者如林，此调遂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阙，周密则因其有“重过南楼”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其影响之大。

翠楼吟

姜 夔

淳熙丙午冬^①，武昌安远楼成^②，与刘去非诸友落之^③，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④，且伤今之离索也。

月冷龙沙^⑤，尘清虎落^⑥，今年汉酺初赐^⑦。新翻胡部曲^⑧，听毡幕元戎歌吹^⑨。层

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⑩，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⑪，叹芳草萋萋千里^⑫。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⑬，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⑭。

(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一，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注释】

①淳熙丙午：指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②安远楼：参前刘过《糖多令》词注①。③刘去非：其人事迹不详。落之：祝贺楼的落成。④兴怀：犹言感怀。

⑤龙沙：语出《后汉书·班超传》：“坦步葱岭，咫尺龙沙。”后用以泛指塞外。⑥虎落：指遮护城堡或营寨的篱笆。《汉书·晁错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为中周虎落。”⑦“今年”句：指南宋朝廷恩赐群臣，欢宴聚饮。据《宋史·孝宗本纪》载，淳熙十三年正月，宋高宗八十寿，孝宗“率群臣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内外诸军犒赐共一百八十缗”。汉：唐以来诗词中多借指今朝。酺(pú)：聚合饮食。⑧“新翻”句：重新编译胡乐。胡部曲：唐时西凉地方乐曲。⑨元戎：大将，主将。

⑩词仙：高雅的诗人。⑪玉梯：楼梯、阶梯的美称。⑫“叹芳草”句：崔颢《黄鹤楼》诗：“芳草萋萋鹦鹉洲”。萋萋：草盛的样子。⑬祓(fú)：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仪式。⑭“西山外”三句：傍晚时分，卷帘远眺，只见西山外一派晴朗的秋色。

【评析】

《翠楼吟》是姜夔的自度曲。词中“层楼高峙”、“檐牙飞翠”句，状安远楼之壮丽，词名或取于此。据姜夔自述，此词作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安远楼落成之际。时隔十年后，仍有歌妓在传唱《翠楼吟》，可见此曲在当时流传之广。

词之上片，紧扣“安远”二字，实写楼之内、外。将此楼命名之深义、外观之壮丽、楼中之盛况，逐层铺述。下片写词人多层次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此地宜有词仙，而竟不见，遂怅惋不已，是一层；因无词仙，愁不能释，故仗花酒以消愁，言外有中原无人之意，是一层；末写晚晴气象，劝勉作楼者能有所为，期望备至，又是一层。三层意思，前后勾连，左呼右应。用笔纵横自如，宛如游龙，甚为后人称道。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①

戴复古

轮奂半天上^②，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③，岂欲登览快双眸。浪说胸吞云梦^④，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骑黄鹤，赋鹦鹉^⑤，漫风流^⑥。岳王祠畔^⑦，杨柳烟锁古今愁。整顿乾坤手段^⑧，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⑨。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词题：李季允，名埴，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在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今武昌）任上，修建了吞云楼。②轮奐：《礼记·檀弓下》中说，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武建造宫室成后，人们前去庆贺。大夫张老说：“美哉轮焉，美哉奐焉。”后用“美轮美奐”一词形容新屋高大美观。轮，高大；奐，众多。③筹边：筹划边事。④胸吞云梦：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言，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国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云梦，古泽藪名。《周礼夏官职方》载：“正南曰荆州……其泽曰云梦”。古云梦泽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本二泽，云在江北，梦在江南；一说实为一泽。综合古籍记载，古梦泽，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市、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陆市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⑤赋鹦鹉：汉末文学家祢衡曾作《鹦鹉赋》，传颂一时。参陈允平《望江南》（烟漠漠）注释④。⑥谩：休说，不要提。⑦岳王祠：祭祀岳飞的祠庙。南宋宁宗时，岳飞被迫封为鄂王，并建立祠庙。⑧整顿乾坤：这里有收拾旧山河之意。乾坤，天地。⑨“雅志”句：高尚远大的志向如何才能实现。雅，高尚；释为“平素”，亦通。若为：怎么能。

【评析】

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金兵扰黄州、蕲州一带，南宋军队多次击败来犯之敌，民心一时大振。是年，李季允（名埴）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今武昌），修建了吞云楼。此时戴复古正逗留于此，登高楼而览胜景，遂作此词。

借景、借物写人，是这首词的最大特色。上片，紧扣楼的名称做文章，借其华美、壮丽与吞云的气势，来表现人“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下片，写登楼所见之景：黄鹤山、鹦鹉洲、岳王祠。写此景致，实为表现人的报国雄心与壮怀激烈。通观全篇，楼与人、景与情，浑然合一，既写楼之形，又传人之神。故虽是传统登楼题材，却并不落于俗套。

三、书写汉阳的诗词

汉阳即事

储光羲

楚国千里远，孰知方寸违^①。春游欢有客，夕寝赋无衣^②。江水带冰绿，桃花随雨飞。九歌有深意^③，捐佩乃言归^④。

（《全唐诗》卷一三九，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方寸：指心思。②赋无衣：双关语。表面上感叹没有衣着，实际上是表达杀敌报国的愿望。《无衣》是《诗经·秦风》中篇名，写战士们同仇敌忾、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③九

歌:《楚辞》中篇名,共十一首诗。此指其中的《湘君》篇。④捐佩:亦作“捐珮”,抛弃玉佩。语本《楚辞·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言归:回归,回家看望父母,也暗指回归故国。语出《诗经·周南·葛覃》。

【评析】

本篇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春,储光羲逃离安史叛军,南走江汉时。此时汉阳还有冰冻,天气寒冷,但已有春意,可以春游美景。这一景象与《九歌·湘君》中带冰雪的春天是多么相似啊,于是他想到以《九歌·湘君》中的“捐佩”来自况。“佩”在《九歌》中代表男女之间的信物,在此暗喻伪皇帝安禄山赐给储光羲代表官爵的玉质笏板。《九歌》“捐佩”是表示女子与男子决裂,在此储光羲用以表示决心与安史叛军所建的大燕国决裂,回归故国。虽然后来储光羲因叛国罪而被贬死,但他的心始终是忠于大唐的。从本诗所表达的家国之情,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储光羲。

有所嗟二首^①(其二)

刘禹锡

鄂渚濛濛烟雨微,女郎魂逐暮云归。只应长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只飞。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注释】

①有所嗟:有所叹息。《有所嗟》共二首,其一曰:“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失尽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此为第二首。

【评析】

本篇作于洛阳,时在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春。刘禹锡在夏口鄂岳观察使幕中时,曾认识一位美丽多情的歌姬。此歌姬后随禹锡至洛阳,但不久病死,禹锡遂作诗二首伤悼她。白居易也有《和刘郎中伤鄂姬》和诗。诗中,刘禹锡希望她的魂魄能随着一片暮云,回到她烟雨濛濛的故乡鄂渚,在人来人往的汉阳渡口,化作一只孤飞的鸳鸯。深情而孤独的女郎精灵在薄暮的楚江上空徘徊,这凄美的画面动人心魄。后来女诗人鱼玄机的《送别》诗自抒怀抱曰:“惆怅春风楚江暮,鸳鸯一只失群飞。”显然是对本诗的学习和改写。

汉阳春晚

李群玉

汉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白云蔽黄鹤^①,绿树藏鹦鹉^②。凭高送春目,流恨伤千古。遐思祢衡才,令人怨黄祖^③。

(《全唐诗》卷五六八,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黄鹤:指黄鹤楼。②鹦鹉:指鹦鹉洲。③祢衡、黄祖:参前胡曾《咏史诗·

江夏》注释②。

【评析】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春,李群玉从洞庭湖东下,游汉阳,看到此地景色壮观,想到当年才子祢衡曾冤死此处,感赋此篇。诗用四联八句、押仄声韵的五言古体,却有多联对仗,南朝、初唐人多有这种写法,有人称之为“反五律体”。前四句写景,用“抱”、“映”、“蔽”、“藏”几个传神的动词,烘托出汉阳景色的动态之美和宏伟气势。后四句抒情,用汉阳给人们带来长久的“怨”、“恨”感情来反衬汉阳的美景,这是以“乐景”衬“哀情”的写法。

汉阳太白楼^①

李群玉

江上层楼翠霭间,满帘春水满窗山。青枫绿草将愁去^②,远入吴云暝不还^③。

(《全唐诗》卷五七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汉阳太白楼:唐代汉阳为纪念李白来此游赏而建的楼。楼在汉阳城北十里,今汉阳莲花湖公园内。《明一统志·汉阳府》:“太白楼,在府城北一十里。” ②将:带。 ③暝:昏暗,幽深。

【评析】

本篇也是唐懿宗咸通元年(860)春,李群玉游汉阳时所作。诗人登上太白楼,仿佛身处翠雾之中。看着窗外秀丽的山水,诗人希望苍翠的枫树和绿草,把当年李白的愁和现在自己的愁,都带到遥远的云霄去。

汉阳泊舟

曾巩

暂泊汉阳岸,不登黄鹤楼。江含峩岷气^①,万里正东流。惊风孤雁起,蔽日寒云浮。祗役虽远道^②,放怀成薄游^③。兴随沧洲发^④,事等渔樵幽。烟波一尊酒^⑤,尽室载扁舟^⑥。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

【注释】

①峩岷:即峨岷,峨眉山与岷山的并称。长江由西向东,由蜀川东流至鄂,故云“江含峩岷气”。 ②祗(zhī)役:奉命任职。 ③薄游:漫游,随意游览。 ④沧洲:水滨之地,古代用来指隐者所居之地。如南齐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⑤尊:同“樽”。 ⑥扁(piān)舟:小船。

【评析】

曾巩是唐宋散文名家之一。关于他的诗歌,历来褒贬不一,争议颇多。曾跟随

他学文的秦观、陈师道均认为其师不善作诗，但宋代的刘克庄、方回，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王士禛、方东树等人却不同意这种说法。钱钟书先生认为曾巩之诗于散文八家中不逊于苏洵、苏辙，七绝也有王安石的风致（参《宋诗选注》）。就此诗而言，主要表现宦游途中泊舟漫游的一时兴致，写景抒怀并无奇句，语言平实朴素、中规中矩，正与他的散文风格一致。

送双渐之汉阳^①

曾 巩

楚国封疆最上流^②，夹江分命两诸侯^③。何年南狩牙樯出^④，六月西来雪浪浮^⑤。
夏口楼台供夕望^⑥，晴川风物待春游。可能频度渔阳曲^⑦，不负当年鸚鵡洲^⑧。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六，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注释】

①双渐：人名。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稗》“双渐”条记载：“宋时有二双渐：其一见《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双君夫人邢氏墓志铭》云：‘子渐，为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吉州军州事。’卷六又有《送双渐之汉阳诗》云：‘楚国封疆最上流，……’阮文达公《广东通志》卷十六《职官志》七：‘双渐，员外郎，知封州军州事。年次无考。’隆庆《庐州志》：‘双渐，庆历二年壬午进士，无为军人，博学能文。为职方郎，知同州。’一见杨慎《希姓录》卷一：‘双渐，朱子门人。作县，有惠政。’《坚瓠补集》卷三《决僧判条》：‘双渐尝为令。’云云。知封州、同州者，即南丰赠诗、志其母者，初判吉州，移汉阳封州，终同州。《希姓录》与褚人获所载，当为一人。”由此条资料，知北宋之双渐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曾通判吉州，又移知封州、同州，余不详。之：到，往。②上流：上游。③夹江：长江南北两岸。两诸侯：指三国时以长江为界分处于南北两岸的吴与魏。④南狩：指向南行进。牙樯：本指象牙装饰的桅杆，此处代指舟船。⑤雪浪：雪白的浪花。⑥夏口：指今武昌。参前杜牧《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注释①。⑦度：度曲。渔阳曲：鼓曲名，即《渔阳参挝》，又名《渔阳掺挝》。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fú）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⑧“不负”句：意为希望友人双渐能在汉阳任上有所作为，能像祢衡那样千古留名。

【评析】

这是一首独特的送别诗。全诗不从送别现场入手，而是直接从友人将去之地——汉阳来落笔描写，之后又全围绕与汉阳相关的景物展开。夏口楼台、晴川风物、鸚鵡洲的提出，不仅道出了当地的名胜，而且引发了友人对于将要履经之地的向往，积极昂扬，没有一般送别诗的感伤情绪。末联“可能频度渔阳曲，不负当年鸚鵡洲”，更是寄托了对于友人的期望，不仅蕴含思念之情，也带有对其政治治绩的某种鼓励。

离鄂州至汉阳

刘 敞

小郡缘山腹^①，孤城闇夕枫^②。蛟龙戏雾雨，鼓角乱西东。江汉浮南纪^③，秋冬拟绪风^④。离骚楚人恨，过半夕阳中。

（《全宋诗》卷四九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缘：沿着，顺着。②闇：即“暗”。③南纪：南方。《诗·小雅·四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汉代郑玄解释《诗经》时说：“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纪理众川，使不壅滞；喻吴楚之君能长理旁侧小国，使得其所。”后因以指南方。④绪风：余风。《楚辞·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

【评析】

此诗写的是江城黄昏时的景象。动词的运用在诗中极有特色，如“缘”、“闇”、“戏”、“乱”、“浮”、“拟”等字，均准确而传神。小郡、山腹、孤城、夕枫、雾雨、鼓角、江汉之水、绪风、夕阳等意象的描绘与串连，又把鄂州至汉阳一带的景物特点极简练地道出。末二句将楚人离骚之恨与夕阳意象联结起，以形象思维刻画抽象情感，令人可感。

题汉阳寓舍老桑^①

贺 铸

曾无沃若饱吴蚕^②，腹蠹聊供啄木饒^③。底事殷勤嗙元绪^④，不应有意附炎炎^⑤。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原题注：“丙子六月赋。”丙子：指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②曾（zēng）：竟。沃若：指桑叶润泽的样子。语出《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吴蚕：吴地之蚕。吴地盛养蚕，故又称良蚕为吴蚕。③蠹（dù）：蛀虫。④底事：何事。嗙：同“暗”，吊唁。元绪：龟。《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引刘敬叔《异苑》曰：“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元绪，奚事尔也？’龟曰：‘行不择日，今方见烹，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识性渊长，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计将安治？’龟曰：‘子明，无多辞。’既至建业，权将煮之，烧柴万车，龟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献人仍说龟言，权使伐桑，取煮之，即烂。故野人呼龟曰‘元绪。’”⑤炎炎：指威势烜赫之人。

【评析】

此诗写汉阳寓舍的一棵老桑树，实则借南朝刘宋时期刘敬叔《异苑》所载故事生

发而出。首二句写老桑树不能尽其本职为吴地良蚕提供润泽的桑叶,而仅有树腹内的蛀虫供啄木之鸟啄食,点明此树之无用。后二句借典议论,由老桑多言而害大龟的传奇典故,揭露谄媚之人依附权势的本性。故此诗笔锋所向,是有很深刻的寓意的。

送汉阳刑狱掾邹永年解官归养^①

贺铸

高歌每忆故山薇^②,笑掷青衫换彩衣^③。竟为苍生安石起^④,本来男子次君归^⑤。
脱冠弭棹兴非浅^⑥,戴笠乘车誓莫违^⑦。明日渡江聊赠别,武昌官柳尚依依^⑧。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原题注：“邹字天锡，其父以朝散郎告老，因补此官。会有大臣荐其父再起造朝，天锡复落仕籍。将行，求吾诗。丙子八月赋。”邹永年：字天锡，曾为汉阳刑狱掾，余不详。刑狱：即刑狱司。宋代设“提点刑狱司”，负责管理各州县刑狱事务的官员。此诗中之邹永年，即为汉阳刑狱小吏。掾(yuàn)：原为佐助之意，后引申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②“高歌”句：用伯夷、叔齐典故。据《史记》卷六一《伯夷叔齐列传》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③青衫：九品官服。彩衣：用老莱子彩衣娱亲典故，参前贺铸《重寄潘幽老》注释④。④安石：东晋谢安(320—385)，字安石。《晋书·谢安传》载：“(安)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⑤次君：指汉代萧育。《汉书》卷七八《萧育传》载：“育字次君，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为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为茂陵令，会课，育弟六。……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⑥弭棹：停泊船只。弭(mǐ)：停止。⑦戴笠乘车：比喻不因为富贵而改变贫贱之交。据晋周处《风土记》载吴越风俗云：“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⑧武昌官柳：据《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此处或泛指官府所种之柳。

【评析】

这是一首赠别诗。欲解此篇诗意，先须明了题序本事。邹天锡之解官归养，并非年迈退休，而是因补官不成而落职，所以全诗充满了安慰之意。诗典故繁多，伯夷、叔齐、老莱子、谢安、萧育诸人，皆为传达作者之意而适时现身。如借伯夷、叔齐写友人隐逸之本性，借老莱子写友人的孝亲之举，借谢安赞友人才能，借萧育写友人

不堪屈就之磊落等等,用意都很明显。典故在这里,没有炫才之意,而是很好地起到了传情达意的作用。

题潘大临东轩

潘字晦老,随亲官汉阳,辟公舍之东轩,著书名左史。赋诗见寄,因答之。丁丑八月江夏作。^①

贺铸

陈公少荒诞,一室未遽扫。事功竟何成,老魅死不早^②。潘郎治寓舍,髻秃无遗蚤^③。庭砌蒔兰萱^④,未霜除恶草。明窗幕轻素^⑤,朝日上杲杲^⑥。烟蔓擢薰炉^⑦,松腴浮墨沼^⑧。著书析鲁史^⑨,百传见脱藁^⑩。贼乱久逋诛^⑪,吾方力穷讨。不应两观下^⑫,仅获少正卯^⑬。坐可骄素臣^⑭,俾渠眸子瞭^⑮。而翁晏退食^⑯,笔削日课了^⑰。伯仲咏南陔^⑱,余风飒林杪^⑲。安知自娱适,聊慰堂上老。起居侍杖藜,寒燠躬汤澡^⑳。昏定仰屋眠^㉑,是中亦大好。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潘大临:字晦老。参前贺铸《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晦老昆仲》注释①。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②“陈公”四句:写陈蕃事。陈蕃,东汉末名臣,汉桓帝时为太尉,汉灵帝时为太傅,后与外戚窦武等人合谋尽诛宦官失败被杀。据《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遽(jù):遂,就。老魅:《陈蕃传》载:“及事泄……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骆跼蹶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③髻:同“帚”。④砌:台阶。蒔(shì):种植。⑤幕:以……为幕。⑥杲杲:明亮的样子。⑦擢:升起。⑧松腴:指松烟墨。墨沼:指砚台内的墨汁。⑨鲁史:指《春秋》及《春秋左氏传》。⑩传(zhuàn):古代一种为经书作注的文字。藁:同“稿”。⑪逋(bū):逃。⑫两观:春秋时鲁国的宫阙,孔子诛少正卯之地。⑬少正卯(?—前498),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与孔子同时,能言善辩。少正卯和孔子都办私学,并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孔丘回答子贡等弟子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不可不杀。《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始诛》载:“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⑭素臣:有名无实之臣,指左丘明。杜预《春秋左传序》

云：“说者以仲尼自卫返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 ⑮俾(bǐ):使。渠:他。眸子:眼睛。瞭:明白。 ⑯晏退:晚退。笔削:修改文章。《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载：“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⑰日课:每日需作的功课。 ⑱南陔(gāi):《诗经·小雅》笙诗，有目无篇。 ⑲林杪(miǎo):林梢。 ⑳寒燠(yù):冷热。躬:亲自。汤:热水。 ㉑昏定:指天刚黑的时候。

【评析】

此诗是贺铸为友人潘大临的居室所题之诗。前八句，以东汉时陈蕃不扫一室与友人的勤治寓舍作比，反弹琵琶，别出新意。陈蕃为东汉末年与宦官作斗争的清流名臣，《后汉书》评价他“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故道远而弥厉”，并且认为“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陈蕃就是“数公”中的一位。此诗从陈蕃少年时不扫一室，老来亦被阉宦讥笑写起，突出友人潘大临勤治寓舍的不同。“明窗”以下四句，写潘氏居室之明净与雅致。“著书”以下八句，则从潘氏研治“左史”（《左传》）落笔，言其所作传疏，直可凌跨左丘明，明人心智，言辞间不无褒奖。诗末数句，言潘邠老于公退、笔削之余，兄弟相合、侍奉双亲的天伦之乐，以显潘氏居处“东轩”之祥和。

全诗由史生发，却又不限于史，与现实联系紧密，既有对寓舍环境的描绘，又有对屋舍主人高尚品格与渊博学识的赞赏，更有亲情的颂歌，蕴含丰富，是一篇题咏居室的佳作。

汉阳渡

易士达

跃马来游汉水春，一杯聊买醮诗神^①。茫茫鹦鹉洲边渡，尺素谁能寄锦鳞^②。

（《全宋诗》卷三七五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醮(jiào):旧时祈祷神灵的一种祭礼。 ②尺素:书信。锦鳞:指鲤鱼,此处代指传信。二典语出《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三·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评析】

这是一首羁旅怀人之作。前二句写诗人乘马游历于汉水之滨，想起前代吟咏汉阳的诗人，于是以酒祭奠。后二句或从崔颢“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诗句生发而出，于汉阳渡口，兴起怀人之意。

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①

孟浩然

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洲势逶迤还碧流^②，鸳鸯鸂鶒满滩头^③。滩

头日落沙碛长^④，金沙熠熠动颺光^⑤。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⑥。君子来来莫相忘^⑦。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注释】

①王九：王迥，排行第九，号白云先生。襄阳人，隐居于鹿门山，与孟浩然友善。江左：江东，指长江下游以东地区。②逶迤：曲折绵延。还：同“环”，环绕。③鸕鶿(xī chī)：水鸟，形大于鸳鸯，多紫色，好并游，俗称紫鸳鸯。④沙碛(qì)：沙滩，沙洲。⑤金沙：指沙色闪着金光。熠熠：闪烁。颺光：闪烁不定的光。⑥杜若：香草名。⑦来来：句中衬字，无实义。

【评析】

本篇约作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孟浩然游汉阳时。同乡好友王迥游江东，浩然在鸕鶿洲送他沿江东下。诗用歌行体，描绘鸕鶿洲一带从傍晚到月夜的美景变化，鸕鶿洲的蜿蜒水流以及水鸟的动态，劳动的男女，还有色彩、光影、香味，令人陶醉。末了，诗人希望友人不要忘了这次美好的送别。



图 58 鸕鶿洲头

鸕鶿洲

李 白

鸕鶿来过吴江水^①，江上洲传鸕鶿名。鸕鶿西飞陇山去^②，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③。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吴江：这里指武昌一带的长江。②西飞陇山：鸕鶿本出陇西，此指鸕鶿飞回老家去了。祢衡《鸕鶿赋》：“惟西域之灵鸟兮。”李善注：“谓陇坻出此鸟也。”张华《禽

经注》：“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隴：古地名，在今甘肅省。③錦浪：桃花夾岸，映在江水中，又有花瓣落在浪中，如錦綉般美麗，故稱錦浪。

【評析】

從詩中李白自稱“遷客”，可知本篇是其流放夜郎之後的作品。具體來說，當是唐肅宗上元元年（760）春遇赦返回江夏時所作。全篇的構思以及語言都是模仿崔顥的《黃鶴樓》詩。雖是七言八句，但平仄不合近體詩的基本要求，所以宋初《唐文粹》把此詩編入了古體詩類（元明清也有人認為是律詩）。此詩的氣勢不如《黃鶴樓》，但五六兩句對仗工整，寫景細膩而傳神，尤其是“煙開”、“錦浪”美感十足，這與《黃鶴樓》粗線條的寫景方式不同。

望鸚鵡洲懷祢衡^①

李 白

魏帝營八極^②，蚊觀一祢衡^③。黃祖斗筲人^④，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⑤，落筆超群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鸞鶚啄孤鳳^⑥，千春傷我情。五岳起方寸^⑦，隱然詎可平^⑧？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⑨。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釋】

①祢衡：參胡曾《詠史詩·江夏》注釋②。②魏帝：指魏武帝曹操。八極：八方極遠之地，比喻全國。③蚊觀：比喻輕視。④斗筲（shāo）：因斗和筲都是很小的容器，比喻氣量狹小和才識短淺。筲：一種盛飯用的竹筐。⑤吳江：見前首注釋①。⑥鸞鶚：凶猛的魚鷹，比喻黃祖。孤鳳：比喻祢衡。⑦方寸：指心。舊時認為心的大小在方寸之間，故名。⑧詎：豈，怎。⑨才高、寡識：痛惜祢衡天資雖高却見識太少，以致慘遭橫禍。用《晉書·孫登傳》中孫登對弟子嵇康所言：“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天刑：上天的法則。

【評析】

本篇大約是唐肅宗上元元年（760）春天李白流放遇赦返回江夏時所作。李白遙望鸚鵡洲，想到了曾葬身此地的名士祢衡。自己才高似祢衡，狂放似祢衡，而遭遇厄運也似祢衡，故悼祢衡實為自悼。李白佩服的是祢衡的“才”，因比之為“孤鳳”；最惋惜的是祢衡大才而未得其用，這也正是目前自己的寫照，故傷之甚痛。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源中丞^①

劉長卿

汀洲無浪復無煙，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臨江夜泊船^②。賈誼上書憂漢室^③，長沙滴去古今憐^④。

（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岳阳：今湖南岳阳市，唐岳州治所，滨临洞庭湖。源中丞：指源休。据《旧唐书》本传及元结《寄源休诗序》，源休为相州临漳人，肃宗上元二年（761）在潭州刺史任，入为主客郎中，迁给事中、御史中丞。大历中，因与妻离婚事被贬官至岳州，后因附朱泚被诛。②独戍：孤立的营垒。③贾谊上书：贾谊曾向汉文帝上《治安策》。④长沙谪去：指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评析】

本篇是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前后刘长卿任鄂岳转运判官时所作。诗人自夏口向西渡江到汉阳鹦鹉洲，继续遥望西方，正是岳阳，友人源休就是被贬官到那里的。看到平静萧瑟的秋景，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并感叹他就像当年的贾谊那样，虽忧心朝廷，却被贬到长沙，令人怜惜。

夜泊鹦鹉洲

钱起

月照溪边一罩篷^①，夜闻清唱有微风^②。小楼深巷敲方响^③，水国人家在处同^④。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注释】

①罩篷：比喻有盖的船。②清唱：优美嘹亮的歌唱。③方响：古磬类打击乐器。出现在南朝梁，为隋唐燕乐中常用乐器。由十六枚大小相同、厚薄不一的长方铁片组成，分两排悬于架上。用小铁槌击奏，声音清浊不等。④在处：处处，到处。

【评析】

本篇约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钱起自蜀沿江东下至汉阳时所作。此时安史之乱还未发生。诗人在清风明月之夜泊船鹦鹉洲，听到优美嘹亮的歌声，还有敲击方响伴奏，令人十分陶醉。寻声一看，原来汉阳鹦鹉洲一带家家如此。方响这种乐器，最适合夜间欣赏。唐牛殳《方响歌》就说：“乐中何乐偏堪赏，无过夜深听方响。”所以，此诗的意境，是堪比张继《枫桥夜泊》的。

浪淘沙九首^①（其四）

刘禹锡

鹦鹉洲头浪飏沙^②，青楼春望日将斜^③。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④。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注释】

①浪淘沙：原为唐教坊曲名，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皆有作。《乐府诗集》收为《近代曲辞》。刘禹锡《浪淘沙》组诗分别咏几条江河大浪淘沙情景。②飏（zhǎn）：颤动，摇动。③青楼：指某女子的居所。④狂夫：女子称自己的丈夫。

【评析】

刘禹锡的《浪淘沙九首》，前七首分别咏全国的七条大河，后两首总结。本篇是第四首，咏汉阳鹦鹉洲一带的长江。诗描写一位女子在江边楼上眺望归帆的情景。她从早一直看到傍晚，燕子都知道双双归家了，只有自己的“坏”男人还在外“狂”游。晚唐温庭筠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与本篇意境相似。

夜闻歌者^①

白居易

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②，娉婷十七八^③。夜泪似真珠^④，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霑襟^⑤，低眉终不说。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注释】

①题下原注“夜宿鄂州”。 ②帆樯：帆船的桅杆。 ③娉婷(pīng tíng)：姿态美好的样子。 ④真珠：即珍珠。 ⑤霑襟：即“沾襟”，浸湿衣襟。指伤心落泪。

【评析】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从长安至江州，途经鄂州，夜泊鹦鹉洲旁，有感而作此诗。诗写在皎洁的秋月下，听到一位美丽歌女的幽怨歌声。歌毕，她又在伤心地哭泣。看样子，这位歌女只有十七八岁，小小年纪却哭得这样伤心，其中必大有缘由。于是就上前探问。可是诗人越问她越哭，终究也没有说出个什么。这是一首叙事诗，情形与他到江州后所作的《琵琶行》十分相似。

江 行

鱼玄机

其一

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画舸春眠朝未足^①，梦为蝴蝶也寻花。

其二

烟花已入鸬鹚港^②，画舸犹沿鹦鹉洲。醉卧醒吟都不觉，今朝惊在汉江头。

（《全唐诗》卷八〇四，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画舸(gě)：画船。 ②烟花：雾霭中的花。鸬鹚港：渔人驯养鸬鹚的港湾。鸬鹚，水鸟名。俗叫鱼鹰、水老鸦。羽毛黑色，有绿色光泽，颌下有小喉囊，嘴长，上嘴尖端有钩，善潜水捕食鱼类。渔人常驯养之以捕鱼。

【评析】

《江行》二首是唐懿宗咸通二、三年间(861—862)鱼玄机游汉阳时所作。诗写她乘船从汉江进入长江寻春的所见所感。第一首写长江和鹦鹉洲的壮美,以及游春的快乐。特别是“梦为蝴蝶也寻花”一句,情深而语美。明陆时雍《唐诗镜》曾评之曰:“末句最佳,种情无复余地。”第二首写鹦鹉洲之大,令人惊叹。作《江行》二首时,鱼玄机还不到二十岁,虽展露了才气,但笔力还稍显稚嫩。譬如作为两首七绝组诗,不宜有太多重复词语,这两首就有四个词语重复。

鹦鹉洲即事

崔涂

怅望春襟郁未开^①,重吟鹦鹉益堪哀^②。曹瞒尚不能容物^③,黄祖何曾解爱才。幽岛暖闻燕雁去^④,晓江晴觉蜀波来。何人正得风涛便,一点轻帆万里回。

(《全唐诗》卷六七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春襟:春日的情怀。②鹦鹉:指祢衡的《鹦鹉赋》。祢衡和黄祖,参前胡曾《咏史诗·江夏》注释②。③曹瞒:曹操小字阿瞒,因呼为曹瞒。④幽岛:指鹦鹉洲。此句说暖春来了,候鸟离开此地北归了。

【评析】

本篇为唐僖宗中和元年(891)春崔涂逗留湖湘时所作。诗感叹自己在此地如祢衡一样怀才不遇,羡慕别人从蜀地得意而回。此时唐都已迁往成都,本年春进士放榜就在成都,故有结尾的比喻。

寄任大中秀才^①

赵抃

今我岁将暮,过桡鹦鹉洲^②。忆君人少与^③,买舍灞江头^④。客路书多绝,吾乡梦半游。明年谁到蜀,能寄好书不^⑤?

(《全宋诗》卷三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任大中:三衢(今浙江衢县)人,字子固。老于儒学,作诗寒苦,赵抃对他颇为推重。②桡(ráo):小船。③与(yǔ):交往。④灞(hú)江:又名衢江,在浙江省金华市境内。⑤不:同“否”。

【评析】

此为游宦思乡怀人之作。赵抃一生曾四次入蜀。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冬日赴江原(今四川崇州)知县任,途经鄂州,诗或作于此时。诗歌围绕诗人途经之地、家乡以及即将赴任之所展开,先写自己途经的武汉鹦鹉洲,又因而思念起家中的友

人以及他所处的灏江之地。诗的最后,借对友人寄书的期盼,极力表现思乡的情怀与对友人的思念。全诗乡情与友情交织在一起,感情浓挚,真切动人。

忆信安五弟拊^①

赵 抃

腊残鹦鹉洲边过^②,忆汝东吴住旧庐。诵圣穷愁千卷外,觅官留滞十年余。也知失意能平气,底事多时不寄书^③。兄在松溪我荆楚^④,别怀三处一歔歔^⑤。

(《全宋诗》卷三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信安:即衢州,作者家乡。五弟拊:是赵抃的大弟赵拊,排行第五,故称。②“腊残”句:赵抃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冬日赴江原(今四川崇州)知县任,途经鄂州。

③底事:何事。④松溪:地处闽北边陲,与浙江省庆元县交界,是福建省通往浙江的重要门户。⑤别怀三处:当时赵抃的兄长赵振在松溪,赵抃在鄂,赵拊在家乡衢州,兄弟三人三地,故云。歔歔(xū xū):感慨叹息。

【评析】

此诗与上诗意同,只是思念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兄弟,并且还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的艰辛与不平。

鹦鹉洲

蒋之奇

落日汉阳孤阁对,秋风鄂渚数舟横。偶吟万里飘流句,独倚沧洲忆祢生^①。

(《全宋诗》卷六八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沧洲:水滨之地。祢生:即三国时期的祢衡。

【评析】

此诗首二句,以“孤阁”与“数舟”对,极疏远之致。后二句因飘流而追忆沦落不遇的祢衡,不禁起异代同悲之情怀。

鹦鹉洲行

郭祥正

猛虎磨牙啖九州,祢生何事来揶揄^①。黄云屯屯宴宾客^②,故衣脱去更岑牟^③。渔阳参挝曲声苦^④,壮士衔悲寂无语。汉朝社稷四百年,海泻涛淙一抔土^⑤。嗟哉鼓史狂而痴^⑥,天运往矣安能追。四方血战殊未已,三尺税杖真何为^⑦。君不见武昌之国鹦鹉洲,至今芳草含春愁。可行则行止则止,死无所益令人羞。死无所益令人羞,黄祖曹公均一丘^⑧。

(《全宋诗》卷七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猛虎磨牙”二句：意指三国时期曹操独擅权柄，挟天子以令诸侯，祢衡却因何要戏弄这位权势烜赫的权贵呢？二句以反问出之，却充满了对祢衡的崇敬之情。揶揄(yé yú)：戏弄、嘲笑。②“黄云屯屯”以下四句，追念祢衡击鼓骂曹的场景。屯屯：满盈，聚集。③岑牟：古代打鼓、吹号角的官吏所戴的帽子。岑，小而高的山。牟，通“鍒(móu)”。因帽子尖而高，故称。④渔阳参挝(zhuā)：鼓曲名，亦称《渔阳掺挝》。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挝：打。⑤淙(cóng)：灌注。抔(póu)：量词，指量土、沙一类的东西。⑥鼓史：指祢衡，与黄简《登武昌南楼》称“祢史”是一样的用法。参前黄诗注⑤。⑦柷(zhū)杖：同义复词，指木杖。据《后汉书》卷八〇下《祢衡传》载：“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柷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⑧黄祖(?—208)：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部下的江夏太守，祢衡被他所杀。曹公：曹操。一丘：一丘之貉，喻黄祖、曹操均为残害祢衡的同类人。

【评析】

此诗名为咏鹦鹉洲，实为歌咏祢衡。全诗以大量的反问句，如“祢生何事来揶揄”、“天运往矣安能追”、“三尺柷杖真何为”等句，通过对祢衡击鼓骂曹这一历史的回顾，对性格刚烈、忠直不屈的祢衡进行了颂扬，而“可行则行止则止，死无所益令人羞”，看似对祢衡的嘲笑，实则是对黄祖、曹操等人残害忠良这种恶劣行径的批判。“死无所益令人羞”的反诘，更强化了祢衡的悲剧色彩与诗人对现实的不满。

鹦鹉洲

贺铸

在鄂渚南浦上。按图经云：“因祢衡赋鹦鹉于此洲，遂得名。后黄祖杀衡，投尸此洲下。”胡曾诗“祢衡珠翠逐江流”是也。丙子九月赋。^①

鹦鹉陇下鸟，能语奇羽毛。罗罽巧相致，雕笼关鏊牢^②。长怀故园树，烟雨落空巢。万里迁泽国，舟舆□□劳^③。正平托物赋^④，健笔不停操。千载访陈躅^⑤，晴沙葭莩高^⑥。珍禽不复见，慨想若人豪^⑦。处士起河朔，英风拔时髦^⑧。文章俪坟诂^⑨，俛就犹诗骚^⑩。儿汝命杨孔^⑪，奴兵视刘曹。奸雄可奈此，束之投楚郊。忤俗竟非命，惜哉时不遭^⑫。非无择木智^⑬，天下方滔滔^⑭。遗干泯鱼腹^⑮，浮魂谁复招^⑯。近结屈平好^⑰，佩兰杂申椒^⑱。远惭子胥烈^⑲，怒气翻秋涛。空余春草碧，恨血满江皋^⑳。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图经：当指《江夏图经》，原作已佚，部分内容存于《太平御览》中。胡曾：唐代诗人，有咏史诗百篇行于世。丙子：指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②“鹦鹉”四句：隐括祢衡《鹦鹉赋》辞句而成。原赋有“命虞人于陇坻”、“性辩慧而能言”、“绀趾丹

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皎皎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等句,可以参看。罽(wèi):捕鸟的小网。镗(jué):锁。

③□□:此处阙二字。④正平:祢衡,字正平。⑤陈躅(zhú):旧的踪迹。⑥葭(jiā):初生之芦苇。菼(tǎn):初生的荻。⑦若人:这个人,指祢衡。⑧髦:毛中的长毫,喻英俊杰出之士。⑨俚:相并。坟:古代典籍,如“三坟”。汉代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诰(gào):古代帝王告诫、诏令大臣的文字。⑩俛(fǔ):同“俯”,低头。诗骚:指《诗经》、《离骚》文学类作品。

⑪杨孔:杨修与孔融。据范曄《后汉书》卷八〇下《祢衡传》载:“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刘曹:刘表、曹操。⑫时不遭:生不逢时。祢衡因恃才傲物触怒曹操,被遣送至荆州刘表处,又因其不逊送至江夏太守黄祖处。黄祖为人性急,祢衡仍不逊顺,终为黄祖所杀。⑬择木智:《左传·哀公十一年》有“鸟则择木”语,后逐渐成“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谚语。⑭滔滔:普遍。指当时普通之才太多,似祢衡这样的杰出之士不能见容。⑮干:躯体。泯(mǐn):灭,尽。⑯“浮魂”句:楚地有招魂之俗,如屈原之招楚王、宋玉之招屈原等皆是。⑰屈平:屈原。⑱申椒:香木名,即花椒,喻贤良之臣。《离骚》篇云:“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⑲子胥:伍子胥。⑳恨血:《庄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苾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江皋(gāo):江岸。

【评析】

此诗亦为悼念祢衡之作。与郭祥正《鸚鵡洲行》诗在表现内容上虽然相同,但切入点不大一样。郭诗开篇即将人们带入到东汉末年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然后以正史之笔展开对祢衡事迹的描绘,诗末议论也爱憎分明,毫不隐讳。贺铸之诗则从鸚鵡洲中的“鸚鵡”二字入手,通过这种能语而有翠绿羽毛的鸟儿遭遇罗网牢笼的不幸,来比拟祢衡的悲惨命运,角度新颖。“千载访陈躅”以下则是作者在游览鸚鵡洲时对古贤旧事的回忆与感慨,评议结合,反映出宋诗好议论的特点。

再 和

张孝祥

吾行聊复尔,处处贾胡留^①。天入星沙晚^②,风连梦泽秋^③。未容诗作祟,政要酒浇愁^④。明月无人伴,携君鸚鵡洲。

(《全宋诗》卷二四〇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贾(gǔ)胡:经商的胡人,泛指少数民族商人。②星沙:因夜空中繁星如沙,故称。③梦泽:云梦大泽,泛指楚地湖泊。④政要:正要。政,通“正”。

【评析】

这是一首唱和之作。颌联写景句“星沙”、“梦泽”用词讲究,值得品味。从“处处贾胡留”句可以看出南宋时武昌商业之发达,竟然有许多胡人商贾来贸易。

别张君玉二首^①(其一)

王 质

烟霜江汉雁南飞,鸚鵡洲前再拜辞。风劲周郎焚舰日^②,月明庾老上楼时^③。无言只共江声语,有意惟凭山色知。他日中原公事了^④,磨崖千丈要丰碑^⑤。

(《全宋诗》卷二四九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张君玉:其人不详。 ②周郎焚舰:指周瑜赤壁大战事。 ③庾老:指东晋名将庾亮。 ④中原公事:指恢复北方的国家大事。 ⑤磨崖:即“摩崖”,又称“摩崖石刻”,指将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上的一种书写传播方式。

【评析】

此为送别诗。首联交代送别地点;颌联写与江汉、南楼相关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颈联由江声、山色的静穆写往事已为陈迹的感慨;末联寄托对张君玉政治事业的期待,以壮行色。

冬夜读几案间杂书得六言二十首(其一三)

刘克庄

鸚鵡洲犹自若,铜雀台安在哉^①。老瞞真大不道^②,狂生恃小有才^③。

(《全宋诗》卷三〇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铜雀台:位于河北临漳县境内。临漳古属邺地。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三国时期曹操击败袁绍后营建邺都,修建了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即史书中所称“邺三台”。 ②老瞞:曹操小名阿瞞。 ③狂生:指祢衡。

【评析】

这是一首奇特的六言咏史诗。全诗借鸚鵡洲与铜雀台一存一亡的对比,暗示了祢衡与曹操一忠一奸在历史上的定位,给人以深刻印象。刘克庄是南宋时期江湖诗人的代表,其诗粗豪率直,此诗可窥一斑。

武昌怀古十咏·鸚鵡洲

白玉蟾

无人为叫祢平原^①,表祖粗人岂识文^②。鹤在鸡群怀月露^③,豹将虎变欠风云^④。凤凰池上才方酒^⑤,鸚鵡洲边已自坟。道大不容才见忌^⑥,渔阳挝断不堪闻^⑦。

(《全宋诗》卷三一四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祢平原：指祢衡，因他是平原郡（今山东临邑）人，故称。②表祖：三国时的刘表与黄祖。③鹤在鸡群：晋戴逵《竹林七贤论》：“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④豹将虎变：《易经》云：“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⑤凤凰池：魏晋南北朝时设中书省于禁苑，掌管机要，接近皇帝，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⑥道大不容：指曹操不能容忍祢衡狂傲之事。⑦渔阳挝（zhuā）断：参郭祥正《鸚鵡洲行》诗注④，此暗指祢衡被杀害事。

【评析】

这首怀古诗夹叙夹议，历史的回顾与语典的运用暗含着作者对祢衡悲剧命运的客观认识。如写祢衡之才如“鹤在鸡群”、“豹将虎变”，写刘表、黄祖则是“粗人岂识文”。而“道大不容才见忌，渔阳挝断不堪闻”则表现出作者对于祢衡的同情与惋惜。

望江南

陈允平

烟漠漠^①，湖外绿杨堤。满地落花春雨后，一帘飞絮夕阳西。梁燕落香泥^②。
流水恨，和泪入桃蹊^③。鸚鵡洲边鸚鵡恨，杜鹃枝上杜鹃啼^④。归思越凄凄。

（《全宋词》第五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漠漠：弥漫，广布。②“梁燕”句：隋薛道衡《昔昔盐》：“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③桃蹊：桃林中的小径。④杜鹃：鸟名，啼声哀苦，相传古蜀帝杜宇死后所化。

【评析】

这是一首游子思归之作。全词写暮春晚景，一片衰飒之气；写离情别恨，又异常凄厉。联系词人在宋亡之后曾征至元大都的经历，词调又名《望江南》，疑词旨别有寄托。

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结构平正，无奇思巧变。但其清词丽句，不见藻饰之迹；对仗工整流利，不见纤巧之弊；景、情互相生发，有象外之象，味外之味，充分利用了语义的象征性、多义性，给人一种朦胧含蓄之美，其特点还是很突出的。“满地落花春雨后，一帘飞絮夕阳西”、“鸚鵡洲边鸚鵡恨，杜鹃枝上杜鹃啼”两联，就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①（并序）

李白

乾元岁秋八月^②，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

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③，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酌水^④，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⑤。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⑥。

张公多逸兴^⑦，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⑧。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⑨，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⑩。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沔州城：即汉阳城。 ②乾元岁：指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③觴(shāng)：欢饮。 ④酌(lèi)：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 ⑤由：犹。郑圃：古地名，郑之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西南。仆射陂：古迹名，又名李氏陂，在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西南。《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李氏陂，在(郑州管城)县东四里。后魏孝文帝以此陂赐仆射李冲，故俗呼为仆射陂。周回十八里。” ⑥大别山：即今龟山。 ⑦张公：指尚书郎、诗人张谓。 ⑧武昌都：指今湖北省鄂州市。两句说今夜秋月不减当年武昌南楼庾亮与宾客夜宴时的秋月。 ⑨郎官：指尚书郎张谓。 ⑩此山：指大别山。

【评析】

郎官湖本名南湖，故址在今武汉市汉阳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曾与友人尚书郎张谓等人饮宴于此。张请李白为湖标一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酌水，改南湖为郎官湖。诗渲染湖上月色之美，与月下饮宴的风雅，希望由我大名鼎鼎的李白命名的郎官湖，能与大别山一样流传后世。此时的李白，虽是被流放之人，仍然充满豪情逸兴和高度自信，即使泰山压顶也不改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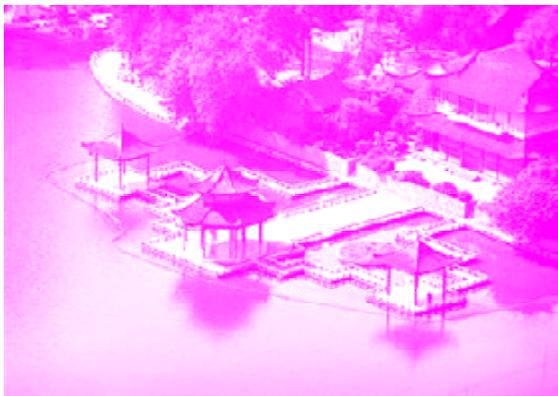


图 59 郎官湖景

郎官湖

郭祥正

张公昔爱湖，湖名自公始^①。寥寥三百年，逢秋愈清泚^②。移船菱荇香^③，游鱼数
 颊尾^④。回望武昌郭^⑤，楼台碧天里。石照泻灵光^⑥，湖波皓如洗。此景绝世无，爱之
 心不已。缅怀昔贤期，林表清风起^⑦。终当归结网^⑧，来此养衰鄙^⑨。

（《全宋诗》卷七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张公”二句：写“郎官湖”名之由来。张公，指张谓，字正言，唐玄宗天宝二年（743）进士，时任尚书郎。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张谓于是请李白为湖标一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酌水，改南湖为郎官湖，并赋《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诗中有句云：“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②清泚（cǐ）：清澈明净。③菱荇（líng xìng）：两种水生草本植物。④颊（chēng）：又写作“赭”，红色。⑤郭：本指城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即外城，泛指城市。⑥石照：指石照亭。参前吕岩《题黄鹤楼石照》注释①。⑦林表：林梢，林端。⑧归结网：《淮南子·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汉书·董仲舒传》：“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指隐退之意。⑨衰鄙：衰败鄙陋，此为诗人自谦之辞。

【评析】

这是一篇题咏抒怀之作。全诗借歌咏郎官湖而融写景、怀古、抒怀于一体，堪称佳作。首二句写湖名之由来，三、四句述此流风延续之美。中间从“移船菱荇香”至“湖波皓如洗”，写眼前所见湖内、湖边、湖面景象，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末四句在缅怀前贤聚会之盛的同时，流露归隐的愿望，抒发厌弃世俗纷争的个人情怀。

郎官湖

贺铸

按李白诗序云^①：乾元岁流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使夏口，沔州杜太守、汉阳王令觞于江城之南湖。张公四望超然，请白标之嘉名，白因号之“郎官湖”。席上文士辅翼、岑靖以为知言。今所谓郎官湖者，占郡城之北，束于两山间，纵广百步许，固不足四望而超然也，已知其非是。且郡南濒江之人，持南唐时地券，尚指郎官湖为邻。盖湖为江水所并，而去城里余，犹有洲渚隐然未泯，乃湖之故防也。余丙子五月舟次沔阳^②，求访遗老，始得其详，因赋此诗志之。

当年贤守令，载酒沔南游。凉月呈新霁^③，明湖涵素秋^④。郎官夏口使，仙客夜郎囚^⑤。促膝青螭舫^⑥，连觞紫绮裘^⑦。高欢随雨散，余躅想风流^⑧。芳草失青履，沧波浮

白鸥。江吞百顷尽，石刻一篇留^⑨。宜有沉碑者，前怀陵谷忧^⑩。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李白诗序：指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见上诗注释①。②丙子：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沔阳：此指汉阳。③霁(jì)：雨停而晴。④涵：包含，此指湖水映照。⑤“郎官”二句：以张谓与李白二人，一任职一流放为意形成对仗，内容贴切，形式工整。⑥青螭舫(chī fāng)：青色的装饰有螭首的小船。⑦紫绮裘：以紫色绛罗为衬里的皮裘。语出李白《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又李白《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⑧余躅(zhú)：余迹。⑨石刻：指李白等人相聚时赋诗纪事所刻之石。据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载：“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并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⑩陵谷：丘陵和山谷，此指世事变迁。

【评析】

贺铸这首吟咏郎官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诗序部分保留了关于宋代郎官湖地理等方面的资料。此诗借怀想前贤而化虚为实，前八句将李白、张谓等人当日聚会之盛况娓娓道来。后八句则转而写这场欢会数百年之后郎官湖的荒凉，在“芳草失青履，沧波浮白鸥”的景象中，感慨世事的沧桑陵谷之变。

和邠老郎官湖怀古五首^①

丁丑八月江夏赋^②

贺铸

其一

郎官老辞笔^③，得尔寿春碑^④。奸贼余灵在，斯文是戮尸^⑤。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邠老：即潘大临，字邠老。参前贺铸《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幽老昆仲》注释①。②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③郎官：指唐人张谓，参郭祥正《郎官湖》注释①。老辞笔：即老于辞笔，擅长于写文章。④寿春碑：寿春在今安徽寿县。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七记有张谓所撰《陈隐王祠堂记碑》，今不传。陈隐王，指陈涉。⑤斯文：此文。指张谓所撰碑文。

【评析】

《和邠老郎官湖怀古五首》，皆为贺铸借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中所云诸人想象而作，将当日在场之人一一进行了评析。此诗咏张谓，赞其为文精于辞笔，且

为人有胆有识;其所写关于陈涉祠堂的碑文,无疑是一剂针砭时弊的良药,能使后世的奸邪之徒(尤其是朝廷中的奸臣)有所畏惧。

其二

白也遭时网^①,临年放夜郎^②。何妨去物远^③,当道横豺狼^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白:李白。时网:当时的法令,指李白因随永王李璘而获罪流放。②临年:到达一定的年纪,指老年。夜郎:古地名,在贵州桐梓县。③物:指与自己相对的环境。④当道:指当权者。豺狼:代指阴险恶毒之人。

【评析】

此诗咏李白流放夜郎的不幸,对阴险恶毒的当权者进行了谴责。

其三

昔人泯黄壤^①,陈迹变沧波。劫火洞然坏,无如嘉句何^②。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泯:灭,尽。黄壤:即黄泉。②“劫火”二句:意思是说,毁灭世界的火焰燃烧一切,整个大千世界都会毁坏,即使创作出优美的佳句(或指李白所起“郎官湖”之嘉名),又能怎样呢?劫火洞然:语出佛教《仁王经》:“劫火洞然,大千俱坏。”佛教以世界的一次毁灭为一劫。洞然:亦作“洞燃”,火熊熊燃烧的样子。

【评析】

此诗因昔人泯灭之事,有禅宗寂灭之思。

其四

杜守王明府^①,吾知夫不凡。解持余酒馘^②,一饫逐臣饑^③。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杜守:指沔州太守杜公,名不详。王明府:指汉阳宰王公。②馘(zì):大块肉。③饫(yù):饱食。逐臣:指李白。

【评析】

此诗写李白诗序中提到的杜守与王公,描写他们与李白倾盖相交、慷慨不群的性格特点。

其五

岑辅何为者^①，当年唱不应^②。名随诗石在，附骥两青蝇^③。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岑辅：指与李白等人一起在座的岑静、辅翼。②唱不应：古人饮酒作诗，往往有唱有和，如有唱不应，则会受人轻视。③“名随”二句：指岑、辅二人因李白诗序之石刻而得以留名，却不过是附着于贤能之士的庸常之人罢了。骥：骏马，喻贤能之人。青蝇：典出《诗经·小雅·甫田之什·青蝇》，此指无才之人。

【评析】

此诗写当日附随李白、张谓的岑静、辅翼二人，讥笑他们不能唱和应作，徒留名字在石碑之上而为后人所讥笑。

刘子澄约游汉阳郎官湖。子澄风雨中绝江先去，
余泊舟黄鹤楼下，风大不可进，因成七言为寄^①

李 壁

沔水悠悠下武昌^②，向来风物未凄凉^③。江楼还对辽天月^④，湖草犹分汉署香^⑤。
信笔题诗输李白，开樽一笑后刘郎^⑥。蹇余终日凭高望^⑦，吊古怀人几度伤。

(《全宋诗》卷二七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刘子澄：字清叔，太和(今江西泰和)人，作者友人。其生平可参书末“诗人简介”刘子澄传。绝江：越江、渡江。②沔水：即汉江。古名沔水、汉水，又名襄河、漾水、漾川。③向来：从来，一向如此。④辽天：北方辽国的天空。⑤汉署：指宋廷设于江汉附近的官府机构。⑥刘郎：此指刘子澄。⑦蹇(jiǎn)：不顺利，时运不济。

【评析】

这是一篇赠送给友人的作品。作者与刘子澄同游郎官湖后即分别，因感于当日所见，故寄赠此诗。首联次句以“向来风物未凄凉”道出武昌之地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颌联承接前句，以“辽天”、“汉署”相对，揭示出这种地位与军事的关系。作为两江汇合的重要关隘，武昌历来是南北、东西兵家必争之地，诗人以写景之语将此暗暗道出。颈联写诗人与友人同游之时诗酒欢娱的场面，却不从正面描写，而以题诗输李白、饮酒后刘郎委婉地写出，令人遐想。末联当与题序参看，因泊舟楼下风大不可进，而感叹时运不济，由此生发出吊古怀人的感伤。

水龙吟

郎官湖

李 祁

碧山横绕清湖，茂林秀麓波光里。南宫老大^①，西洲漂荡^②，危亭重倚^③。雨步云行，饵风饮雾^④，平生游戏。笑此中空洞，都无一物，有神妙、浩然气^⑤。 扫尽云南梦北，看三江五湖秋水。狂歌两解^⑥，清尊一举，超然千里。江汉苍茫，故人何处，山川良是^⑦。待白萍露下，青天月上，约骑鲸起^⑧。

（《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南宫老大：谓曾做过很久的尚书郎。南宫：本为南方的列宿，汉以来用它比拟尚书省。 ②西洲：指鹦鹉洲。温庭筠《西洲曲》：“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 ③危亭：高峻的亭子。 ④饵：吃。 ⑤浩然气：正大刚直之气。 ⑥解：乐曲的章节。

⑦“故人”两句：题陶潜《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苏轼《题毛女真》诗：“雾鬓风鬟木叶衣，山川良是昔人非。”良是：确实如此。 ⑧骑鲸：喻豪客、仙家。李白曾自署“海上骑鲸客”。

【评析】

郎官湖因李白而得名。这首词明显受到李白的影响，感情激越、跳荡，风格遒劲中透出一股飘逸之气。词中的抒情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个性：流落江湖的穷士，游戏人生、不为物役的达士，痛饮高歌的狂士，向往天上的高蹈之士，这四种形象的叠加，塑造了一个虽处逆境却不沉沦、不放弃，始终保持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现实的苦难与人生的悲哀，消解于理想人格与自由境界的追求与向往之中，颇能传青莲居士之神。全词四字句凡十七处，短促的声调与有力度的情感相互谐振，充分发挥了词这一音乐文学独特的抒情功能。

秋兴亭^①

张商英

风送片帆来北客^②，霜凋万木见东州^③。湖光碧湛郎官水^④，苇岸黄深鹦鹉洲。

（《全宋诗》卷九三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秋兴亭：唐贾至有《沔州秋兴亭记》，但未言亭之所在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九载：“秋兴亭，在军治后山巔。唐（沔州）刺史贾载建。中书舍人贾至诗云‘诗人之兴秋最高’，故以名亭。后飞阁瞰湖，对大别山，景趣尤胜。”此“军”指汉阳

军,亭在汉阳军治所后面的山顶。②北客:北来之客,此为作者自喻。③东州:此指鄂州之东。④郎官水:即郎官湖水。

【评析】

此为登临写景之作。此诗四句皆对,工整中见景致,颇为不易。诗中“风送片帆”、“霜凋万木”、“湖光碧湛”、“苇岸黄深”诸语又皆与秋日之风物相关,暗含萧瑟之感。

题汉阳招真亭^①

贺铸

亭在大别峰顶,郡守吴兴刘谊宜翁营构,以招江夏黄鹤之仙^②。刘每自称有不死术,亭成后二年,物故于淮阴道中,余适见之,一无他异。丙子八月独登,因赋此^③。

大别山颠清沔尾^④,飞亭岩峣带云起^⑤。清狂使君初燕喜^⑥,拍手招呼黄鹤子^⑦。玄津炼出太阳酥^⑧,手葺胎发蒙头颅^⑨。每夸久落北酆籍^⑩,岂意赍恨归黄垆^⑪。越客登临兴何有^⑫,愁不能言病妨酒。残阳云梦窅然深^⑬,尚欲开襟吞八九^⑭。羽驾飘飘安在哉^⑮,使君余迹已尘埃。但见庾令楼横烟树杪^⑯,角声催月渡江来^⑰。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招真亭:故址在大别山(即龟山)峰顶。今不存。②大别:指大别山,今武汉市汉阳龟山。刘谊:其人不详,由序文看知其为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曾为汉阳郡守。黄鹤之仙:指费祎(yī)。传说他在龟山对面的蛇山乘鹤登仙。③物故:亡故。淮阴:今属江苏。丙子:指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贺铸此年四十五岁,五月抵汉阳,八月离汉阳抵江夏白泉宦舍。④清沔:清澈的沔水(即汉水)。⑤岩峣(tiáo yáo):高峻的样子。⑥燕喜:宴饮喜乐。语出《诗·小雅·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⑦黄鹤子:指费祎。⑧玄津:指佛法。语出《昭明文选》卷五十九《碑文下》王简栖《头陀寺碑文》:“释网更维,玄津重榘。”张铤注曰:“释网、玄津,并佛法也。”太阳:旺盛的阳气。嵇康《答难养生论》:“咀嚼英华,呼吸太阳。”酥:药酒或点心。⑨葺(qì):修理。⑩“每夸”二句:即序中所云“刘每自称有不死术,亭成后二年,物故于淮阴道中”之意。落北酆籍:指不在鬼都簿籍中,是长生之意。北酆(fēng),即酆(丰)都,是道教鬼王都城所在。⑪赍(jī):怀抱着、带着。黄垆:黄泉。⑫越客:贺铸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此为自称。⑬“残阳云梦”二句,意指云梦大泽之上的残阳虽然已渐趋幽暗,但仍然想要笼罩大泽的十之八九。云梦:传说中的楚地大泽。窅(yǎo)然:幽深貌。⑭八九:指云梦大泽的十分之八九。⑮羽驾:传说以鸾鹤为驭的坐车,一般用指道教中的神仙,此处指刘谊。飘飘(yáo):飞扬。⑯庾令楼:即南楼。庾令,即庾亮。烟树:云烟缭绕的树木、丛林。杪(miǎo):树梢。⑰角声:画角之声,古代军中吹号角以为昏明之节。此处指闻城中角声以报夜晚将至。

【评析】

此篇虽为亭阁题咏之作，但暗含深意。兴建招真亭的郡守刘谊好神仙之术，建亭之举本为招引真人、求得长生，然亭成二年后仍不免于一死。刘谊羽驾飘飘之际，其余迹已化为尘埃，可是对岸蛇山上庾楼（即南楼）的飞檐却依稀见于树梢。诗人由此向人们揭示了人世间生死存亡的真正内涵，即应当追求事功与精神的不朽。

第三章 文人履迹

一、李白、刘长卿、贺铸的武汉情缘

李白(701—762)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一生,与武汉至少有两段情缘。其一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之后,“酒隐安陆,蹉跎十载”(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期间。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作别匡山、峨眉,开始其漫长的纵横游历生涯。十五年(727),“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遂入赘许府。李白抱负宏远,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孟少府答寿山移文书》),然放于才情,疏于人事,虽几经求谒,终无所成就,遂蹙居安陆,时或出游。在此期间,李白偶游江夏(今湖北武昌),创作了《江夏行》、《江上寄巴东故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江夏送张丞》、《江夏别宋之悌》、《江夏送友人》、《送二季之江东》、《赠张公洲革处士》等诗。年轻的李白涉世尚浅,而诗情勃发,故江夏所作诸篇,笔丰意满,才情斑斓。其中,有拟闺怨相思之辞以炫其才情的,如《江夏行》;有因友人之贬而一掬同情之泪、并顾影自怜的,如《江夏别宋之悌》云“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送友人》云“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江夏送张丞》云“送君从此去,回首泣迷津”;又有《赠张公洲革处士》篇,对隐居张公洲(今武昌张家湾、张公堤或即其地)的革处士颇生忻羨的。当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展露其杰出诗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诗前二句写事,而景在其中;次二句写景,而情韵悠长。诗人登楼极目,远望征帆,直到水天相接处,依然凝情眺望,其情深可知。

李白与武汉的第二段情缘发生在其晚年。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幸蜀,肃宗即位,筹措平乱大计。永王李璘受玄宗之命,广积钱粮,又手握雄兵,不无觊觎之意。李白感激于时势,妄投李璘之幕,以五十七岁高龄,而遭捕系狱。后幸得友人之子宋若思为其辩说,方免一死,而长流夜郎。武汉处长江中游,系李白赴贬所必经地,故李白得以再一次舟行武汉。值得庆幸的是,李白刚刚到达白帝城(今

重庆奉节),朝廷因关中大旱,大赦天下,就一纸赦书,免除了对李白的处罚。于是,李白又高唱着《早发白帝城》,扁舟东下,一日而至江夏。这段充满惊悚的人生经历,使李白此番江夏游历的心态前后迥然不同。赴贬所途中,他心情悲愤沉郁。如其《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凄切之情,见于言外。《望鹦鹉洲怀祢衡》云:“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借怀祢衡而自悼,悲怀难抑。《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则历叙数年间入幕被逮系狱流放的遭遇,让人倍感沉痛。而当遇赦放还之后,他又兴高采烈,豪迈自负。如《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云:“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赦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报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嘯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可谓情见乎辞。当然,李白毕竟是当世谪仙、著名诗人,当地官员即使在李白落魄遭贬之时,依然慕名招饮,故李白亦能聊解遭受流放的郁闷情绪,如《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寄王汉阳》、《醉题王汉阳厅》等,仍颇有超迈自矜之态。此后数年中,李白往来湖、湘、匡、衡,也时有留题,写下了不少展露性情胸襟的好诗。如《江夏赠韦南陵冰》云:“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上吟》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语虽夸诞,但自是太白本色。

李白以天纵之才,擅长描山绘水。他对武汉山水的描写,格外值得珍视。早年的江夏送别诸作,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江夏别宋之悌》)、“云峰出远海,帆影挂清川”(《送二季之江东》)、“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送张舍人之江东》)等,描写湛湛江水与片片征帆,都突显了武汉形胜。晚年更驱遣诗笔,浓墨重彩地描写黄鹤楼、鹦鹉洲、郎官湖、汉阳等江城胜迹。正是诗仙的不凡手笔,为江城山水增添了丰厚的人文底蕴,江城武汉亦因诗仙李白的旷世奇缘而有了不凡的色彩。

刘长卿(约726—790)为唐大历诗坛名家,尤工五言,尝自诩“五言之长城”(《新唐书·隐逸传》)。刘长卿一生遭遇坎坷,早年屡试不第,入仕后又两遭贬谪,五十五岁前后任随州刺史,但因李希烈之叛,随州为李所据而失官。刘长卿为官颇有才干,是中唐名相刘晏的得力助手,在安史之乱后朝廷恢复经济大计中勤勉王事,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洞庭左右数十州。其中,代宗大历六年至九年(771—774),任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治所在夏口),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惜他性格耿直,刚而犯上,不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所容,遭到吴的构陷,被贬睦州,黯然离鄂。

刘长卿因使职所系,巡行鄂岳,对武汉山水别有情衷。鄂渚、夏口、汉阳、鹦鹉洲等地,就是长卿经常流连之所。他曾造访鹦鹉洲王处士,并赋诗一首(《过鹦鹉洲王

处士别业》),赞赏王处士田园隐逸情怀,描写鹦鹉洲山水风景之美。诗中的青山、野笋、芳杜等意象以及“古柳依沙发,春苗带雨锄”的描写,让人想见千百年前鹦鹉洲的怡人景致。

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刘长卿在这里迎来送往,饮酒赋诗,曾先后送别奉使湖南及使毕还京的屈突司直、将赴荆南的长宁杨明府、还京觐省的张七(时初)判官、池州程使君、赴襄州的李中丞、巡永州的梁侍御、荆南行军司马裴使君,以及徐郎中、常十九、卢司直、道标上人、袁处士等人。频繁的送往迎来,使得自称“洛阳人”(刘长卿籍贯未详,但从小生长在洛阳,故自视为洛阳人)的刘长卿常常感到几分悲凉。诗中,他不断感叹:“共悲来夏口,何事更南征”(《夏口送屈突司直使湖南》),“登高复送远,惆怅洞庭秋”(《重阳日鄂城楼送屈突司直》),“茫茫汉江上,日暮欲何之”(《送李中丞之襄州》),“忧国天涯去,思乡岁暮同”(《送梁侍御巡永州》),“离心与杨柳,临水更依依”(《夏口送徐郎中归朝》),“岁岁王孙草,空怜无处期”(《赠别卢司直之闽中》)。安史之乱后,武汉城堞残破,景象荒凉,他有时登楼远眺,极目江流;有时置酒送别,临流感叹。其《步登夏口古城作》云:“平芜连古堞,远客此沾衣。高树朝光上,空城秋气归。微明汉水极,摇落楚人稀。但见荒郊外,寒鸦暮暮飞。”又有《鄂渚听杜别驾弹胡琴》云“声随边草动,意入陇云声”,《送常十九归嵩少故林》云“秋天苍翠寒飞雁,古堞萧条晚噪鸦”,《夏口送徐郎中归朝》云“棹发空江响,城孤落日晖”,《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云“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等。透过其诗笔,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低徊缠绵的情绪,还能感受到彼时武汉的萧条景象。

当然,武汉作为长卿任职时间较长之地,其山水形胜也是作者了然于心的。如他在《夏口送长宁杨明府归荆南因寄幕府诸公》中写道:“向烟帆杳杳,临水叶纷纷。草覆昭丘绿,江从夏口分。”另如“江湖通廨舍,楚老拜戈船”(《鄂渚送池州程使君》)、“月明积水中,山晚望巴东”(《送裴使君赴荆南充行军司马》)、“洲长春色遍,汉广夕阳迟”(《赠别卢司直之闽中》),等等。

总之,尽管刘长卿在遭逢安史之乱、朝廷百废待兴之际任职武汉,时势与风会使他在武汉所写的诗篇染上了萧瑟、悲凉的色彩,但作为一种历史镜像,是应该充分正视和认真体味的。

贺铸(1052—1125)是北宋后期与周邦彦、秦观诸人并世而齐名的杰出词人。其早年以门荫入仕任武职,监临城县酒税,改官磁州滏阳都作院,领徐州宝丰监钱官,赴和州为管界巡检,哲宗元祐六年(1091)改文资。绍圣二年(1095),时年四十四岁的贺铸受命赴江夏(今武昌)宝泉监任,开始了将近四年的武汉游宦生涯。

古有铸钱之官,贺铸一生仕履,竟然与其名讳相契,一直在任“钱官”,以至哲宗绍圣、元符间官江夏宝泉监时,给自己的书斋取名“阿堵斋”。据《世说新语》载:西晋

王衍富贵已极，自命清高，口不言“钱”字。其妻郭氏令婢女堆钱绕床，使他晨起不得行，想逼他说“钱”字，不料他只是呼婢“举却阿睹物”。词人时任钱官，寓居官廨，与钱库为邻，以“阿堵”名斋，颇令人解颐。

贺铸是一个饱读诗书、才情超卓的诗人词客，正当壮盛之年，来到白云黄鹤之乡任职，自然会多有题品。翻检贺铸诗词，我们看到不少作于武汉、咏及武汉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流连武汉山水风景，咏赞武汉人文历史；有的是写与同僚、朋友之交游情形，抒发自己的游宦之情。

贺铸任职武汉期间，几乎遍游此间山川名胜。如他游赏黄鹤楼，对黄鹤楼的历史传说大加咏赞；探访头陀寺，称其为“楚乡绝境”之一（《登头陀寺峰顶庵》）；流连鹦鹉洲，感叹祢衡才高忤世（《鹦鹉洲》）；置酒郎官湖，想像诗仙李白胜游（《郎官湖》、《和邠老郎官湖怀古五首》）；高咏南楼，写出南楼之形胜（《南楼歌送武昌慎太守还朝》）。他还有《江夏八咏》，分别咏及头陀峰顶磨剑池、孟宗故居灵竹寺、祖贯墓铭、头陀寺殿梁上的舒元舆榜、黄鹤山顶奇章亭、南浦赵佗石、黄鹤矶上石镜亭、龙穴渡等八处古迹。由此可见，作者虽然情怀牢落，但对这一方山水仍然寄予了很高的兴致。

贺铸原本厌弃武资、钱官，元祐六年（1091）被朝廷差遣至衡阳任熙宁监钱官时，他借故不赴。后得李清臣、苏轼、范百禄之荐，改西头供奉官入文职。他原以为从此不再与钱粮打交道了，但没想到入文职后还是到江夏任钱官，只是比衡阳稍微近了一点而已。故贺铸此时的情绪，是有些郁闷的。如他在《送鄂州刑狱掾王懋元功罢官还海陵兼简金陵和上人》诗中说：“君方少健我衰迟，局蹙辕间不自持。”在《示王泌》中也说：“执戟郎效官落拓，楚丘生触绪悲凉。”最让人感叹的是，绍圣三年（1096），好友秦观因党争波及，由浙江处州被削秩赴郴州编管，道经江夏。贺铸隔江不及相见，因作《寄别秦观少游》以寄。其自注云：“秦南迁桂阳，舟过沔上，隔江不及见，因寄是诗。余三为钱官，丙子十月江夏赋。”诗云：“沔阳湖上小留连，疑是前时李谪仙。流向夜郎才半道，径还江夏乐当年。个依生以才为累，阿堵官于老有缘。待得公归吾亦罢，春风先办两渔船。”自注中说“三为钱官”，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解嘲；诗中所云，则是对秦观的同情和良好祝愿。贺铸以李白比秦观，一方面极力称赞秦观之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秦观如李白一样，不必身至贬所就能够得到朝廷的赦书。这样的话，自己即将满秩，正好可以置办两条渔船，与好友一起放浪于江湖之上。可惜，这一良好祝愿因党争的日益残酷而化为泡影。秦观最终远贬天涯，并于四年后死去，使二人的友谊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遗憾。

二、唐宋诗人的武汉行踪

江上别流人^①

孟浩然

以我越乡里^②，逢君谪居者^③。分飞黄鹤楼^④，流落苍梧野^⑤。驿使乘云去^⑥，征帆沿溜下^⑦。不知从此分，还袂何时把^⑧。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注释】

①流人：因罪被流放的人。②越乡里：远离家乡。越，远。③谪居：被贬官降职到边远外地居住。④黄鹤楼：即黄鹤楼。⑤苍梧：唐代梧州（今属广西）州治所在，属岭南道。古代岭南为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罪臣最多的地方。⑥驿使：指古代传递朝廷公文、书信的人。⑦沿溜：即沿流，谓顺流而下。⑧“还袂”句：意谓何时才能握手再相聚，表示不忍分别。袂，衣袖、袖口。

【评析】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孟浩然客游吴越一带。二十一年（733）返乡时途经武昌，在黄鹤楼送别被贬的友人，遂写下此诗。

首联直接道出客中送客的悲苦心绪，将自身远离家乡的漂泊生涯，与友人获罪被贬的不幸遭际相结合，油然而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颌联、颈联从对方的角度，悬想友人自黄鹤楼别后，流落蛮荒之地的艰难行程，感伤之情更进一层。“乘云去”、“沿溜下”等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离别在即的促迫场景，而且饱含对友人匆匆离去的深深遗憾。尾联直抒胸臆，道出离别后不知何时再相聚的苦楚，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厚情谊和深切牵念。

此诗的最大特色在于诗人能设身处地为友人着想，对友人的不幸命运感同身受，故而情真意浓，真切感人。

送郝判官^①

李 颀

楚城木叶落^②，夏口青山转^③。鸿雁向南时，君乘使者传^④。枫林带水驿^⑤，夜火明山县。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见^⑥。江连清汉东逶迤^⑦，遥望荆云相蔽亏^⑧。应问襄阳旧风俗^⑨，为余骑马习家池^⑩。

(隋秀玲《李颀集校注》卷中，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注释】

①郝判官：作者郝姓友人，名不详。判官，古代官名，唐代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均置判官，为地方长官的僚属，辅理政事。②楚城：楚地之城。③夏口：今武

昌。④传(zhuàn):古代设于驿站的房舍,亦指驿站上所备的马车,此处用后一义。

⑤水驿:水上驿路。⑥蔡州:即今河南省汝南县。⑦清汉:霄汉,天空。逶迤:曲折绵延的样子。⑧荆云:楚地的云。荆,楚之别称。蔽亏:因遮蔽而半隐半现。

⑨襄阳:在今湖北省西北部。⑩习家池:古地名,又名“高阳池”,位于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史载为东汉襄阳侯习郁仿范蠡养鱼之法所建。后多借指园池名胜或欢宴之处。

【评析】

一般的送别诗,都是在开篇点明送别时间、地点和送别场景。此诗却别具一格。前六句都是在悬想离别之后友人郝判官的途程和经历:在鸿雁南飞的深秋时节,友人乘坐驿站的马车起程了,经过落叶凋零的楚城、青山依旧的夏口,又从水路进发,两岸枫林尽染、山城时现,一路行来,真是风景如画,如在读者目前。但读至七八两句,才知道这些描写全是作者在蔡州“千里送行人”的想像,读者讶然之余不禁会佩服作者的巧妙构思及对楚地风物的精准描述。诗歌后四句依旧悬想友人沿江直至襄阳,乐享当地胜景欢宴,表达送别时对友人的留恋和祝福之意。

全诗时空跳跃,行文曲折,通篇悬想,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技巧。“木叶落”与“青山转”形成强烈的对比,运用空间的转换揭示出行程之远;“东逶迤”、“相蔽亏”表面写连绵曲折的江水和若隐若现的云彩,实则寓情于景,寄托了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前八句为五言,简洁流畅,述千里行程如在目前;后四句一变而为七言,基调由快转缓,情绪由畅朗转为缠绵,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厚情谊。

送人归沔南^①

李 颀

梅花今正发,失路复何如^②。旧国云山在^③,新年风景馀^④。春饶汉阳梦^⑤,日寄武陵书^⑥。可即明时老,临川莫羨鱼^⑦。

(隋秀玲《李颀集校注》卷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注释】

①沔(miǎn)南:沔水之南,即汉阳。沔水,即汉水。唐代汉阳为沔州州治。②失路:比喻不得志。③旧国:此指故乡。云山:高耸入云之山。④馀:丰饶,富足。⑤饶:多。⑥武陵:郡名,在今湖南省常德市。⑦“可即”二句:谓可安闲终老,不必再求仕进。明时,谓太平盛世,政治清明之时。老,归老,终老。羨鱼,古语云“临川羨鱼,不如退而结网”,后喻求仕。

【评析】

此诗为送别一位仕途失意的友人返乡而作。所以,全诗的重点不在表达离别的感伤,而在安抚友人失意的情绪,劝勉友人勿需介怀仕途的沉浮。诗歌起笔就抓住送别时的季节特征,以梅起兴,表达了对丰饶的新年气象、美好的自然春光的赏爱与

欢愉之情，渲染出欣欣向荣、积极乐观的气氛，努力抚平友人心中的失意之感。同时，以梅喻人，赞扬友人如梅花一样高洁，不以仕途失意萦怀。接着，诗人展开想像，描述友人故园云山依旧、春意盎然，如桃花源一样适合隐居，进一步劝勉友人：与其“羡鱼”求仕，不如归隐终老。

李颀所指出的这种归隐方式，也寄托了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富有理趣。后世论家认为其诗“风骨高华”（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骨秀神清”（晚清宋育仁《三唐诗品》卷二），于此诗即可见出。

送人归江夏

王昌龄

寒江绿竹楚云深^①，莫道离忧迁远心^②。晓夕双帆归鄂渚^③，愁将孤月梦中寻。

（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卷三，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注释】

①寒江：一般指秋冬季节的江河水面。楚云：楚天之云。②离忧：离别的忧思，离人的忧伤。③晓夕：犹日夜。鄂渚：指今武昌。

【评析】

此诗首句写景，借“寒江”、“绿竹”、“楚云”等幽清风物，点出友人归去的行程及目的地，同时也营造出凄凉沉重的离别氛围。第二句字面上劝慰送别双方“莫道离忧”，实谓离愁深重，挥不去放不下，是强作的解语。三四句一写友人扬帆归乡，一写自己寄愁“孤月”，将思念朋友时的孤独、落寞之态刻画得生动传神，抒写出了诗人和朋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

王昌龄擅七绝，清人范大士在《历代诗法》卷十中说：“龙标七绝，如高翼矫风，半空落响，危峰堕月，哀壑承泉，首首同调，一见一新，非惟独秀当时，抑已擅场千古。”此首虽不是王昌龄最有名的七绝作品，却也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送窦七^①

王昌龄

清江月色傍林秋，波上荧荧望一舟^②。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

（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卷三，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注释】

①窦七：作者窦姓友人，名不详，排行第七。②荧荧：波光闪烁的样子。

【评析】

此诗通篇刻画了一个黎明前的送别场景：天色未晓，一轮秋月挂在林梢；江波粼粼，一叶轻舟即将启程。友人赶早出发，只留下诗人伫立江边，对着那天边的明月，寄托无法割舍的留恋之情。全诗明净清幽、灵动空明，格调飘逸轻扬。《王昌龄集编

年校注》认为此诗乃诗人“贬谪龙标途中，作于鄂渚”，是诗人自己处于困境之时的客中送客之作。但是，诗歌基调却宁静悠然，感情抒发委婉含蓄，语言隽永超逸，毫无沉滞之感，很好地反映了诗人在逆境中的豁达心境。

送康太守^①

王 维

城下沧江水^②，江边黄鹤楼^③。朱栏将粉堞^④，江水映悠悠。铙吹发夏口^⑤，使君居上头^⑥。郭门隐枫岸^⑦，候吏趋芦洲^⑧。何异临川郡，还劳康乐侯^⑨？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注释】

①康太守：诗人康姓友人，名不详。太守：汉时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隋唐后为刺史、知府的别称。②沧江：以江水呈苍色，故称。此指长江。③江边黄鹤楼：唐代的黄鹤楼在长江边上，与今黄鹤楼楼址不同。④粉堞(dié)：用白垩涂刷的矮墙。堞，城上如齿状的矮墙。⑤铙吹(náo)：即铙歌，军中乐歌。唐制，大员出行，例备铙吹。铙，古代军中乐器，像铃铛，但没有中间的锤。夏口：今武昌。⑥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后用以尊称州郡长官。⑦郭门：外城的门。郭，外城。⑧候吏：即候人，古代掌管整治道路稽查奸盗，或迎送宾客的官员。芦洲：古地名，在武昌县（今鄂州市）西三十里。⑨“何异”二句：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曾为临川内史，耽山水，所至辄为题咏。临川郡：今江西抚州市。康乐侯：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

【评析】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维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赴岭南，途经武昌，与任鄂州刺史的康太守宴集于黄鹤楼。宴会结束，王维写下此诗送给康太守。故此诗是一首应酬之作，没有与友人分别时的离愁与不舍，只是通过渲染送别的场景和环境，称颂康太守的治才与逸致。

诗前四句写景。青苍色的江水从城楼下流淌而过，黄鹤楼就傲然伫立在这波澜壮阔的江边。楼上的朱栏、城上的白墙色彩鲜明地倒映在滔滔江水中，情趣悠悠。后四句写人，先叙康太守出行的盛况，以候吏恭敬迎送的特写突出康太守的威望。末二句更是用南北朝诗人谢灵运任职临川内史时之纵情山水的典故，赞扬康太守娴于政事，不为案牍所累，闲暇时悠游度日的雅兴逸致。全诗写景、叙事生动自然，称颂含蓄得体，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真情的不足。

江夏赠韦南陵冰^①

李 白

胡骏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②。君为张掖近酒泉^③，我窜三巴九千里^④。天

地再新法令宽^⑤，夜郎迁客带霜寒^⑥。西忆故人不可见^⑦，东风吹梦到长安。宁期此地忽相遇^⑧，惊喜茫如堕烟雾。玉箫金管喧四筵^⑨，苦心不得申长句^⑩。昨日绣衣倾绿樽^⑪，病如桃李竟何言^⑫。昔骑天子大宛马^⑬，今乘款段诸侯门^⑭。赖遇南平豁方寸^⑮，复兼夫子持清论^⑯。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⑰。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⑱，寒灰重暖生阳春^⑲。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⑳。头陀云月多僧气^㉑，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㉒，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㉓。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㉔，君亦为吾倒却鸚鵡洲^㉕。赤壁争雄如梦里^㉖，且须歌舞宽离忧。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

①韦南陵冰：即南陵县令韦冰，李白长安故友，曾任南陵县令。南陵，唐宣城郡属县，隶江南西道，即今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②“胡骄”二句：形容安史叛军作乱。胡骄：《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单于曾自称“胡者，天之骄子也”。胡雏：年幼的胡人。《晋书·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此处胡骄、胡雏，皆指安史乱兵。天津：指天津桥，始建于隋，废于元代，在今河南洛阳西南洛水上，隋唐时为连接洛河两岸的交通要道。③张掖：唐张掖郡，属陇右道，古称“甘州”，即今甘肃省张掖市。酒泉：唐酒泉郡，属陇右道，别称“肃州”，即今甘肃省酒泉市。④三巴：唐代巴郡、巴东、巴西三郡的合称，相当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的。⑤天地再新：指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形势重新好转。法令宽：乾元二年（759），唐肃宗以关内大旱，颁布大赦令。李白因受永王李璘谋逆牵连而被流放夜郎，至三巴而遇此大赦。⑥夜郎：唐珍州属县，贞观十六年置（642），隶黔中道，在今贵州桐梓县。迁客：被贬放逐之人，此为作者自指。⑦故人：此指韦冰。

⑧宁期：哪里想到。⑨玉箫金管：泛指雕饰华美的管乐器。金管，亦作“金琯”，指金属制的吹奏乐器。四筵：四座，借指四周座位上的人。⑩长句：唐代以七言古诗为长句。⑪绣衣：本指御史台的官员，后借指巡视、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樽：酒杯。⑫“病如”句：谓心情抑郁，如无言的桃李，无处诉说。《史记·李将军列传》载俗谚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⑬大宛(yuān)马：大宛国所产的名马。《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大宛，古代西域国名，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费尔干纳地区。⑭款段：行走缓慢的马，此指劣马。诸侯：此指地方长官。⑮南平：指李白的族弟南平太守李之遥，李白流放遇赦，曾到南平郡与之相会。南平，本名渝州，天宝元年（742）更名南平郡，属剑南道，治巴县（今重庆市）。豁方寸：使心胸豁达。方寸，指心。心处胸中方寸间，故称。晋葛洪《抱朴子·嘉遯》云：“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于流通也。”⑯夫子：古时对男

子的尊称,此指韦冰。清论:公正的评论。⑮“有似”二句:将韦冰比喻成西晋声望极高的乐广,谓其高言正论开解了自己的忧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云:“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⑯二千石(dàn):形容极多。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⑰“寒灰”句:谓自己遇赦得还,如死灰复燃。用《史记·韩长孺列传》事:“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⑱“山公”二句:以晋人山简比喻韦冰,谓其风流旷达。山公:指山简,字季伦,河内怀人,山涛第五子,喜醉酒。《世说新语·任诞》载:“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扬。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疆,何如并州儿。’”贤主人:此指韦冰。⑲头陀:即头陀寺。⑳筩: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似笛子。按鼓:击鼓。㉑歌掉讴(zhào ōu):以船桨打着拍子唱歌。㉒“我且”句:形容鼓声很急,好似要捶碎黄鹤楼。槌(chuí),古同“捶”,敲打。㉓“君亦”句:形容酒兴之豪,好似将鹦鹉洲江水倾倒入杯中。㉔赤壁争雄:指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军队,以少胜多,奠定三国鼎立之基础。赤壁,在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

【评析】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于江夏遇见长安故人、曾任南陵县令的韦冰。大难之后喜逢知心故友,满腹牢骚便有了倾吐之机,于是便有了这首情绪起伏跌宕的古体名篇。

诗作开篇追忆了自己在安史之乱中被流放后遇赦的坎坷经历,以及对远隔千里的韦冰的牵挂,由此突出在江夏偶遇韦冰的惊喜。同时,以“苦心不得申长句”透露了内心郁结的愤懑。接着,诗人叙写了在热闹的酒席筵间,自己“病如桃李”的沉郁心境,由此突出韦冰的劝慰开解弥足珍贵。但诗人并未放下心中的悲愤,又发出“苦辛长苦辛”的呼号,只能邀韦冰同醉,在“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的奇丽想像中,忘记现实的成败得失。诗歌表达的情感十分复杂,从被流放的悲凉到中途遇赦的庆幸,从“西忆故人”的思念到江夏偶逢的惊喜,从苦心难言的悲愤到经故人开解的豁达,再到现实中无法摆脱的愁闷,最后以借酒浇愁的无奈狂放作结,情绪大开大合,充分反映出李白诗歌自由奔放的特点。

“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诗中的名句。二句运用即景生情的手法,面对眼前实景黄鹤楼与鹦鹉洲,生发出大胆想像,“以必不可行之事,抒必当放浪之怀,气吞云梦,笔扫虹霓”(清廷君寿《老生常谈》),可谓豪气干云,道他人所不能道。

赠汉阳辅录事二首^①

李 白

其一

闻君罢官意，我抱汉川湄^②。借问久疏索^③，何如听讼时^④？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⑤。应念投沙客，空馀吊屈悲^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辅录事：指辅翼，李白友人。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云：“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辅翼盖即汉阳辅录事。录事，唐时刺史属官司马之下有录事参军事，州县亦有录事，掌总录文簿。②汉川：指汉水。湄：河岸，水与草交接的地方。③疏索：疏远，冷落。④听讼：审理案件。⑤“心静”句：《列子·黄帝》载，海边有一人与鸥鸟相处融洽，后来其父要他抓一只鸥来，他再至海边时，鸥鸟就不近他身了。后以鸥鸟之亲比喻隐遁忘机。⑥“应念”二句：用《汉书·贾谊传》典故：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谊追伤之，因以自喻”。投沙客，指贾谊。

【评析】

《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李白上年从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此时来到汉阳一带，可他昔日的友人辅翼却已罢官离去。李白牵念朋友，即写下此二诗寄赠之。

这是二首诗中的第一首。全篇“君”、“我”对举，围绕两人各自不同但又同样不幸的遭遇展开。首联谓自己好不容易遇赦归来，到汉阳一带看望友人，友人却已经罢官归去，令人失落。颌联以友人如今离群索居的冷落与当年在官场受人追捧的热闹相对比，感叹人情冷暖。颈联借江天、明月、海鸥勾画出一幅空灵虚静的自然图景，赞扬友人去官后清静淡泊的高远情怀和怡然忘机的高洁心灵。尾联则谓自己念念不忘贾谊作赋以吊屈原的迁客之悲，自述失意不平之感。诗人与友人，同样遭遇了仕途失意，看似一愤懑一淡泊，相去甚远，实则都反映出贤士遭忌失意后的无奈处境。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①，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②，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③。其中字數無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一云：“汉

阳渡,在汉阳县东。”②南浦:参前贾岛《黄鹤楼》注释④。③“汉口”二句: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典,代指传递书信。汉口:汉江注入长江之口,其地唐属汉阳,今与武昌、汉阳并称武汉三镇。尺素:指书信。

【评析】

李白《赠汉阳辅录事》第一首重在抒发失意之感,而这一首重在传达思念之情。

首联写眼前景。“没”字极为传神,将流水滔滔、烟雾茫茫、江树若隐若现的景象生动地勾画出来,设定了凄迷的情感基调。第三句既补充交代了前景皆为登楼所见,又由景起情,借“不见君”传达出怀友之情。第四句紧承此意,点明“君今罢官”是“不见君”的原因,对罢官后不知在何处的友人的牵挂、担忧之情溢于言表。颈联就眼前之景引出鱼传尺素的典故,无理而妙,突出了思友情感之深切。结尾更是直言“相思秋复春”,再次表明思念的时间之久、程度之深。全诗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对友人的一片真挚情谊随着叙述逐层吐露,在结尾处达到最高潮,显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①

李 白

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②。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③。大语犹可闻^④,故人难可见。君草陈琳檄^⑤,我书鲁连箭^⑥。报国有壮心,龙颜不回眷^⑦。西飞精卫鸟,东海何由填^⑧。鼓角徒悲鸣^⑨,楼船习征战^⑩。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长呼结浮云,埋没顾荣扇^⑪。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⑫。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辅录事:指辅翼,李白友人。详见《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一注释①。②练:白绢。③“江夏”二句:黄鹤楼在江夏郡城之东南,与汉阳县“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陆游《入蜀记》卷五)。④大语:高声说话。⑤“君草”句:谓辅录事有陈琳草檄那样的文才。陈琳檄:《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云:“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典略》:“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⑥“我书”句:谓自己有鲁仲连那样以文克敌,不战而胜的雄略。鲁连箭:同“鲁连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虜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后以“鲁连书”比喻以文克敌,不战而胜。⑦龙颜:借指帝王。回眷:眷顾,看重。⑧“西飞”二句:用

精卫填海故事,谓功业难成。《山海经·北山经》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⑨鼓角:战鼓和号角的总称,军中用以报时、警众或发出号令。 ⑩楼船: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战船,亦代指水军。 ⑪顾荣扇:用晋时顾荣挥羽扇退敌故事。《晋书·顾荣传》云:“(陈)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 ⑫投壶:古代宴会中的娱乐活动,宾主依次用矢投向盛酒的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饮酒。高宴:盛大的宴会。

【评析】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八月,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起兵作乱,江夏、汉阳等地官府为防乱军南袭,加紧训练水军。李白此时正在江夏,即写此诗寄赠一水之隔的友人汉阳录事辅翼。

开篇六句用夸张的笔法,谓自己与友人仅隔一条白练般的汉水,大声说话彼此便可听见。但如此近的距离,却难以见面,既道出对友人真挚的挂念,也点明因局势紧张,辅录事忙于公事,两人无暇见面的隐衷。“君草陈琳檄”至“埋没顾荣扇”等句,皆是抒发自己壮志难酬、忠而获罪的愤懑之情。虽然自己有鲁连、顾荣那样安邦定国的才智,却触怒天子,反遭流放;虽然自己有精卫之志,却填海无望,功业难成;虽然自己挥剑夜起,欲为国家平定战乱,却被无情地埋没。由此可见,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与现实坎坷的政治际遇相较,反差极大,也就令他格外失意、格外痛苦了。诗歌以自放于酒席筵间及时行乐作结,只是李白在极度痛苦之际的自我开解。

李白在唐肃宗与永王李璘的夺权争斗中不幸成为牺牲品之后,仍然对自己的才华高度自信,报国之心百折不改,痛苦愁闷的情绪也掩盖不住其积极入世的人格精神。全诗收放自如,想像大胆夸张,体现了李白诗歌自由奔放的特点。不管从表达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这首诗都是盛唐诗风的典型代表。

望汉阳柳色寄王宰^①

李 白

汉阳江上柳,望客引东枝^②。树树花如雪,纷纷乱若丝。春风传我意,草木度前知^③。寄谢弦歌宰^④,西来定未迟。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

①王宰:即汉阳王姓县令,又称王汉阳、王明府,名字不详。 ②东枝:江夏在汉阳东,李白在江夏望汉阳柳色,见其东枝,故云。 ③度前知:谓达其前约。 ④弦歌宰:重视礼乐教化的县令。语出《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朱熹集注:“时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评析】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李白从洞庭返江夏,以此诗代简,邀约汉阳王县令。

前四句写柳。汉阳新柳向东拂动着枝条,似有望客之意。雪白的柳絮飞舞空中,轻盈如丝。“柳”与“留”谐音,轻易就触发了李白的客中情怀,自然引出“春风传我意,草木度前知”的感慨。“春风”二句以拟人的手法,向王宰传达自己的友谊及欲践前约的打算。李白此前流放夜郎路过江夏时,曾与王宰交游,可能定下了他日再聚之约。尾联谓自己流放归来即来践约,再次提醒王宰勿忘前约,应邀相聚。

整首诗语言清新明朗,一气呵成。用“弦歌宰”之典,既符合友人的身份,又不露痕迹地称扬了友人的政绩,可谓顺手拈来,恰到好处。

寄王汉阳^①

李白

南湖秋月白^②,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③,罗衣舞女娇。笛声喧沔鄂^④,歌曲上云霄。别后空愁我,相思一水遥^⑤。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

①王汉阳:即王宰,见《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注释①。②南湖:李白命名为“郎官湖”(《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在今汉阳城内东南隅,明正德以后逐渐干涸,仅同沟渠。③锦帐:锦制的帷帐,此泛指华美的帷帐。郎官:指尚书郎。秦代置郎中令,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员。东汉以尚书台为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唐尚书省六部有侍郎、郎中等官,均可称尚书郎。此指张谓,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泌阳县)人,唐玄宗天宝二年(743)进士。肃宗乾元中为尚书郎,代宗大历年间任潭州刺史,后官至礼部侍郎。④喧:同“喧”,喧闹。沔鄂:沔州与鄂州。唐之沔州,即汉阳郡,今武汉市汉阳区;唐之鄂州,即江夏郡,今武汉市武昌区。⑤一水遥:汉阳与江夏二郡隔长江相对。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六载武昌府“西至汉阳府隔江七里”。

【评析】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秋八月,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汉阳时,与故友张谓一起受到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的款待,“觴于江城之南湖”,李白有感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诗。之后李白到江夏,又作此诗寄赠王宰,以致感念之意。

诗歌首句点明时间、地点,并以一“白”字状月色之皎洁,笔墨简洁,然良夜美景已在目前。第二至第六句叙南湖夜宴情状:主人王宰热情相邀,郎官张谓尽兴而醉,罗衣美女起舞助兴,喧腾笛声吹响沔鄂,歌曲乐声直上云霄,好一场热闹非凡、宾主尽欢的聚会。作品虽无一字写到诗人自己,然其兴致已尽在其中。结尾两句笔锋一转写分离,相聚时的热闹与分别后的冷落、相聚时的欢喜与分别后的忧愁,形成鲜明

对照,以乐衬哀,凸显出思友之情的真挚与深沉。

早春寄王汉阳^①

李 白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昨夜东风入武昌,陌头杨柳黄金色。碧水浩浩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②。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③。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王汉阳:即王宰,见《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注释①。 ②美人:此代指王汉阳。

③壶觞:酒器。陶渊明《归去来辞》云:“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评析】

这首诗与《望汉阳柳色寄王宰》约作于同时,也是为邀约好友汉阳王宰而作。

开篇四句紧扣“早春”特点,前两句说寒梅已开,春还未到,后两句即写东风吹到武昌,杨柳发出黄金色的芽叶。从“寒梅”到“杨柳”,仿佛是“昨夜东风”一夜就将春天吹来,形象地道出了春天气息不知不觉扑面而来的情景。明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九评论说:“一起四语,乃诗家推调,然语气自老。”诗后四句表达了与王宰见面的期盼之情。“碧水”两句道友人未来赴约时自己在等待中的焦虑与忧伤。“预拂”两句是对两人相聚时的设想:自己早早将青山中的大石拂拭干净,与友人一起在天地之中共饮共醉,自在逍遥。全诗情景交融,神韵缥缈,情真意切,颇有余韵。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①

李 白

去岁左迁夜郎道^②,琉璃砚水长枯槁^③。今年敕放巫山阳^④,蛟龙笔翰生辉光^⑤。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⑥。愿扫鸚鵡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⑦,歌吟绿水动三湘^⑧。莫惜连船沽美酒^⑨,千金一掷买春芳^⑩。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王明府:指王宰,见《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注释①。 ②左迁:降官,贬职。《史记·张丞相列传》载: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索隐》曰:“地道尊右,右贵左贱,故谓贬秩为‘左迁’。”李白无官而用“左迁”词,实为窜逐意,指李白因受永王李璘谋逆牵连而被流放夜郎之事。夜郎道:通往夜郎的道路。夜郎,见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注释⑥。 ③“琉璃”句:琉璃砚台中的墨水长期干枯,意谓长时间未进行创作。

④“今年”句:指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行至三巴而遇赦。敕(chì)放:皇帝下令释放,赦免。巫山阳:指唐夔州巫山县,今属重庆市。唐杜佑《通典·州郡》“云安郡夔州”条谓,夔州巫山县“有巫山、高郁山,即楚词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岨’也”。 ⑤笔

翰:毛笔。⑥“圣主”二句: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故事:“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此以司马相如自许,谓自己将被皇帝重用。⑦七泽:相传古时楚有七处沼泽,后以“七泽”泛称楚地诸湖泊。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⑧淶(ì)水:古曲名。三湘:湖南湘乡、湘潭、湘阴(或湘源),合称“三湘”,见《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十四·全州》;一说指沅湘、潇湘、资湘。泛指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地区。⑨连船:一船接一船。沽(gū):买。⑩千金一掷:形容恣意挥霍钱物。春芳:指酒。唐人多以春指酒。

【评析】

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夏秋之际。李白遇赦后逗留江夏,曾至汉阳与王县令等友人相聚痛饮,回到江夏后写此诗寄赠王县令。

开篇即以“去岁”和“今年”相对比:去岁自己长流夜郎,今年喜逢皇帝大赦;去岁走在前往夜郎的道路上,深感前途无望,今年在巫山接到赦令,顿时满心欢喜;去岁心情抑郁,无心创作,灵感如同砚中墨水一样干涸枯竭,今年意外得释,诗兴大发,笔走龙蛇文如泉涌。“去岁”和“今年”的经历,对李白来说不啻从地狱到天堂,怎不欣喜若狂?李白顿时豪气万丈,认为自己如司马相如一样,会因文才出众而被皇帝赏识,开始幻想自己如何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前途如此光明,那就人生得意且尽欢吧。故“愿扫”以下等句,描述与王明府等友人畅饮美酒、歌啸酒筵的场景,展现了遇赦后的李白昂扬、豪迈的气概,也交代了诗题所说“病酒”的原因。

全诗以豪放笔墨抒写胸中豪兴,可见李白在历经苦难坎坷之后,“豪气依然如故”(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一)的情形。诗仙之浪漫,是什么时候也不会失去的。

江夏别宋之悌^①

李白

楚水清若空^②,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③,江猿啸晚风^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

①宋之悌:宋之问弟,曾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兼采访使、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等职,坐事流朱鸢(属安南都督府交趾郡,今属越南),途经江夏,曾与李白相遇。

②楚水:泛指古楚地的江河湖泽,此指江夏附近汉水汇入后的一段长江水。③谷鸟:山谷间的鸟。④江猿:生长在江边的猿猴,啼声悲凉。

【评析】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在江夏遇到奔赴朱鸢(今属越南)贬所的友人

宋之悌,写此诗为他送行。

首联点出送别的地点:汉水澄澈清空,在此汇入长江,流向万里之外的碧海。此暗指宋之悌如眼前奔流的江水一般,将奔至遥远的蛮荒之地。颌联为千古传唱的名句。诗人说阔远的距离隔不断他们此时共饮的深情厚谊,“一杯”竟将“千里”涵蕴其中,可谓妙想。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论道:“太白云‘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达夫(高适字)‘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甚类。然高虽浑厚,易到;李则超逸入神。”颈联写送别的环境,“谷鸟吟晴”是乐景,“江猿啸晚”是哀景,哀乐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出离别之悲凉。尾联直抒胸臆。想到宋之悌垂垂暮年却被贬谪到南荒边陲,此地一别也许就是永诀,平生眼泪不轻弹的李白,也竟涕泪交流,失声痛哭。此二句道出了诗人离情的厚重,也显出了诗人的真性情。但李白的“泣无穷”,并没有损害他的男儿形象,反让人觉得他更加可亲可爱。

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①

李白

绀殿横江上^②,青山落镜中。岸回沙不尽^③,日映水成空。天乐流香阁^④,莲舟飏晚风^⑤。恭陪竹林宴^⑥,留醉与陶公^⑦。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长史叔:李姓长史,李白叔辈,生平不详。长史,官名,秦置,为郡守佐官。唐制,上州刺史别驾下,有长史一人,从五品。薛明府:薛姓县令,生平不详。兴德寺:在今武汉市武昌区。②绀(gàn)殿:指佛寺,此指兴德寺。绀,青红色。③回:曲折,环绕。④天乐:《华严经》卷十九云:“百万天乐,各奏百万种法音,相续不断。”此处指寺庙内的佛乐声。香阁:宫廷或佛寺的台阁,此指兴德寺南阁。⑤莲舟:采莲的船。飏(yáng):飞扬,飘扬。⑥竹林宴:用《晋书·阮咸传》所载阮咸“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故事。此将长史叔比为阮籍,自比阮咸。⑦陶公:指陶渊明。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此用以比喻薛明府。

【评析】

此诗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夏天,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江夏,赴友人宴会时的即席之作。

作为年近六十而又处于流放途中的李白,其处境之艰难、心境之低沉可想而知;若发而为诗,或愤激或悲郁都不难理解。然李白此诗,却笔调清逸、情调闲适,完全看不出是流放之作。诗几乎通篇写景:首联写游宴之地兴德寺南阁临江而建,水澄如镜,青山成映;颌联写登阁远眺,沙岸弯曲延绵,看不到尽头,水面日光倒映,有如天在水中;颈联写阁边近景,佛乐悠扬,听之忘俗,莲舟晚荡,现世静好。如此良辰美景,可见游宴主人的精心安排。故尾联李白以阮籍比长史叔,以陶令比薛明府,对两

位东道主对自己的热情款待予以衷心感谢,也对两位友人的高洁人品表达了深深敬意。同时,全诗也反映了李白本人坚强、豁达的性格特征。

醉题王汉阳厅^①

李 白

我似鹧鸪鸟^②,南迁懒北飞^③。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注释】

①王汉阳:见李白《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注释①。②鹧鸪鸟:南方留鸟,形似雌雉,体大如鸠。古人谐其鸣声为“行不得也哥哥”,故诗文中常用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云:“鹧鸪南翥而中留,孔雀粹羽以翱翔。”刘逵注:“鹧鸪,如鸡,黑色,其鸣自呼。或言此鸟常南飞不北。豫章已南诸郡处处有之。”③南迁:此喻指自己流放到南方夜郎之地。

【评析】

此诗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路经汉阳时所作。前两句将自己比作鹧鸪鸟,取譬状人,十分贴切。鹧鸪鸟的习性是“南飞不北”,正与诗人此时窜逐南荒的境遇相合。鹧鸪鸟的叫声哀怨凄厉,又与诗人迁客流人苦闷抑郁的心境相符。而一个“懒”字,突出了鹧鸪鸟南飞是自由的,而诗人南迁是被迫的,令人顿生人不如鸟之感。诗人对流放之事的的不满和无奈,于此可见。后两句点题,谓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时常找汉阳王县令喝酒,酩酊大醉之际在月色中蹒跚而归。或许只有在大醉之后,诗人才能暂时忘却各种愁闷和痛苦,已然不负重荷的心灵才能得到片刻的抚慰。

登舟将适汉阳^①

杜 甫

春宅弃汝去^②,秋帆催客归。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飘荡拙^③,有心迟暮违。中原戎马盛^④,远道素书稀^⑤。塞雁与时集^⑥,樯乌终岁飞^⑦。鹿门自此往^⑧,永息汉阴机^⑨。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三,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注释】

①适:往。②春宅:杜甫曾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初春寓居潭州(今湖南长沙),故称其宅为“春宅”。③生理:生计。④中原:广义指整个黄河流域,狭义指今河南一带。戎马:指战乱、战争。⑤素书:古人以白绢作书,故以称书信。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云:“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⑥塞雁:亦称“塞鸿”,塞外的鸿雁。塞鸿秋季南来,春季北去,用以比喻迁徙不定。

⑦樯乌：桅杆上的乌形风向仪。也用以比喻飘忽不定的生活。⑧鹿门：鹿门山之省称，在今湖北襄阳。后汉庞德公曾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后因用指隐士所居之地。杜甫祖籍亦在鹿门山。⑨汉阴机：指汉阴丈人所斥笑的“机心”。语本《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汉阴，指汉水南岸。

【评析】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秋。时杜甫将从潭州携家乘船去汉阳、襄阳，再返回家乡洛阳巩县，遂作此诗。

诗前四句写离开寓所登舟之景象。放弃了春天就一直住着的宅子离开，是因为秋日思乡之情渐浓，内心涌起归家的冲动。庭院中自己种的各种果蔬虽令人留恋，但最终还是来到江浦登舟，任风浪吹动着衣襟，而开始扬帆起航。后八句感慨平生。拙于生计，度日艰难；有心济世，却已迟暮；世道不宁，中原战乱未平；交通阻断，家书日渐稀少。自己如同鸿雁和樯乌，终岁飘忽不定。这样的生活令人厌倦，希望这只前往汉阳的航船，能将自己送到汉水南岸的鹿门山，自己从此如汉阴丈人一样隐居起来，忘掉机心，返璞归真。

虽然杜甫满怀希望地乘船前往汉阳，满心憧憬着归乡后的生活，但他的心愿最终也没能实现。这年冬天，当船行于从潭州至岳州途中，这位伟大的诗人就不幸卒于舟中了。

送费子归武昌^①

岑 参

汉阳归客悲秋草，旅舍叶飞愁不扫。秋来倍忆武昌鱼^②，梦著只在巴陵道^③。曾随上将过祁连^④，离家十年恒在边。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⑤。知君开馆常爱客，樗蒲百金每一掷^⑥。平生有钱将与人^⑦，江上故园空四壁^⑧。吾观费子毛骨奇^⑨，广眉大口仍赤髭^⑩。看君失路尚如此^⑪，人生贵贱那得知^⑫。高秋八月归南楚^⑬，东门一壶聊出祖^⑭。路指凤凰山北云^⑮，衣沾鹦鹉洲边雨。莫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⑯，莫向江村老却人^⑰。

(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注释】

①费子：作者友人，生平不详。②武昌鱼：《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三国吴末主孙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引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武昌鱼以味道鲜美著称。③“梦著”

句:谓做梦都只在回家的路上。著,同“着”。巴陵,唐岳州巴陵郡,治所在巴陵县,即今湖南岳阳。费子回武昌途经巴陵郡。④上将:主将,统帅。祁连:即祁连山,匈奴语意为“天山”。《汉书·霍去病传》云:“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南祁连即今甘肃省西部的祁连山,北祁连即今新疆境内的天山。⑤“剑锋”二句:谓费子常年在边境服役,剑锋用尽,马蹄踏穿,如今去职赋闲。虚,白白的。⑥樗蒲(chū pú):亦作“樗蒲”,古代一种博戏,后世亦以指赌博。汉马融《樗蒲赋》云:“昔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樗蒲。”百金:形容钱多,亦指昂贵的价值。⑦将:送。⑧江上故园:此指费子在武昌的家。空四壁:形容一贫如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家居徒四壁立。”《索隐》案:“徒,空也。家空无资储,但有四壁而已,云就此中以安立也。”⑨毛骨:谓人的骨相容貌。⑩髭(zī):亦作“颯”,胡子。⑪失路:喻指不得志。⑫那:同“哪”。⑬南楚:楚地在中原之南,故称。此指武昌。⑭出祖:古人外出时祭路神,引申为饯行送别。《诗经·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出宿于屠。”孔颖达疏:“言韩侯出京师之门,为祖道之祭。”⑮凤凰山:在今湖北武昌北。《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凤凰山,在江夏县北二里,吴黄龙元年,夏口因凤凰见,因以名山。”⑯妻子:妻与子,即妻子和儿女。⑰老却人:老了人。

【评析】

此诗四句一段,叙事井然。前四句写费子思家已久,今欲归去,点出送别之由。并以“悲”、“愁”二字,以及“秋草”、“叶飞”等景色,渲染出离别时的悲凉伤感氛围。“曾随”四句,追忆费子多年戍边的功绩,并对其去职赋闲的结局表示叹惋和不平。“知君”四句今昔对比,谓当年费子豪爽好客,对他人慷慨解囊,如今却家徒四壁,尝尽世态炎凉,对其侠义予以赞赏,对其如今英雄落魄的处境予以同情。“吾观”四句谓费子相貌不俗,是有大作为之人,且人生贵贱无常,不必介意一时得失,真诚地安慰失意中的费子。“高秋”四句点题,描写送行的季节、地点和场面,并悬想费子归程的情况,表达了对费子的依依惜别之情。最后四句以议论作结,谓君子忧道不忧贫,不应在闲居度日中消磨壮志、老去年华,鼓励费子尽快忘却失意,继续奋起,以图有所作为。清王士禛《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评论此诗道:“四句一解,平仄互用,体格义正。”可谓确评。

送李谏议归荆州^①

钱 起

归舟同不系,纤草剩忘忧^②。禁掖曾通籍^③,江城旧列侯^④。暮帆依夏口,春雨梦荆州。何日朝云陛^⑤,随君拜冕旒^⑥。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注释】

①李谏议：作者友人，生平不详。谏议，指谏议大夫。唐代设左、右谏议大夫，分属门下、中书二省，正四品。荆州：又称“江陵府”，唐属山南东道，治江陵县（今属湖北）。②“纤草”句：谓剩有忘忧草可解忧愁。纤草，细草。忘忧草，萱草的别名。

③禁掖：宫中旁舍，亦泛指宫廷。通籍：谓记名于门籍，可以进出宫门。《汉书·元帝纪》载：“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后称初做官为“通籍”。④江城：临江之城市、城郭，此指荆州。列侯：爵位名，秦制爵分二十级，彻侯位最高。汉承秦制，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通侯，或称列侯。此处指家世显赫。⑤云陛：指巍峨的宫殿，借指天子。云，极言其高。⑥冕旒（liú）：专指皇冠，借指皇帝、帝位。

【评析】

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长于五言诗，且当时尤以赠别应酬诗为名。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无钱起、郎士元等赋诗送别，则为时论所鄙。本诗亦是赠别之作，是钱起为送别即将回荆州的友人李谏议而作。首联从送别场景写起，看到归舟，想到可以返乡，便能忘忧。颌联追叙李谏议的地位和家世，捧赞对方。颈联悬想返乡的途程，“暮帆”、“春雨”意象优美，给诗歌增添了清灵之气。尾联乃祝愿之词，表达了对李谏议早日返京、两人一起为天子效力的希望。全诗中规中矩，是典型的应酬赠别诗。

赠汉阳隐者

钱起

当年不出世^①，知子餐霞人^②。乐道复安土^③，遗荣长隐身^④。衡茅古林曲^⑤，粳稻清江滨^⑥。桂棹为渔暇^⑦，荷衣御暑新^⑧。款颜在行役^⑨，幽兴惜今晨^⑩。分首天涯去^⑪，再来芳杜春^⑫。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注释】

①出世：立身成名。②餐霞人：得道成仙的人。餐霞，服食朝霞，道家修炼之术。③乐道：喜好修道。安土：安居本土。④遗荣：谓抛弃荣华富贵，超脱尘世。隐身：犹隐居，隐而不出。⑤衡茅：横木为门，茅草盖屋，谓简陋的居室，借指隐者所居。曲：偏僻的地方。⑥粳（jīng）稻：水稻的一种。茎秆较矮，不易倒伏，叶较窄，深绿色，谷粒短而粗，其米粒不粘。亦泛指水稻。清江：指水色清澄的江。⑦桂棹：桂木制的划船工具，此指船。为渔：捕鱼。暇：空闲。⑧荷衣：传说中用荷叶制成的衣裳，亦指高人、隐士之服。⑨款颜：见面畅谈。行役：泛称行旅，出行。⑩幽兴：幽雅的兴味。⑪分首：离别。⑫芳杜：芳香的杜若。杜若，一种香草。

【评析】

此诗是作者写给一位隐士的赠诗。既为隐者，故作者通篇未提及对方名字。

开篇两句谓自己对这位隐者闻名已久，赞美对方是“餐霞”之高人。接下来三联描写隐者的生活：他安土乐道，遗世隐居；衡茅小屋在古林之曲，耕种水稻在清江之畔；闲暇时摇着小船在江上打鱼，天热时新制荷衣以御酷暑。这几句笔调清新自然，很好地描绘了一幅恬淡清幽闲适的隐居图景。最后四句写离别。自己行役在外，更加珍惜能和隐者一同畅饮谈笑、抒发幽兴的这个早晨。但是自己征途促迫，只能遗憾地与隐者分离。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但自己真心希望在美好的春天能再来陪隐者赏花。全诗流丽清秀，情真意切。

移使鄂州次岷阳馆怀旧居^①

刘长卿

多惭恩未报，敢问路何长？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旧游成远道^②，此去更违乡^③。草露深山里，朝朝落客裳。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移使：指迁职。鄂州：唐代属江南西道，治所在江夏，即今武昌。次：临时驻扎，住宿。岷(xiàn)阳馆：驿馆名，在岷山之南。《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三载，永兴县境内有岷山，“在州西三百四十里”。永兴，唐属鄂州，今湖北省阳新县。②旧游：昔日游览的地方。③违乡：离乡。违，离。

【评析】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说六年(771)，刘长卿由淮南转运使判官迁鄂岳转运留后，赴任途中经过岷山。身处驿馆，感旅途之多艰，怀远道之家园，有慨而作此诗。

首联从赴任时的心情写起，感慨自己为报国恩、君恩，长时间行役在外，征途漫漫。“敢问路何长”，一语双关，既有对征途漫漫的探问，也有对人生旅途的迷惘。颌联二句为诗中名句，历来倍受称赞。特别是“千峰”句，陆游称其为“佳句”（《老学庵笔记》卷四），清王寿昌也赞其“系兴会所至，偶然而得。强欲偶之，虽费尽苦思，终不能敌，是盖有不可以力争者”（《小清华园诗谈》卷下）。此二句诗场景阔大而情调苍凉，令人生发出无限的漂泊与孤寂之感，思乡之情也变得格外强烈，并由此自然引出颈联对旧居与故乡的回忆。尾联以旅途境况作结，与开头呼应，给人长路漫漫无尽头之感，深化了题旨。

此诗蕴涵了诗人对旅途困顿的慨叹、对人生曲折的惆怅，以及对故园的无限牵挂等种种复杂情感，真可谓“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明李东阳《麓堂诗话》）。

夏口送屈突司直使湖南^①

刘长卿

共悲来夏口，何事更南征^②。雾露行人少，潇湘春草生^③。莺啼何处梦，猿啸若为声^④。风月新年好，悠悠远客情^⑤。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屈突司直：即屈突陔，诗人的朋友。司直，官名，掌出使推按。使：出使。湖南：唐代宗广德二年(764)设湖南观察使，驻衡州，此“湖南”为行政区划名之始。

②南征：南行。③潇湘：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④若为：怎样，如何。⑤悠悠：思念、忧思的样子。

【评析】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或八年(773)春。时刘长卿任鄂岳转运留后，驻江夏。值好友屈突陔出使湖南，途经夏口，刘长卿为之送行。

首联点出送别之事。前一句强调两人都是宦游在外，同病相怜；后一句悲悯好友还要“南征”，行役不止。中间两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悬想好友旅途景况。颌联写所见，颈联写所闻，动静结合，既形象地描绘了好友将往之地湖南春天景物的实际特征，又通过“春草”、“猿啸”等内蕴思念、断肠之意的意象，为诗歌营造出感伤、忧愁的氛围。尾联以乐景衬哀情，让初春万物复苏的美景，与悠长缠绵的离愁形成强烈反差，进一步突出了离别之悲。

刘长卿自称“五言长城”(唐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其五言诗成就颇高，“清词妙句，令人一唱三叹”(清宋荦《漫堂说诗》)。此首虽是常见的送别题材，但意境淡远、情绪蕴藉，颇有王维诗之意致。

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①

刘长卿

日望衡门处^②，心知汉水滨^③。偶乘青雀舫^④，还在白鸥群^⑤。间气生灵秀^⑥，先朝翼戴勋^⑦。藏弓身已退^⑧，焚稿事难闻^⑨。旧业成青草^⑩，全家寄白云。松萝长稚子^⑪，风景逐新文^⑫。山带寒城出，江依古岸分。楚歌悲远客^⑬，羌笛怨孤军^⑭。鼎罢调梅久^⑮，门看种药勤。十年犹去国^⑯，黄叶又纷纷。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李相公：应指李揆(711—784)，字端卿，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而居于郑州。唐开元末进士，官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姑臧县伯。李揆美风仪，善奏对，肃宗曾叹曰：“卿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后为元载所不容，被贬至

江淮养疾。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流落凡十六年。元载被诛，始拜睦州刺史。人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见《新唐书·李揆传》）相公，对宰相的敬称。②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屋舍。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③汉水：古称沔水，又称汉江，长江最长支流，发源于陕西南部米仓山，流经陕西汉中及湖北，在武汉市流入长江。渍（fén）：水边，岸边。④青雀舫（fǎng）：古代江东贵人所乘之船前作青雀，泛指华贵的游船。⑤“还在”句：用《列子·黄帝》所载与鸥鸟相亲之典，比喻李相公高隐忘机。详见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一）注释⑤。⑥间气：此指为官为臣的才学与气度。⑦翼戴：辅佐拥戴。勋：特别大的功劳。⑧藏弓：指功成被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灭吴后，范蠡离去，并写信给大夫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称病不朝。《史记·淮阴侯列传》亦载“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谣谚。⑨焚稿：烧掉奏事的底稿，表示忠诚与谨慎。典出《晋书·羊祜传》：“其嘉谋谏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⑩旧业：旧时的园宅。⑪松萝：即女萝，植物名。形态成丝状下垂，多附生在松树或别树的树皮上，少数生于石上。此比喻寄居的生活。⑫新文：指新近所作诗文。⑬楚歌：楚地之歌。《汉书·高帝纪》：“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⑭羌笛：古代的管乐器。因其为古代西部的羌人所发明，故名。⑮调梅：本指用盐梅调味，使食物味美。此喻宰相执掌政柄，治理国家。⑯“十年”句：李揆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忤逆当朝权相元载，而被贬“养疾”于江淮，至此恰十年，故云。

【评析】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秋，刘长卿在汉阳与肃宗时宰相李揆相遇，作此五言排律投献对方。前四句赞李揆在陋境中隐居自得，不以富贵为念。之后，“间气”二句赞李揆从前辅佐帝王的治才与盛德；“藏弓”二句突转，慨叹其功成被弃的不幸遭遇，与前二句一扬一抑，颇具跌宕起伏之致。“旧业”句之后，皆述李揆被贬江淮十年之久的困顿处境，及其在困境中自适的生活态度。在对其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向其坚毅高洁的人格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此诗用典颇多，如“青雀舫”、“白鸥群”对照，写出李揆人生处境的今昔变化，又含蓄地赞扬了他坚贞的高洁品质。“藏弓”、“焚稿”等典故，则指出李揆境遇沉浮之深刻的政治原因。这样以典入诗，使全诗显得简洁精练、意蕴丰富、庄重典雅，言近而旨远，使诗人表达的情感更为厚重。同时，李揆本人也以文学著称，用典也可谓投其所好，体现出投献诗的特点。

夏口送长宁杨明府归荆南因寄幕府诸公^①

刘长卿

关西杨太尉^②，千载德犹闻。白日俱终老，清风独至君。身承远祖遗^③，才出众人群。举世贪荆玉^④，全家恋楚云。向烟帆杳杳^⑤，临水叶纷纷。草覆昭丘绿^⑥，江从夏口分。高名光盛府^⑦，异姓宠殊勋^⑧。百越今无事^⑨，南征欲罢军^⑩。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长宁：唐县名，属山南东道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西。杨明府：当为长宁县令杨辙。明府，县令的别称。荆南：指荆南节度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置，领十州，治所在荆州(今湖北江陵)。②关西：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杨太尉：此指东汉名臣杨震(59—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名臣。明经博览，学问精深。官至太尉，清廉正直，不屈权贵，延光三年(124)被罢，愤而自杀。太尉：为全国军政首脑，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③远祖遗：此指杨震遗留给子孙的廉洁清白的名声。《后汉书·杨震传》载：“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远祖，相隔许多代的祖先。④荆玉：和氏璧因出于湖北荆山，又称为荆玉。⑤杳杳：隐约、幽远的样子。⑥昭丘：春秋楚昭王墓，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⑦盛府：对地方军政长官衙署的敬称，此指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南史·庾杲之传》载王俭“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⑧殊勋：特殊的功勋，此指卫伯玉以异姓封王事。《旧唐书·卫伯玉传》云：“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輿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使等。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封城阳郡王。”⑨百越：又作“百粤”，古代南方越人各部落的统称，此泛指南方蛮荒之地。⑩“南征”句：《诗经·小雅·采芑》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此反用其意。

【评析】

此诗虽是诗人在鄂州任上为长宁县令杨辙送行而作，但通篇不叙离别之情，在送别诗中独具一格。开篇宕开一笔，盛赞杨辙先祖东汉太尉杨震的清廉官声与高洁人品，再由“清风”句引至杨辙本人，赞扬他不负远祖让子孙做“清白吏”的家训，才华出众，廉洁自守。称扬友人，高其先人，赞其家族，很能引发对方的家族自豪感，得到对方的情感认同，可谓高明。“向烟”以下四句笔锋一转，写临别之景，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弥补了前文因多叙议而意境不足之缺憾。且随着空间的转移，顺理成章地将笔触转向荆南官署的最高长官及其僚属，点出荆南节度使卫伯玉以异姓封王的殊荣，并用南朝王俭幕府盛况之典，称赞其麾下人才济济，有安邦定国之能。结尾两句

更谓有卫伯玉等人坐镇荆南,南方之地可以息干戈、得安宁,极力肯定了“诸公”对荆南的治理。故此诗虽写在送别之时,但主要目的是投献。全诗用典贴切,文意起伏,称扬妥当,颇可称道。

汉阳献李相公^①

刘长卿

退身高卧楚城幽^②,独掩闲门汉水头。春草雨中行径没,暮山江上卷帘愁。几人犹忆孙弘阁^③,百口同乘范蠡舟^④。早晚却还丞相印^⑤,十年空被白云留。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李相公:指李揆。详见《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注释①。 ②楚城:楚地城邑,此指汉阳。 ③孙弘阁:西汉公孙弘曾开东阁以待贤才,此处喻指李揆为相时礼贤下士。公孙弘(前 200—前 121),字季,西汉菑川(今山东淄博)人,汉武帝时丞相,封平津侯。据《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为相时,“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④范蠡舟: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乘舟归隐,此处喻指李揆闲居汉阳。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王勾践,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而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⑤却还:归还。

【评析】

此诗与《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一样,是刘长卿在汉阳与李揆交游时投献对方的作品。不同的是,此诗情绪更为蕴藉,情调更为淡雅。诗前三联都是在感叹李揆罢相遭贬、流落江湖十年之久的坎坷人生。“退身高卧”,点出其被排挤出朝廷、贬斥江淮的不幸命运;“独掩闲门”,道出其门庭冷落的孤凄境况;“春草雨中”、“暮山江上”,以景衬情,更添凄凉之感;“几人犹忆”,谓其早被世人遗忘;“百口同乘”,谓其生计无着、举家飘零。“几人”句与“百口”句,以典故形成鲜明对照,道尽世人辜恩、世态炎凉、宦海沉浮滋味。尾联虽以早晚会再得朝廷重用相劝慰,给诗歌添上了一抹亮色,结句偏又感叹李揆被白白耽误了十年功夫,极尽怅惘、失意之情,语尽而意犹不绝。

刘长卿的投献诗,善于把握投献对象的特点。此诗所投赠的李揆,曾位高权重、官至宰相,有过辉煌过去,但遭贬已久、沉沦十载,目前处境不佳。诗中,刘长卿措辞相当委婉,将其被贬说成如谢安之东山高卧,其举家漂泊写成如范蠡之乘舟隐遁,其滞留楚地谓为被白云所留,绝不揭人伤处,且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对李揆的敬意,可谓人情练达者也。

送郑正则汉阳迎妇^①

李嘉祐

锦字相催鸟急飞^②，郎君暂脱老莱衣^③。遥想双眉待人画^④，行看五马送潮归^⑤。
望夫山上花犹发^⑥，新妇江边莺未稀。令秩和鸣真可羨^⑦，此行谁道负春辉。

（《全唐诗》卷二〇七，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郑正则：作者友人，生平不详。迎妇：迎娶新妇，娶亲。②锦字：指锦字书，即前秦苏蕙寄给丈夫的织锦回文诗。《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载：“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后多以“锦字”、“锦书”或“锦字书”指妻子寄给丈夫的表达思念之情的书信。③郎君：对年轻男子的尊称。老莱衣：用“老莱子彩衣娱亲”故事，指孝养父母之举。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引《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采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乌鸟于亲侧。”④“遥想”句：谓对方正等着郑正则去迎娶，开始婚后美满生活。用《汉书·张敞传》故事：“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后以“张敞画眉”喻夫妻感情融洽。⑤五马：汉时太守乘坐的车用五匹马驾辕，因借指太守的车驾。此指娶亲的车马。⑥望夫山：古迹名。各地多有，均属民间传说。其最著者有辽宁省兴城市西南的望夫山，相传为秦时孟姜女望夫之处，上有孟姜女庙。其他如安徽省当涂县西北、江西省德安县西北、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湖北省阳新县西南等都有望夫山。后借用望夫山来表达女子思念丈夫的真挚感情。⑦令秩：好的礼仪秩序，此指遵夫妻之礼。和鸣：鸟互相应和而鸣，比喻夫妻和睦。

【评析】

这是一首送友人前往汉阳迎娶新妇的诗作，故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而重在表达对新人的美好祝福和对迎亲过程、新婚生活的温馨想像。首联点题，言友人郑正则暂离父母，前去迎亲。后三联多想像之词。颔联设想新妇在遥远的汉阳盼望着夫君带着盛大的迎亲仪仗乘着江湖而来，期待着婚后和夫君共享画眉之乐；颈联想像新妇在花开草长莺飞的春天痴痴等待夫君的到来；尾联想像婚后夫妻遵从礼秩，互敬互爱，琴瑟和鸣。所有的想像都充满幸福感，令人憧憬，难怪诗歌结尾处说友人是如此让人羡慕的婚姻，此去可谓不负春光，不负青春。

此诗的特点是多用典故，而且多是表达夫妻情感的典故。如“苏蕙锦字书”、“张敞画眉”、“望夫山”等，都既切题又能传达出诗人对友人新婚的美好祝福。

晚次鄂州^①

卢纶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②，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③，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④，更堪江上鼓鼙声^⑤。

(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注释】

①次：停泊。 ②估客：外出经营的流动商人。 ③三湘：指今湖南地区。详见李白《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注释⑧。衰鬓：年老而疏白的鬓发，借指暮年。 ④“旧业”句：《新唐书·文艺传》载卢纶“避天宝乱，客鄱阳”，故云。旧业：此指原有的事业或产业、家业。 ⑤鼓鼙(pí)：古代军中常用的大鼓和小鼓，借指征战。

【评析】

此诗题下原注：“至德中作。”即此诗作于唐肃宗至德(757—761)年间，正值安史之乱时。诗人流离他乡，舟行晚泊于鄂州，感时伤乱，思念家乡，遂作此诗。

清代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卷三评此诗道：“第六句中‘归心’二字，是一篇之眼。前五句，写归心之急；后二句，写归心所以如此之急故。”前四句写已经远远望见汉阳城，却因为浪静无风，不得不在鄂州泊船，诗人为耽搁一日耿耿于怀；夜里风起潮生，扬帆启航有望，诗人又为此喜悦不已，觉得船夫们嘈杂的夜语都无比美妙。通过平常景物和人事描写，揭示出诗人急不可耐的归乡心情。颈联写诗人在三湘一带飘泊，在萧疏寂寥的寒秋中年华渐老，更进一步点明思乡之深、之切。尾联叙急于归乡之由：战乱未息，家业凋零，听闻鼙鼓，让人心惊，想尽早回乡与家人亲友团聚。这两句将自己的思乡之情与时事及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扩大了诗篇的社会内容，加深了诗作的现实意义，突出了诗歌的悲剧性。

此诗写景、抒情、叙事、感时融为一体，语言平易，若出自然，心理描写细腻真实，反映现实广阔深刻，极为感人。

送田三端公还鄂州^①

武元衡

孤云迢递恋沧洲^②，劝酒梨花对白头。南陌送归车骑合^③，东城怨别管弦愁。青油幕里人如玉^④，黄鹤楼中月并钩^⑤。君去庾公应借问^⑥，驰心千里大江流。

(《全唐诗》卷三一七，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田三端公：作者友人，排行第三，生平不详。 ②迢递：此指思虑悠远。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云：“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 ③南陌：南边的道路，泛指街道。车骑：指车马。 ④

青油幕:即用青油涂饰的幕帐,供迎宾或歇息之用。人如玉:语出《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喻人之品德美好。⑤月并钩:月如钩。并,与上句“如”字对举互通,即“如”的意思。⑥庾公:即庾亮。东晋大臣,曾任江州、荆州、豫州三州刺史,号征西将军,镇守武昌。此以庾亮喻指鄂州幕府长官,请田氏代致问候。

【评析】

诗首句谓友人悠远的思乡之情,如同高天之上飘然远去的白云,留恋着遥远的江滨之城鄂州,由此引出送别。此看似写景,实则托物传情。之后三句直写饯行场景。“劝酒”句言梨花似雪,白发如霜,作者与友人在花树下对酌,各致离别之意。此景素淡如画,此情却蕴涵辛酸百感,可谓语淡而味终不薄。“南陌”两句转写他人热闹的送行场景,车马齐聚,管弦声动,场面盛大。此二句与“劝酒”句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应酬性的送别,一是知交间的送别,离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青油幕”两句想像友人的途程,友人如玉,与月交辉,画面优美,在牵挂朋友的同时也赞美了朋友。最后两句请友人代自己向鄂州长官致以问候,说自己对他们的情谊如千里江水,奔腾不息。全诗情调柔婉,意境优美,有感染力。

鄂渚送友

武元衡

云帆淼淼巴陵渡^①,烟树苍苍故郢城^②。江上梅花无数落,送君南浦不胜情^③。

(《全唐诗》卷三一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云帆:白色的船帆。淼淼:水势浩大貌。巴陵:见岑参《送费子归武昌》注释③。②郢城:即诗题中的鄂渚,今武昌。南朝宋置郢州,治江夏,是为郢城(今武昌)。隋开皇九年(589)改郢州为鄂州,大业三年(607)改为江夏郡,唐复为鄂州。③南浦:在今武汉市南。参前贾岛《黄鹤楼》注释④。

【评析】

此诗也是送别之作,但写法特别。开篇以阔远苍凉之景,营造出迷离、飘泊的离别氛围,后两句才正面写送别场景:前一句写送别之景,江边的梅花簌簌飘落,意境灵动,含着淡淡的感伤;后一句点出送别之地,且直言送别之时离情的难以承受,表达了对友人的留恋之情。此诗意境朦胧,语言优美自然,无雕琢之痕。

寄汉阳故人

张籍

知君汉阳住,烟树远重重。归使雨中发^①,寄书灯下封。同时买江坞^②,今日别云松^③。欲问新移处,青萝最北峰^④。

(徐礼节、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卷二,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注释】

①归使:此指归往汉阳帮作者捎信的朋友。②江坞:指江边的小屋。坞,四面挡风的建筑物。③云松:白云和松树,古时多为隐居者视作伴侣。④青萝:松萝,一种攀生在石崖、松柏或墙上的植物。

【评析】

此诗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张籍时居和州,借以表达对汉阳友人的思念之情。

首联言友人住在遥远的汉阳,与自己相隔千山万水。颌联谓正好有熟人要归去汉阳,可以帮自己捎带信件,自己就赶忙连夜动笔给友人写信。清代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卷上评此曰:“极寻常事,却有新意。极无味语,却有深情。张洎所谓‘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者,正当于极寻常极无味处求之。”颈联写今昔之感,昔日与友人共买江坞,晨夕往还,如今却云松相别,各自隐居,通过对比抒写了两入之间的深厚情谊。尾联两句向友人交代了自己的新住处,那里是松萝遍生、树木茂盛的最北峰,唯恐友人以后找不着他住的地方,殷殷之情于此可见。此诗用极平常之语,写极平常之事,如同跟友人叙话家常,读之倍感亲切。

鄂渚留别李二十一表臣大夫^①

刘禹锡

高樯起行色^②,促柱动离声^③。欲问江深浅,应如远别情。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注释】

①李二十一表臣:即李程(766—842),字表臣,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鄂岳观察使、吏部侍郎等职。敬宗宝历元年(824)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彭原郡公。次年罢为河东节度使。卒于东都留守任所。为刘禹锡同僚好友。二十一,“一”当为“六”之误,李程行二十六。大夫:职官名,唐代有御史大夫,李程贞元末与刘禹锡同为监察御史,故云。②樯:帆船上用来挂帆布的桅杆。③促柱:急弦,此借指离别之曲。

【评析】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冬,刘禹锡赴夔州刺史任,过武昌,与时任鄂岳观察使的好友李程相聚。离开武昌时,作此诗留别。

前两句写离别场景。船帆已经扬起,一派“兰舟催发”景象;离筵管弦声促,离别之音令人感伤。“起行色”、“动离声”节奏急促,写出离别带给人的惊心之感,反衬出送别双方的不舍之情,炼字不凡,手法高妙。后两句写离别之情。诗人以江水为喻,使离愁具体化。正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诗

意,即景取譬,形象生动。全诗语浅情深,饶有韵致。

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①

刘禹锡

其一

离席一挥杯,别愁今尚醉。迟迟有情处^②,却恨江帆驶。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注释】

①表臣:李程,字表臣。见《鄂渚留别李二十一表臣大夫》注释①。②迟迟:神思凝滞貌。

【评析】

刘禹锡《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与《鄂渚留别李二十一表臣大夫》应为同时所作,后者写于离别时,前者写于离别后舟行途中。

此为《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中的第一首。首句是诗人回忆自己在饯行宴中的豪放情形,看似能坦然自若地面对分离,其实不然。二句即言自己至今神思迷离迟缓,看似醉酒,实则是离愁至今不能排遣。三四句谓正是这浓重的离情让人心情沉闷,于是转而怪罪江帆行驶得太快。结句看似无理任性,却很好地反衬出诗人离愁之厚之重。全诗语言浅近,形象鲜明,首句中的豪放大度与尾句中的无可奈何形成强烈对比,心理变化细腻真实。

其二

梦觉疑连榻^①,舟行忽千里。不见黄鹤楼,寒沙雪相似。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注释】

①连榻:并榻,形容关系密切。《晋书·外戚传·羊琇》载:“初,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

【评析】

此诗与此题第一首一样,都是写别后的心绪。形式短小,却抓住一瞬间的感触,抒写依依不舍的别情,真实感人。

起句写自己于旅舟中从梦中惊醒,叙说了梦中与友人李程连榻而谈的情形,及梦醒后惊疑不定、不愿相信已与友人分离的心理。二句谓自己清醒过来才发现船已行驶在千里之外,梦中之景恍如隔世,进一步渲染了与友人分离的惆怅之情。后两句以眼前景物作结。与友人游宴黄鹤楼的情景已不可再见,抬眼只见满目寒沙皑皑如雪,突显出诗人此时的孤单、凄凉之感。全诗借梦境与现实、黄鹤楼与寒沙两处反

差,抒写离情,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相公^①

窦 巩

白发放櫜鞬^②,梁王爱旧全^③。竹篱江畔宅,梅雨病中天。时奉登楼宴^④,闲修上水船^⑤。邑人兴谤易^⑥,莫遣鹤支钱^⑦。

(《全唐诗》卷二七一,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忝(tiǎn)职:愧居其职。忝,有愧于,谦词。府主相公:此指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府主,旧时幕职称其长官的敬词。相公,旧时对宰相的敬称,元稹曾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②櫜鞬(gāo jiān):藏箭和弓的器具,泛指武将的装束。③梁王:指汉梁孝王刘武,以爱文好士著称,此借指元稹。《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后因用此以喻指好招徕文士的贵人。④“时奉”句:谓经常奉陪元稹登楼游宴。⑤上水船:逆流向上游航行的船,比喻文思迟钝。⑥邑人:封地上的人或同乡里之人,此指武昌军节度使治下的僚属与百姓。

⑦“莫遣”句:《江夏县志》卷六引《报应录》云:“辛氏昔沽酒为业。一先生来,魁伟褴褛,从容谓辛氏曰:‘许饮酒否?’辛氏不敢辞,饮以巨杯。如此半岁,辛氏少无倦色。一日先生谓辛曰:‘多负酒债,无可酬汝。’遂取小篮橘皮,画鹤于壁,乃为黄色,而坐者拍手吹之,黄鹤蹁跹而舞,合律应节,故众人费钱观之。十年许,而辛氏累巨万。后先生飘然至,辛氏谢曰:‘愿为先生供给如意。’先生笑曰:‘吾岂为此。’忽取笛吹数弄,须臾白云自空下,画鹤飞来,先生前遂跨鹤乘云而去。于此辛氏建楼,名曰‘黄鹤’。”此用黄鹤楼传说,调侃元稹勿赖酒钱。

【评析】

此诗作于唐文宗大和四年(830)。是年,窦巩的老朋友、老上级元稹除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奏请窦巩为武昌军节度副使。窦巩跟从元稹到江夏任职,写下此诗表明心迹。

首联谓自己以白发暮年出任武职,皆因好友元稹的提携,遂将元稹比作爱士的梁王,对元稹的知遇之恩表示由衷的感激。颌联写自己在江夏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居住在江畔幽静的竹篱小屋,病倒在阴雨不断、湿热难熬的梅雨时节,新官上任的日子充满不适和苦痛。颈联写自己与元稹的日常交往:奉陪元稹登楼游宴,一起饮酒赋诗,得以让文思迟钝的自己从苦闷状态中解脱出来,并时有新作。尾联以调侃的方式提醒元稹,治下僚属与百姓或会对他们的游宴不满,望元稹勿如黄鹤楼传说中的仙人一样,画鹤以充酒钱,意在感激元稹为让自己开心而频频设宴的同时,委婉规劝元稹不要游乐放纵,授人以柄。从此诗可以看出,元稹想方设法让窦巩摆脱苦闷,

寞况也设身处地为元稹着想，两人确实是关系非同一般的好友。

在读了寞况此诗之后，元稹回作《戏酬副使中丞见示四韵》诗唱和。诗曰：“莫恨暂囊鞬，交游几个全。眼明相见日，肺病欲秋天。五马虚盈枥，双蛾浪满船。可怜俱老大，无处用闲钱。”诗作表达了知交难得之意与同病相怜之感，并同样以调侃的方式，谓他们“无处用闲钱”，不必担心别人的闲话，来宽解寞况。两人的诗歌往还，可谓一段佳话。

鄂州寓馆严涧宅^①

元 稹

风有高梧鹤有松，偶来江外寄行踪^②。花枝满院空啼鸟，尘榻无人忆卧龙^③。心
想夜闲唯足梦，眼看春尽不相逢。何时最是思君处，月入斜窗晓寺钟。

（冀勤点校《元稹集》卷十九，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注释】

①寓馆：此指寓居。严涧：作者友人，曾任祠部员外郎、金部郎中、主客郎中等职，余不详。②江外：原指江南，从中原人看来，地在长江之外，故称。此指鄂州，即今武汉市武昌。③尘榻：布满灰尘之床榻。《后汉书·徐穉传》载，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待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穉不至则灰尘积于榻。后因以“尘榻”为优待贤士宾客之意。卧龙：指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后用以喻指怀才隐居之士。

【评析】

此诗作于唐文宗大和四年（830）春，元稹时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寓居友人严涧之宅。诗题下原注：“时涧不在。”即主人严涧不在家。于是，元稹即作此诗，抒发对严涧的思念之情。

首联点出自己寄居之宅院有梧桐和青松的整体环境。凤非梧桐不栖，鹤多巢于青松，诗人以此暗写宅子的主人乃隐士高人。颌联叹宅院虽然繁花满枝，但主人不在，只有春鸟空啼，令人感到寂寞冷清。诗人由此想到宅院的主人严涧虽有卧龙之才，却无人赏识、礼遇，令人徒增惆怅，并为友人怀才不遇的境遇感到不平。后四句写因思念友人而深夜难眠的情形。想要长长睡一觉，以便和朋友在梦中相逢，然希望落空，只能对着月光透过窗棂泻下的满屋清辉，听着寂静中从寺院传来的阵阵晓钟而黯然神伤。全诗意境清雅，感情深沉，含蓄有余韵。

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①

徐凝

一生所遇唯元白^②，天下无人重布衣^③。欲别朱门泪先尽^④，白头游子白身归^⑤。

(《全唐诗》卷四七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侍郎：指白居易。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白居易由秘书监授刑部侍郎，三年罢去，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以旧官称之。②元白：元稹和白居易的并称。③布衣：平民百姓所穿的普通衣物，借指平民。④朱门：古代王公贵族将门漆成朱红色，以表示尊贵，借指贵族豪富之家。⑤白身：即白身人，旧指平民，亦指无功名无官职的士人或已仕而未通朝籍的官员。

【评析】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至六年(832)，徐凝曾游河南洛阳，与白居易交往，此诗乃辞别白居易南归之作。《唐才子传》谓题中“侍郎”指韩愈，误。

诗人开篇便直言自己一生，只受到过白居易和元稹的赏识。诗人元和年间在江州时就已与白居易相识，在杭州与张祜斗诗时，白居易抑张扬徐，于其有知遇之恩。据诗题可知，诗人到洛阳之前先去了鄂渚(即今武汉市武昌)，当时元稹正任武昌军节度使，想必对他也多有奖掖，是以此诗起笔便向元白道谢。而一个“唯”字，又吐出了诗人胸中浓浓的不遇之感。接下来，诗人更直白地揭露了不遇的原因乃是“天下无人重布衣”。唐代干谒之风盛行，然而徐凝“始游长安，不忍自衒鬻，竟不成名”(《唐才子传》卷六)，故而此语是他以自身惨痛的经历，对不重真才实学而只讲究名望的社会风气的强烈谴责和控诉。最后两句之“朱门”、“白头”、“白身”等语，在色彩上形成鲜明对照，触目惊心地点出达官显贵把持要路、平民士子饱受打压和排挤的社会现实，写出了诗人不善钻营终至失意终生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同时，诗人的悲剧命运，也是广大普通士人常有的人生经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送友人归汉阳

顾非熊

樽前别楚客^①，云水思萦回^②。秦野春将尽^③，商山花不开^④。鸥惊帆乍起，虹见雨初来。自有归期在，蝉声处处催。

(《全唐诗》卷五〇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楚客：客居他乡的人，此指作者将回归汉阳的友人。②“云水”句：谓离愁别绪如云水般百转千回。萦回，在脑中盘旋反复出现。③秦野：指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的野外。秦，长安附近的关中一带，在春秋战国时为秦国发源地，故称。

④商山:又名楚山,在今陕西商州市东南,曾为汉初“四皓”隐居之所。

【评析】

此诗是作者在长安一带时,送家在汉阳的友人返乡而作的赠别诗。

首联点出送别场景:在送别之筵上斟酒为友人饯行,万语千言如云水般萦回心中却不知如何倾吐。这一个“无语凝噎”的场面,传达出诗人对友人离去的不舍,以及对友人前途的担忧等种种情感,可谓思之深、关之切。中间两联写景,更是写情。遍野的春芳将尽,商山的花也已凋零,萧条的残春图景更加重了诗人黯淡的情绪。航船扬帆惊起了江边的白鸥,阵雨初临之后天边挂起一道彩虹,这整装待发的场景更让诗人触目伤情。尾联“催”字最妙,以拟人的手法将自然界的蝉鸣与送行联系起来,明明是诗人不舍友人离去,却偏偏怪罪树上的蝉声不该催促友人起程,无理而妙,加深了诗人对友人的留恋之情。

送周钺往江夏^①

刘得仁

东西南北郡,自说遍曾游。人世终多故^②,皇都不少留^③。郢城帆过夜^④,汉水月方秋。此谒亲知去^⑤,闻猿岂解愁^⑥。

(《全唐诗》卷五四四,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周钺(yuè):作者友人,生平不详。②故:变故。③皇都:京城,此指长安。少:通“稍”,稍微。④郢城:指江夏(今武昌)。参前武元衡《鄂渚送友》注释②。⑤谒(yè):拜见。亲知:亲戚朋友。⑥“闻猿”句:谓猿声哀厉,听之悲伤,不能解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黜免》载:“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

【评析】

一般的送别诗,多叙写送别的场景和心情。刘得仁此诗却别出机杼,没有刻画依依不舍的送别场面。前四句描述其人:他所送别的这位朋友,爱好旅游,足迹遍天下,连辉煌热闹的皇都,都留不住他的脚步。寥寥数语,生动地写出了朋友洒脱随意、热爱自由的个性特征。后四句悬想其行:在寂寥凄清的秋夜,朋友的征帆到达了目的地江夏;乘着汉水之上的那轮明月,他在武昌城里和亲知故旧会面重逢。但是偏远楚地的夜啼之猿,发出凄切悲惋的叫声,令人黯然魂销,陡生乡思和离愁。后四句用的是从对方着想的手法。正如明人陆时雍《唐诗镜》卷四所说的:“代为之思,其情更远。”诗人设身处地构想朋友的旅程和心情,更体现出了对朋友的关心与牵念。

送人东游

温庭筠

荒戍落黄叶^①，浩然离故关^②。高风汉阳渡^③，初日郢门山^④。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⑤。何当重相见^⑥，尊酒慰离颜^⑦。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七，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注释】

①荒戍：荒凉废旧的古垒。一说指在夷陵府境内的陆抗故垒。②浩然：坚定决然的样子。此指其远游意志之坚。故关：一说指陆抗故垒，一说泛指古代关塞，一说指故乡。③高风：此指秋风。汉阳渡：见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二注释①。④初日：刚刚升起的太阳。郢门山：即荆门山，在今湖北省宜都市西北。⑤孤棹：孤舟。棹，船桨，代指船。⑥何当：何时。⑦尊：通“樽”，古代盛酒的器具。离颜：离别的愁容。

【评析】

此诗为送友人东游而作。诗中涉及地点汉阳、郢门山皆属今湖北省，大约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温庭筠贬隋县尉之后、懿宗咸通三年(862)离江陵东下之前在湖北所作。

首联点明送别的地点、环境、人物。出句以落叶飘黄、古垒荒旧的景物营造出萧瑟、苍凉的氛围，烘托出离别的感伤；对句则转写友人心怀“浩然”之志，义无反顾地离别乡关，颇饶刚健之气。正是首联的苍凉阔大、刚健豪迈，才使得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十二赞其“起调最高”。颔联悬想友人离去的行程，运用互文的手法，将相距几百里远的汉阳渡与郢门山对举，境界雄阔，不减首联之气势。颈联悬想友人东游的景象。一路东行，友人遇到了几位知交，又有那些亲友在江东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体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关怀。尾联则以盼望再见的等待与樽酒解离忧的自我慰藉作结，再次点出惜别之情。总体说来，此诗送别却不伤别，雄壮的格调中颇具盛唐风味，在感伤格调盛行的晚唐诗中并不多见。

送谢山人归江夏^①

陈陶

黄鹤春风二千里^②，山人佳期碧江水^③。携琴一醉杨柳堤，日暮龙沙白云起^④。

(《全唐诗》卷七四六，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谢山人：作者谢姓友人，生平不详。山人，隐士。②黄鹤：此指黄鹤楼。③佳期：美好的时光。此指游玩碧江之期。碧江：此指长江。④“携琴”二句：写二人欢饮直到日暮时龙沙丘上白云四起，还不愿分手。龙沙，指江西南昌城北一带白

沙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赣水》云：“又北迳龙沙西，沙甚洁白，高峻而随，有龙形。”

【评析】

这首小诗紧扣诗题展开，前两句点“归江夏”题意，想象友人的归程。“黄鹤”语带双关，既指明友人此去的目的地是江夏，又将友人塑造成乘鹤归去的仙人形象，暗赞谢山人的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后两句点“送谢山人”题意，描写送行的场景。“柳”与“留”谐音，寓留客之意；“琴”因伯牙、钟子期故事，传知音难遇之感。诗人与友人在龙沙堤上抚琴痛饮，饮酒话别，直到日暮时分仍然难舍难离。此虽无一字涉及送别，而深深的惜别之情已表露无遗。

此诗不同于一般的送别之作，没有刻意渲染离别的惨淡与哀伤，处处给人以出尘之想：友人归去是与山水相亲，离别时弹琴饮酒颇有名士之风，日暮忘归可见其肆意洒脱，都很符合诗人与友人隐逸之士的身份和行事风格。

送鄂渚韦尚书赴镇^①

李 频

夏口本吴头^②，重城据上游^③。戈船转江汉^④，风月宿汀洲^⑤。执宪倾民望^⑥，衔恩赴主忧^⑦。谁知旧寮属^⑧，攀饯泪仍流^⑨。

（《全唐诗》卷五八九，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鄂渚：今武昌。韦尚书：指韦蟾（？—873？），字隐珪，下杜（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大中七年（853）登进士第，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等职。乾符初，出为鄂岳观察使。官终尚书左丞。镇：镇守的地方。②“夏口”句：鄂州江夏郡古为吴国属地，三国时孙权曾于此筑夏口城，故云。③重城：此指鄂州。唐鄂岳观察使治鄂州，故云。④戈船：战船的一种，以载干戈，故云。江汉：指长江与汉水之间及其附近地区，此指鄂州江夏一带。⑤汀洲：水中小洲，此指鄂州。⑥执宪：执行法令。⑦衔恩：受恩，感恩。⑧旧寮属：此作者自指。韦蟾任御史中丞时，李频为其属下侍御史，故云。寮属，即僚属，属官。⑨攀饯：饯行，送别。

【评析】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韦蟾出为鄂岳观察使，李频作此诗饯别。

首联点出韦蟾所去之地的重要性。鄂岳观察使治所在江夏，即今武昌，是荆楚东部的重镇。诗人说此地是“吴头”，就江东地区而言是据于上游的重城，强调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便也强调了韦蟾此去是被朝廷委以重任。颌联描写韦蟾赴任的情景，想像韦蟾带着战舰，乘风破浪，风餐露宿，来到治所。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韦蟾作为一方大员奔赴任上的声势与迅捷。颈联悬想韦蟾上任后的作为，突出韦蟾公正执法、报效国家，为皇上尽忠、为百姓倾服的形象。前三联都是围绕韦蟾展开，与送行无关。尾联写诗人作为旧部下，用潜然而下的泪水深切表达了对韦蟾离去的不舍，

才点明送行之意。

离别之词可以“黯然销魂”，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譬如送新官上任、出镇一方而作的离别诗，如果一味感伤，岂非触人霉头。而如果毫无感伤，又恐对方不知自己的真情厚谊。李频此诗在这方面的把握就恰到好处。

鄂渚赠祥公^①

贯休

寂寥堆积者^②，自为是高僧^③。客远何人识，吟多冷病增^④。松烟青透壁^⑤，雪气细吹灯^⑥。犹赖师于我^⑦，依依非面朋^⑧。

（胡大浚《贯休歌诗系年笺注》卷九，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注释】

①祥公：作者友人，生平不详。②寂寥：空寂，沉寂。③自为：自然而成。④“吟多”句：谓其吟诵的诗句多含清冷之意。⑤松烟：指松林中的烟云。⑥雪气：积雪中散发出来的寒气。⑦赖：倚靠，仗恃。⑧依依：留恋、思慕貌。面朋：非真诚相交的友朋。汉扬雄《法言·学行》云：“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评析】

此诗为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秋，诗人自杭州沿长江赴荆门，途径鄂州时所作。

诗歌前六句均是诗人自述其生活：我从小出家，生活在尘世之外，一直以为只要内心空寂虚静，自然而然就能成为得道高僧；本就鲜少与人交往，客居鄂州更是举目无相识；每日里吟诵着清冷的诗句，只有缭绕而来、穿墙而入的松烟，以及寒意逼人、吹细灯烛的雪气与我相随。诗以“寂寥”、“冷病”、“松烟”、“雪气”等意象，营造出清幽冷峭的氛围，“透”和“吹”又以动态加重了冷寂之感。正因为诗人的生活如此孤寂，缺乏温暖，所以祥公给予他的真诚友谊，才让他依赖且依恋不已。

此诗是赠人之作，诗人却花了很大篇幅写自己。此看似本末倒置，实则所有的笔墨都只为最后两句作铺垫，可谓独具匠心。

夏口行寄婺州诸弟^①

韦庄

回头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②。尽眼楚波连梦泽^③，满衣春雪落江花^④。双双得伴争如雁^⑤，一一归巢却羨鸦。谁道我随张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槎^⑥。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注释】

①婺(wù)州：唐州级行政区划，又称东阳郡，属江南东道，治金华县（今浙江金华市）。②婺女星：即女宿，又名须女、务女，二十八宿之一，为婺州分野。③楚波：泛指楚地的江河湖泽。梦泽：楚地有云、梦二泽，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今洞

庭湖一带。④江花:此指浪花。⑤争如:怎么比得上。⑥“谁道”二句:谓自己漂泊湖海,却并无张骞泛仙槎般的美好际遇。张博望:即西汉张骞(?—前114),字子文,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因出使西域联络各国共抗匈奴,以功封博望侯,后人称之张博望。《汉书·张骞传》载:“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仙槎(chá):神话中来往于海上和天河之间的竹木筏,后为船的美称。张骞泛仙槎故事,据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七载:“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支机石与骞。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所得支机石,为东朔所识。”

【评析】

此诗乃唐昭宗景福元年(892),作者辞越泛湘途经夏口时,写寄家中诸弟的思乡诗。

首联点题,谓回首间满眼都是飘渺的烟树,已与亲人远隔天涯,只能写诗寄给远在婺州的家人。颌联写眼前江景:放眼望去,江湖交接,一片壮阔水乡图景;惊涛涌起,浪花如雪洒落满衣,润湿了眉眼,也润湿了饱含乡情的心灵。颌联由近及远,从天空景物生发感慨:人不如雁,可以双宿双飞;人不如鸦,可以归飞巢穴。尾联用张骞泛仙槎之典,以类似于自嘲的方式写出远游在外的无奈与对家中诸弟的思念之情。全诗写景状物,笔调疏朗优雅;言情寄慨,情感真实动人。中间两联对仗工整,画面寥廓,寄情于景,尤有意境。

过鄂州

鱼玄机

柳拂兰桡花满枝^①,石城城下暮帆迟^②。折牌峰上三闾墓^③,远火山头五马旗^④。
《白雪》调高题旧寺,《阳春》歌在换新词^⑤。莫愁魂逐清江去^⑥,空使行人万首诗。

(彭志宪、张焱《鱼玄机诗编年译注》,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①兰桡(ráo):小舟的美称。桡,船桨。②石城:垒石而成的城,此指鄂州江夏城,即今武汉市武昌。③折牌峰:江夏城附近的山峰名,具体位置不详。三闾墓:指屈原墓。战国时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故世称三闾。《后汉书·孔融传》云:“忠非三闾,智非晁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李贤注曰:“三闾,即屈原也。掌王姓三族,曰昭、屈、景,故曰三闾。”④远火山:江夏城附近的山峰名,具体位置不详。五马旗:太守的旗帜。汉时太守所乘之车用五匹马驾辕,后因以“五马”为太守的代称。《玉台新咏·日出东南隅行》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⑤《白雪》、《阳春》:战国时楚国的高雅歌曲名。《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

《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李周翰注曰：“《阳春》、《白雪》，高曲名也。”因用以泛指高雅的曲子。后喻指高深典雅的文艺作品。⑥莫愁：指莫愁女。有三说：一说为郢州石城（今湖北省钟祥县）人；一说为洛阳人，乃卢家少妇；一说为南京人，是将南京“石头城”的别名与郢州石城混淆之误。此指郢州石城莫愁女。《旧唐书·乐志》载：“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传说莫愁女因情郎被楚王放逐到扬州，投汉江自尽，故云“魂逐清江”。

【评析】

此诗题为《过鄂州》，但诗中所咏古迹、故事，实与鄂州关系不大。三闾墓在汨罗山，位于今湖南省汨罗市城北，诗中说不折牌峰不知何据，且折牌峰在何处也难以考证；“阳春白雪”的故事发生在郢中，郢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善歌的莫愁女是郢州石城人，在今湖北省钟祥县地域。当然，不必由此责怪鱼玄机，因是怀古之作，也不能拒绝诗人的联想与阐发。诗人来到楚地鄂州，脑海中难免会涌动许多关于楚文化的记忆，从屈原到宋玉，从《白雪》、《阳春》到《石城乐》、《莫愁乐》，诗人大概很想倾吐她对楚地人物、精神、艺术等各方面的钦慕。所以，一座江夏“石城”，就让她浮想联翩，借此凭吊伴随着滔滔江水逝去的屈原大夫和莫愁女，并以此发出自伤身世之慨。

晓泊汉阳渡

王贞白

落月临古渡^①，武昌城未开。残灯明市井^②，晓色辨楼台。云自苍梧去^③，水从蟠冢来^④。芳洲号鹦鹉，用记祢生才^⑤。

（《全唐诗》卷七〇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释】

①古渡：古老的渡口，此指汉阳渡。②市井：街市，街头。③苍梧：唐代梧州属县，乃州治所在，即今广西省苍梧县。④蟠冢（bā zhǒng）：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与礼县之间，古人误以为是汉水上源。《尚书·禹贡》云：“导蟠冢至于荆山。”⑤“芳洲”二句：谓鹦鹉洲因祢衡《鹦鹉赋》而得名。

【评析】

此诗首联讲述事由。落月西沉、江天破晓，航船停泊在名胜之地，举目可见汉阳古渡和武昌名城。这充满历史感的地方引发了作者的诗情，于是写下这首名胜诗。颌联写武昌城。街市中残灯未灭，晓光中楼台可辨，这座还未从睡梦中醒来的城市就已向旅人展现出它的温暖与精致，可以想见城门大开时人声鼎沸的场景该是何等的繁华与热闹。颈联写汉阳渡。水天相接之处，白云飘飘，像是要飘向遥远的南方苍梧而去；江水渺渺，像是从万里之外的蟠冢奔流而来。一个古渡，承载了南来北往

多少云水飘移,见证了东去西来多少游子行迹。尾联写鸚鵡洲,讲述了它因祢衡《鸚鵡賦》而得名的故事,只为纪念那个因才见杀的卓尔不群的才子。

全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紧扣“晓泊”特点,描写了武昌城、汉阳渡、鸚鵡洲三处名胜,既展现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又突出了鲜活的现实场景,堪称名胜诗的佳作。

中秋夜泊武昌

刘淑柔

两城相对峙,一水向东流^①。今夜素娥月^②,何年黄鹤楼。悠悠兰棹晚^③,渺渺荻花秋^④。无奈柔肠断,关山总是愁^⑤。

(《全唐诗》卷八〇一,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注释】

①“两城”二句:谓武昌和汉阳两城隔长江相对而立。②素娥:传说中的月中女神,即嫦娥。亦用作月的代称。③兰棹:兰舟。④渺渺:幽远貌。荻:形似芦苇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秋天开紫花。⑤关山:关隘和山川。

【评析】

此诗吟咏中秋夜晚泊船武昌时的漂泊之感与孤旅之愁。

首联写泊船之地的环境:一水奔流,给人空旷寂寥之感;两城对峙,给人沉重压抑之感。颔联写泊船之时的景象。中秋之夜的圆月,反衬出自己形单影只;不知何年再见的黄鹤楼,表明了自己的行踪不定。颈联写极目远望的风景:江上兰舟经过,皆是漂泊游子;江边荻花幽渺,传达凄清秋意。前三联虽未提及愁字,但诗人的故乡之思、漂泊之愁已蕴涵在景物的描画及气氛的渲染中。故尾联直叙“柔肠断”、“总是愁”时,可谓水到渠成,点出题旨。

早发鄂渚^①

张咏

五里亭东晓色分^②,数峰连络倚青云。回头却愧公车役^③,孤负沧洲野鹤群^④。

(《全宋诗》卷五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渚:今武昌。②五里亭:古代送行的地方,指离城五里,多修在路边,供休息送行之用。③公车:汉代官署名,为卫尉的下属机构。设公车令,掌管宫殿司马门的警卫,以及天下上事及征召等事宜。此指办公事。④孤负:辜负。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评析】

张咏是宋初有名的直臣,曾在湖北做过崇阳知县。这首诗或是其官崇阳知县时的作品。

诗写早晨从鄂州出发时的所见所感。五里亭是送别之所，此时晓色初开，但还不甚明亮，隐隐约约中看到数山耸立，直插云天。这也许是幻境，因鄂州并无高山；也许是诗人夸张之言，极言行路之难。次联写自己的感慨。人在行役途中易生厌倦情绪，所以想息影隐处，以求宁静。但自己毕竟是食君之禄的官人，所以不应该有隐退的念想。一个“愧”字，恰是他此时心境的反映。

此诗语言明净疏朗。作此诗时，张咏尚未登台阁，与杨亿等西昆诗人酬唱，所以未染华靡浮艳习气。

送秦供奉自商州使鄂渚^①

王禹偁

携家昼锦行^②，山驿接江城^③。使是皇华贵^④，人还故国荣^⑤。离筵青杏小^⑥，别夜子规鸣。鸚鵡洲边宿，无忘吊祢衡^⑦。

（《全宋诗》卷六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诗题有原注：“供奉本江左人。”此诗作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992），时王禹偁三十九岁，在商州团练副使任内。秦供奉：右卫将军秦承裕之次子秦羲。秦羲（1057—1020），字致尧，江宁（今南京）人，世仕江左。②昼锦行：谓秦供奉此行春风得意。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③江城：指鄂州，今武昌。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④皇华贵：秦羲之父秦承裕在南唐任尚衣使、澄心堂祗候，出入后主谦私之所，深受信任。在宋官至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也可谓地位显赫。而秦羲曾任宋殿直令、阁门祗候，皆宫禁之地。故诗曰皇华贵。⑤故国：故乡。秦羲是江宁人，江宁古与鄂地同属楚，故曰使鄂是“还故国”。⑥青杏小：指随侍佳人正年轻。⑦“鸚鵡洲”两句：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

【评析】

王禹偁在宋代首倡文以传道而明心之说，主张文句必须通俗易懂——“句易道，义易晓”。他平生爱读杜甫、白居易作品，推尊杜甫开辟“诗世界”的功绩，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这首诗明白晓畅，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创作主张。

首四句写秦供奉以显赫身世、春风得意的心态荣归故里。次二句以一组对句写秦供奉的佳人正年轻美貌，却在子规“不如归去”凄厉叫声中惜别。这叫声暗示了贬谪者王禹偁的苦涩心境。结二句是略带规讽的劝告，意谓此行前去鸚鵡洲，还是去凭吊一下祢衡吧，看看他是怎么死的。此不啻是给正在兴头的秦供奉泼了一瓢冷水，更是充满友情的真心告白。

此诗反映出一位耿直的士大夫的个性以及他史家的眼光，即人生的成败得失是

个人难以把握的。

江口遇刘纠曹赴鄂州寄张大卿^①

梅尧臣

我同陶渊明，远忆颜光禄^②。得钱留酒家，醉卧江芜绿。故人已贵身独贱，篱根枯死佳花菊^③。孤鸿飞去鸚鵡洲^④，寄声高楼谢黄鹄^⑤。使君本是洛阳人，尝怜酩酊铜驼曲^⑥。休将玉笛城上吹^⑦，武昌老人听不足^⑧。已知清音通九霄，定应悔说蕲州竹^⑨。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注释】

①本诗作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刘纠曹：事迹不详。梅尧臣《送刘纠曹》：“溪边前日君辞我，江上今朝我送君。自去芦洲寄消息，故人犹在武昌军。”则梅尧臣作此诗时在武昌军，武昌军治所是今天湖北的鄂州。张大卿：事迹不详。②“我同”两句：我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士，想念您这个做高官的好友。颜光禄：颜延之（384—456），字延年，南朝宋琅琊临沂（今山东费县东）人。官至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世称“颜光禄”。善诗赋，文辞之美与谢灵运齐名，时称“颜谢”。明人辑有《颜光禄集》。颜延之和陶渊明私交甚笃。在颜延之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徵士诔》。③“篱根”句：陶渊明喜欢菊花，在诗中不断吟咏菊花，菊花就成了有品格甘淡泊之隐士的象征。④孤鸿：指刘纠曹。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⑤“寄声”句：意为请刘纠曹托高楼上的黄鹄传话问候故人。寄声：托人传话。黄鹄：鸟名，又名黄鹤。⑥酩酊：大醉貌。铜驼曲：铜驼曲坊，妓女所居之地。史达祖《三姝媚》：“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⑦“休将”句：参前王禹偁《送秦供奉自商州使鄂渚》注释③。⑧武昌老人：作者自指。时作者在武昌军治所鄂州。⑨蕲州竹：产于湖北蕲春县，用它做的竹笛、箫管，音质清幽柔和。韩愈《郑君赠箏》：“蕲州竹笛天下知，郑君所宝尤瑰奇。”此比喻自己的诗歌乃土音，不值一提。

【评析】

梅尧臣的诗一般给人以平淡的感觉，但此诗却有些奇气。诗先说与刘纠曹的关系，就如陶渊明与颜延之一样，切合一富贵一贫贱的景况。次说自己沉沦下层，过着随遇而安的日子，而自己的品格就如入冬的菊花，经霜弥香。再说送行，希望纠曹前去鄂州能代问友朋。复提起纠曹昔日流连歌坊的豪放生活，意谓此行前去不要太措意飘泊与孤独，以至上黄鹤楼吹笛遣愁，那样我这位武昌老人也会一同堕入感慨之中的。结末说，已经听到您高彻云霄的歌唱了，想必不愿再听我的这方土音了。

一篇诗，曲折三致意，情感也低昂起伏。在诗的节奏进行中融入叙事，也发些议论，这正是宋诗的特色了。梅尧臣正是把诗歌创作带入宋诗路数的第一人。

送辛都官知鄂州^①

梅尧臣

衣上大梁雪，门前武昌车^②。使君行有期，将逢鸟隼旂^③。车动自辘轳，旂轻自舒舒。去都越千里，城在江上居。黄鹤有高楼，楼头挂蟾蜍^④。下见鹦鹉洲，葭苗可以菹^⑤。为吊祢处士，沉踪异三闾^⑥。忆昔我仲父，五马立踟躇^⑦。愿君访旧迹，因报八行书^⑧。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注释】

①“辛都官”原注“有终”。辛有终(?—1066)，曾任宣州掌记、鄂州知州。本诗作于北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1059)。②大梁：古地名，战国时魏都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隋唐以后，通称今开封市为大梁。武昌：此指鄂州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武昌车，即往武昌之车。③旂(yú)：古代画着鸟隼的军旗。④蟾蜍：相传月中有蟾蜍，此指月亮。⑤葭：初生的芦苇。苗：植物才长出来的样子。菹(zū)：腌制酸菜。⑥“为吊”两句：说祢衡与屈原死的方式不同。祢处士：祢衡。三闾：指屈原。屈原曾担任三闾大夫一职，相传自沉汨罗江殉国。⑦“忆昔”两句：梅尧臣叔父梅询曾知鄂州，故云。五马：汉时太守乘坐的车用五匹马驾辕，因借指太守的车驾，又借指太守。踟躇：徘徊不进。《乐府诗集·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汉代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⑧八行书：指书信。《后汉书·窦融传》“更相推荐”李贤注引汉马融《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谓信纸一页八行。后世信笺亦多每页八行，因以称书信。

【评析】

这是一首具有典型特色的宋诗，叙事成分较多，但诗味还是很足。主要原因是作者在叙事上展示了许多生动的形象，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楼头挂蟾蜍”写月光照亮黄鹤楼的情景，“五马立踟躇”暗示太守一级官吏的身份等。

不断换意也是避免叙事板滞的有效办法。此诗十八句，属歌行体。每两句一转，一韵到底(“车”读jū)。每两句一换意，读来如轱辘交转，情致翩翩。诗中有对辛知州的艳美与赞美，对自己身世沦落的伤感，对自己祖上荣耀的向往，以及与友人再交往的企盼。一首赠别诗，能写得如此翻转灵动，很是难得。

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聊为短句^①

黄庭坚

接浙报官府^②，敢违王事程^③。宵征江夏县^④，睡起汉阳城。邻里烦追送，杯盘污浊清^⑤。只应瘴乡老^⑥，难答故人情。

(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注释】

①十二月十九日:指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十二月二十九日,时作者赴编管宜州途中。宋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九本诗注:“此以后诗赴宜州贬所时所作。山谷有与人贴云:‘某治行已有绪,既嫁女,别无一事,移舟汉阳留数日,待亲识之在近者耳。’” ②接浙:比喻行色匆忙。孟轲《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浙而行。”朱熹集注:“接,犹承也;浙,渍米也。渍米将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米而行,不及炊也。” ③敢:不敢。王事:国事。《诗经·小雅·杕杜》:“王事靡盬。” ④宵征:晚上赶路。江夏县:鄂州府所属县,今武汉市武昌。 ⑤浊清:指酒。杜甫《羌村》其三:“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⑥瘴乡:瘴气弥漫之地,此指编管地宜州(今属广西)。

【评析】

此诗是黄庭坚除名编管宜州,路过鄂州时所写。贬谪途中的诗人对故交之情特别看重,但因自己是待罪之身,所以用了一个“烦”字,并对汉阳亲旧的款待有“难答”之感。此诗亦可见黄庭坚贬谪途中的洒脱之状:接到命令,马上启程。这时,他已贬谪多年,早见怪不怪,一切似已看穿;再加上此时他已完成女儿出嫁之事,无甚挂碍,就很快向蛮夷之地进发了。过两年,他就去世了。因此,是不是可以说,这鄂州的送行酒,还真是邻里的最后告慰了。

黄庭坚认为杜甫诗、韩愈文“无一字无来处”,作诗主张“陶冶万物”、“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三首》),这首诗就融汇了“接浙”、“浊清”两个典故。

送鄂州刑狱掾王懋元功罢官还海陵兼简金陵和上人^①

贺铸

前此三年,余客海陵,送王之官,酌别于横塘山。此诗丁丑六月赋。^②

暖云芳草横塘路,送客何之官鄂渚^③。江皋暑湿气如蒸,别来何之官海陵。海陵鄂渚非吾土^④,每后君来先我去。人无根蒂本悠悠,况指沧波是舟路。君方少健我衰迟,跼蹙辕间不自持^⑤。因行寄声雁门远^⑥,岁暮敢忘林下期^⑦。好去将无同语掾^⑧,行见春风花满县^⑨。隐显它年不我遗,为续白莲社中十八传^⑩。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一,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此诗作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六月,贺铸在江夏(今属武汉)任宝泉监。掾(yuàn):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称。王懋元功:王功,字懋元,事迹不详。海陵:今江苏泰州。简:古代用来写字的竹板,这里指写信。和上人:事迹不详。贺铸诗集中有“金陵和上人”、“清凉和上人”之称呼,盖为同一人,当指金陵清凉寺一和尚。上人:《释氏要览·称谓》引古师云:“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自南朝

宋以后,多用作对和尚的尊称。②横塘:在苏州城外。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有小筑在(姑苏)盘门外十余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③鄂渚:今武昌。④非吾土: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⑤跼蹐(jú cù):走动不便。⑥寄声:托人传话。雁门:即雁门师,谓释家。本指东晋高僧慧远。慧远,雁门郡楼烦人,曾主持庐山东林寺,善诗文,与刘遗民、宗炳、慧永等结白莲社。见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义解二·释慧远》。此处指金陵和上人。⑦敢:不敢之意。林下:幽僻之境,引申指退隐或退隐之处。⑧同语:一起说话。⑨花满县:晋潘岳任河阳令,种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⑩“为续”句:《莲社高贤传》:“慧远居庐山,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口、昙恒、道晃、昙诜、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名儒、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诠、宗炳、雷次宗等结社念佛,世号十八贤。”白莲社:东晋释慧远于庐山东林寺同慧永、慧持和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精修念佛,誓愿往生西方净土,又掘池植白莲,因称白莲社。见晋无名氏《莲社高贤传》。

【评析】

此诗乃贺铸赠别之作,所赠的对象是他的一个朋友王功。这时贺铸还在鄂州做宝泉监,一个管理铸造钱币的小官。而王功则卸去鄂州刑狱掾的差事,要回海陵另谋职事。王功是比贺铸先到鄂州谋职的,却比贺铸早离开。可以说,贺铸是客中送客,再加上他的人生并不得意且年岁老大,所以诗中流露出一种早了尘事以求归隐的意味。

诗先回忆横塘送别。横塘是贺铸在苏州的住所。那时,他似对友人的前途寄予希望,故说“暖云芳草”。可来到鄂州之后,却感觉不对,说“江皋暑淫”,就有种不适应在里面,暗示着事业不顺利。接着,诗人对到海陵还是鄂州做官并不作轩轻,因为人生本无根蒂,哪里都一样,就如船行江面泊无定所。因之,他才勉励友人趁着年壮的时候自由自在一些,不要像辕下驹般局促。这时他想起了和上人这位方外之友,如果能像他一样栖息林下岂不更快乐!而他的朋友可能不会有他这种想法,所以贺铸还是祝愿友人能够有潘岳一样潇洒风流的生活。最后贺铸有所规劝:不管前程发达还是隐晦,请不要丢下我,就让我们一起归隐佛寺吧。

贺铸的个性很复杂,有放旷豪侠的一面,也有谨重自持的一面。此诗就可见其谨重自持的一面。

和潘幽老汉上属目^①

戊寅四月江夏赋^②

贺铸

白云蒙山头,清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漾归舟。并蒂双荷叶,逢迎一障羞^③。持情不得语,大妇在高楼^④。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四,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潘邠老：即潘大临，参前贺铸《中秋日怀寄潘邠老》注释①。汉上：泛指汉水至长江一带。属目：同“瞩目”，注目，注视。此指关心问候之意。②戊寅：指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贺铸四十七岁。贺铸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五月赴江夏宝泉监任，至元符三年（1100）始罢，前后约三年。③“并蒂”两句：意谓见并蒂莲成双成对，而羞自己形单影只。④大妇：旧称正妻为大妇，妾为小妇。

【评析】

这是一首和诗，却是贺铸的名作。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一百四十九、清陈焯《宋元诗会》卷二十七、清张豫章《四朝诗》宋诗卷十三都有选录。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五评此诗云：“绝胜。”

此诗写得情致翩翩，有六朝民歌风味，能引起人的悠远联想。如很容易就能使人想到《西洲曲》中所唱：“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只不过贺铸借用这一流行的民歌来写自己人生的不得志，而不是写爱情。贺铸作诗拒绝江西诗派的路数，却远绍魏晋之风，熔铸唐人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钱钟书《宋诗选注》称贺铸是不属苏门、也不入江西诗派的艺术造诣最高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唐庚），肯定其诗的创造性。五言八句诗在贺诗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堪称五言八句诗的代表作。

九月十日寄潘邠老^①

丁丑江夏赋。潘尝许中秋重九渡江见过，竟不至，因以诮之。^②

贺铸

明月昔如许，怀人殊不来。徒歌桃叶曲^③，又负菊华开。尺纸缄愁去^④，扁舟载梦回。它年鸡黍约^⑤，千里信悠哉。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五，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潘邠(bīn)老：即潘大临。②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诮：责备。③桃叶曲：歌曲名，晋王献之作。其中有云：“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④缄愁：谓寄信言别愁相思。缄：封存。此指写信。⑤鸡黍约：东汉范式在他乡与其至友张劭约定，两年后赴劭家相会。劭归告其母，请届时设酒食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劭谓式信士，必不乖违。至其日，式果至。二人对饮，尽欢而别。事见《后汉书·范式传》。鸡黍：指饷客的饭菜。语本《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后以“鸡黍约”为友谊深长、聚会守信之典。范云《赠张徐州谩诗》：“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

【评析】

本诗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九月。同年八月，作者有《题潘大临东轩》诗，

序云：“潘字幽老，随亲官汉阳。辟公舍之东轩，著书名《左史》。赋诗见寄，因答之。丁丑八月江夏作。”可见，贺铸在武昌，潘大临寓居汉阳，因得以交往而成为诗友。贺诗中有多首写到潘大临。

诗首联写对月怀人，有淡淡愁思。颔联是写唱歌排遣思念之情，无奈重九刚过，佳会竟无良友，愁情已不堪承受。贺铸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曾到金陵游览，次年正月离开。其《登乌江宝泉寺南山望金陵作》云：“我爱金陵望不厌，独寻微径蹑晴岚。……何须拊手歌桃叶，已觉王郎思不堪。”可见歌《桃叶曲》是表自己愁情之重。颈联则写信邀约，始得圆会面之梦。尾联表示自己会像东汉张劭一样不忘再会之约，虽隔千里也会信守诺言。此诗写得情深意重，非内心有一股真情实难写出。

和别清凉和上人^①

和结西庵，招吾归老，故有落句。丙子四月赋。^②

贺铸

明朝解携白鹭洲^③，后日相望黄鹤楼^④。建业水清供白酌^⑤，武昌鱼贱足音邮^⑥。着身物外不无处^⑦，俯首人群非有求。愿报西庵落成会^⑧，待公退卧依归休^⑨。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和(hè):指作诗与别人互相唱和。清凉:金陵清凉寺。和上人:参前《送鄂州刑狱掾王懋元功罢官还海陵兼简金陵和上人》注释①。②丙子:指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落句:指诗的尾联。③解携:分别。杜甫《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异县惊虚往,同人惜解携。”白鹭洲:古人所说的白鹭洲位于现在南京城西五里处的长江中,因当时洲上多聚白鹭而得名。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④“后日”句:是年贺铸经金陵赴江夏宝泉监任,故有此句。⑤白酌:即白醪酌,一种糯米甜酒。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白醪充夜酌,红粟备晨炊。”⑥武昌鱼:即鳊鱼。主产于长江中下游,以湖北省内最多。三国吴嗣主孙皓从建业(今南京市)迁都武昌(今鄂州市),丞相陆凯进谏,疏中引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音邮:书信。相传鱼能传书。⑦“着身”句:意谓抱寄身世外之心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栖身的。物外:世俗之外,世事之外。梁简文帝《神山寺碑》:“几圆上圣,智周物外。”⑧落成:原指古代宫室建成时举行祭礼,后指建筑工程完工。⑨依:我。

【评析】

此诗作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四月贺铸路过金陵时。前四句采用的是对举法,在宋人写景诗中经常见到。金陵有白鹭洲,武昌有黄鹤楼;金陵有白醪酌,武昌有武昌鱼,是各举有特色之物以成诗。但贺铸在对举中又融入相思惜别之意,使景语皆成了情语。只是因和上人是一位和尚,诗情来得不浓烈罢了。五、六两句就回

到方外之想上。着身物外,随处皆可;俯首人群,或即物外,这是贺铸的领悟。

此诗以思想深刻见长。本年七月贺铸寓居汉阳时,手校《陶靖节诗集》并作《题陶靖节诗集后》诗,有云:“顾我亦多忤,邱樊思退藏。”可见贺铸的方外之想,也是现实的受阻所致。

寄别秦观少游^①

贺铸

秦南迁桂阳,舟过沔上,隔江不及见,因寄是诗。余三为钱官。丙子十月江夏赋。^②

沔阳湖上小留连,疑是前时李谪仙^③。流向夜郎才半道,径还江夏乐当年^④。个依生以才为累^⑤,阿堵官于老有缘^⑥。待得公归吾亦罢,春风先办两渔船。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历仕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等。哲宗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大兴党籍,苏轼等人尽遭贬黜。秦观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1096)再贬郴州,十月经汉阳。贺铸时任宝泉监。②桂阳:今属湖南郴州。沔上:即诗中的沔阳,今汉阳。丙子:指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

③李谪仙:李白。贺知章观其《蜀道难》,叹为谪仙人。④“流向”两句:李白因永王李璘事流放夜郎,约于半道遇赦而还。李白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此是宽慰秦观之词,意思是说秦观也会像李白一样半道遇赦回到江夏与他同乐的。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秦观由郴州移迁雷州编管。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当年五月行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⑤个依:那人,指秦观。⑥阿堵:六朝人口语,即这、这个。此是贺铸自谓。

【评析】

此诗作于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十月。作者与贬谪途中的秦观并未谋面,却写了一首惜别诗,可见他对秦观的欣赏和情谊。诗中赞叹秦观前身是李白,宽慰秦观贬谪途中会得到赦免,盼望秦观归来后能在江夏与他快乐相聚,一起归隐。

诗中说秦观受贬,是为才所累,即因才而为人所忌讳。而自己呢,虽才不及秦观,却多少能与世俯仰,还能弄个钱官做做,不知秦观阅此诗后能否有同感?但秦观应感觉到贺铸对他的宽解之意吧。贺铸的看法虽不完全确当,但其时其境又能说什么呢?

此诗读来信感亲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五《庆湖遗老集提要》评贺铸诗曰:“其诗亦工致修洁,时有逸气,格虽不高,而无宋人悍犷之习。”此诗可当此评。

示王泌^①

王，历阳之旧也，相别八年会于鄂渚。怜吾衰病，因以示之。丁丑十月赋。^②

贺铸

违离南北几星霜^③，短发萧萧带尺长^④。执戟郎效官落柘^⑤，楚丘生触绪悲凉^⑥。
双凫乘雁谁比数^⑦，拉虎批熊犹健彊^⑧。端恨养痾妨废酒^⑨，樽前都属个依狂^⑩。

(王梦隐、张家顺《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拾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王泌：事迹不详。②历阳：今安徽和县。丁丑：指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③星霜：谓年岁。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任表》：“历践中外，星霜屡移。”④带尺长：腰带只有一尺长，谓人消瘦。⑤“执戟郎”句：执戟郎：秦汉时的宫廷侍卫官。因值勤时手持戟，故名。汉东方朔《答客难》：“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杨雄《解嘲》：“何为官之拓落也？师古曰：拓落，不耦也。”耦：指相处融洽。⑥楚丘生：贺铸自称。楚丘：古地名。《左传》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贺铸是卫州（今河南卫辉）人，故自称“楚丘生”。⑦双凫乘雁：杨雄《解嘲》：“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此谓备位凑数之意。⑧拉虎批熊：曹植《七启》：“乃使北宫、东郭之畴，生抽豹尾、分裂豕肩，形不抗手，骨不隐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⑨端：用手很平正地拿。此指端起酒杯。痾(kē)：疾病。⑩个依：这人；那人。此指贺铸自己。

【评析】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贺铸官和州管界巡检。五年（1090）十二月，卸职游金陵。

对于作诗用典，贺铸要求“用事工者如己出”（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引《王直方诗话》）。这首诗就达到了这个要求。此诗用典多，但并没有给阅读造成障碍，可见其在用典方面的融化功夫。如“双凫乘雁”，言自己不足数；“拉虎批熊”，言自己卖力地干活，就用典而让人不觉，而且将自己不满的情绪也巧妙地遮掩了过去。诗的次联是严整的对句，又可见诗人于诗句的锤炼功夫。

此诗并可见贺铸对老迈、疾病、位卑、嗜酒、个性的反省，读来有沉重之感。头发稀疏，身体瘦弱，难有年轻时的轻狂之态。遂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官职地位，不过备数而已，自己虽卖力地干活也无济于事，连喝酒这种事也因疾病而废。之所以有现在的局面，还不是自己酒后的狂态所致。贺铸的反思中确实传达出性格决定命运的思考。

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①

张耒

相逢顾我尚童儿，二十年来鬓有丝^②。涕泪两家同患难，光阴一半属分离。扁舟

又作江湖别，千里长悬梦寐思。何日粗酬身世了，卜邻耕钓老追随^③。

(李逸安点校《张耒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注释】

①杨补之：张耒的姊夫。支使：官名。唐节度使、观察使属官皆有支使，位在判官下。监察侍御史巡按州县时，如事务繁重，亦置支使。此指杨补之赴鄂州做知府属官。②“相逢”两句：谓初相见时自己还是孩子，二十年过去了，自己头上已出现了白发。顾：照顾。唐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③“何日”两句：谓我什么时候能完成世间琐事，再追随姊夫杨补之过结邻耕钓的生活？唐赵嘏《寄归》：“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粗酬：初步完成。

【评析】

杨补之是张耒的姊夫，二人情谊深厚。杨补之去湖北任职，张耒写了这首诗为他送行。北宋后期诗坛，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法盛行，而张耒的诗却“自然而有唐风，别成一家”（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三）。此诗虽借鉴了贺知章、赵嘏的诗，却能泯除痕迹，如同己出。且语言无碍，浅显明白，又诗情浑厚，有感染力。

送杨念三监簿侍行赴鄂渚^①

张耒

楚天南去水冥冥，鄂渚悠悠到几程。京洛信稀千里隔^②，江湖春尽一帆轻。莫辞送别青春满^③，会是相逢白发生。饱读诗书取卿相^④，不应如我老无成。

(李逸安点校《张耒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注释】

①杨念三：即杨道孚，字克一。张耒外甥。参前张耒《赠杨念三道孚》注释①。监簿：主管文书账册的官员。侍行：陪伴尊长出行，照应起居。道孚之父杨补之赴任鄂州支使，故道孚侍行。参前张耒《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②京洛：指京城开封。

③青春：指时令是春天。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④“饱读”句：《战国策》卷三《秦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评析】

全诗明白如话，似在诉说，似在叮咛。前四句写送杨念三赴鄂州，水路悠悠，不知何日可到。鄂州离开封有千里之隔，音信不通，江湖之上春色将尽，且随着远行之人渐行渐远。此四句色调淡雅，有不易觉察的伤别惜别之情。后四句，是写寄望杨念三饱读诗书，取得卿相之尊，建立莫大功业。

“莫辞送别青春满，会是相逢白发生”，是所谓的流水对，对句工整而给人以不对的感觉，是从口中徐徐流出，自然而然，颇觉生动。“京洛信稀千里隔，江湖春尽一帆

轻”，是严整的对句，似刻意锤炼，但仍给人以不炼之感。

送三姊之鄂州^①

张 耒

兄弟分飞各一方，老来分袂苦多伤^②。两行别泪江湖远，五月征车歧路长^③。休叹伯鸾甘寂寞^④，所欣杨恽好文章^⑤。北归会有相逢地，只恐尘埃发易苍。

（李逸安点校《张耒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州：今武昌。 ②分袂：分手，分别。 ③歧路：分别之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④伯鸾：汉梁鸿的字。鸿家贫好学，不求仕进，与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夫妇相敬有礼。后因以“伯鸾”借指隐逸不仕之人，亦作为贤丈夫的代称。 ⑤“文章”后原注：“克一甥苦为诗。”克一：张耒外甥，张耒有《杨克一图书序》等诗文。参前张耒《赠杨念三道孚》注释①。杨恽，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人，汉司马迁外孙，有《报孙会宗书》等名作传世。

【评析】

张耒有姊适杨补之。杨补之赴鄂州做幕僚，其三姊当同行。此诗与《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当作于同时。诗中提到的杨克一，乃杨补之与三姊之子，颇有文才，故张耒以汉代杨恽称之。又以汉代重情重义的伯鸾称杨补之。全诗字里行间透出对三姊的宽解之意。

此诗因是赠给自己的亲姐姐，所以没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自励自勉，而有着挥之不去的感伤，这是真情的流露。“苦多伤”、“江湖远”、“歧路长”、“发易苍”这些词句亦可见黯淡的别离心境。结尾仍企盼“会有相逢”的日子。

张耒的诗平易舒坦，“自然而有唐风”，此诗可见一斑。

闻莫尚书周侍郎已自鄂州过江入汉上^①

叶梦得

再见狂胡力请平，将军无事罢屯营^②。传军已割淮堦地，牙帐仍收鄂渚兵^③。胜日身犹堪杖策^④，衰年耳自厌鸣钲^⑤。角巾初了东归约^⑥，安用区区岘首名^⑦。

（《全宋诗》卷一四〇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莫尚书：指莫将。周侍郎：指周聿。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一四三载：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初九日，“试尚书工部侍郎莫将权本部尚书，往唐、邓州分画地界。先是，诏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画地界官”。十一日，“朝廷亦遣莫将、周聿往割唐、邓，又命郑刚中分画陕西，以刘豫、吴玠元管地界为准。”王兆

鹏《两宋词人年谱·叶梦得年谱》认为：莫将、周聿自去岁十二月十一日自临安出发，至鄂州（今湖北武汉）后消息传至建康，当在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初春，本诗即为此年初春作。汉上：泛指汉水至长江一带。②“将军”句：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宋高宗、秦桧罢三宣抚司，收韩世忠、岳飞兵权。③“传军”两句：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宋、金以淮河为分界线，分界官见上。墺（ruán）：指河边的田地。牙帐：将帅所居的营帐，前建牙旗，故名。岳飞的岳家军曾驻扎在鄂州（今武昌），绍兴十一年岳飞被冤杀后，朝廷遂收编其军。另，鄂州为战略要地，朝廷必然加以控制。王炎《上葛密院邨书》：“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控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间，其重镇有三，一曰襄阳，二曰江陵，三曰鄂渚。”④胜日：古代五行家谓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之日为“胜日”。此指休战的日子。杖策：拄杖。⑤钲（zhēng）：即钲鼓。古代军旅常用以指挥进退，故亦引申为战争、祸乱。⑥角巾：方巾，有棱角的头巾，为古代隐士冠饰。东归：指回故乡。因汉唐皆都长安，中原、江南人士辞京返里多言东归。⑦岷（xiàn）首：山名，即湖北襄阳县南的岷山。晋羊祜任襄阳太守，有政绩。后人以其常游岷山，故于岷山立碑纪念，称“岷山碑”。

【评析】

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初春，叶梦得仍担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时叶梦得六十六岁，且身体不佳，多次因肺病请辞未获允。上一年韩世忠、岳飞兵权被夺，宋金和议达成，苟安局面再次形成。作为一向力主抗金的叶梦得，不免萌生退隐之意，也不存什么留名后世之念了。恰遇莫将、周聿二重臣去敲定宋、金边界之事，除口头上说说力平狂胡之类的话，似再难在抗金方面有什么作为，情绪颇显低沉。此诗略用典故，但作了一定程度的融化，还是比较易懂，文字也较清隽。

自鄂渚移居澧阳^①

得报以谪降官，不许同处一州，自鄂渚移居澧阳有感。

李 纲

萍漂梗泛又迁居^②，叹息谋身术已疏。愿访湘妃遗佩浦^③，试追汉傅吊累书^④。干戈满眼伤群盗，松梓连云念故庐。泽畔行吟觉憔悴，前身疑是楚三闾^⑤。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十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

【注释】

①澧阳：在今湖南澧县。据宋李纶《梁溪先生年谱》，此诗作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时李纲四十六岁。②又迁居：又遭贬谪。③湘妃遗佩浦：湘妃：舜二妃娥皇、女英，相传二妃没于湘水，遂为湘水之神。《楚辞·九歌·湘君》：“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④汉傅：汉长沙王太傅贾谊。贾谊《吊屈原赋》：“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⑤泽畔行吟：《楚辞·渔

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渔父见而问之。”楚三闾：指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故称。

【评析】

李纲一生坎坷，奔走万里，流落十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八月，李纲退居常州，“赵万陷润洲，欲进寇常州，纲以书招安，及出家资犒赏，赵万乃听命”（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一九七）。后有人诬李刚以家资犒叛卒，李纲遂落职，居鄂州，复又遭窜。

首二句感叹自己命运多舛，不觉有所反思，认为是自己乏谋身之术。这在一般人看来，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于李纲却不然。李纲一生的理想是“安宗社，保生灵”（《奏陈利害札子》），而且“勇于报国，锐于用兵”（宋佚名《靖康要录》卷十一），故招致小人诬陷，以致屡遭贬谪。但是他没有屈从，反而以节义自励。所谓“愿访湘妃遗佩浦”，就是要以屈原为榜样，“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所谓“试追汉傅吊累书”，就是要效法贾谊“害不苟去，惟义所在”（《新书》卷二《阶级》）的精神。无奈干戈满眼，群盗纵横，这令李纲忧伤不已，不觉产生息影故园之想。但最后，李纲还是又坚定起来，自己再遭遇坎坷，也要像屈子那样以身报国，而绝不顾念自身。李纲是孤独的。宋朝对贬谪官员往往看管甚严，所谓“不许同处一州”大约是不能与一同受贬的官员呆在同一地。李纲《蒲圻与许崧老书》云：“区区自崇阳赴鄂渚，行次蒲圻，被受近旨，检会左降官不许同处一州，移居澧阳。自蒲圻由岳趋澧，便道也。少留治装，朝晚遂行。”

李纲诗文“雄深雅健，磊落光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六《梁溪集提要》），此诗就是最好的说明。

鄂渚大风^①

李流谦

万艘相衔系江渚，夜半疾风来莫御。舟轻力孱费支柱^②，大声舂撞如臼杵^③。千金应有觅壶人^④，冤呼仓黄那忍闻。吾颜死灰鱼鳖喜，公无渡河公不止^⑤。

（《全宋诗》卷二一一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渚：今武昌。 ②孱：病弱；病弱之人。 ③臼杵：臼与杵。舂粮食或他物的容器和捣棒。 ④壶人：传说中的仙人，所指各异。晋葛洪《神仙传》卷九《壶公》：“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于壶公，故总名为《壶公符》。汝南费长房为市掾时，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其卖药口不二价，治百病皆愈，语卖药者曰：‘服此药，必吐出某物，某日当愈。’皆如其言。得钱日收数万，而随施与市道贫乏饥冻者，所留者甚少。常悬一空壶于坐上，日入之后，公辄转足跳入壶中，人莫知所在。” ⑤公无渡河：汉蔡邕《琴操》卷

上《箜篌引》：“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发提壶，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河死，当奈公何。’曲终自投河而死。子高闻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声，所谓《公无渡河》曲也。”

【评析】

此诗当是李流谦行役途中经鄂州所作。前四句写夜半江渚遇风的惊险情景，运用的尚属写实手法。众多的船只连在一起，本是为避风，哪知风是如此暴烈，吹得船只如同白、杵相撞，咚咚乱作一团。下四句写人的感觉，冤呼仓黄，其声不忍闻。如果有千金的话，看能不能觅得壶公来治病——壶公治病是让人吐出某物，其病乃愈，恰可用来医治呕吐之客。而我因惊吓，颜如死灰，遂想起那首名曲《公无渡河》，曲中所状情景今天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可我也像那渡河而死的男子一样，虽死也得渡。夸张、比喻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七月十六日离鄂渚^①

李流谦

一萍泛泛几时休，昨日黄州又鄂州^②。醉语醒来都不记，小湾才转失南楼^③。

（《全宋诗》卷二一二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七月十六日：年份不详。②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鄂州：今武昌。③南楼：古楼名，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黄鹤山顶。宋陆游《入蜀记》：“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曰黄鹤山，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

【评析】

诗写乘船经鄂州时的情形，有浓重的飘泊之感。语言浅显，轻快圆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七《澹斋集提要》评李流谦诗文曰：“其诗文遒幅稍狭，间伤浅俚，亦未能尽臻醇粹。然笔力峭劲，不屑以雕琢为工，视后来破碎蕪弱之习较为胜之。”此诗可当此评。

王少清归蜀不成复下鄂渚诗^①

项安世

行止不可计，别离当奈何。赋归重作客^②，欲泝竟沿波^③。湖上橘方熟，洲边鱼正多。西山旧相识，不厌屡经过^④。

（《全宋诗》卷二三七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王少清：事迹不详。②赋归：《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

后因以“赋归”表示告归，辞官归里。③欲泝竟沿波：谓本来逆水而行却沿流而下，即本想去四川却回到武昌。泝：逆流而上。沿：顺着河道。④“西山”两句：西山：多指隐士所居之山。此当指黄鹤山（今蛇山）。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评析】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月，项安世起知鄂州。时金兵围德安（今属江西九江），形势危急，安世当机立断，派兵解围。此诗即当作于官鄂州时期。诗写旅途飘泊之感，乃借友人的飘泊言自身对飘泊的感受。上四句写人生处于矛盾中，所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诗人所选择的字很耐人寻味，“行”与“止”，“别”与“离”，“泝”与“沿”，皆人生常历之事，时常处于对立之中。那么，该如何消解人生的困顿呢？下四句即指出息影山林一途。你看，湖上的橘、洲边的鱼以及黄鹤山，不都在招引着我们吗？诗浅显易懂，明白如话，似在轻轻诉说，从中可见对友人的真挚情感。

重过鄂州^①

项安世

南柯梦散不知年^②，东海骑鲸作醉仙^③。我自偶经前赤壁^④，谁言曾倚旧青毡^⑤。
辕门甲马三更发^⑥，古寺钟鱼一夏眠^⑦。惭愧白棠花下叟，当时刍狗尚流传^⑧。

（《全宋诗》卷二三七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州：今武昌。②南柯梦：形容一场大梦，或比喻一场空欢喜。唐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梦至槐安国，娶公主，封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显赫一时。后率师出征战败，公主亦死，遭国王疑忌，被遣归。醒后，在庭前槐树下掘得蚁穴，即梦中之槐安国。南柯郡为槐树南枝下另一蚁穴。后因以指梦境，亦比喻空幻。③“东海”句：《文选·扬雄〈羽猎赋〉》：“乘巨鳞，骑京鱼。”李善注：“京鱼，大鱼也，字或为鲸。鲸亦大鱼也。”后因以比喻隐遁或游仙。“骑京鱼”亦作“骑鲸鱼”、“骑长鲸”。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清仇兆鳌注：“‘南寻’句，一作‘若逢李白骑鲸鱼’。按：骑鲸鱼，出《羽猎赋》。俗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后用为咏李白之典。④前赤壁：指黄州赤壁。苏轼作《赤壁赋》，有前后两篇，写于作者两度游览黄州（今湖北黄冈）赤壁时。《前赤壁赋》最有名，故作者就用前赤壁指代黄州赤壁。⑤青毡：《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裴潜《语林》：“王子敬在斋中卧，偷人取物，一室之内略尽。子敬卧而不动，偷遂登榻，欲有所觅。子敬因呼曰：‘石染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否？’于是群偷置物惊走。”按《晋书·王献之传》也载此事。后遂以“青毡故物”泛指仕宦人家的传世之物或旧业。⑥辕门甲马：泛指军旅生活。辕门：古代帝王出行，宿营时以车为屏，出入处以两辕相对如拱门，设车宫辕门。后用来指将帅营帐、官署的外门。甲

马：铠甲和战马。泛指军备或战事。⑦钟鱼：寺院撞钟之木。因制成鲸鱼形，故称。亦借指钟、钟声。⑧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魏源《本义》：“结刍为狗，用之祭祀，既毕事则弃而践之。”后因用以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

【评析】

诗人做过鄂州知府，此次重回故地，感想当如何？诗说南柯梦醒不知会在哪一年，身不由己啊，我所向往就是李白那种醉酒东海游的自由超脱的生活。本以为沐浴苏轼的文风，就会守住自己的文业，将以文章传世；可是偏遭乱世，不得不过着倚马辕门、三更必发的军旅生活。想到那古寺钟鱼才不理睬我的辛苦呢，依旧整个夏天都在沉睡。听那花下叟在闲谈，我也惭愧啊！他们所说的当年的微贱之人，今竟也流传于世。诗写出乱世宦途的复杂心绪，读来颇有沉重之感。诗用对比法，两句一对比，一对一转折，显得姿态曲折，而又有灵动之感。

送吴少保知鄂州^①

项安世

第三闸外看征帆，闸驶帆轻似箭奔^②。此去直挨湖北岸，吾庐正在水边村。送公便作还家想，何日真酬去国言^③。最是别来情味恶，州桥每到误窥门。

（《全宋诗》卷二三七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州后原有注：“据。”吴据：字居父，号云壑，汴（今河南开封）人。父益，南宋高宗吴皇后弟；母为秦桧长孙女。光宗绍熙五年（1197）知鄂州。诗即作于此年。少保：古代官名，周代始置，为君国辅弼之官。后一般为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职。

②第三闸：具体所指不详。驶（kuài）：疾速，不费力。③酬：实现愿望。去国：离开家乡。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此指回到家乡。“去”字多义，有离开、返回两义。

【评析】

此为送别诗。友人吴据赴鄂州做知府，而自己也曾居此职，故心中不免有诸多感慨。首二句点出送别地点在河边。次二句告诉友人，自己的家乡江陵有草庐，也在河边。五、六句是向即将离去的友人表露心迹：送走了您之后我就想回故乡，但什么时候真能回到故乡呢？结二句是说，自己盼望回家，每遇送别之时，心情就很不佳，而每过州桥都错觉是回家了。诗有浓浓的别离之情，别情中又蕴含着思乡之情，情深意重，颇为感人。

入鄂州^①

项安世

重来啧啧两街人，惭愧无功及吏民。正是去年平贼后^②，椎牛酹酒满春城^③。

(《全宋诗》卷二三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州：今武昌。 ②去年平贼：《宋史·项安世传》：“开禧用兵，(吴)猎起帅荆渚。安世方丁内艰，起复知鄂州。俄淮、汉师溃，薛叔似以怯懦为侂胄所恶。安世因贻侂胄书，其末曰：‘偶送客至江头，饮竹光酒，半醉，书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项平父乃尔闲暇。’遂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会叔似罢，金围德安益急，诸将无所属。安世不俟朝命，径遣兵解围。”开禧用兵事在开禧二年(1206)，知项安世知鄂州亦在开禧二年，则去年平贼事应发生在开禧元年，具体事件不详。或指德安(今江西九江)解围事。 ③椎牛：谓击杀牛。酹(shī)酒：滤酒。春城：指鄂州，今武昌。

【评析】

诗当作于南宋孝宗开禧二年(1206)。诗写评定一场劫乱之后鄂州城人民欢欣鼓舞的情形，他们杀牛酹酒以犒劳平叛者。而作为知府的诗人尚在自责，因感到无功于人民而心生惭愧之意。此篇有唐诗风味，轻快圆润，而没有宋人作诗使事用典的积习，颇便吟读。

舟中热甚从鄂守李寿翁乞冰雪樱桃^①

张孝祥

熟颗樱桃和露摘，新冰削玉辟风开^②。南楼纵作一水隔^③，不遣小舟冲浪来。

(《全宋诗》卷二四〇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李寿翁：即李椿。参前张孝祥《夜半走笔酬寿翁》其二注释①。 ②辟：古同“避”，躲开。 ③南楼：参前李流谦《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

【评析】

宋人作诗，无事不可为诗料。但以怕热而乞樱桃事作诗，还确实少见。张孝祥很怕热。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六月，他就因在大热天舟中送虞允文中暑而卒。时年仅三十八岁，甚是令人惋惜。

和露摘的樱桃，新鲜得如冰如玉，现在是熟透了。即使天不热，人也是想吃上几颗的，何况是大热天呢？诗的后两句，以善谑的口吻说：鄂州知府大人，我在南楼观光，虽然有一江之隔，您怎不派条小船冲浪过来呢？诗写得很轻快，颇有唐人绝句的风味。

江夏道中值雪^①

王 炎

叹息谋身拙，栖迟簿领间^②。朔风吹密霰^③，瘦马踏穷山。游宦亦何好，浮生元自闲^④。去年溪上雪，高卧掩柴关。

(《全宋诗》卷二五六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值：遇到，逢着。 ②簿领：谓官府记事的簿册或文书。 ③霰(xiàn)：小雪珠。 ④浮生：指短暂虚幻的人生。唐李涉《登山》其二：“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评析】

诗写在江夏道中遇大雪时所生的感慨。因自己乏谋身之术，只得从事文书类的低微官职，遂不得不骑着瘦马，在风雪之时，踽踽独行在穷山中。因思游宦成何事，还不如过着潇散的闲居生活，就如去年下着大雪，即高卧在草庐之中。此诗有唐代孟郊苦吟诗的风格，长于白描，不尚词藻典故，语言明白而又力避平庸。“朔风吹密霰，瘦马踏穷山”是工整的对句，有极炼如不炼之感。

鄂渚和章同年元荣邓教授友龙微字韵二首^①

彭龟年

其一

愚鲁何妨与俗违，夷途方始识心归^②。源源自是渊泉出^③，杲杲宁关庭燎辉^④。莫向天涯寻墨客，须知海内有公非^⑤。一杯何得如前日，竹杖芒鞋语翠微^⑥。

(《全宋诗》卷二五九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章元荣：事迹不详。邓友龙：据宋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载，邓友龙字伯允，衡阳（今属湖南）人。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宁宗开禧元年（1205）三月为侍御史。同年：古代科举考试同科中试者之互称。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②“愚鲁”二句：俗人认为我愚鲁，并非我真的愚鲁，因为我不俗，所以被俗人看作愚鲁之人，因之，我可以违弃他们的要求。现在我身处坦途，如按俗人的看法，我本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但我已勘破仕宦之途，有归隐之心，这就是我与俗人的不同之处。 ③源源：水流不断的样子。 ④杲杲：太阳很明亮的样子。《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庭燎辉”下原注：“章以道术见示，因语以学须先理会大本。章一言而契，遂以诗相

遭，故云。”庭燎：古代庭中照明的火炬。⑤“公非”下原注：“谓子澄。”子澄：刘子澄，曾任寺簿、岳州倅。彭龟年《祭寺簿刘子澄文》：“呜呼！我之从公，逾三十年。义曰师友，情实诸昆。济所不及，言人所难。或滞而挽，或堕而掀。左提右挈，无往不然。既见而去，如济而颠。思之不见，如溺需援。”⑥竹杖芒鞋：苏轼《定风波》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芒鞋：用芒茎外皮编织成的鞋。亦泛指草鞋。

【评析】

彭龟年是南宋著名的直言忠臣。《宋史》本传称其“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此诗有深入的议论，有较深刻的人生体察。诗说自己愚鲁，因而与俗多违，因事多乖违俗人，遂不计与俗人的要求是否符合，而今身处坦途方学得归隐的好处，大约也是俗人想不到的。若人的学识深厚，自能应对自如；庭中照明的火炬是不足以与日月争光辉的。请不要到远方去寻找什么道友，我身边也许就有很不错的人。人生若遇得闲暇时光，还是从容再聚吧。前六句似与友人论道，充满辩证色彩，后二句是适度的规劝。

其二

世情如水与天违，谁识春从岳麓归^①。袞袞源流知有自^②，纷纷华鄂看相辉^③。今人得似古时少，我拙从教俗子非^④。且倒一樽寻乐事，奇章台上晚风微^⑤。

（《全宋诗》卷二五九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谁识”句：欧阳修《皇帝阁》其六：“熙熙人物乐春台，风送春从天上来。”岳麓：山名，一称麓山，在湖南省长沙市郊，湘江西岸。因靠衡山山脚，故以麓名。②袞袞：连续不断；众多。③华鄂：语本《诗·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因以“华鄂”喻兄弟友爱。看相辉：看到后使人觉得光彩照人，互相映发。④“我拙”下原注：“邓号拙斋，故云。”邓友龙，参前诗注释①。⑤奇章台：故址在今武昌蛇山上。

【评析】

诗首二句赞叹邓友龙的为人。邓是湖南人，见此人如春风拂面，故曰“春从岳麓归”，让作者觉得在如水世态中颇有与他人不同之感。次二句说邓的学养有自，与那些浪得虚名的子弟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五、六句发出感叹：今人不古，我愿从拙，任俗人去非议。结二句说让我们登上奇章台，先喝点酒，然后让晚风吹开我们的衣襟，豪兴逸致毕现。诗有由衷的赞叹，但写得含蓄而古雅，非参透人世者写不出。

舟次鄂州^①

陈 颢

蜀江来滚滚，楚望意悠悠^②。浩气高情晓^③，新寒带晚秋。关山方北顾，烟火又南楼^④。蓬鬓天涯客^⑤，萧然一叶舟。

（《全宋诗》卷二六四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鄂州：今武昌。 ②楚望：《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望，古代祭祀山川的专称。后以“楚望”指楚地的山川。 ③高情：高隐而超然物外之情。 ④南楼：参前李流谦《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 ⑤蓬鬓：鬓发蓬乱。

【评析】

此诗写飘泊异乡的一个片段。或由于战乱被迫浪迹他乡，或在行役途中奔走异地，总之是舟行到了以南楼闻名天下的鄂州了。对于诗人来说，鄂州是一个抒怀的所在，多有即景抒情的好诗。此诗先写长江以不可遏止的气势奔腾而下，来到一望无垠的江汉平原后，骤然使我有悠悠之感。三、四句是写深秋之景，不觉平添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只有超然之人才能感受。五、六两句写动荡中的飘泊，方北顾又南下。结二句写诗人伤老、思归之情。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炙热，读来舒畅自若，韵味无穷。

连雨中买归舟

曹彦约

泛菊囊萸事已休^①，光阴无脚驶如流。更无出入消磨雨^②，只有悲凉断送秋。戴屋未停持伞手，买舟先办打篷头^③。悬知明镜重飞处^④，昵昵灯前问鄂州^⑤。

（《全宋诗》卷二七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泛菊囊萸：喻与世俯仰。菊是香花，萸是臭草。宋邱葵《钓矶诗集》卷三《重九》：“整冠落帽真儿戏，采菊囊萸是世情。” ②“更无”句：宋韩淲《春思》：“今年能得几朝晴，风雨消磨一半春。” ③“戴屋”二句：言自己生活的贫困。住破房，须防屋漏；乘破船，也须防下雨。宋苏轼《次韵朱光庭喜雨》：“破屋常持伞，无薪欲爨琴。”宋陈思《夜雨》：“似闻疏雨打篷声，枕上悠扬梦半醒。”戴屋：头顶着房屋，可见房屋之矮。买舟：雇船。篷头：指船帆。 ④悬知：料想，预知。明镜：指月亮。 ⑤昵昵：亲切，亲密。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鄂州：今武昌。

【评析】

此诗多处化用前人诗句，走的是宋人以才学为诗的路数。首二句说忙完了俗

事,不觉时光已飞逝。次二句说难得闲暇时光,纵有闲暇时光也是心境黯然。五、六句说生活窘迫,左支右绌。七、八句说在明月的照耀下,预想即将回到鄂州,亲人们正关切地询问离鄂州还有几程。诗写回鄂州的复杂心绪,但又不直接说出来,而通过融化前人的诗句去曲折表达,也确有耐人寻味之处。

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①

戴复古

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堪折^②。汉阳门外望南楼^③,昨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手新相识,人情正好成南北。酒阑人散最关情^④,一雁西飞楚天碧。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一,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张唐卿:事迹不详。周嘉仲:事迹不详。②“杨柳”句: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③汉阳门:在武昌,离黄鹤楼很近。南楼:见李流谦《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④酒阑:谓酒筵将尽。

【评析】

戴复古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大约三十岁时外游,七十岁始回家。他在游历途中,结交了不少诗友词客,也写下了很多赠答诗,其中不少诗篇还写出了真挚的友情。此诗就是其赠答诗的代表作品。

诗开篇似借鉴了白居易《琵琶行》起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营造出了一种伤别的氛围。言“不堪折”,足见其伤情之重。中间四句则由今日的伤别回想到昨日的欢聚。欢聚是在汉阳门上举行的吧,而聚会中有一些新识的朋友,他们都是互相欣赏的人。可能这次聚会的朋友一部分去了江北,一部分还留在江南,所以诗人有“人情分南北”的感觉。末二句写牵动别情的最后时刻,觉得自己犹如孤雁一样飞走,孤独而伤感。全诗明白如话,又多押入声韵,短促低沉,达到了声情相合的效果。

杜仲高自鄂渚下仪真^①

戴复古

鄂渚三千里,南楼看月回^②。东园花政好^③,去岁客重来。兄弟皆名士,文章动上台^④。倾城倾国色^⑤,也用觅良媒。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二,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杜仲高:杜旃,字仲高,金华(今属浙江)人。与兄伯高、弟叔高、季高、幼高并有词名,时称“金华五高”。著有《杜诗发微》等。辛弃疾有《水调歌头·即席和金华杜仲高韵并寿诸友惟醺乃佳耳》词。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②南楼:参前李流谦

《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③东园：园名。在江苏省仪征市东，宋施昌言建。欧阳修作《真州东园记》，蔡襄书，后人称园、记、书为三绝。政：与“正”通，正好。④上台：泛指三公、宰辅。⑤倾城倾国：多形容妇女容貌极美。此指杜仲高兄弟文采极佳。

【评析】

戴复古游历了南中国大地，面对美景，他总是热情讴歌。如本诗中的武昌南楼、仪征东园，在他的笔下都得到了赞美。南楼看月，东园赏花，在戴复古看来是何等的雅事。真是月好，花圆，人雅。这次，戴复古还遇到一位名士杜旃。杜旃是“金华五高”之一，他的文章颇得上层人士的赏识，本可乘机平步青云，不必像他戴复古一样浪迹江湖，奔谒求进。哪知他也加入到了江湖诗人群体之中，这就让戴复古产生了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也要去觅良媒呢？从中可见出南宋后期江湖诗人求取功名的艰难程度。

本诗纯用口语，轻快自如，并可见戴复古个性中负奇尚气、慷慨不羁的一面。用倾城倾国色状杜氏兄弟的才能，读来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萧飞卿将使赴湖北戎幕诗送其行兼简秋壑贾总侍二首^①（其二）

戴复古

鄂渚三千里^②，遥遥望使星^③。江湖今寂寞，桃李半凋零^④。世有一秋壑，时无两石屏^⑤。平生不相遇，老眼向谁青^⑥。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四，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萧飞卿：事迹不详。简：寄给。贾秋壑：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理宗贾妃之弟。淳祐中为京湖制置大使，旋移镇两淮。开庆元年（1259），蒙古攻鄂州时，领兵出援，私向忽必烈称臣纳币，诈称大捷。度宗时，封太师，总理军国重事。襄阳被围数年，隐匿不报，终以陷没。咸淳十年（1274），元兵破鄂州，不得已出师。及战，兵溃鲁港，奔扬州。旋被革职，循州安置，至漳州为监送者郑虎臣所杀。总侍：统领中书、门下、尚书各部的长官。②鄂渚：今武昌。

③使星：《后汉书·李合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郤候舍。时夏夕露坐……合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后因称使者为“使星”。④桃李：《韩诗外传》卷七：“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后因以“桃李”比喻所栽培的门生或所教的学生。⑤石屏：戴复古自号石屏、石屏樵隐。⑥青：即青眼。晋代阮籍常以眼珠正视对方，以示尊敬、器重，因以“青眼”指尊重对方。与“白眼”相对。

【评析】

这首诗的重点不在送别，而在干谒。送萧飞卿只是在开篇淡淡交代，说他是使

星,随后即将重点转向权相贾似道,希求援引之意甚明。诗中说贾似道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但自负地称自己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以与贾似道的独一无二并列。但自己却“平生不相遇”,并没有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事实上,戴复古直到七十岁还是布衣之身,最后只得归乡聊度晚年。可见,尽管当时有所希求,权相贾似道也并未施以援手。此诗可见戴复古一类下层文士怀才不遇的悲哀和漂泊江湖的艰辛。

又送行二首(其二)

戴复古

荆门在何许^①,鄂渚小踟躇^②。宿处好看剑,客中宜读书。交游天作合^③,江汉景何如。窗户半天上,南楼好寓居^④。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四,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荆门:山名,在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隔江和虎牙山相对。江水湍急,形势险峻,古为巴、蜀、荆、吴之间要塞。②鄂渚:今武昌。③天作合:好像是上天给予的安排,很完美地配合到一起。④“窗户”二句:南朝张正见《临高台》:“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南楼:见李流谦《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

【评析】

这是一首赠别诗,在戴复古大量赠别诗中属于委婉规劝一类。诗中并没有吹捧或赞美,显得诚恳真实。他在武昌盘桓,友人则去荆门,前途漫漫,或充满艰险。所以,戴复古劝友人睡觉时好好看剑,作客时应多读书。其意一是注意安全,二是慎处寂寞时光。后四句则盼望友人及早返回江汉,这里有上天作合的朋友,有美景,有高耸半天的南楼,总之,是应该及早归来的。不难看出,这确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小诗。

汪给事守鄂渚元宵代江夏宰吴熙仲献灯二首^①

戴复古

其一

鄂州新得主人翁,今岁元宵便不同。灯火夜深回昼日,管弦声动起春风^②。辽天月借三秋白^③,陆地莲开十丈红^④。妙手信能移造化,速宜归去补苍穹^⑤。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汪给事:即汪义端,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知鄂州。因曾任给事中,故称“汪给事”。宰:此指县令。吴熙仲时知江夏县。戴复古《题吴熙仲云萍录》:“家在蓬莱海上居,出身履历一时无。姓名羞上云萍录,本是烟波一钓徒。”②起春风:晏几道《鹧鸪天》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③辽天:远天。三秋:夏历七

月为初秋,八月为仲秋,九月为季秋,合称“三秋”。泛指秋季。④莲:指莲灯。

⑤补苍穹:指经营国事。

【评析】

此诗咏元宵。中间四句具体描写元宵胜景,灯火、管弦、月光、莲灯等物皆是元宵常见之物。就内容来说,四句并不新奇;而就诗艺来看,则对仗工整,即使拆开作两副对联来用,也很适合。戴复古《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下简称《论诗十绝》)其七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误,发为言句自超然。”可见,参透诗律,妙手方能偶得,实属不易。

诗的首联乃应景性文字,是江湖诗人少不了的口吻。尾联则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在热闹的时候劝人速去办理国事,免得把妙手用错了地方。这是激励,也是祝福。祝福汪太守早日回朝大显身手。戴复古《论诗十绝》其六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可见,关心国事是戴复古所汲汲不忘的,这一点与大多江湖诗人显得有所不同。

其二

一晴收尽四山云,天与黄堂作好春^①。西楚东吴献风月,南楼北榭拥星辰^②。扶持入郭观灯叟,歌舞拦街醉酒人。此是太平真气象,今年第一个良辰^③。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黄堂:古代太守衙中的正堂,借指鄂州太守。②拥星辰:谓楼极高。③个:个别的、特殊的。

【评析】

与上诗相较,此诗多了一层赞美之意。跟上诗一样,此诗中间四句也对仗工稳,铺展有度。起句入题,结局收束,堪称深得律诗起承转合之法的范例。观戴复古律诗,大多在中间二联下足功夫,且多有得意之句。

到鄂渚^①

戴复古

连宵歌舞醉东楼,不信樽前有别愁。半夜月明何处笛,长江风送故人舟。十年浪迹游淮甸^②,一枕高眠到鄂州^③。明日拟苏堤上看^④,当春杨柳政风流^⑤。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鄂渚:今武昌。②“十年”句:戴复古于三十岁左右开始游历,出游地是临江城。后来北行,来到鄂州和淮河流域靠近前线的地方,想在从军入幕一途中寻找出

路,结果失望而归。淮甸:淮河流域。③鄂州:今武昌。④苏堤:在杭州西湖中。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知杭州时,疏浚西湖,堆泥筑堤,南起南屏山,北接岳王庙,分西湖为内外两湖。其间有桥六座,夹道杂植花柳,有“六桥烟柳”之称。⑤政:正。

【评析】

戴复古游历的出发地是临江城。离开临安之后,他曾赴鄂州,这首诗即作于鄂州。诗的前四句,似在写临安朋友送行的场面。临安本是销金窝,所以有通宵歌舞,这本是消愁之物事,本不应愁,但隐隐之间难免有别愁。从临安乘船赴鄂州,诗人说是“一枕高眠”,可能确实有些累了。拟想在鄂州短暂停留后,还是要返回临安。此诗格律精细,音节婉畅,流转如珠,颇便诵读。

鄂渚解缆^①

戴复古

日日言归不得归,今朝真是是归期。西楼烟水南楼月^②,别后何人更有诗。

(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七,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释】

①鄂渚:今武昌。②西楼、南楼:泛指楼阁。南楼:参前李流谦《七月十六日离鄂渚》注释③。

【评析】

此诗应作于戴复古第三次出游时期(1229—1237)。此一时期,戴复古第三次到武昌,端平三年(1236)东游吴门、扬州,嘉熙元年(1237)从镇江回家。此诗可能就是端平三年的作品,时戴复古七十岁。

从鄂州解缆东游,是戴复古结束四十余年漫游生活的开始,他是真的要回家了。回家是长久的盼望,今天得以实现,他会流连什么呢?是流连楼台烟月,还是流连作诗之乐,可能都不是,应该是眷念交往中的朋友,希望回家后仍然能与朋友来往。当然,回家之后,他还可以尽情享受乡村生活的闲情逸致,就如他在从镇江归乡时所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中写到的:“阻风中酒,流落江湖成白首。历尽间关,赢得虚名满世间。浩然归去,忆着石屏茅屋趣。想见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

壬辰过鄂渚简张子直总干^①(其二)

李曾伯

三载三来汉水湄^②,做成底事又空归^③。尘埃暂解微官缚^④,雨雪犹存战士衣^⑤。黄鹤喜寻诗侣约,白鸥还悟海翁机^⑥。掀髯一接春风笑,便觅渔蓑老钓矶^⑦。

(《全宋诗》卷三二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壬辰:指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简:书简;书信。此指以诗代书信。张子

直:时任湖广江西总领财赋。名字不详。总干:即总领,此指湖广总领财赋。南宋分别在镇江、建康、武昌和利州置四个总领所,以应办军需。湖广总领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州),故李曾伯过鄂渚时寄此诗问候。②“三载”句:据张静《南宋词人李曾伯年谱》:理宗绍定二年(1229),李曾伯居荆州,三年,知襄阳府襄阳县(《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襄阳在汉水之滨,荆州虽在长江之滨但距汉水较近,若加上此次过鄂州(长江和汉水会合之处),即所谓“三载三来汉水湄”。湄:水边。③底事:何事。④尘埃:指战争。微官:指知襄阳县。⑤“雨雪”句:襄阳为当时宋、蒙对峙的前线地带,诗人作为一地之长官,自然参与了战事。⑥“白鸥”句:指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子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⑦“便觅”句: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矶:水边石滩与水中小洲。借指泊船处。

【评析】

时事蹭蹬,会让人觉得有生命空耗之感。诗人三次来到汉水之滨,原本是希望有所成就,结果却只能两手空空、失望而归。自己在襄阳做县令,为抗元事业奔波,是所谓“雨雪犹存战士衣”。自己本希望过着寻诗约侣、白鸥忘机的闲散生活,无奈分身乏术。想到自己机心未尽,不觉失笑,笑后还是觉得抱定退隐的决心为好。

《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三《可斋杂稿提要》称李曾伯“诗词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颇不入格”不是批评语,而是称赞其作品不落俗套。此诗自抒胸臆,直接痛快,正合于此评。

送友人之鄂^①

郑起

湖海声名落搢绅^②,由江而鄂溯鳞鳞^③。烦君黄鹤楼头看,天下英雄有几人^④。

(《全宋诗》卷三一八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鄂:鄂州,今武昌。②搢绅:同“缙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③溯:逆流而上。鳞鳞:像层层鱼鳞,多形容云彩、水波或屋瓦。此指长江。④天下英雄: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评析】

郑起是宋末著名气节之士郑思肖的父亲,做过县主簿、和靖书院山长。其名虽不显赫,然是淳祐间道学君子,这对郑思肖的气节培养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首赠别诗。首二句是说友人名声为官宦人家所知,现在是沿江逆流而上

去鄂州。次二句是说如登上黄鹤楼,请想想天下英雄有几人。这不止是对南宋末世风不振的大声鞭挞,亦是对友人振起并以匡扶危国为已任的嘱托。

黄孟博辞往鄂渚赠别^①

陈杰

与君生共一雌辰^②,粉社相违整十春^③。肯为江山轻万里^④,不嫌风雨住兼旬^⑤。
携书又作鸚洲客^⑥,有弟能娱鹤发亲。岂不劝君归去好,回头我自愧鲈莼^⑦。

(《全宋诗》卷三四五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黄孟博:元徐明善《芳谷集》卷一《送黄孟博序》说,黄孟博自称是黄庭坚六世诸孙,能诗。②雌辰:即雌甲。年逾花甲之同庚者二人,其幼者之甲子为雌甲子。元方回《寄寿牟提刑献之岷诗序》:“前浙东宪使大卿陵阳牟公献之先生宝庆三年丁亥年正月十一日生,其贤子孙以丙申正旦奉觞为亲庭庆七十。紫阳方回亦以丁亥年前五月十一日生,为雌甲子。”③粉(fén)社:粉榆社的省称,指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此泛指家乡、故里。相违:彼此违背,此指无甚交往。④肯:宁肯之意。⑤兼旬:二十天。⑥鸚洲:即鸚鹉洲。此指鄂州,今武昌。⑦鲈莼:鲈鱼与莼菜。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载:晋张翰在洛,见秋风起而思故乡莼鲈,因辞官归里。后因以“鲈莼”为思乡之典。

【评析】

诗人与黄孟博同年生,又似为同乡人,虽交谊不厚,也使得离别时平添了几分感情。诗赞美黄孟博为国事奔波劳碌,却又劝其早归,意在爱护友人。而自己尘心未熄,不能归隐,不觉自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自堂存稿提要》评陈杰诗云:“其诗虽源出江西,而风姿峭旧,颇参以石湖、剑南格调,视宋末江湖一派气含蔬笋者,戛然有殊。在黄茅白苇之中,不可不谓之翘楚。”此诗确实笔墨雄健、气度不凡。

次韵谢李寅之鄂渚见寄二首^①

方回

其一

龙沙象徼各行役^②,汉树江云频寄诗。政尔一天心不隔^③,其如两地梦相思。投簪得谢今无事^④,命驾寻盟会有时^⑤。未爱镜湖矜敕赐^⑥,更能宣室对神厘^⑦。

(《全宋诗》卷三四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次韵:也称“步韵”。作旧体诗的一种方式,依照所和诗的用韵次序写和诗。李寅:诗题下原注:“名直清,号南麓,江陵府人。丙子生,今年六十八。”之:到。南宋

赵汝回(1189—?)有《送李寅归里》诗：“怜君竟不偶，每事与心违。南雪岁将暮，西江帆独归。停薪待官米，借宅共僧扉。吾老惭为吏，相期寻钓矶。”不知此李寅与方回诗的李寅是否为同一人，如是，则李寅是南宋后期的一位不遇的江湖游士。鄂渚：今武昌。②“行役”后有自注：“予极北至松漠，君极南逾桂岭。”龙沙：泛指塞外漠北边塞之地；荒漠。象徼(jiào)：南方产象，因称南方边界为象徼。徼：边界。行役：旧指因服兵役、劳役或公务而出外跋涉。③政：正。④投簪：丢下固冠用的簪子，比喻弃官。⑤命驾：命人驾车马，谓立即动身。寻盟：重温旧盟。⑥镜湖：古代长江以南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之一，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北麓，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以水平如镜，故名。矜：自夸。敕赐：皇帝的赏赐。李白《对酒忆贺监》其二：“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明朱谏注云：“初，知章尝梦游帝居，数夕寤，乃请为道士回乡，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溪一曲。”⑦宣室：指汉代未央宫中之宣室殿。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厘：分辨，审察。

【评析】

这是一首次韵诗。诗的开篇写和朋友各自曾到很远的地方任职，而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相互思念着对方，乃至梦中都在思念着。接着告诉对方，自己已归隐，希望有会面的日子。据毛飞明编《方回年谱与诗选》，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时方回五十七岁，已从建德路总管兼府尹上罢退，回到歙县老家。所以诗中说：“投簪得谢今无事。”本年十月，方回费时数年的五七言诗选巨著《瀛奎律髓》也编成，所以诗中又说：“未爱镜湖矜敕赐，更能宣室对神厘。”意为退职后不祈求赏赐，而用心选诗写诗评。

此诗两句一对，工整谨严；格律谐畅，流转自如；起承转合，法度无爽，确是律诗中的上品。

其二

叩户惊传千里使，开缄快睹七言诗^①。古希年迫公犹健^②，不仕风高我所思。儿大知书聊慰意，家贫食粥亦随时。迩来稍喜休兵革^③，赛社秋场醞祭釐^④。

(《全宋诗》卷三四八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①开缄：打开书信。缄：封闭；封口。②古希：即古稀，指人七十岁，源于杜甫《曲江》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迫：逼近。③迩来：近来。兵革：兵器战甲，引申为战争。④赛社：旧俗一年农事完毕后，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为乐。秋场：秋收使用的打谷场。醞(zhùi)祭：谓祭祀祝祷。醞：酒洒于地表示祭奠。釐：指神的

给与、赐予。

【评析】

诗开篇写自己接到李寅这位年近七十的老诗友的信函，惊喜万分，忙不迭地欣赏他的七言诗。同时为他的健康而高兴，为他的退隐而赞叹。接着，诗人似是回答老友的问候，说自己的儿子还不错，能知书作诗，家贫食粥倒也无妨。而真正值得高兴的，是战争近来停息，老百姓能高兴地在秋场上祈求丰年。

方回因做了元朝的高官，人多訾议其品节。但他的诗关心现实，关注百姓生活，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较上诗而言，此诗风格更为明快，而对句精严方面则有所不及。

送柯以善自杭游鄂^①

戴表元

江汉天风日夜清，君游何处濯尘缨^②。云从鹦鹉洲前出^③，月在凤皇山上明^④。已羨经籛吴士艳^⑤，行看词笔楚人惊。残荪剩芷将何用^⑥，归日分张与后生^⑦。

（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卷三十，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注释】

①柯以善：事迹不详。 ②濯尘缨：比喻超脱世俗，操守高洁。参前李白《送储邕之武昌》注释⑤。 ③鹦鹉洲：参前崔颢《黄鹤楼》注释④。 ④凤皇山：即凤凰山，在今武昌。 ⑤经籛（yíng）：谓饱读经典。典出《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籛，不如一经。”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籛，竹器，受三四斗。”吴士：吴地读书人。艳：艳羨：使人十分羡慕。 ⑥残荪剩芷：比喻自己残存的文才。《楚辞》中有多处写到荃（荪）与芷两种香草，并之以比人的操守。 ⑦分张：分手，离别。

【评析】

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风”、力矫宋诗之弊的重要人物。他曾对理学和科举制度破坏文学艺术的现象，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对元诗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此诗为送行诗。前二句写友人将出游。他把友人的出游比作濯尘缨，意为友人前去鄂州将能更加锤炼品格、磨砺节操。这是对朋友最好的规勉，也是他心中的寄托。戴表元南宋亡时三十二岁，晚年近六十才勉强接受元朝的教职，而教职一般不被认为是做新朝什么官的，所以戴的品节无问题，他有资格对朋友说出“濯尘缨”这样的话。三、四句是设想友人的游历，写景曼妙非常，且对句极工整。五、六句是赞美友人的文才，说他在吴地已赢得了声誉，前去楚地也必将使人惊叹他的才华。七、八句是写自己的落寞，自己的些许才能只能用于教一些学生罢了。“归日分张”应说作“分张归日”，因协律而倒置。

清顾嗣立说戴表元诗“类多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辞”（《元诗选》甲集）。观此诗末二句，即可看到这一点。

寄鄂渚王子文教授^①

仇远

笑把青藜杖^②，远游黄鹤城^③。雨消战伐气，春生弦诵声^④。相从未有约，久别难为情。东望思渺渺，江长秋月明。

（《全宋诗》卷三六八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释】

①王子文：事迹不详。教授：参前彭龟年《鄂渚和章同年元荣邓教授友龙微字韵》（其一）注释①。②把：握住。青藜杖：汉佚名《三辅黄图》卷六《阁》：“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叩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见向，授《五行洪范》之文。恐词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闻卯金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后因以“青藜”指夜读照明的灯烛。③黄鹤城：指鄂州，今武昌。

④弦诵：弦歌和诵读，指学校教育。

【评析】

在元朝取得政权、天下初定后，文化教育事业也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宋遗民知识分子也转变了对新朝的态度，开始担任学官一类的职务。这一方面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想薪火再传，延续文化命脉。这位王子文教授就是众多学官中的一位。他即将去鄂州任职，作为同道也做过新朝学官的仇远就作诗为他壮行。他们虽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但从“春生弦诵声”的企望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一致的愿望。

仇远是元初诗坛大家，其诗冲远幽茂，雅洁简净。此诗结末“东望思渺渺，江长秋月明”二句，就有一种冲远雅洁之气，这在仇远的诸多诗篇中都可看到。

念奴娇

癸卯亲老生辰寄武昌^①

李弥逊

楚天木落，际平芜千里^②，寒霜凝碧。鄂渚波横何处是，当日孙郎赤壁。黄耳音稀^③，白云望远，又见春消息。嘉辰长记，谢池梅蕊初摘^④。遥想黄鹤楼高，兰阶丝管沸^⑤，传觞如织^⑥。倦客心驰归路绕，不及南飞双翼。固着斑衣^⑦，重翻锦字，寄远供新拍^⑧。明年欢侍，寿期应献千百。

（《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李弥逊一生所历，只有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为癸卯年，故此词当作于是年。李弥逊时年三十五岁，在朝为官。其父前此已去世，故此词当为母亲贺寿而作。

李弥逊兄长李弥大此时为鄂州守官,李母或因此居于武昌。②际:连接,接界。③黄耳:相传西晋陆机家养有黄耳犬,陆机在京城为官时曾以此犬传递家信。此处意指与母亲相隔遥远,书信难通。④谢池:谢家池阁。东晋名臣谢安的侄女谢道韞少时即有才女之名,后嫁与王凝之为妻。此处意谓母亲出自名门。⑤丝管沸:丝,弦乐器;管,管乐器;沸,声音喧闹。⑥觞:酒杯。⑦斑衣:色彩斑斓的衣服。相传春秋时老莱子至孝,年过七十仍穿五色彩衣模仿婴儿以娱父母。⑧拍:乐曲的段落,古曲有《胡笳十八拍》。亦泛指乐曲。此处指献词祝寿。

【评析】

寿词是宋词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据今人统计,已知宋代寿词在**2500**首以上,约占《全宋词》现存作品总数的八分之一;有姓名可考的作者有四百多人,约占《全宋词》作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大家都有寿词存世。寿词写作绝非易事,南宋张炎《词源》即称:“难莫过于寿词。”沈义父《乐府指迷》也说:“寿词最难作。”直到清代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还说:“寿词难得佳句,尤易入俗。”寿词难作,是因为专为祝寿而作,不免多出谀辞套语,或捏造祥瑞幻境,或夸饰喜庆场景,不仅难出新意,也不容易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事实上也是如此,宋代寿词数量虽多,精品却绝少。像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一类能融国事忧思于对个人寿辰的颂祷之中别出新意的作品,是很少见到的。

李弥逊的这首《念奴娇》,也可算是宋代寿词中较为出色的作品。此词好在能尽量回避惯常的套语,而紧扣当时寿辰的具体境况下笔。上阕和下阕的前半部分,围绕母亲所在的武昌展开想象,对黄鹤楼这样的地标性建筑,以及深秋时的江城景致进行了生动描绘,使得游子对慈母的挂念之意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下阕的下半部分,则又交代出自己不得南归的处境,表达了来年承欢膝下的真切愿望。全篇句句言之有物,而又妥帖自然,很好地传达出了子女对母亲的深情。

水调歌头

与汉阳使君

王以宁

大别我知友^①,突兀起西州^②。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常记鲒碕狂客^③,邀我登楼雪霁^④,杖策拥羊裘^⑤。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举酒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鸚鵡更谁赋^⑥,遗恨满芳洲。

(《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注释】

①大别:指大别山,一名鲁山,今武汉市汉阳龟山。②西州:汉阳在大别山西南,故曰西州。③鲒碕(jiéqí):指鲒碕亭,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古地名。④霁(jì):

雨雪停止,天放晴。⑤杖:拄,撑。策:拐杖。⑥鸚鵡:东汉文士祢衡曾作《鸚鵡赋》,鸚鵡洲即因此得名。

【评析】

王以宁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任京西制置使(负责京西南路的军事指挥事宜),在两湖地区与金军作战,曾转战于襄阳、邓州、黄州一带。绍兴元年(1131)落职,次年又贬为永州别驾,潮州(今广东潮州)安置。直至绍兴五年(1135),才获准返乡。这首词有“十年重见”之语,如果是指其任京西制置使期间曾经过汉阳,则这首词当作于绍兴十年(1140)前后。此时的王以宁历经坎坷,重游旧地,不免有伤怀之感,故词中的“黄粱梦”、“英雄骨冷”、“遗恨满芳洲”等,都不是空泛之语。

王以宁是宋南渡时期涌现出的豪杰之一。其勇而有谋,曾亲历战阵,以长于军机为时人推重,而性情又豪迈任侠,以致被人称为“狂者”。这种特异的身份和性格,使得他即便身处逆境,也自有一种傲岸峥嵘的英雄气概;发为辞章,亦非寻常文士作品可比。就这首词而言,虽然意带悲怨,但大气凛然,意态磊落,写出了不凡的英雄遗恨。在布局用词方面,也不拘常格,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如开篇径称大别山为挚友,不羁之意即跃然纸上,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句可谓异曲同工。“依旧秀色照清眸”一句,在人与山的对望中显出了自我心灵的澄澈,手法别致而富含深意。至于上阕的“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更是句式特异,意象雄豪,堪称奇警。下阕的“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二句,也写得神采飞扬、风神爽朗,其英姿壮采,令人悠然神往。

清代学者阮元与近代学者王国维对王以宁的词作都非常推重,称其词“句法精壮,……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王周士词提要》)。这种风格,从此词即可见一斑。

霜天晓角

汉阳王守席上^①

张孝忠

楚山浮碧^②,江汉无终极。鄂渚几行云树^③,天何意、限南北? 使君觴醉客^④,
健倒曾何惜^⑤。三国英雄谁在? 斜阳外、尽陈迹。

(《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注释】

①汉阳王守:知汉阳军的王姓守官。②碧:绿色的江水。此句意为山丘屹立于江岸,仿佛漂浮于水面。③云树:形容远方的树冠渺茫有似烟云。④使君:汉代称刺史为使君,汉代以后以之作为州郡长官的尊称。觴:向人敬酒。⑤健倒:猛地栽倒,指醉意浓重。

【评析】

张孝忠曾于宋宁宗开禧初年(1205年左右)出守荆门军。荆门军与汉阳军同属荆湖北路,相距不远。这首词可能就作于这一时期。

词的开首即从眼前的山川落笔,“浮碧”二数字化用王维《汉江临泛》中的“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句意,写水气氤氲中的楚山青翠,但较王诗更显精警。“江汉无终极”一句则将视线拉向远方,使词具有了浩大的空间背景,显得格调不凡。

不过写景尚非这首词的重点,故一语带过后,随即转向深沉心事的抒写。“天何意、限南北?”张孝忠此时身在汉阳而东望武昌(鄂渚),就眼前所见,固是大江分隔两地,但也绝非难以通行的天险,因此这一问看似无理,其中却别有意绪。此时上距靖康之变已近百年,宋金对峙格局早已确立,东南半壁江山或可无虞,但恢复中原的希望已逐渐渺茫。这样的局面自然令有志之士抑郁难伸。而就地理形势而言,南宋的荆湖北路正当对峙金国的前线,汉阳军以北的信阳军、德安府即与金国接壤,边警时有所闻,身处此地,对于国势自然较常人有更多的关心。因此张孝忠的这句感叹,也就正如叶梦得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抗金前线所作《小饮示幕府》诗中的“天堑限南北”一样,不仅是对现实地理的观感,更蕴含着对于河山沦陷的不甘。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词作下阕对三国风流的凭吊也就有了更多现实意味。英雄一去豪华尽,眼前无非陈迹。其中当然有失落,但更多的还是“时无英雄”的沉痛和感伤,正所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这种心情,与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亦别无二致。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①

辛弃疾

更能消、几番风雨^②,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③,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④?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⑤!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注释】

①淳熙己亥: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此年春,辛弃疾由湖北转运副使改任湖南转运副使,任职地点由鄂州(今湖北武昌)改为潭州(今湖南长沙)。漕:宋代路转运使的别称,负责本路财赋收入及官员监察。同官:同僚。王正之:王正己,原名王慎言,字正之,后避孝宗讳改名正己,改字伯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年长辛弃疾二十二岁,时任湖北转运判官。小山亭,故址在今武昌蛇山山麓。②消:消受,

经受住。③殷勤：一再，反复。④“长门事”五句：用汉武帝陈皇后典。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但实际上，陈皇后并没有再次得到汉武帝的宠幸，故词中说一定有妒者从中作梗，致使她痴情无处可诉。长门：汉代宫名。⑤玉环：杨玉环，唐玄宗宠妃。安史乱起，玄宗西逃，军士途中哗变，杨玉环被缢死于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市西）。飞燕：汉成帝宠妃赵飞燕，后被废为庶人，自杀。二人皆善舞，又善妒。⑥危栏：高楼上的栏杆。

【评析】

这首《摸鱼儿》是辛弃疾词中的名篇，写出了辛弃疾的一腔忧愤。词的上阕为国势不振而发。宋孝宗即位后曾锐意恢复，于隆兴元年（1163）出师北伐，但对金作战先胜后败，即重回媾和之路。此后十余年间，主和避战成为了朝廷的主流意见。所以词中处处叹惜春去不归，实为感叹颓势难挽，收复中原的希望渺茫。词的下阕则是有感于自身的遭际。辛弃疾南归后，一直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免有处处掣肘、进退维谷之感。他在同年所上奏的《论盗贼劄子》中自述：“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其不合于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辛弃疾以其雄壮奔放的词风为后人所熟知，而这首词则显示了辛词的另一方面。象征手法的运用是此词的最显著特色。上阕明为惜春而实为感伤国事，下阕以陈皇后故事寄托遭人构陷的愤怒，都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使全词情感显得深沉而厚重。辛弃疾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除艺术上的考虑之外，也有其情不得已的现实原因。鉴于国事和自身的遭际，他都不能放言无忌、直抒胸臆，而只能以这样一种百转千回的方式表达出来。

满江红

贺项平甫起复知鄂渚^①

张 铉

公为时生，才真是、禁中颇牧^②。擎天手、十年犹在^③，未应藏缩。说项无人堪叹息^④，瞻韩有意图恢复^⑤。用真儒、同建太平功，心相属。忠与孝，荣和辱。武昌柳，南湖竹。一箪瓢非欠^⑥，万钟非足^⑦。知命何曾怀喜愠，轻身岂为干名禄^⑧。看可汗生缚洗烟尘，机神速。

（《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项平甫：项安世（1129—1208），字平甫。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权臣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项安世起知鄂州，直接参与北伐。②颇牧：指战国名将廉颇、

李牧。③十年犹在:此前项安世因遭受政治迫害,长期闲居待职。④说项:唐代杨敬之对项斯非常器重,并赠其诗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由此知名。后以“说项”代指宣扬某人的优点或为人说情。⑤瞻韩:瞻,仰慕;韩,韩愈。《新唐书·韩愈传》:“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后以“瞻韩”表示学者对大师的追慕。此处意谓项安世是纯正儒者,同时又暗指项安世在韩侂胄麾下参与对金作战。⑥一簞(dān)瓢:簞,带盖的圆形竹器。《论语·雍也》记孔子对颜回赞语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处代指贫困的生活。⑦万钟:钟,古代容量单位。此处代指富贵的生活。⑧干(gān):求取。

【评析】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权臣韩侂胄为巩固个人地位,贸然对金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开禧北伐”。同年项安世在闲居多年之后被起用为鄂州守官,直接参与了北伐战事。张镃这首词就是为祝贺项安世起复而作的。由于此时情势不仅对项安世而言是一次转机,就是南宋军民似乎也看到了洗雪国耻的希望,因而这首词写得意气风发、慷慨激昂,颇具辛弃疾词的神采。

不过,这首词也并不是一味地张扬呼号,在激昂劲健中亦可见词人对文辞字句的推敲琢磨。如“说项无人堪叹息,瞻韩有意因恢复”二句,就分别语带双关,既概括项安世的遭遇与当时形势,又隐嵌项安世与韩侂胄姓氏,对仗工整而精巧。又如“知命何曾怀喜愠,轻身岂为干名禄”二句,也既表明了项安世的儒士身份,又显示了项安世临危受命的胸怀,内涵丰富而称扬得体。此外,下阕的“忠与孝,荣和辱。武昌柳,南湖竹”,四个名词性短句蝉联而下,也显得斩截干净、严整紧凑,不加评述而其意自现。

水调歌头

编修楼公易镇武昌,安阳岳甫作《歌头》一阕,奉祖行色。甫再拜。^①

岳甫

鲁口天下壮^②,襟楚带三吴^③。山川表里营垒,屯列拱神都^④。鹦鹉洲前处士^⑤,黄鹤楼中仙客^⑥,拍手试招呼。莫诵昔人句,不食武昌鱼^⑦。望樊冈^⑧,过赤壁,想雄图。寂寥霸气,应笑当日阿瞒疏^⑨。收拾周黄策略^⑩,成就孙刘基业^⑪,未信赏音无^⑫。我醉君起舞,明日隔江湖。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注释】

①编修:宋代枢密院编修、史馆编修、国史院编修等文职均可简称编修。楼公,指楼钥,淳熙元年(1174)任枢密院编修官,淳熙十一年(1184)知鄂州。易镇:从别处改调至武昌为守官。楼钥是从知江阴军调任知鄂州。其人亦能词,《全宋词》录有其

词一首。祖：出行时祭奠路神，后引申为饯行之意。②鲁口：即江夏，又名夏口。宋代欧阳忞《舆地广记》称其“历代常为重镇”。③襟楚带三吴：化用王勃《滕王阁序》“襟三江而带五湖”之句，意谓武昌是吴楚之地的要冲。④神都：京城。⑤鸚鵡洲前处士：古代以处士称没有做官的读书人，此处指东汉末年文士祢衡，因性情狂傲而得罪曹操、刘表等人，后被江夏太守黄祖杀害。祢衡曾作有《鸚鵡赋》，死后之葬地被后人称为鸚鵡洲。⑥黄鹤楼中仙客：传说中曾驾黄鹤登临黄鹤楼的仙人。⑦不食武昌鱼：语出《三国志·吴志》卷十六《陆凯传》。吴国君主孙皓由建业（今江苏南京）迁都武昌，遭到臣民的普遍反对。大臣陆凯上疏时，曾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对孙皓进行劝谏。岳甫以此劝喻友人不要因为离朝为官而心存抵触。⑧樊冈：即樊山，又名袁山、寿昌山，在武昌县以西五里。⑨阿瞞：曹操小名。⑩周黄：指在赤壁大战中立下战功的周瑜和黄盖。⑪孙刘：孙权、刘备。⑫赏音：知音，志同者。

【评析】

岳甫送友人楼鏐前往武昌任职。岳甫似乎并未到过武昌，因此对于友人在彼时彼处的生活只能作凭空摹想。不过这也反而为他的抒写提供了某种便利，使他得以不受具体情境的束缚，而能够在幻想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的复杂时空中自由出入、纵横用笔。武昌地灵人杰，种种胜迹往事为时人熟知，足以供岳甫采撷发挥，因此祢衡、黄鹤仙人、孙权、刘备、周瑜、黄盖等人物被岳甫驱驰于笔下，成为友人未来生活中令人神往的背景，而出镇武昌这一寻常使命（甚至可能是令当事人心有不甘的任命），也被岳甫描绘得兴味盎然又庄重大，甚至添上了几许英雄事业的色彩。就送别的意图而言，此词可算是相当成功。

岳甫作为将门子弟，气质英武，胜于常人。词开首四句大气雄壮，通篇也意兴飞扬、爽朗奔放，令人神往。至于众多典故的组合运用，则又与辛弃疾词有相似之处。

沁园春

送翁宾旸游鄂渚^①

吴文英

情如之何？暮涂为客^②，忍堪送君。便江湖天远，中宵同月，关河秋近，何日清尘。玉麈生风^③，貂裘明雪，幕府英雄今几人？行须早，料刚肠肯殢^④，泪眼离颦^⑤。

平生秀句清尊，到帐动风开自有神。听夜鸣黄鹤，楼高百尺，朝驰白马，笔扫千军。贾傅才高^⑥，岳家军在，好勒燕然石上文^⑦。松江上^⑧，念故人老矣，甘卧闲云。

（《全宋词》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注释】

①翁宾旸：名孟寅，字宾旸，号五峰，钱塘（今浙江杭州）人。②涂：通“途”，道路。③麈（zhǔ）：指麈尾，即拂尘。④殢（tì）：停滞。⑤颦（pín）：皱眉。⑥贾

傅：指西汉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与梁怀王太傅，因世称梁太傅。此处以贾谊比友人。⑦燕然：东汉名将窦宪曾大破北匈奴，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铭功，后遂以“燕然”代指击败外敌的卓越战功。⑧松江：吴淞江的古称，发源于苏州瓜泾口，在上海市境内汇入黄浦江。今称其在上海市区河段为苏州河。

【评析】

这首词写于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此年忽必烈率军围攻鄂州（今武昌），宋理宗命贾似道率军由汉阳驰援，并拜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指挥四川、京湖、两淮前线宋军。贾似道在鄂州时，翁孟寅曾入其幕府，这首词即是吴文英为翁孟寅送行而作。词中“幕府英雄今几人”、“贾傅才高，岳家军在，好勒燕然石上文”等语，即应此背景。

作为送人游幕的作品，其中不免有溢美之词。将对方比作贾谊已是过誉，将贾似道之部伍比作岳家军，在今人看来更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误国权奸贾似道在鄂州之役中表现恶劣，且其表现正是蒙古得以灭宋的直接诱因之一。不过，在揄扬之外，吴文英也写出了个人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乏动人之处。

古人送别多悲感之语，因为通讯与交通不便，分离可能就意味着永隔。吴文英作此词时已是风烛残年，老年作别，更难为怀，所以起首便有浓重的伤痛意味，为全篇抹上了凄凉的底色。即使篇中穿插有对对方英雄气概的赞许，也并不能冲淡这种情绪。而全篇最后的“念故人老矣”句，则又将情绪带回伤别的主题上来，与开篇构成了很好的呼应。通观全篇，情感的着眼点在对方与自我之间往复，以他人的意气风发与自己的晚景凄凉形成映照，以悲情起，以悲情结，中间穿插昂扬之意，情绪起伏跌宕，时空穿插交错，充分显示了词体言情摇曳生姿的特点。

附录一：

【诗人简介】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鹿门(在今湖北襄阳东南),闭门读书。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四十岁的孟浩然到长安应举,失意而归。归乡后曾漫游吴、越、湘、赣等地。张九龄任荆州(今属湖北)长史,辟为从事,二人酬唱尤多。开元末因疽背而卒。其诗多写山川景物与田园风光,抒写羁旅愁思与孤高情致,意境清远,风格恬淡,与王维并称“王孟”。有《孟浩然集》,今存诗 267 首。

李颀(690?—751?),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一说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居于颍阳(今河南登封)。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官新乡(今属河南)尉,世称“李新乡”。后归隐于嵩山、少室山一带的东川别业。性疏简,厌世务,喜学佛读经、求仙炼丹。平生交游广泛,与王昌龄、崔颢、綦毋潜、岑参、王维、高适等人都有诗歌往来,名重当时。诗以古体见长,尤工七古。风格兼雄浑与秀丽,辞采秀美,古雅悲凉。有《李颀诗集》,今存诗 124 首。

王昌龄(690?—约 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太原(今属山西)人。早年曾游历西北。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年(734),登博学宏词科,授汜水(今属河南荥阳)尉。二十七年(739),贬岭南,翌年北归,不久出任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天宝中,被谤谪龙标(今湖南黔阳)尉。世称“王江宁”、“王龙标”。安史乱起,弃官还乡,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其诗以五言古诗和绝句见长,尤工七绝,人称“七绝圣手”。明代王世贞论盛唐七绝,称他与李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卷四)。又有“诗家夫子王江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的美誉。其边塞诗格调高昂、气势恢宏,备受后人推崇。今存诗 183 首。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后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进士,授太乐丞,因伶人违制舞黄狮子事坐累谪济州(今山东济宁)司仓参军。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判官、吏部郎中、给事中等

职。安禄山陷两都，被迫受伪职。复京后论罪，降为太子中允。后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乃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之杰出代表。他又精通书画、音乐，能于诗中融入绘画、音乐之理，故苏轼说：“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题蓝田烟雨图》）其山水田园诗善用白描手法，细致入微地描绘自然美，构思巧妙，语言洗练；边塞诗表现出开阔胸怀与雄浑博大之风格。其诗众体兼擅，尤工五律、五绝。有《王右丞集》，今存诗 421 首。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在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随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余岁时只身出川，曾寓居安陆（今属湖北）、任城（今山东济宁）。天宝初年，唐玄宗召他进京供奉翰林，故世称“李翰林”。天宝三载（744）赐金放还。安史之乱中，入永王李璘幕，后获罪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途中遇赦东归。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其诗想象丰富，飘逸奔放，语言清新明快，绚烂多姿，有“诗仙”之称，与杜甫并称“李杜”。新、旧《唐书》有传。存诗近千首，有《李太白文集》30 卷传世。

崔颢（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开元中曾游历江南。开元后期以监察御史任职河东军幕，得以体验边塞生活。天宝初，迁司勋员外郎，世称“崔司勋”。新旧《唐书》有传。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写闺情，后期经历了边塞生涯，诗歌风格大变，雄浑豪迈，风骨凛然。今存诗 40 余首，有《崔颢诗集》。

储光羲（706?—762?），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进士及第，授冯翊县尉，转安宜、下邳、汜水等地县尉。因仕途不得志，隐居终南山。后复出任太祝，官至监察御史。安史乱中，叛军攻陷长安，被迫受伪职。天宝十五年（756）春，逃离叛军，南走江汉。安史乱平，被系下狱。后贬谪岭南，卒于贬所。储光羲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诗人，其诗格调高逸，情趣深远。有《储光羲集》，已散佚。今存诗 200 多首，绝大部分为五言古体。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今湖北襄樊），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市）。祖父杜审言，有诗名。杜甫自幼好学，七岁能诗文。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漫游吴越。二十三年（735），归洛阳，举进士落第，游齐赵。天宝三、四载间（744—745），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齐鲁间。天宝五载（746）入长安，次年再应举，又落第。后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受到赏识，命待制集贤院，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困守长安期间，尝居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后世因称“杜少陵”。安史乱起，为叛军所获，身陷长安。肃宗至德二年（757）五月，脱身赴凤翔（今属陕西），拜左拾遗。后因上疏救房琯，贬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不久弃官，携家入蜀，在成都浣花溪营建草堂。严武镇蜀，引杜甫为节度参谋，表荐为校检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严武卒，蜀中乱再起，杜甫携家离开成都，经云安（今四川云阳）至夔州（今重庆奉节）。

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入湘后沿洞庭湖、湘江漂流,转徙于岳、潭、衡诸州间。五年(770),病卒。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誉为“诗圣”。其诗歌多写时事,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思想深厚,境界崇高,被称为“诗史”。杜诗兼备众体,集前人诗歌艺术之大成。有《杜少陵集》,今存诗 1458 首。

岑参(715?—770),郡望南阳(今属河南),迁居江陵(今属湖北)。少孤,笃学。唐玄宗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授右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充任安西(治今新疆库车)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十三年(754),赴庭州(治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奇台县北)任节度判官。肃宗至德二年(757),入朝任右补阙。后出为嘉州刺史,故世称“岑嘉州”。晚年罢官东归,寓居成都,卒于旅舍。岑参与高适并称“高岑”,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善写边塞壮丽新奇之景。有《岑嘉州诗集》,今存诗 401 首。

钱起(718?—782?),字仲文,湖州(今属浙江)人。唐玄宗天宝十年(751)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肃宗乾元二年(759),任蓝田尉。代宗大历中,任司勋员外郎、祠部员外郎。后官至考功郎中,后人因称“钱考功”。诗名很盛,与卢纶、韩翃、李端、司空曙等十人并称“大历十才子”。有《钱考功集》,今存诗 432 首。其诗多钱送应酬之作,但新奇清秀,颇具韵味。

刘长卿(718?—790?),字文房,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天宝八年(749)登进士第,十一年正月释褐浚仪县尉。天宝末入京任监察御史,旋遇安史之乱,南奔任长洲尉。次年,摄海盐令,以事下狱。肃宗上元元年(760),贬南巴尉。代宗大历三年(768)任鄂岳转运判官、转运留后,后官至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有《刘随州集》,存诗近 500 首。众体皆工,尤善五律,自称“五言长城”。诗多写荒村水乡,笔触简淡,不事雕琢而余味不尽,惟风格缺少变化。唐高仲武评其诗:“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卷下)

顾况(727?—815?),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作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横山(在今浙江海宁)人。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登进士第。德宗贞元三年(787)为李泌荐引,入朝任著作佐郎。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定居茅山,隐居以终。顾况性诙谐,长于诗歌,工书画。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有《顾逋翁诗集》4 卷,今存诗 239 首。

李嘉祐(728?—783?),字从一,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唐玄宗天宝七年(748)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后贬为鄱阳宰,调江阴令。肃宗上元二年(761)为台州刺史,后入京任司勋员外郎。代宗大历六、七年间(771~772)复出为袁州刺史。卸任后至吴兴一带居住。与李白、严维、刘长卿、钱起、冷朝阳及释皎然诸人友善。为诗绮丽婉靡,有齐梁风。《全唐诗》存其诗 133 首。

卢纶(748—799?),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宗大历初年,屡试不中。因元载、王缙之荐,补阌乡(在今河南灵宝)尉,历任密县令、秘书省校书郎、陕府

户曹参军、昭应县令等职，官至检校户部郎中。“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洗练明快，雄浑有气势。有《卢户部诗集》，今存诗 330 余首。

武元衡(758—815)，字伯苍，河南缙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进士，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为华原(今陕西耀县)县令。历任比部员外郎、右司郎中、御史中丞等职。顺宗即位，罢为右庶子。宪宗立，升户部侍郎。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十月出为剑南节度使。八年(813)，回京师。十年(815)，早朝时为平卢节度李师道遣人暗杀。赠司徒，谥忠愍。其诗藻思绮丽，工五言，“议者谓唐世工诗宦达者惟高适，达宦诗工者惟元衡”(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有《临淮集》，今存诗 190 余首。

张籍(766?—830?)，字文昌，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后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结识韩愈，时愈主持府试，解送入京应试。明年，登进士第。旋返和州，居丧不仕。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始释褐入仕，任太常寺太祝。历仕国子助教、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工乐府，诗歌简练爽利，质朴自然。有《张司业集》，今存诗 400 余首。

李涉(769—838)，字不详，自号清溪子，洛阳(今属河南)人。早岁客梁园，逢兵乱，避地南方，与弟李渤同隐庐山白鹿洞。唐宪宗元和初，出山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幕僚，不久升太子通事舍人。元和六年(811)，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司仓参军，在峡中蹭蹬十年。后遇赦放还，任太学博士。致仕后隐居洛阳。有《李涉诗》，今存诗 109 首，多为七绝。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幼年寓居嘉兴，从诗僧皎然学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迁监察御史。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改革弊政，刘禹锡为革新集团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失败，刘禹锡先贬连州刺史，再贬朗州司马。晚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故世称“刘宾客”。武宗会昌二年(842)秋，病故于洛阳。与柳宗元交谊最深，并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诗歌唱和，并称“刘白”。白居易称之为“诗豪”。其诗开阔而深沉，流畅而有韵味；尤长于七绝，清新俊爽，富民歌情韵。有《刘宾客集》，今存诗 800 首。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邳(今陕西渭南)。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后授翰林学士。宪宗元和十年(815)，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为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颇有政绩。晚年官太子少傅。其诗语言平易通俗。宣宗李忱曾写《吊白居易》悼念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新、旧《唐书》有传。存诗近三千首，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窦巩(772?—831?),字友封,扶风平陵(今陕西凤翔)人,窦叔向子。状貌魁伟,博览群书,讷于言,白居易等目之“嗷嗷翁”。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进士,屡为节度使幕府。入朝任侍御史、司勋员外、刑部郎中等职。元稹观察浙东,辟巩为副使。文宗大和四年(830),元稹除武昌军节度使,巩又从之,任御史中丞、武昌军节度副使。元稹去世,巩北归途中染病,卒于京城崇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窦巩有诗名,曾与元稹、白居易等唱和往还。其诗明快清丽,以绝句著称,时人称为“友封体”。《全唐诗》存其诗 39 首。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早年丧父,家贫困。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明经登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宪宗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曾官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困顿州郡十余年。后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位三月,出为同州刺史。卒于武昌军节度使。存诗约 800 首,有《元氏长庆集》。与白居易同倡新乐府,风格相近,世称“元白”。艳情诗与悼亡诗最具特色,擅胜一时。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早年出家为僧,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唐文宗时,因诽谤,贬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故世称“贾长江”。开成五年(840)迁普州司仓参军。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普州去世。其诗清奇僻苦,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事迹可参《唐才子传》。有《长江集》10 卷,存诗 379 首。

徐凝,生卒年不详,约唐宪宗元和(806—820)至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在世。字不详,睦州分水(今浙江桐庐)人。元和间有诗名,与施肩吾诗歌往还,方干从其学诗。尝与张祜较艺,受白居易、元稹赏识。游长安,因不善攀附权贵,未得任用,遂归旧隐,诗酒自娱,贫病以终。其诗意境高远,朴实自然,今存诗 100 余首。

顾非熊(795?—854?),姑苏(今江苏苏州)人,顾况之子。少俊悟,一览成诵,工吟善诗,扬誉远近。性滑稽好辩,好戏辱贵胄,为众所怒,困举场近三十年。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亲自过问,方得登进士第。宣宗大中间,为盱眙(今属江苏)尉。慕父风,乃弃官隐茅山(今江苏金坛境内),后不知所终。诗风清幽闲淡,《全唐诗》存其诗 72 首。

刘得仁,生卒年不详,约唐穆宗长庆(821—824)至唐宣宗大中(847—859)年间在世,公主之子。长庆中即以诗名。自开成至大中三朝,兄弟皆显贵,独得仁苦工文,出入举场二十年,卒无成。与姚合、无可等苦吟诗人交游甚密。诗作多描摹自然山水,感叹个人失意,在音律、对偶、字句上苦心锤炼,不乏佳句。《全唐诗》存其诗 138 首。

温庭筠(801—866),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唐初宰相温彦博后裔。少敏悟,走笔成万言。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八韵一篇,凡八叉手八韵即成,时人称“温八叉”。然屡试不第,客游江淮间。后曾任隋县(今属湖北)尉、方城(今属河

南)尉、国子助教等职。喜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其诗才思艳丽,韵格清拔。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存诗 330 余首。其词风格秾艳,被奉为“花间词”鼻祖。也有少量清疏远韵的作品。原有词集,已佚,后人辑为《金荃词》。今存词 60 余首,数量为唐人之冠。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历任监察御史,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因称“杜司勋”。官终中书舍人,世称“杜舍人”。杜牧工行草书,诗文均擅长,在晚唐诗坛卓然大家,人称“小杜”。新、旧《唐书》有传。著有《樊川文集》和《樊川诗集》。存诗 500 余首。

陈陶(804?—874?),字嵩伯,剑浦(今福建漳州)人。早年游学长安,善天文历象,尤工诗。举进士不第,屡为幕僚。唐懿宗大中年间隐居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自号“三教布衣”,种柑为生。后不知所终。其诗平淡自然,无尘俗气。《全唐诗》存其诗 111 首。

李群玉(812—862),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举进士不第。唐宣宗大中八年(854),进京献诗歌三百篇,授弘文馆校书郎。三年后辞官回归故里。懿宗咸通元年(860),游洞庭湖,随后游鄂州。后二年死于洪州(今江西南昌)。其诗清丽流畅,有民歌情韵。有《李群玉诗集》,今存诗 267 首。

李频(815?—876),字德新,睦州寿昌(今浙江建德)人。少时师从乡人方干学诗,后奔走千里师从姚合。姚合后以女妻之。唐宣宗大中八年(854)进士及第,授校书郎,入黔中幕府。九年(855)自黔中东归,滞留于鄂渚。后官南陵主簿、武功令、侍御史、都官员外郎。僖宗乾符二年(875)授建州刺史,自长安南下又逗留鄂渚。李频性格耿介刚直,擅长五律诗。有《梨岳诗集》,存诗 200 余首。

贯休(832—912),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七岁出家,十五六岁时即有诗名,常与僧处默唱和论诗。二十岁受具足戒,居婺州五洩山寺修禅十年。其后漫游江西、吴越。唐昭宗乾宁初,在江陵依荆南节度使成汭,因个性率直得罪,被流放黔州。天复三年(903)入蜀。前蜀高祖王建礼敬之,为之特修禅院,赐号“禅月大师”。前蜀高祖乾化二年(912)卒于蜀。贯休工草书,号为“姜体”;善画,所画罗汉尤佳。其诗奇崛幽峭,并不乏幽默感。曾自编《西岳集》,已佚。今存诗 730 余首。

罗隐(833—909),字昭谏,杭州新城(今杭州富阳市新登镇)人,是唐末最后半个世纪最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科举生涯长达二十八年,共参加十多次考试,终未及第,晚年在杭州钱镠幕终老。罗隐一生四次经过鄂州,分别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十二年(871),僖宗乾符二年(875)、五年(878)。其中,乾符二年在夏口养

病,居留时间最长。罗隐诗文兼擅,讽刺艺术超绝,有《甲乙集》、《谗书》、《两同书》等诗文集传世。今存诗 502 首。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韦应物四世孙。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为人疏旷,不拘小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在长安应举,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陷于乱中。中和三年(883)春,作长诗《秦妇吟》,反映当时乱离情形,人称“秦妇吟秀才”。昭宗乾宁元年(894)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四年(897),被宣谕和协使李洵辟为判官,同至西川。回长安后,改任左补阙。天复元年(901),应西川节度使王建之聘入川为掌书记。唐亡,王建自立为前蜀皇帝,韦庄有劝进之功,任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卒于成都花林坊,谥文靖。工诗,与韩偓、罗隐并称“华岳三峰”。有《浣花集》,存诗 320 余首。词名尤著,与温庭筠同为“花间词派”代表人物,并称“温韦”。词风疏朗清丽。后人辑有《浣花词》,存词 54 首。

钱翊(xǔ)(840?—902?),字瑞文,湖州(今属浙江)人,钱起曾孙。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登进士第。历任太常博士、京兆府参军等职。昭宗乾宁二年(895),拜膳部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光化三年(900)六月,贬抚州司马。贬抚州途中,作《江行无题》100 首。今存诗 116 首。

来鹏(?—883),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与来鹄为兄弟辈。鹏擅诗,诗思清丽;鹄擅文,文师韩柳。辛文房《唐才子传》、《全唐诗》小传皆误混二人为一人。兄弟二人在大中、咸通以后常年漂泊在外,参加科举考试近三十年,皆未中第。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来鹏避难于鄂州一带,中和初年入蜀求试,卒于蜀中。有《来鹏诗》1 卷,今存诗 36 首。

胡曾(840?—?),邵州邵阳(今湖南邵阳)人。唐懿宗、僖宗咸通年间(860—874)多次举进士不第,因有《下第》诗曰:“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咸通末进士及第,为汉南从事。僖宗乾符二年(875),被西川高骈辟为掌书记。约于中和年间在湘南任延唐令。爱游历四方,擅长咏史诗,有《咏史诗》150 首。

鱼玄机(844?—868),晚唐女道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幼微,又字蕙兰。唐懿宗咸通(860—873)初为李亿妾,咸通二、三年间有鄂州之游。因李妻不能容,进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曾有怨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与著名诗人温庭筠为忘年交。咸通九年(868)秋,因打死婢女,被京兆尹温璋处死。性聪慧,有才思,与李冶、薛涛并称唐代三大女诗人。有《鱼玄机诗》,今存诗 52 首。

王贞白(845?—?),字有道,号灵溪,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登进士第,天复二年(902)授校书郎。后弃官归隐。尝与罗隐、方干、贯休同游唱和。其诗内涵深刻,清秀典雅,边塞之作气势豪迈。自编《灵溪集》7 卷,已佚。今存诗 80 余首。

崔涂(849?—?),字礼山,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常年飘泊各地,为科举奔

忙。唐僖宗中和元年(881)逗留湖湘,二年入蜀觅举。光启四年(888)四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不知所终。其诗多以漂泊生活为题材,情调苍凉,有“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春夕旅怀》)等名句。有《崔涂诗》1卷,今存诗100首。

齐己(863—937),晚唐著名诗僧。俗姓胡,名得生,益阳(今属湖南)人。幼年入大汾山同庆寺出家,自号衡岳沙门。唐代缁流能诗者众,其有集传于今者,惟皎然、贯休及齐己而已。有《白莲集》10卷、诗论《风骚指格》1卷。

吕岩,唐末五代著名道士,里籍、生卒年均不详。较早的宋代记载中称其为“关中逸人”或“关右人”。号纯阳子,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唐懿宗咸通(860—873)初中第,两调县令。后值黄巢之乱,放迹江湖间。相传他后来在长安酒肆遇到仙人钟离权,遂得道,不知所终。为民间神话故事八仙之一。《全唐诗》辑其诗为4卷,行于世。

刘淑柔,唐代女诗人,生平无考。《全唐诗》收其诗1首。

卢郢(?—979?),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南唐后主丙寅年(966)举进士,状元及第。卢郢能文章,有勇力,好吹铁笛。姐夫徐铉受命撰文,数日不成,卢郢口授而令人笔录,一蹴而就。进呈,后主谓徐铉:“语势迥俊,似非卿作。”徐铉以实告。自此卢郢文名大振,并晋后主近侍。入宋后任全州知州,后卒于任。

张咏(946—1015),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累擢枢密直学士。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事迹见《宋史》本传。张咏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善诗文,有文集10卷。

李至(947—1001),字言几,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初进士,释褐将作监丞、通判鄂州(今湖北武昌)。擢知制诰、直史馆。太平兴国八年(983),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雍熙初,加给事中,兼秘书监。淳化五年(994),兼判国子监。至道初,为太子宾客。真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咸平元年(998),授武信军(一作武胜军)节度使,徙知河南府。四年卒,年五十五。《宋史》卷二六六、《隆平集》卷六、《东都事略》卷三六有传。李至与李昉多有唱和,今存《二李唱和集》1卷。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于磨麦制面的贫苦人家,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初授成武县主簿,旋改知长洲县,后入京任右拾遗、直史馆、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以文学见重于宋太宗。因忠直敢言,不避权贵,先后被贬商州团练副使、知滁州、知黄州,最终卒于贬所。自编《小畜集》30卷,自为序。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诗文革新的旗手、不畏时忌的史家。以诗歌创作驰名当时,开宋诗革新的新声。写景抒情,引人入胜,语言流畅明白,思想性、艺术性较强。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因宣城又名宛陵,故世

称宛陵先生。早年科举不第，以荫补入仕，任河南主簿，期间与欧阳修等人结为诗友，后任许昌签书判官、镇安军节度判官、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等职。梅尧臣早有诗名，为钱惟演、晏殊等文坛巨公赏识，尤其得到欧阳修的推重。其诗有意矫正西昆派诗人华而不实的弊病，追求以平淡质朴的语言体物写志，代表了宋代诗歌新的发展趋向，因而被视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有《宛陵集》，存诗 2800 余首。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年四十余，究心宗教。累官至参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后谥清献，苏轼曾为之作《清献公神道碑》。

张俞，北宋人，生卒年不详，字少愚，又字才叔，号白云先生，益州郫(今四川郫县)人。屡举不第，因荐除秘书省校书郎，愿以授父而自隐于家。文彦博治蜀，为筑室青城山白云溪。乐山水，喜弈棋，曾浮湘沅，观浙江，登罗浮，探九嶷。其诗简括雄俊，锋利明快。有《白云集》，已佚。

张颢(1008—1086)，字仲孚，桃源(今属湖南)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嘉祐六年(1061)为江南东路转运使。神宗熙宁三年(1070)以湖南路转运使知鄂州。张颢工于诗，格致平淡，潇洒有唐人风趣。博通经术，晚年著书，有《春秋传》、《易》、《老子》、《论语》、《阴符经》、《孟子》训解数万言藏于家。《四库全书》子部收其注《玉照定真经》1卷。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少有文名，为欧阳修所赏识，尝与王安石交游。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散文古雅平正，雍容舒缓，长于叙事说理，讲究章法结构，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亦能诗，有《元丰类稿》传世。

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历官知永兴军、翰林侍读学士等职。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算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与弟刘攽合称“北宋二刘”。有《公是集》。

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太常博士。后又举“贤良方正科”，迁监察御史。神宗即位，转为殿中御史。因听信人言上书弹劾欧阳修而成诬告，贬官监道州(今湖南道县)酒税。徽宗崇宁元年(1102)，知枢密院事，出知杭州，以疾归。能诗。《宋史》卷三四三有传。著有《尚书集解》14卷、《孟子解》6卷、《逸史》20卷、《广州十贤赞》1卷、《乌言》50卷、《荆溪前后集》89卷。

郭祥正(1035—1113),字功父,一作功甫,自号谢公山人、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当涂(今属安徽)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官秘书阁校理、太子中舍、汀州通判、朝请大夫等,虽仕于朝,不营一金,所到之处,多有政声。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其诗纵横奔放,酷似李白。

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幼年师事乡人郑獬及泰州胡瑗,又与程颐友善,学问广博,以文学驰名当时。历任岳州巴陵令、管干京西漕司文字、秘书丞、开封府判官。后出任唐州、邠州、鄂州、黄州知州,福建转运副使。著有《江夏辨疑》1卷、《凤台子和杜诗》3卷、《江夏古今纪咏集》5卷、《麈史》3卷。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因不满新法,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后远谪惠州、儋州。卒谥文忠。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其词自成一家,开豪放词先河。有《东坡先生全集》。

苏辙(1039—1112),字子由。苏洵之子,苏轼之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晚年居颍川(今河南许昌),自号颍滨遗老。其诗文深受父兄影响。早期古文议论风发,晚期诗作风格趋于澹泊沉静,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栾城集》。

孔武仲(1041—1097),字常父,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宋史》本传误作西喻人)。孔子第四十七代裔孙。孔文仲之弟,孔平仲之兄,时称“临江三孔”。与苏轼兄弟同时。黄庭坚赞为:“二苏联璧,三孔分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先后任谷城(今属湖北)主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教授、国子直讲、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军事推官,湖南湘潭县令等职。哲宗元祐初年,奉召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历官校书郎、集贤校理、著作郎、国子监司业。他上疏论科举之弊、力诋王安石《三经新义》,请恢复以诗赋取士。不久,进起居郎兼侍讲,除起居舍人。数月后,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继擢给事中,礼部侍郎。元祐六年(1091),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后又徙宣州(今安徽宣城)。绍圣三年(1096),坐元祐党籍夺职,退居池州(今安徽贵池),卒于任。著有《书说》、《诗说》、《论语说》、《金华讲义》、制文及杂文等百余卷。另宋代即有人辑录兄弟三人作品为《清江三孔集》。《宋史》卷三四四有传。

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毅父,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秘书丞、集贤校理。后出知衡州,转任韶州。徽宗即位,召为户部员外郎,迁金部郎中,后因朝廷党争而被罢免。与兄孔文仲、孔武仲均以文章著名,人称“清江三孔”。平仲长于史学,工文词。其诗豪放流丽,近于苏轼。有《清江三孔集》、《续世说》、《孔氏谈苑》、《珩璜新论》等。

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四川崇庆)人。张唐

英弟。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调通川县主簿,知南川县。神宗熙宁四年(1071),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五年,权监察御史里行。后贬监荆南税。元丰初,除馆阁校勘。三年(1080),检正中书刑房,寻责监江陵县税。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开封府推官。二年,出提点河东刑狱,连使河北、江南、淮南路。绍圣中,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因事责监江宁酒税。起知洪州。元符元年(1098),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召为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徽宗立,出为河北路都转运使,降知随州。崇宁初,为翰林学士,拜尚书右丞转左丞。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1110),除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顷除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政和元年(1111),出知河南府,寻落职知邓州,再谪汝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少保。有文集100卷,已佚,《两宋名贤小集》辑有《友松阁遗稿》一卷。《宋史》卷三五—《东都事略》卷一〇二有传。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早年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为“苏黄”,风格奇硬拗涩,开创江西诗派。词与秦观并称“秦黄”;书法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作品集有《山谷集》、《山谷琴趣外篇》。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邗沟居士,又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少豪俊,慷慨溢于文辞。诗文为苏轼、王安石等赏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历官至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哲宗绍圣元年(1094)坐党籍贬监处州酒税,后徙郴州、雷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放还,至藤州卒。有《淮海居士长短句》,存词90首。其词情韵兼胜,被誉为“今代词手”(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喻陟,生卒年不详,字明仲,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任福建提点刑狱。八年(1093),为湖北转运副使。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北宗狂客,卫州(今河南汲县)人,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先为武弁,宋哲宗元祐五年(1092)以李清臣、苏轼等荐,改文资。后通判泗州、太平州。徽宗大观三年(1109)致仕,卜居苏州。为人豪爽精悍,书无所不读。其诗词雅丽,主要以填词名家,因《青玉案》词中有“梅子黄时雨”,人称“贺梅子”。有《庆湖遗老集》、《东山词》。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曾知润州,后被指为元祐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宋史》有传。张耒为诗文服膺苏轼,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为诗平易舒坦,不尚雕琢,词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有《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邱集》。

李新(1062—?)，字元应，号跨鳌先生，仙井(今四川仁寿)人。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进士，官南郑县丞。元符三年(1100)在南郑应诏上万言书，夺官贬遂州。徽宗大观元年(1107)遇赦，摄梓州司法参军。宣和五年(1123)为茂州通判。有《跨鳌集》。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自号石林居士、石林山人、石林老人。苏州长洲(今苏州)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仪礼武选编修官，累迁翰林学士，出知蔡州和颍昌。南宋初，知杭州，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官至户部尚书、尚书左丞。绍兴初，两次出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后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兴十六年(1146)，拜崇庆军节度使致仕。叶梦得治学广泛，著述甚多，有《石林燕语》、《石林词》等。其诗文笔力雄厚，有苏门遗风，非南渡以下诸人所能及。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邵武(今属福建)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北宋末任太常少卿。靖康元年(1126)，以尚书右丞任亲征行营使，击退金兵。后为南宋首任宰相，与赵鼎、李光、胡铨合称“南宋四名臣”。为抗金志士，后来的著名将领如宗泽、韩世忠等都在其麾下成名。《宋史》有传。能诗词，风格沉雄劲健。有《梁溪集》180卷。

李弥逊(1089—1153)，字似之，号筠溪，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初任单州司户。宣和七年(1125)知冀州，次年知筠州。南渡后历任淮南西路转运副使、知饶州、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后因反对和议出知筠州、漳州，晚年归隐祖籍连江(今福建福州)。李弥逊学问精纯，品格刚方，在朝时议论政事，往往切中时弊。其词学苏轼，不乏慷慨淋漓之作。有《筠溪集》，今存词82首。

王以宁(1090?—1146后)，字周士，湘潭(今属湖南)人。初任武官，后改文资。宋徽宗宣和年间，任江淮发运司管勾文字。金人入侵后入李纲幕府，为参议官。高宗建炎元年(1127)，以枢密院编修官知鼎州(今湖南常德)。三年(1129)，入张浚幕府为参议官，兼京西制置使。绍兴元年(1131)遭弹劾落职，监台州(今属浙江)酒务。二年(1132)，再责永州别驾，潮州(今属广东)安置。五年(1135)，特许自便。十年(1140)，起复知全州(今属广西桂林)。有《王周士词》。

李祁，生卒年不详，字肃远，或作萧远，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曾登科，官至尚书郎。宋徽宗宣和间(1119—1125)，责监汉阳酒税。《乐府雅词》卷下载其词14首，《全宋词》据以收录。

曾慥(?—1155)，字端伯，自号至游子，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两宋之际道教学者、诗人，北宋大臣曾公亮裔孙。历仓部员外郎、江西转运判官。历知虔州、荆门、庐州。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终右文殿修撰。著《类说》五十卷，又有《皇宋诗选》、《乐府雅词》诸书。晚年潜心修道，主张“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编成《道枢》42卷。

饶廷直，生卒年不详。字朝弼，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后官邓州通判，绍兴十一年（1142）代理知州。事见《夷坚丁志》卷十八。其人豪杰有气节，金人入邓州，廷直坚守城池，以身殉职。

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号缙云。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恭州巴县乐碛（今属重庆）。一说璧山（今四川璧山）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第一，历官奉节（今属重庆）尉、江原（今属四川成都）县丞、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丹棱县等职。高宗绍兴八年（1138），以政优召对，因反对和议，出知万州（今属重庆）。十一年，又因不附秦桧而免官，遂于恭州缙云山（巴山）中结庐授课。桧死，知蓬州、黎州、彭州（三州皆在今四川境内），后擢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孝宗隆兴元年（1163），卒于四川雅安。著有《缙云集》43卷。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生有神力，善射。与金人战，屡立战功。历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进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因反对和议，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被以“莫须有”罪名陷害致死。死时年三十九岁。孝宗时，赐谥武穆。宁宗嘉定四年（1211），追封鄂王。有《岳武穆集》。今存词3首。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四都（今浙江乐清）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进士第一。先授承事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孝宗时任侍御史。立朝刚直，以名节闻于世。乾道元年（1165）八月起知泉州，有善政。谥忠文。《宋史》有传。朱熹称其文“规模宏阔，骨骼开展，出入变化俊伟神速”，称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王梅溪文集序》）。著有《梅溪前后集》及奏议等54卷。

李流谦（1123—1176），字无变，号澹斋，德阳（今属四川）人。高宗绍兴中以父荫补将仕郎，授成都灵泉尉，秩满，调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抚蜀，招置幕下。寻以荐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出通判潼州府。卒年54岁。有《澹斋集》。诗有晚唐之风。事迹见本集附录其兄益谦所撰《行状》及子廉榘《跋澹斋集后》。

陆游（1125—1209），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荫补官，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赐进士出身，曾官礼部郎中。为我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诗人，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存诗9300余首。其诗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等。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自号石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户曹，监和剂局。孝宗隆兴元年（1192），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因言者所论，罢归。起知处州，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隆兴议和，迁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后知静江府、成都府。召对，除权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罢归。起知明州，寻帅金陵。以病请闲。有《石湖集》、《揽轡录》、《桂海虞衡集》、《石湖词》等。存词103首。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宋高宗绍兴二

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年八十而卒,谥文节。《宋史》有传。其诗多活泼天成,幽默多趣,自成一家人,人称“诚斋体”。存诗4200余首。有《诚斋集》、《易传》等传世。

项安世(1129—1208),字平甫,号平庵。本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后家江陵(今属湖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光宗绍熙四年(1193)任秘书省正字。宁宗庆元元年(1195)出判池州,开禧二年(1206)起知鄂州,迁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后官至太府卿。其生平见《馆阁续录》、《宋史》本传。项安世于《左传》、《周易》诸经皆有见解,著有《周易玩辞》16卷、《项氏家说》、《平庵悔稿》等。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生于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父亲张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少年时阖家迁居芜湖(今属安徽)。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同年,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秘书郎、著作郎、中书舍人等职。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出兵北伐,张孝祥被任为建康留守。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荆南等地长官。乾道五年(1169)卒于芜湖,享年三十八岁。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传世。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薛徽言之子。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历仕鄂州武昌令、大理寺主簿、大理正,知湖州,改知常州,未赴而卒。薛季宣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声。著有《浪语集》、《书古文训》等。

丘壘(chóng)(1135—1209),字宗卿,江阴(今属江苏)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调建康府观察推官。历知华亭县、吉州、召除户部郎中,迁枢密院检详文字。为接伴金国贺生辰使,被劾不礼金使奉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转运判官,提点浙东刑狱,知平江府。淳熙十三年(1186)帅绍兴,十四年改两浙转运副使。光宗即位,擢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宁宗嘉泰三年(1203)知庆元府。四年,改知建康府、江淮宣抚使,寻拜签书枢密院事兼督视江淮军马。因得罪权相韩侂胄而奉祠归乡。开禧三年(1207),复知建康府。嘉定元年(1208),拜同知枢密院事,旋卒,年七十四,谥文定。有《丘文定集》、《文定公词》1卷。其文慷慨有气,而以吏才显,故其文不彰。

王质(1135—1189),字景文,号雪山,其先郓州(今山东郓城)人,寓居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著名经学家与诗人,著述颇丰。今存《雪山集》16卷,《绍陶录》2卷,《诗总闻》20卷。《宋史》卷三九五有传。

章甫,字冠之,自号转庵、易足居士,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徙居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前后在世。少从张孝祥学,做诗仿效杜

甫、苏轼，豪放飘荡，不受拘羈。早年曾应科举，后以诗游士大夫间，与韩元吉、陆游、吕祖谦等多有唱和。陆游《入蜀记》乾道二年（1166）八月二十八日有“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复与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记事，略可知其时代游踪。著有《易足居士自鸣集》。

赵善括，生卒年不详，字无咎，号应斋居士，开封（今属河南）人，寓隆兴（今属江西南昌）。宋太宗七世孙，尝登进士第。宋孝宗乾道四年（1186），知常熟。七年，通判平江府。淳熙间历知鄂州、连州、常州。后入荆湖北路转运使幕。有《应斋杂著》。

陈谦（1136—1208？），字益之，号水云，浙江永嘉人，理学家陈傅良从弟。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录、敕令所删修官、枢密院编修官。淳熙十四年（1187），孝宗内禅，曾通判江州，知常州，提举湖北常平。平辰州峒谿，加直焕章阁，除户部郎中，总领湖广财赋。后坐赵汝愚党而被斥。数年后，复起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移京西运判。韩侂胄掌朝时期，迁司农少卿、湖广总领，除宣抚司参谋官。开禧北伐（1206）失败，韩侂胄死，嘉定和议（1208）已决，谦被罢，奉祠。《宋史》卷三九六有传。

王炎（1138—1218），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官明州司法参军，丁母忧，调崇阳县主簿。历绍兴府户曹参军，知临湘县。应辟入张栻江陵帅幕。淳熙十年（1183），为潭州教授，迁通判临江军，并权知军。宁宗庆元初，召为太学博士；三年（1197），迁秘书郎，实录院检讨，著作佐郎；五年，为军器少监。以事出知饶州，未数月罢，闲居七年。开禧三年（1207），起知湖州，任满后引年告退。著有《双溪类稿》。文辞不粉饰而遒劲。事迹见《新安文献志》卷六九。

袁说友（1139—1204），字起岩，号东塘居士，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侨居湖州。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调溧阳簿。淳熙四年（1177），任秘书丞兼权左司郎官，后调任池州、知临安府。累任太府少卿、户部侍郎、文安阁学士、吏部尚书。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三年（1203），拜参知政事。有《东塘集》。

张孝忠，生卒年不详，字正臣，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宁宗嘉泰四年（1204）知郴州（今湖南郴州）。开禧初年出守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三年（1207）任京东西路转运司判官。嘉定八年（1215），出知金州（今陕西安康），未到任而罢。有《野逸堂集》。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自幼即决心为国雪耻，收复中原。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耿京抗金义军，为掌书记。次年率五十骑于数万金人营中生擒叛徒张安国，献俘行在，授江阴签判。孝宗乾道四年（1168）通判建康府，八年（1172）知滁州。淳熙元年（1174）叶衡荐其慷慨有大略，召见，仅迁仓部郎官。次出为江西提刑，平定茶商赖文政起义，调京西转运判官。四年（1177）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后徙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历湖北转

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并创建飞虎军，复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八年(1181)冬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旋被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而罢官，闲居江西上饶带湖十年。光宗绍熙三年(1192)起为福建提刑，三年后复被诬罢官，闲居铅山。宁宗嘉泰三年(1203)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却并未得到重用，两年后绝望而归。开禧三年(1207)含恨而逝。宋亡之际，追谥忠敏。智勇兼备，谋深虑远。早年进《美芹十论》、《九议》，详明剀切而不为朝廷所用。一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却备受歧视、排挤，遂以词为“陶写之具”，将一生行藏、满怀激愤寄于词中。其词情怀雄豪激烈、意象雄奇飞动、境界雄伟壮阔、语言雄健刚劲，“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把爱国豪放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有《稼轩长短句》，存词 629 首。

彭龟年(1142—1206)，字子寿，临江军清江(今江西樟树西南)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授袁州宜春尉，调吉州安福丞。光宗即位，召除太学博士。绍熙二年(1191)，迁国子监丞，为御史台主簿。四年，改司农寺丞，进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除起居舍人。宁宗即位，迁中书舍人，除侍讲，迁吏部侍郎兼侍读。以上疏劾韩侂胄，出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庆元二年(1196)，落职奉祠。五年，以赵汝愚党追夺三官，勒令停职。嘉泰三年(1203)起知赣州，以疾辞。谥忠肃。有《止堂集》。《宋史》卷三九三有传。

陈岷(1145—1212)，字寿南，号东斋，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以祖楠遗泽补官，调邵武尉、潮州判官。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以博学宏词科赐第，改秩浙东安抚司干官。召试学士院，累迁秘书郎。宁宗庆元初，因建言忤韩侂胄，以故相赵汝愚党黜知全州。在郡二年，以秘书郎召，累迁礼部郎中兼史职。嘉泰四年(1204)迁秘书少监，未几又以前事黜。后知广州。著有《东斋集》，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9 首，诗义浅显明白。《宋史》卷三七七有传。

张镃(1153—1235)，字功甫，号约斋，祖籍成纪(今甘肃天水)，生于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高宗朝名将张俊(与韩世忠、岳飞并称)曾孙。以祖荫官奉议郎，后为临安府通判。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任司农少卿，协助史弥远诛杀权臣韩侂胄。后与史弥远反目，于嘉定四年(1211)发配象州(今属广西来宾)编管，死于贬所。诗词俱工。其词小令清新疏朗，慢词则苍劲开阔。有《南湖集》、《玉照堂词》。

岳甫，生卒年不详，字大用，祖籍相州汤阴(今河南安阳)。岳飞之孙，岳云之子。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知池州。十三年(1186)知明州兼提举浙东常平，同年改知庆元府。十五年(1188)授尚书左司郎官。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四举不第，流落江湖，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等称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其词多抒写抗金抱负，风格狂逸豪放，与辛弃疾词相近。刘熙载称其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

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卷四）。有《龙洲集》、《龙洲词》，存词**78**首。

姜夔（**1154—1208**），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词人，其诗属江湖诗派。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早有文名，颇受萧德藻、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等人推赏，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巨卿往来。人品秀拔，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工诗词、精音律、善书法，对词的造诣尤深，别开清空骚雅一派，存词**87**首。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绛帖平》、《续书谱》和琴曲《古怨》等。

李壁（**1157—1222**，生年一说**1159**年。壁，《宋史》作“璧”），字季章，号石林、雁湖居士，谥文懿。丹棱（今四川眉山）人，南宋历史学家李焘之子。一生著述近千卷，如《雁湖集》、《中兴奏议》、《清尘录》、《中兴战功录》、《临汝闲书》、《内外制》、《援毫录》等。他还为王安石诗作笺疏，有《王荆公诗注》**50**卷，引证广博，笺注详备，是宋人注宋诗的范本。宋史《李壁传》称：“璧父子与弟埴（即李焘、李壁、李埴），蜀人比之‘三苏’。”

曹彦约（**1157—1229**），字简甫，南康军都昌（今属江西）人。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进士。历建平尉、桂阳军录事参军、知乐平县，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宁宗开禧三年（**1207**）知汉阳，嘉定元年（**1208**）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改提点刑狱，迁湖南转运判官。三年，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五年，以事罢。八年，除利州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十年，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十五年，除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有《昌谷集》。事迹见《鹤山大全集》卷八十七《宝章阁学士通义大夫致仕曹公墓志铭》。

刘学箕，生卒年不详，约南宋光宗绍熙（**1190—1194**）前后在世。字习之，自号种春子，又号方是闲居士。崇安（今属福建）人，刘子翬之孙。生平不仕，但游历颇广。有《方是闲居士小稿》**2**卷。词存集中，《全宋词》据以录入，共**38**首。

程秘（**1164—1242**），字怀古，自号洛水遗民，休宁（今属安徽）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士，授昌化主簿。调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阳县，迁主管官告院。历官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权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出知建宁府，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有《洛水集》，《洛水词》系从集中别出。《四库全书总目·洛水词提要》评曰：“秘文宗欧、苏，其所作词，亦出入于苏、辛二家之间。”今存词**43**首。

戴复古（**1167—1248?**），字式之，号石屏、石屏樵隐，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曾从陆游学诗，并推崇杜甫、陈子昂，曰：“飘零忧国杜陵志，感遇伤时陈子昂。”（《论诗十绝》）诗多忧国伤时和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有《石屏诗集》。

黄简，生卒年不详，一名居简，字元易，号东浦，建安（今属福建）人。寓居吴郡光福山。宋理宗嘉熙中（**1237—1240**）卒，通判翁逢龙葬之于江苏苏州虎丘。工于诗。

苏洵(jiǒng),字召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约于宋宁宗庆元末(1200年)前后在世。少从其祖游宦入蜀,长而落拓走四方。曾二人建康幕府。从陆游学诗。与之唱和者,如辛弃疾、刘过、王柟(nán)、潘怪(chēng)、赵师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时名士。著有《冷然斋集》20卷,词1卷。

郑清之(1176—1251),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别号安晚,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进士及第。官至左、右丞相,拜太傅,封卫国公、齐国公等。理宗淳祐末年,元兵大举侵宋,郑清之进《十龟元吉箴》劝帝励精图治,未能实施。而后再退仕隐居,谥忠定。有《安晚集》。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甫,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正,次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以阻开边之议忤韩侂胄,改秘书省正字。次年出知嘉定府。史弥远当国,力辞召命。丁父忧,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起知汉州、眉州。嘉定四年(1211)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历知遂宁、泸州、潼川府。十五年,召为兵部郎中,累迁秘书监,起居舍人。理宗宝庆元年(1225),因言事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黜靖州居住。绍定五年(1232),起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召为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嘉熙元年(1237)卒,年六十,谥文靖。有《鹤山先生大全集》109卷,《鹤山长短句》3卷。

岳珂(1182—1243),字肃之,号亦斋、东几,晚号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后寓居江州(今属江西九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理宗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岳珂著述甚富,有《金佗粹编》58卷,为岳飞辩冤。又著有《程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其书中所载之事,大都翔实可信,可补史传之阙。

阳枋(1187—1267),字正父。原名昌朝,字宗骥,合州巴川(今四川铜梁东南)人。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号字溪。早年从朱熹门人度正、暖渊游,学者称大阳先生。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冠乡选。淳祐元年(1241),以蜀难,免入对,赐同进士出身。四年(1244),阍帅交辟之,历监昌州酒税、大宁理掾。五年,改大宁监司法参军。八年,为绍庆府学官。晚以子炎卯贵,加朝奉大夫,致仕。有《字溪集》12卷。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宁宗嘉定二年(1209)以荫入仕。任靖安主簿、真州录事参军。十二年(1219),监南岳庙。十七年(1224)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被劾,免官10年。端平元年(1234)为帅司参议官,二年(1235),任枢密院官修兼权侍右郎官。淳祐六年(1246)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度宗咸淳四年(1268),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定。尝受学于真德秀。为江湖派重要作家。有《后村先生大全

集》196卷,其中诗48卷,存诗4500余首。是江湖派中创作最丰富、官位最高、名声最大的诗人。且能矫“四灵”和江湖之弊,取长补短,转益多师。

刘子澄,生卒年不详,字清叔,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为澧阳县尉,知枣阳。除军器监簿,兼淮西安抚司参议官。理宗端平元年(1234),于唐州(今河南唐河)兵败,次年七月谪居瑞州(今江西高安)。淳祐二年(1242)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倅。后因较画史崖军事,为贾似道所忌,隐居庐山。有《玉渊吟藁》,已佚。《江湖后集》辑有其诗1卷。

李龔(gōng)(1194—?),南宋人。字和父,号雪林,祖籍菏泽(今属山东),家吴兴(今属浙江)。以诗游士大夫间,似曾短期出仕。享年或在八十以上。有《吴湖药边吟》、《雪林采苹吟》、《雪林捻髭吟》、《雪林漱石吟》、《雪林拥蓑吟》等,均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辑《江湖后集》中存诗1卷,另有集句诗《梅花衲》1卷、《剪绡集》2卷传世。

葛长庚(白玉蟾)(1194—1229?),字白叟,又字如晦,号毗庵,又号海蟾、海琼子,闽清(今属福建)人。七岁能诗赋。父亡母嫁,弃家游海上,初至雷州,继为白氏子,遂改姓白,名玉蟾。后隐于武夷山学道。宋宁宗嘉定中,诏征赴京,馆太一宫,封紫清明道真人,全真教尊为南五祖之一。有《海琼白玉蟾先生文集》、《玉蟾先生诗余》(一作《海琼子词》)。其词或雄壮,或缠绵,“脱尽方外气”,“一片热肠,不作闲散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卷八)。今存词135首。

周弼(1194—1255),字伯弼,汶阳(今山东汶上)人。宋宁宗嘉定间进士。曾任江夏令。诗书画皆工,尤擅画墨竹。生前刊有《端平集》12卷,已佚。理宗宝祐五年(1257),李龔摘其古律体诗近200首,编为《汶阳端平诗集》4卷。

江万里(1198—1275),字子远,号古心,都昌(今属江西)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六年(1230)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后创建白鹭洲书院,自为诸生讲授。后入朝任国子监祭酒、侍读。度宗咸淳元年(1265)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后以疾退居饶州芝山。江万里秉性峭直,力主抗元。元兵攻破饶州时,率子江镐等投水殉国。《宋史》有传。著有《宣政杂录》。

李曾伯(1198—1265?),字长孺,号可斋。原籍覃怀(今河南沁阳附近),宋南渡后寓居嘉兴(今属浙江)。曾通判濠州,迁军器监主簿。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迁太府卿、淮东制置使、知扬州。四年,兼淮西制置使。六年,落职。九年,知静江府(广西桂林)、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次年,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进龙图阁学士。宝祐元年(1253),拜端明殿学士。明年,进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召赴阙,特赐同进士出身。累官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开庆元年(1259),进观文殿学士。景定五年(1264),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度宗咸淳元年(1265),为贾似道所嫉,褫职。五年,其子李杓刊其所著,时曾伯

已卒。曾伯素知兵，所至有治绩，称南渡后名臣。《宋史》有传。有《可斋杂稿》**34**卷，续稿**8**卷，续稿后**12**卷。后人合名《可斋类稿》，内有词**7**卷。《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词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

郑起(**1199—1262**)，初名震，字叔起，号菊山，连江(今属福建)人。为南宋末年爱国诗人郑思肖之父。少试礼部，不第，遂弃举子业，潜心穷理尽性之学，束躬修行。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出游临安，朝中辅政大臣慕起名，荐其为官，起耻恩出私门而婉辞不就。理宗淳祐四年(**1244**)，同太学诸生上奏朝廷，言“丞相史嵩之奸臣状”，又上书建言“水火灾”，俱不报。七年(**1247**)，郑起闻奸臣郑清之再任宰相，愤然登门历数其罪，被执入狱。次日京兆尹赵与筹暗中释放。郑清之令左右侦其瑕病，莫能得，历二年，事始息。中年迁居西湖长桥，题“水南半隐”于庐额。后又迁吴门(江苏)，学行日著。淮左浙右名门争相延请。起在诸暨、萧山主持讲学，又主“和静”、“安定”二书院。后平江府尹聘其为三高堂长。无锡县令请其到县学授课，学者称为“道学君子”。起为人方直严毅，与公卿大夫交往，言不及利，语不阿媚。居家不蓄银器，不喜欢图画、古董，唯世藏古今书数千卷。对《易经》研究造诣甚深，欲毁旧太极无极说，别作太极书。景定三年(**1262**)未竟而卒，享寿六十有四。一生著述有《易注》、《深衣书》、《倦游稿》、《菊山清隽集》、《易六十卦》等。

吴文英(**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一生不仕，长期流寓苏州、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为幕僚或权贵门客。为南宋词坛大家，讲究词的布局和修辞，善于打破时空界限，开拓出了词体写作的新局面，后人称“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梦窗稿提要》)。

陈允平(**1205?—1280?**)，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自称莆鄞澹室后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南宋恭帝德祐时，授沿海制置司参议官。宋亡后，曾征至大都。著有《西麓诗稿》**1**卷、《西麓继周集》**1**卷、《日湖渔唱》**1**卷。其词和平婉雅，为词中之正轨。

罗与之，南宋人，生卒年不详。字与甫，一字北涯，号雪坡，螺川(今江西吉安市)人。宋理宗端平间(**1234—1236**)屡试不第，隐居以终。晚年潜心性命之学，诗多写山水景物和隐逸趣味，其诗为刘克庄所赏。有《雪坡小稿》**2**卷。

游仪，南宋人，生卒年不详。字伯庄，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早年游京师，纵览名山，已而浮洞庭，后归隐武溪(今属湖南泸溪)之上。

柴望(**1212—1280**)，字仲山，号秋堂、归田，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宋理宗嘉熙中，为太学上舍生。淳祐六年(**1246**)元旦日蚀，诏求直言，忤贾似道，诏下府狱。大尹赵与疏救放归。端宗景炎二年(**1277**)授迪功郎，史馆编校。宋亡，自名宋逋臣，与弟随亨、元亨、元彪遁迹江湖，称“柴氏四隐”。事见清同治《江山县志》卷一一。有

《道州台衣集》1卷、《凉州鼓吹》1卷，已佚。后人辑为《秋堂集》2卷，收入《柴氏四隐集》。

章采，生卒年不详，清江（今江西樟树）人。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进士。据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记庚申（1260）年事，知其曾为史官。度宗咸淳间（1265—1274）知分宜县。曾知泉州（今属福建）。事见明嘉靖《临江府志》卷五。

陈杰，生卒年不详，字焘父，洪州丰城（今属江西）人。从有关诗文来看，当生于宋宁宗嘉定初年（1210年左右）。理宗淳祐十年（1250）进士，授赣州簿。历知江陵县，累官工部郎中、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兼制置司参谋。据集中诗篇，知其还做过知州和短期朝官。宋亡，隐居东湖。有《自堂存稿》。清同治《丰城县志》卷一六有传。今存诗 353 首。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初授随州教授，累官至知严州府。宋亡降元，任建德路总管兼府尹。罢官后往来于杭州、建德、歙县之间，过着闲散生活，长达 20 余年。著有《桐江集》、《桐江续集》等，选编有《瀛奎律髓》。其诗学黄庭坚和陈师道，走江西诗派路数，所作甚多，自谓“万首诗垂后世名”（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癸巳生日二首》）。

刘鉴，宋末元初人，生卒年不详。字清叟，号立血。累举不第，后入元不仕。事见《宋季忠义录》。有《立雪稿》，已佚。今存诗 30 余首。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南宋词人。祖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德祐间为义乌（今属浙江）令。入元隐居不仕。其诗文都有成就，又能诗画音律，尤好藏书、校书与著书，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其词远祖周邦彦，近法姜夔，风格清雅秀润，与吴文英并称“二窗”。词集名《频洲渔笛谱》、《草窗词》。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水（今属江西）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状元及第，授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度宗咸淳六年（1270），任军器监，寻兼崇政殿说书，又兼学士院权直，以忤贾似道罢。后起为湖南提刑，改知赣州。恭帝德祐元年（1275），应诏勤王，入卫临安，除枢密副都承旨。二年（1276），除右丞相、枢密使。诣元军议和，被扣留，后脱身至温州。同年 5 月端宗即位，召赴福州，拜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三年（1278）授少保、信国公。同年 12 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解送至大都（今北京）。居燕 3 年，屡经威逼利诱，誓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有《文文山全集》，今存词 8 首。其词表现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凛然的民族气节，词风激越雄壮。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晚年自号剡源先生、质野翁、充安老

人，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中进士，授建康府教授。元初居乡授徒。成宗大德六年（1302），以荐拜信州教授。著有《剡源集》30卷。元至元、大德间，以文章大家名重东南。其诗文清新雅洁，多伤时悯乱，同情民间疾苦。

仇远（1247—1326），字仁近，号山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余杭溪上之仇山，自号山村民。南宋度宗咸淳间有诗名，与白斑齐名，人称“仇白”。入元曾任镇江学正、溧阳教授，后以杭州知事致仕。著述今存《金渊集》6卷、《山村遗稿》4卷、《山村遗集》1卷、《无弦琴谱》2卷、《稗史》1卷。其诗冲远幽茂，其词清俊拔俗。元词人张翥、张雨皆出其门。

易士达，宋代诗人，生平不详。据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一、后集卷十一，知其又署名寓言、涉趣、幼学。有《松菊寓言》，已佚。

附录二：

【地名、古迹简释】

武昌：唐宋时期，今武昌名为鄂州（又称鄂渚、江夏、夏口、夏渚）。唐宋时期的“武昌”本指今湖北鄂州市，但因唐代设置武昌军，治所在鄂州（今武昌），所以也以“武昌”称鄂州（今武昌）。本书所选诗词作品，涉及到的武昌皆为鄂州（今武昌）。

鄂州：指今武昌。南朝宋置郢州，隋改为鄂州。唐代属江南西道，宋代属荆湖北路，治所均在江夏县（今武昌）。

鄂渚：即鄂州，今武昌。原为今湖北武昌以西长江中小洲，隋改郢州为鄂州，即因鄂渚而名，后世因以鄂渚称鄂州。渚，水中小块陆地。

江夏：指今武昌。唐宋时有江夏县，为鄂州治所，在今武昌。

夏口：指今武昌。本为古地名，位于汉水下游入长江处，由于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故名。三国时孙权派人在江夏山（一名黄鹤山，今蛇山）近江处筑城，因为隔江面对夏水（即汉水）入江口而取名夏口城，即今武昌。此后，“夏口”便指今武昌。

江城：本泛指临江之城，因李白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诗句，而专指江夏（鄂州治），即今武昌。后又扩大为指今武汉市。

汉阳：今武汉三镇之一，与长江南岸的黄鹤楼隔江相望。

汉口：汉江注入长江之口，其地唐宋时属汉阳，今与武昌、汉阳并称武汉三镇。

黄鹤山：又名黄鹤山。《南齐书·州郡志》载：“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即今之蛇山。其上有黄鹤楼、南楼等名胜古迹。

大别山：一名龟山、鲁山，在汉阳城东北，与武昌蛇山隔江相望。非指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大别山。

八分山：位于江夏县东南（今武汉江夏区纸坊街城西），因山有水、分流如八字而得名。

黄鹤楼：在武昌蛇山黄鹤矶头，始建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唐《元和郡县

志》卷二十八载，孙权始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后屡毁屡建。

南楼：旧时有白云楼、白云阁等称谓，与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并称为蛇山“四大楼台”。

安远楼：故址在武昌城南，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建成。或谓安远楼即南楼，非。南楼在蛇山山顶，而安远楼在城南孟宗宅故基。

庾楼：即南楼。南楼又称庾楼、庾公楼，是为了纪念曾登南楼的东晋名臣庾亮。但实际上，庾亮所登南楼在古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并非唐宋时期的鄂州（今武昌）。

南湖：在汉阳城内东南隅，明正德以后逐渐干涸。

郎官湖：即南湖，在汉阳城内东南隅。

东湖：即今武汉东湖，以风景秀美而著称。

云梦：古大泽名。一说本二泽，云在长江北，梦在长江南；一说实为一泽。范围很广，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东南部、湖南省北部一带低洼之地。

鹦鹉洲：故址在今武昌西南长江中，正对黄鹤矶。据《后汉书》载，汉黄祖任江夏太守时，曾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名士祢衡作《鹦鹉赋》，故名。祢衡后为黄祖所杀，葬此。明末没于江中。

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武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一：“汉阳渡，在汉阳县东。”

头陀寺：在武汉蛇山上。据《文选·头陀寺碑记》，南朝刘宋大明五年（461），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为释宗慧所建。头陀，指行脚乞食的苦行僧人。

灵竹寺：在武昌，相传为三国时吴人孟宗泣竹之所。《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

秋兴亭：在大别山（即龟山）峰顶。

招真亭：在大别山（即龟山）峰顶。

奇章亭：在黄鹤山（即蛇山）最高顶。传唐人牛僧孺（封奇章子）曾屡登临宴饮于此，故名。

石镜亭：又名石照亭，在黄鹤楼西。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石照亭，在黄鹤楼西，临崖有石如镜，石色苍涩，无异凡石，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

压云亭：在黄鹤山（即蛇山）。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压云亭，在黄鹤山椒隶统制司。又有雅歌堂。”

静憩亭：在武昌。

烟波亭：清叶名沆《敦夙好斋诗全集》初编卷三《城南集》三《是日过观音院东园

与莲衣上人小坐》诗下小注：“汉阳旧有烟波亭，在烟波湾上。”烟波湾：即武湖。据明陆应阳《广舆记》载：东汉江夏太守黄祖在此屯兵习武，故名武湖，又名黄汉湖。

江汉亭：在武昌。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江汉亭，在倅厅（州郡副职办公地），张南轩（栻）作记。又有秀岩堂、半山亭、静春台。张芸叟（舜民）《南迁录》云：‘鄂倅公宇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

磨剑池：在头陀寺山（即黄鹤山、蛇山）顶。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磨剑池，在头陀寺山顶，相传秦皇磨剑于此。”

赵佗石：在武昌南长江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载：“赵佗石，在江夏南浦，长十许丈，高亦半焉，相传昔人沉舟所化。赵陀义未详，恐钓鼃声误耳。”